

雪嶺香寒

（飛仙劍俠倫理警世故事）醉仙樓主・著

　　冬來我愛嶺南梅，不向煙關，不向煙開，數點天心晤晤催，動靜誰猜，消息誰猜，箇中玄妙細仙裁，識得蓮台，坐得蓮台，超凡入聖是仙才，何處蓬萊，到處蓬萊。好個何處蓬萊，到處蓬萊，人生若得一點天心，雖居紅塵俗世，又何嘗不是仙山勝境呢？這是一篇禪宗警世倫理正宗俠情故事。



1039

編者話 本刊近來接獲許多讀友們的來函，僉以本刊篇幅過少爲題，要求本刊擴充篇幅，本刊爲考慮讀友們的要求，幾經研討，深知在愛好閱讀武俠小說的讀友日益增多，而求諸市面能稍具規模，且又內容豐厚如本刊者，實不多見，同時，本刊也深知閱讀者的心理，對於增擴篇幅，確有其實行之必要，是以本刊將由第1040期起，爲迎合讀友的興趣，決徇衆要求，增加十六版，全本擴充爲129版，但處於百物騰漲之際，擴增篇幅，隨之而來的，當然是要增加稿費、紙張、油墨印刷費等等，爲此，本刊在多方衡量下，以不傷廉爲原則，每本售價提高五角，以資彌補各項開支，免使虧損過甚，希望愛護本刊的讀友們，能夠原恕本刊的苦衷！

** ** **

由1040期起本刊特別派員到台灣禮聘名作家諸葛青雲、古龍二位加盟本刊。"鬼魅江湖"是諸葛青雲先生新作，其內容包羅萬有，光怪陸離，莊諧並重。古龍先生之楚留香新傳"玉劍傳奇"乃是佳作中之佳作，無庸簡介，屆時敬請購閱爲快！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飛仙劍俠倫理警世故事

雪嶺香寒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鬼峽琴音

聲聲摧心奪魂

紅日落！

陰風籠鬼峽！

幽音起！

寂寞。

樹林兩邊全是綠油油的草地，樹林的中央，蜿蜒着一條官道，由於經年累月的有人馬車輛行走，官道上光滑滑的，不但沒有野草，而且還滿佈着塵沙，黃黃的，綿延了數十里！

偶而有兩騎馬經過，馬蹄踢起了黃沙，被風揚得高高的，像一層淡黃色的雲霧，在紅日的照射下，反映着自然的光輝。

純白的兩匹馬，馬身上却坐着兩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前面一個，身着紅色緊身小衣，背插長劍，後面一個，身穿綠色緊身小衣，肩背長弓，一條長長的箭袋，却斜掛在腰際，馬背上，尙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包裹。

看情形，這兩人是一主一僕，而且還都是會家子，兩騎馬由一先一後，而變成了並排急馳。

紅衣女子道：「小雲，看樣子今晚可能要錯過宿頭了。」

綠衣女子道：「姑娘，不會的，這條路我走過，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再下去五十里地面，就有一個可以歇宿的地方了。」

紅衣女子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啊。」

綠衣女子道：「那是在太行山下的一處峽谷之中，這個峽谷的名字，好像叫做鬼峽。」

「鬼峽——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恐怖的名字？」

「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管他是什麼峽，只要有地方歇宿就好了。」

「那兒有地方住宿？」

「有，是一座佛寺，有幾個尼姑在主持着，對人還很和善的呢！」

「祇要有地方歇宿就好了，我們趕一程吧。」

素手一揮，鞭兒迴空旋轉，發出啪啪地一聲大响，兩騎健馬向前疾馳而去。

× × ×

這個地方，的確是一座古寺，房子也不多，合起來祇有三間大殿，六間禪房，一座小小的院落，廚厠是在院子的最後面，院牆是粉紅色的，開了一個圓形的大門，頂端有三個大字：「羅刹寺」。

佛寺乃慈悲之善地，而羅刹却是個魔王的名字，以一個佛門善地而起羅刹名字的，的確是少見，何況這一座羅刹寺又處於鬼峽之中。

暗淡的月色，正當下弦，兩扇朱紅色的寺門，在淡月下緊緊的閉着，兩匹白馬，馱着一主一婢，就在這寺前收了韁，兩人身形飄晃之間，已落了馬，顯然這主婢兩人，有一身極好的輕身術。

紅衣女子道：「小雲，去敲門去。」

綠衣婢女小雲應了一聲，嬌軀已飄到了寺門之前，用手重重的敲了三下說：「師太，請開門。」

等了半晌，毫無動靜，她又再次敲了三下。

紅衣女子道：「莫非她們已睡了？」

小雲道：「不會的，按理說，現在正是她們是做晚課的時候。」

紅衣女子道：「如是在做晚課，不可能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那就奇了，莫非發生了什麼變故不成？」

「佛門善地，與世無爭，會有什麼事故發生？」

小雲搖搖頭道：「這我就弄不清楚了，姑娘，我們進去看看吧。」

紅衣女子點點頭，兩人將馬匹拴在寺前的古樹之上，足尖一點，人已輕輕的越牆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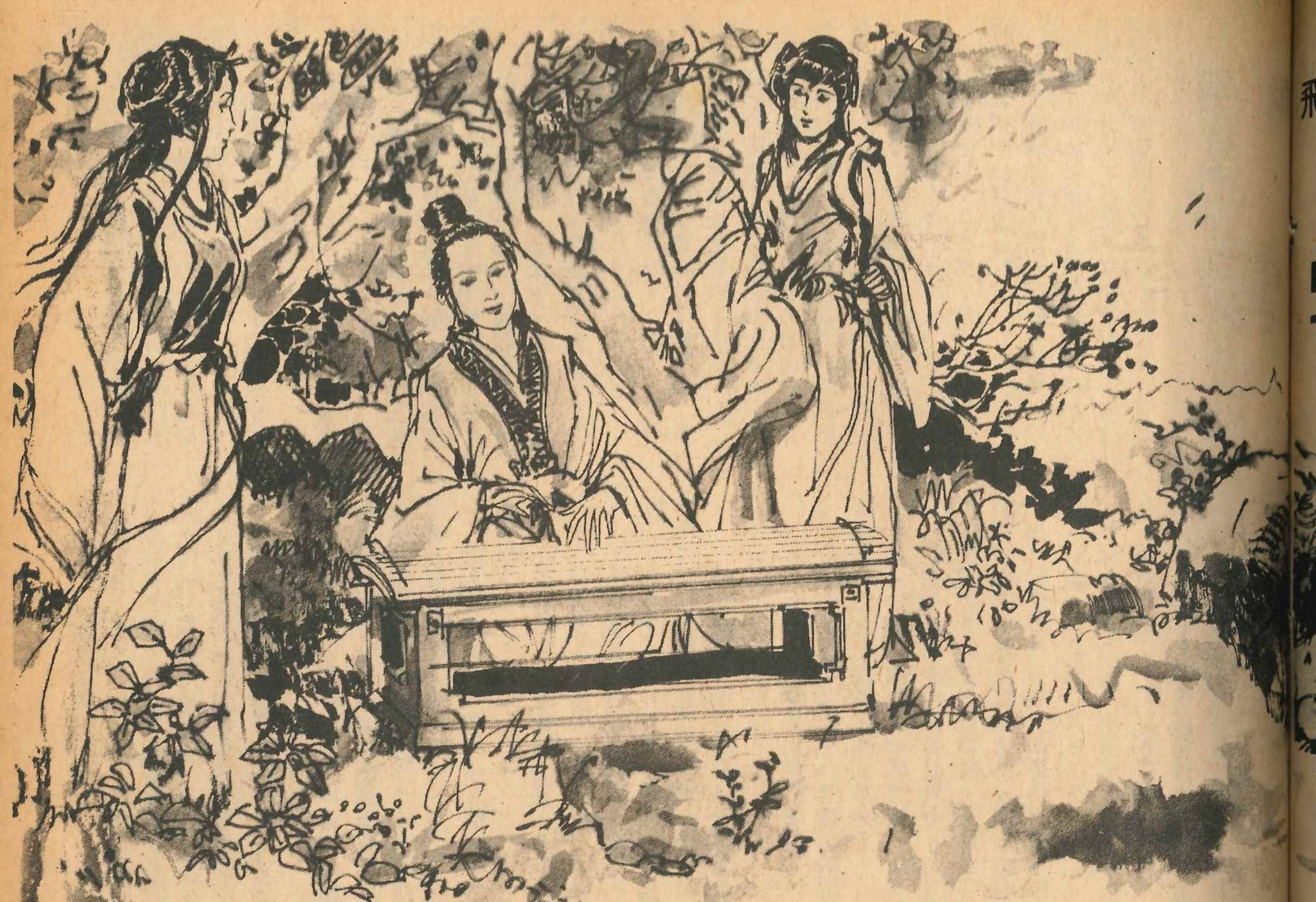
寺裏一片暗淡，連一星燈火都沒有，兩人完全借着淡月的光華，摸上了大殿，小雲摸出火摺子，迎風晃亮，燃起了大殿上的蠟燭，那神龕、桌案之上，都已佈滿了厚厚的一層灰土。

紅衣女子：「看樣子，這裏祇是一座空寺，早已無人居住了。」

小雲道：「婢子在一年前經過這裏，那個時候，這裏還異常清淨的，尤其這大殿上，更是一塵不染，想不到這一年時間，竟然有如此大的變化。」

紅衣女子嘆道：「滄海桑田，本無定期，我們到禪房去看看吧，好歹得找一個地方睡一夜再說。」

小雲取下一枝蠟燭，引路走向禪房，



那禪房是在大殿的兩邊，每邊三間，她們先走向左邊，禪房是虛掩着，輕輕用手一推，那門已開了，裏面的衾枕衣物仍在，灰塵也不多。

小雲心中一喜，將蠟燭插在燭台上，便去收拾床鋪，打掃灰塵。

紅衣女子笑道：「天可憐見，我們今夜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歇宿的地方！」

小雲一笑道：「這是姑娘的福氣，不過……」

紅衣女子道：「不過什麼？」

小雲道：「我很懷疑，如果這幾個尼姑眞的離開了這裏，她們的衣物總不能不帶去，如今一切用具都在，而人却不在，這不可疑麼？」

紅衣女子道：「的確有點可疑，我們再到別的地方看看去。」

小雲又端起蠟燭，先在左邊三間禪房看了一下，情形都差不多，然後又到右首三間禪房看了一下，也是一樣，看樣子這幾個人不是搬家，很可見遭遇意外，或者無緣無故的失了踪。

小雲道：「現在唯一沒有看到的地方，就是後面的厨厠了，我們要不要到後面去看看。」

紅衣女子點點頭，兩人秉燭走向後院，後院的野草長得好高，偶而也有蛇虫竄行的聲音，她們先到厨房，打開門來一看，裏面一切用具俱全，甚至缸裏還有米，油壺中還有油，桌案上還放幾碟小菜，及一盆粥，因時太久，菜已腐爛，粥也霉了，但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這幾個師太，必定是遭遇到了意外。

小雲嘆道：「想不到一年未見，人事全非，這幾個佛門子弟，到底遇上了什麼事情？」

紅衣女子道：「先別管她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肚子已餓了，先取出些乾糧來，這兒有鍋有灶，我們燒熱了吃吧。」

小雲應了一聲，回頭取了乾糧，將鍋、灶洗淨，然後取了些小菜，傾入釜中，便到灶下起火，熊熊的火苗，從灶門內映了出來，映紅了小雲的腮。

小雲隨手添柴，柴堆下却出現了一個深深的洞穴，她一聲驚叫：「姑娘！」

紅衣少女道：「怎麼啦？」

「灶門外有一個隱道入口！」

紅衣少女奇道：「一個佛門善地，怎麼會有這些東西，我們下去看看去。」

小雲用手扒開柴堆，下面果然現出五尺方圓的一個入口處，有石階可下．她取了蠟燭，當先走入，紅衣女子抽出背上長劍，隨後跟上，行未數丈，到了一處密室，可全是用白石砌成，異常光滑，地面之上，也無纖毫灰塵，却散佈着一堆堆白骨，更有一陣霉臭之氣，冲入腦際，景象極爲恐怖。

小雲道：「這可能就是那幾位師太了，她們怎麼會死在這裏？」

紅衣少女道：「也許是她們遇到了緊急事故，來不及吃飯，便躲到這秘室中來了。」

小雲道：「情形果眞如此，那麼這幾位師太一定也是武林中人了。」

紅衣少女道：「不是武林中人，又何來的仇家，只是可惜得很，她們仍未能避

過仇家的毒手！」

小雲道：「她們就算是武林中人，但却是佛門子弟，怎會可能有仇家呢？」

紅衣少女道：「那也不一定，少林寺的和尚，不也有很多仇家麼？」

小雲道：「如此說來，她們躲到鬼峽中來，也是爲了避仇的了。」

紅衣少女道：「可能，小雲，妳看那是什麼？」

小雲隨着她所指處看去，見地面上隱約有幾個字跡，再用燭光一照，那字跡是呈褐黑色，很可能當初是用鮮血寫成的！

紅衣少女近前一看，一共寫了六個字，全是用禾草寫成，看樣子，這幾個尼姑不但會武功，而且還都是飽學高士，那六個字是：

「殺我們者丁英。」

小雲道：「這丁英是誰？誰又叫丁英，江湖之中，可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

紅衣少女道：「這個尼姑在被殺之後，因尚未斷氣，憑着一點心力寫出來，不知她是否已寫完了，還是僅寫了一半就斷氣了？」

小雲道：「假如寫了一半就斷氣了，這個仇家也就很難查訪了。」

紅衣女子道：「不錯，這下面氣味好難聞，我們上去再說。」

小雲秉燭領先，兩人又回到厨房之中，那鍋中的水已滾了，她將乾糧倒在水中煮熱，然後洗了兩隻碗及兩雙筷子，匆匆吃完，又回到原先收拾好的左首第一間禪房之中。

這間房子裏，有一張寬約五尺的禪牀，小雲已經將枕衾放好。

紅衣女子道：「這地方的確有些古怪，今晚我們兩人將就的在這個房子裏睏一夜，明日一早上路。」

小雲道：「當然，是非之地不可留，不過有一件事情，婢子一直耿耿於懷。」

紅衣少女道：「什麼事？」

小雲道：「記得婢子一年前經過此地的時候，那位當家師太照顧得很週到，人也生得慈眉善目，根本就不是壞人，如今她遭到慘禍，婢子於心難受。」

紅衣少女道：「那位當家師太叫什麼名號？」

小雲道：「好像是叫性月。」

「性月師太，有多大年紀了？」

「對，就是叫做性月師太，大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另外五個年輕的，都是她的弟子，法號我已經記不起了。」

「既是正道人物，實在不應該遭此慘禍。」

「所以婢子立志要爲她們報仇。」

紅衣少女搖搖頭道：「光憑那六個字要想找到仇人的踪跡，那就很難了。」

小雲道：「婢子有一個想法。」

紅衣少女道：「妳說說看。」

小雲道：「丁字是單姓，是以名字最多是兩個字，如果這兇手是一個字的名字，那一定就叫做丁英，如果是兩個字的名字，前面一個字仍是英字。」

紅衣少女道：「不錯。」

小雲又道：「是以我們要尋找仇人，凡是姓丁的人，而名字前面一個字又是英字的，就不可放過。」

紅衣少女道：「經妳這樣一分析，範圍又縮小很多了，不過照我看，性月師太既是武林中人，也必定有她的師友，我們祇要找出她的師友，再從她師友口中找出她的仇家，再從她仇家當中找出有丁英名字的人，那就不會錯了。」

小雲雙手一拍，笑道：「對，還是姑娘聰明。」

紅衣少女道：「這件事也不急在一時，現在時候太晚了，我們還是安歇吧。」

小雲點點頭，兩人便合睡在一張禪床之上，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是三更左右了，鬼峽中不時有陣陣的旋風，吹得四週的樹葉，蕭瑟的作响，偶而也有一兩聲夜梟的鳴聲，聽來極爲凄凉可怖。

小雲爲了性月師太的事情，一直難以入睡，大約四更左右，那鬼峽的旋風之中，突然有一陣叮叮咚咚的聲音，散播出來，這聲音當然不是風吹竹木的聲音，而是一種樂器的聲音。

小雲一驚而起，紅衣少女也醒了，說：「小雲，什麼事？」

小雲道：「姑娘，妳聽這琵琶聲。」

紅衣少女聽了一下道：「不，這不是琵琶，是琴聲！」

「琴聲！這鬼峽之中，根本無人居住，那來的琴聲？」

「妳知道這條鬼峽通到什麼地方？」

「向裏走便是太行山的深處。」

「如果我們明天上路，是不是也要走這條狹谷？」

「不，我們是穿過谷口，向南而行，這鬼峽從來也沒有人走過。」

紅衣少女道：「那就怪了，這琴聲從何而來？」

琴聲仍在旋風中斷斷續續的彈個不停，聲音時高時低，時慢時快，時如少女之哀怨、嫠婦之哭泣，時如壯士之悲嚎、老人之長嘆，在夜靜中聽來，猶覺悲淒。

小雲想起了性月師太的無故遇害，心中一陣淒楚，說：「姑娘，我想哭。」

紅衣少女嘆道：「妳的心地太仁慈了，才會有這種感觸。」

小雲道：「難道姑娘沒有？」

紅衣少女道：「我若沒有，也不會拋頭露面，行走江湖了，只是有一件事情妳未曾注意到。」

小雲道：「什麼事？」

紅衣少女道：「江湖之上有一種武功，不必出拳動刀，專以音律殺人於無形之中。」

「姑娘是說這琴聲也會殺人。」

「這很難說，妳平日心志也很堅强，爲什麼今天竟那麼容易動起悲情來了？」

小雲聽得一愕，道：「是啊，我怎地未想到這一點？」

紅衣少女道：「江湖之上，詭異險詐，令人難測，我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但幼承庭訓，的確也知道不少。」

小雲道：「老爺闖蕩江湖五十餘年，不但武功卓絕，見識廣博，就是聲譽，也如日正中天，武林之中，提起了神機俠葛長風，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紅衣少女道：「不錯，父親爲了使我日後行走江湖不會吃虧上當，特地給我取了警心二字爲名，以示時時警惕之意。」

原來這紅衣少女叫葛警心。

小雲道：「是啊！老爺的確也是用心良苦。」

正說之間，忽聽得夜梟之聲，一聲連一聲的在夜風迴旋之中驚叫起來，一梟方鳴，衆梟齊應，刹那之間，如山崩海嘯，聲勢驚人，連那迴旋的風聲，悲淒的琴聲，也被掩蓋了下去。

小雲道：「奇怪，這鬼峽之中，竟然會有這樣多的夜梟。」

紅衣少女葛警心道：「這地方我是第一次來，但有一件事情却令人奇怪。」

小雲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那些夜梟之聲，剛開始時，聲音異常宏亮，但現在却有些嘶啞，妳沒有感覺到麼？」

小雲道：「經姑娘這麼一提起，我到眞感覺到了，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葛警心道：「我也不知道，我們且聽下去再說。」

那些夜梟的鳴聲，聲音不但愈來愈嘶啞，而且還漸漸的低了下去，不到一刻工夫，那聲音竟如將死的病人而發出的呻吟之聲，慢慢的，風聲又恢復了，琴聲又明亮了，而那梟聲竟連一些也沒有了。」

小雲奇道：「姑娘，怎地那些梟聲都沒有了？」

葛警心道：「可能是全死了。」

「死了？」

「不錯！天生萬物，飛潛動物，莫不有情，既是有情，豈能不爲那哀切的琴音所感染，牠們的心情受摧，焉能不哀痛至死？」

「原來那些夜梟不是在鳴，而是在哭，這樣說來，這琴聲眞的可以殺人於無形之中了。」

「正是，因此，令我更聯想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

「性月師太等師徒六人，很可能亦是被琴音摧心而死。」

「不會的，那地窖中的六個字，明明是用鮮血寫成，既是用鮮血寫成，當然是受了兵刃之傷，才有鮮血流出。」

「如果說，她自知生命已經無望，狠命咬破手指而寫的呢？」

「這當然也有可能。」

「不是可能，而是絕對。」

小雲奇道：「哦！姑娘何以說得如此肯定？」

葛警心道：「妳忘了那地窖原是有乾柴掩得好好的麼，如果有人進入地窖殺了她，出來的時候，絕不會那麼細心的再將地窖掩好。」

「不錯。」

「更何況那地窖之中除去六堆枯骨而外，並無兵刃，性月師太師徒既是武林中人，如遇敵人壓境，焉有不用兵刃抵抗之理？」

「也不錯。」

「所以我猜測她們一定是受不了那凄苦的琴音摧心之苦，才避入地窖之中，只是可惜得很，因那地窖無門，無法隔絕外來的聲音，以致那琴音竄過乾柴，而進入地窖之中。」

小雲雙手一拍道：「是了，眞想不到，姑娘對這件事情推斷得如此詳細。」

葛警心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凡事多用點心，沒有不能推斷的事情，自從父親替我取警心之名以後，我常常以心求心，如此一來，不但定力增强了，連理也明白多了。」

小雲道：「照姑娘這麼說，那殺死性月師太師徒之人的兇手，也就是現下彈琴之人了？」

葛警心堅毅的點點頭道：「絕對錯不了。」

「可是我們一直在聽着，爲什麼沒有關係呢？」

「這完全是在操琴之人的用心如何了，假如他存心要殺某一些人，那琴聲就會隨心所欲，無堅不摧，我們是過路之人，他當然不會知道我們住在這座空廟之中，更何況我們跟他是無怨無仇的。」

「可是那些夜梟呢？」

「弱小生靈怎可與人相比？就算彈琴之人不想殺牠們，但那琴音也會摧心入骨，以致死於非命。」

「如此說來，那些夜梟，應該在彈琴之人殺性月師太師徒之時，早已死光，現在又那來的那麼多？」

葛警心一笑道：「鳥類繁殖得很快，祇要從外地飛來幾對，一年下來，也可以繁殖出很多了。」

小雲道：「姑娘對事理分析得如此入微，倒是小婢意想不到的。」

葛警心嘆道：「我娘的武功很高，就是不善於用心，所以才遭歹人暗算，因此我爹才替我取了這個名字。」

小雲眼睛一紅道：「老夫人對婢子一直都很好，可憐她死了之後，一直到現在，連仇人也未打探出來。」

葛警心道：「我們這一次奉命出來，一方面是仗劍江湖，行俠仗義，一方面也就是打探仇人的踪跡。我想，皇天不負苦心人，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小雲點點頭，此時五更將盡，東方已現出曙光，她說：「姑娘，我們可以上路了。」

葛警心道：「妳不想替性月師太報仇了麼？」

小雲一楞說：「現在？」

葛警心道：「不錯，現在，因爲我對這鬼峽已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小雲道：「可是那琴聲……」

葛警心嫣然一笑說：「你怕了麼？」

小雲臉一紅道：「不是婢子怕，婢子是替姑娘担心。」

葛警心正色道：「我輩行道江湖，祇談道義，不問得失，當爲者，雖刀山劍樹，亦在所不懼，不當爲者，雖如反掌之易，亦不可妄動。」

小雲豪氣頓起，說：「好！我現在去準備早餐，吃飽之後，我們主婢就一探鬼峽。」

她邊講，邊取了些乾糧，到厨下去燒煮，吃完之後，便一起上路，兩人騎着兩匹馬，向鬼峽谷口奔去。

鬼峽！本來是個不太出名之地，原是太行山邊的一處隘道；兩邊有兩道長嶺圍繞着，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盆地，從隘口向裏走，地勢愈來愈高，亂草雜樹，迷亂得

無路可尋。

葛警心主婢二人，飛騎疾馳，走了不到一刻工夫，馬已不能前進。

小雲道：「姑娘，如果再向裏走，我們祇有棄馬而行了。」

葛警心道：「我們昨夜聽那琴聲並不太遠，再向裏走，可能就要超過頭了，我們且下馬休息一下，再做計劃。」

小雲嗯了一聲，兩人隨即下了馬，將馬匹拴在一株古樹之上，這株古樹枝葉繁茂，遮蓋了五六丈方圓的地方，高可三丈，粗合三圍，樹下有靑石數塊，兩人便坐在石上休息。

葛警心仰頭看看天色道：「現在已快近正午了，我們的乾糧還夠幾次食用？」

小雲道：「尚可食用兩次，如果尋不着那彈琴之人，我們得趕快出峽，要不然，就要挨餓了。」

葛警心道：「妳看這鬼峽的形勢，向裏走，地勢愈來愈高，直上太行極峯，向西看，羣峯起伏不清，烟雲環繞，要想在這樣廣大的地方中去找一個人，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我們祇有兩個時辰。」

小雲道：「不錯，不過我們昨夜在羅刹寺中能聽到琴音，那麼這彈琴之人，必定不會太遠，好歹我們得找上一找。」

葛警心道：「當然，要不然，豈非白跑了一趟？」

小雲突然一聲驚叫，竄身於一丈開外，檢起一物道：「姑娘妳看。」

葛警心看去，原來是一隻已經死了的貓頭鷹，貓頭鷹喜歡在晚上嗚咽，故又名叫夜梟。她說：「從這一點看，已經證明我昨夜的推斷，是沒有錯了。」

小雲道：「眞想不到，那琴音竟會如此厲害。」

葛警心道：「琴音眞正厲害的地方，妳還沒有察覺到，如果我猜想得不錯，這隻夜梟已經是肝腸寸斷了。」

小雲用手抓開鳥腹，裏面的腸子果然已經折成十數段，不由奇道：「姑娘！這又是什麼道理？」

葛警心道：「這就是摧心的效果，因爲當一種生物，痛苦到極點的時候，輕則致病，重則肝腸寸斷，這是必然之理。」

小雲道：「心意是無形的，爲什麼心裏痛苦，連有形的身體，也會遭受到了連累的呢？」

葛警心道：「這就是佛門所講的萬法唯心的道理了，要知道心爲一身之主宰，猶如一國之君，君賢則國治，君亂則國喪，心正則諸氣皆爲之正，心邪則諸氣皆爲之邪，故一切法門，不離修心。」

小雲道：「原來是這樣子的。」正說之間，突然旋風大起，那風繞着鬼峽在廻旋，峽中的樹木，被吹得搖曳不定，兩匹白馬受不了風的旋力，引頸長嘶。

葛警心道：「這陣風來得好怪，也好不正常。」

小雲道：「這鬼峽之中，是常常有這種風的，昨夜我們在羅刹寺中，不也聽到有這種風麼？」

葛警心道：「風起廻旋不定，猶如鬼風一般，這鬼峽之名，也可能是因此風而起的了。」

小雲道：「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姑娘妳看，那裏有屋宇。」

葛警心隨着她的手指處看去，果見一處山崖之上，露出了一角紅牆，本來那角紅牆被樹木所遮蔽，是看不到的，如今風吹樹搖，那角紅牆也就自然而然的顯露出來了。

她說：「那可能又是一座廟宇，普通人家是不會用粉紅色的。」

小雲道：「既有廟宇，必有人居，我們何不去看看去，也許那彈琴之人，就是住在這廟宇之中，也說不定。」

葛警心道：「不錯，從我們立身之處，到那座廟宇，也不過是百來丈遠近，我們將馬匹留在這裏，這就去看看。」

小雲當先領路，山中本來無路，她們純以輕身功法，在百草頭上飛馳，不到半刻鐘工夫，已經到了那廟宇之下。

這座廟宇比鬼峽口的羅刹寺又大了數倍，一共有三重大殿，數十間平房，圍成了一個大大的院子，彩色繽紛，新鮮奪目，看來異常華麗。

小雲道：「奇怪！記得一年前我寄宿羅刹寺之時，那性月師太明明告訴我說，鬼峽之中，根本無人居住，怎地現在却跑出一座廟宇來？」

葛警心道：「也許這座廟宇是新近才建的，妳看，這紅牆綠瓦，不是都很鮮麗麼？」

小雲道：「是的，這是唯一的理由了，我們現在立身之處，是在後院，我們何妨轉到前面去看看。」

葛警心道：「現在該是妳用心的時候了，這座廟宇出現得十分可疑，所以從現在起，我們的言行都要特別小心，非到必要時，不能隨便現身以免遭遇到意外。」

小雲點點頭，兩人不再說話，掩着身形，在草木中竄行，轉到了廟的前面，見到兩扇廟門緊緊的關閉着，門頭上有四個大字：「大羅刹寺」。

小雲輕聲道：「奇怪，怎麼這個廟又以羅刹爲名呢？」

葛警心也悄聲道：「由這個名字上看來，那峽口的羅刹寺，很可能就是這座羅刹寺的下院了。」

小雲道：「那麼，峽口那座羅刹寺已經遭遇到了意外，這一座羅刹寺很可能也遭遇到了意外了。」

葛警心道：「這也很難說，不過我們既然來了，總得要探個究竟。」

小雲道：「在這大白天，我們如何個探法？」

葛警心道：「我且在這裏隱藏着，妳一個人去叫叫門，看看有沒有人應門，一切要小心。」

小雲穿出林木，向那廟門走去，她們隱身之處，離開那廟門也不過是十丈左右，以她的身法，轉眼便到。

小雲用手拍了幾下門上的銅環，半晌之後，吱地一聲，廟門已開了，裏面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雙手合十，說：「施主找誰？」

小雲見到了那小尼姑，不由一愣，因爲她還認得那小尼姑就是性月師太的弟子，法名悲月，性月師太共有五個弟子，以悲心、悲性、悲智、悲慧、悲月等排名，

連她自己，共計是師徒六人。

小雲道：「原來是悲月小師父，我是小雲啊，妳不認識我了？」

那小尼姑搖搖頭說：「施主認錯了人了，我不是悲月。」

小雲聽得一愣說：「令師是不是性月師太？」

小尼姑冷冷的道：「這裏也沒有什麼性月師太，施主如果沒有別的事，貧尼要關門了。」

小雲道：「就算是這裏沒有性月師太，但佛門乃是慈悲之地，我進去燒燒香、拜拜佛總可以吧？」

小尼姑道：「非常對不起，我們這裏不是十方叢林，是不接受外客進來的，施主如果沒有別的事，日落之前，趕快離去，這鬼峽之中，晚上可不能住宿的。」

砰地一聲，廟門已被關上了。

小雲又是愣了一下，才回轉到原來的藏身之處。

葛警心道：「怎麼樣？」

小雲便將上情說了一遍。

葛警心道：「妳沒有看錯吧？」

「不、不，絕對不會，婢子這一點眼光還有。」

「那就奇怪了，難道那峽口羅刹寺的地窖之中死的不是性月師太的師徒了？」

「絕對不是。」

「可是悲月爲什麼說不認識妳呢？」

「婢子也想不起來，究竟爲什麼？」

「她還說了些什麼？」

「她說日落之前，趕快離開，這鬼峽之中，夜晚是不能歇宿的。」

葛警心沉思半晌，看看天色，已經是未末申初了，她說：「我們先回馬匹之處再說。」

兩人又一齊回到那株樹之下，太陽已由淡黃色變成了赤紅色，眼看就要快下山了。

小雲道：「姑娘，我們怎麼辦？」

葛警心道：「這鬼峽之中，處處都透着古怪，如果就此離開，我實在有些不甘心。」

「姑娘的意思如何？」

「今兒晚上，我們留下來。」

「可是，她說這鬼峽之中是不能歇宿的。」

「也許她是故意嚇唬我們，讓我們離開這裏。」

「那她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這一座寺廟之中，可能藏有什麼秘密。」

「婢子懷疑一件事情。」

「什麼事？」

「也許那操琴之人，就在這座寺廟之中。」

「不錯，我也有此種想法，所以我要留下來，探一探究竟。」

「可是我們的乾糧……」

葛警心一笑道：「妳忘了，昨夜這裏死了很多夜梟，據說這種肉燒熟了可是好吃的呢。」

小雲也笑了，她嬌軀一縱，已轉入那叢樹中，因這時天尚未暗，所以她很快就找了十數隻死了的夜梟，便在那樹下生起火來，然後用樹枝穿過夜梟的腹部，放在火頭上烤，鳥的羽毛很快便被燒去，漸漸嗅到肉香的味道。

葛警心一笑道：「我雖然出身於武林世家，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像這種野餐露宿的滋味，也還是第一次嚐到呢。」

小雲也笑道：「姑娘妳覺得這種滋味如何？」

葛警心道：「我覺得很好玩。」

小雲道：「這種情況，就跟孩提時玩做家務一樣，剛開始的時候，總是興趣盎然，久了也就會生厭了。」

葛警心道：「話雖不錯，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小雲將樹枝一挑說：「熟了，姑娘妳先嚐嚐。」

葛警心接過燒熟了的夜梟，但覺肉香撲鼻，忍不住的咬了兩口，道：「好美，可惜差些鹽。」

小雲道：「行道江湖，鹽本是常備之物，婢子準備得有。」果從行囊中掏出一小包鹽來。

有了鹽，味道果然大不相同，葛警心很快便將一隻夜梟吃完，剩下的腑臟，丢入亂草叢中，嘆了口氣道：「古人說：人生如戲。這話一點也不錯，假如我們不是爲了尋仇行俠，一輩子也嚐不到這種滋味呢。」

小雲道：「這一隻也熟了，姑娘還要吃麼？」

葛警心道：「這一隻夜梟足有半斤，我已經吃飽了，妳自己吃吧！」

小雲撒了些鹽，吃了一口說：「這種滋味是有錢買不到的，果然與衆不同。」

葛警心道：「我現在想到一件事情，如果那鬼峽口羅刹寺中的那幾具骸骨不是性月師太師徒，那又是些什麼人呢？」

小雲道：「當然也是被別人所殺之人，而殺他們的人，就是丁英什麼的。」

葛警心道：「那幾個人既不是羅刹寺的人，怎麼會死在羅刹寺中？我想此中一定有很多曲折。」

小雲道：「這些事情連姑娘都無法推斷，那婢子就更難知道了。」

葛警心正待答話，忽聽暗影中有人答道：「我知道！」

她吃了一驚，素手一揮，已抽出背上的長劍，說：「什麼人？」

暗影中那人一聲朗笑道：「姑娘別緊張，我當然是我了。」從一株大樹後，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化子，看年紀總在七十上下，穿了一件厚厚的藍破衲，右手還拿着一枝竹杖，不粗不細，約有四尺長短，但見他身形飄忽之間，已到了大樹之下，由此可見這老化子有一身驚人的功力。

小雲此時已將一隻夜梟吃完，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老化子笑道：「我老化子上不沾天，不下着地，難道妳們眞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葛警心恍然的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你是天地丐申中和。」

老化子道：「不錯，總算妳有還有些見識。」

葛警心道：「晚輩居家時，常聽家父提起前輩的風範，是以能猜得出來。」

申中和道：「令尊是誰？」

小雲代答道：「我們老爺江湖人稱為神機俠。」

中中和吃吃大笑起來說：「我以為是誰呢！原來是那個老不死的，我老化子與他又不是生死對頭，但一見面就非拚個死活不可。」

小雲一愣，說：「你跟我家老爺有仇麼？」

老化子道：「有！當然有，我們是酒杯上的仇恨，不解不休。」

小雲恍然大悟，不覺嫣然一笑。

葛警心一笑道：「這樣說來，我還得叫你老人家一聲世伯呢。」

中中和笑道：「管他什麼白的黑的，此地非長談之所，我們得趕快離開。」

小雲道：「為什麼？」

中中和雙目一瞪道：「死丫頭片子，再問原由就趕不了走啦。」雙手一分一托，也將她主婢二人輕輕托上馬背，然後解下繮韁，分拋到倆人手中說：「速走！速走！峽口羅刹寺見。」

葛警心一揮馬鞭，與小雲二人，趁着落日的餘暉，向峽口奔去，不到一刻工夫，她們已回到了原來住宿的羅刹寺。

當她們拴好了馬匹，進入廟中之時，那老化子中中和已坐在大殿上等她們了。

兩人一楞，葛警心一笑道：「世伯好快的脚程。」

中中和道：「不快行麼？我老化子還想多活幾年，不願意把這條老命留在這鬼峽中。」

小雲道：「你老人家現在可以說說原由了吧！」

老化子道：「紅日落，陰風籠鬼峽，幽音起，寂寞！」

葛警心道：「你說的是那琴聲？難道你也怕那琴聲？」

老化子正色道：「琴聲摧心蝕骨，任你武功再高內力再強，也難以抵擋。」

「如此說來，這彈琴之人，武功也相當的高了。」

「此人武功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却精於律呂之學，他武功寓於氣數之中，能制敵於無形，這就非常人所能敵了。」

「這個人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

「你既未見過，何以知道她就是個女人？」

「我是從她琴音中聽出來的，那琴聲哀怨憂鬱，決非出自男人之手。」

葛警心道：「我也有此種感覺，想來這個女人一定有一件極為傷心之事，困擾住她，令她念念不忘，所以才會變得如此可怕。」

中中和道：「不錯，目前我們也祇能這樣猜測而已，但是這個女人到底姓什麼？叫什麼？有多大的年紀？我還是一無所知的。」

葛警心道：「世伯來這鬼峽之中，是不是在調查那女人的來歷？」

中中和道：「正是，可惜的，是我來此三月，連一點眉目也未有查出來。」

「有目的麼？」

「有，她用琴聲殺了我丐帮中六名護法，地窖中那些枯骨就是他們的骸骨。」

「原來那六具枯骨是丐帮中的兄弟，不知她為什麼要殺了他們？」

「我想此人殺他們的目的，其用意是引我這個帮主出來，但我老化子想不起何時結了這麼一個厲害的仇家？」

葛警心道：「丐帮行道江湖，鋤强扶弱，結仇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不過世伯不知道罷了。」

中中和道：「這是目前唯一能解釋的理由了。」

他邊講間，從懷中掏出六七隻夜梟來，向小雲一笑說：「丫頭娃兒，你拿到厨房去燒熟了拿來下酒。」

小雲一笑道：「這廟中可沒有酒。」

老化子道：「誰說沒有酒？這廟裏不但有酒，還有佐料，我替你取出來。」

他走到神龕下面，取出一大罈酒來，尚有油鹽等物。

小雲一笑道：「眞可惜，昨夜我如果知道，早給我們偷吃光了。」

中中和道：「妳們睡在這裏，以為我不知道麼？說實在的，今天我到來鬼峽，還是跟踪你們來的。」

葛警心恍然哦了一聲道：「原來世伯早就知道了？」

老化子道：「我若不知道，妳們今天還有命麼？江湖之中，詭異莫測，以後可得小心啊！」

葛警心俏臉一紅，說：「謝謝世伯指點。」

小雲拿着夜梟去了。

老化子又道：「妳這次出來，是為了尋仇的，可曾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葛警心搖搖頭。

老化子嘆道：「自從你母親死後，我一直在聯想到一件事情，如果這件事情證實了，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葛警心道：「什麼事？」

老化子道：「在這件事未證實之前，我是不會告訴妳們的。」

葛警心便不再問了，從懷中取出了火摺子晃亮，燃亮了神案上的蠟燭，說：「世伯準備睡那一間房，我替你收拾去。」

老化子嘴吧一呶，道：「妳看那殿角上不是有一大堆枯草麼？那就是化子窩，昨天夜裏你們兩個人咕嚕了半夜，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呢。」

葛警心一怔，道：「我們也太大意了，假如世伯是仇家的話，那後果可眞不堪設想。」

老化子道：「所以以後行走江湖，必需步步為營，處處小心。」

葛警心應了一聲：「是！」

老化子道：「妳是我那老友唯一的女兒，既遇上了我，我就得盡一點心了。」

正說間，小雲已將七八隻夜梟燒好，用小鍋盛了出來，並帶來了三份杯箸，三人便在大殿上喝起酒來。

葛警心道：「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地窖中枯骨旁有六個用血寫成的字，不知世伯看到了沒有？」

老化子道：「殺我們者丁英。」

葛警心道：「正是這六個字，那丁英兩字，會不會與彈琴之人，有所關連？」

老化子道：「這祇不過是我們的想法，是不是有關連，那要待證實之後，才能確定。」

葛警心道：「尚有一件事情，我想請問世伯。」

老化子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世伯怎知道地窖之中的六具枯骨，就是丐帮中的六位護法？」

老化子沉思了一下道：「自從妳母親死後，妳父親曾傳消息給我，要我協助尋訪仇人踪跡，當時我曾派出了廿四位護法，分四路查訪，其他三路都曾回帮覆命，惟有第四路的人無緣無故的失了踪，後來我根據他們沿途留下的暗號，一路查訪到羅刹寺中，才確定這六具枯骨，就是我帮中的六位護法。」

「是不是那六位護法所留下的暗號也到此為止，再向前就沒有了？」

「有。」

「這樣就不能肯定這六具枯骨，就是丐帮中六位護法了。」

「當初我老化子也是這樣想法，可是當我發覺到他們所留下的暗號到鬼峽之中大羅刹寺時，我就不能不這樣肯定了。」

「他們也到過大羅刹寺？」

老化子吃了一杯酒道：「那暗號一直綿延到大羅刹寺，然後又折回這座羅刹寺來，但折回的暗號也祇到此為止，再向前就沒有了。」

葛警心道：「難怪世伯懷疑這六具枯骨就是丐帮中的六位護法，照此情形看來，那是不會錯的了。」

老化子道：「絕對錯不了，所以我這些日子一直留連在這鬼峽附近，但始終查不出個名堂來。」

葛警心道：「以世伯的功力與閱歷，尚且查不出一點線索來，那我們就更沒有辦法了。」

老化子中中和道：「那大羅刹寺，白天決難入寺窺探，而夜裏又怕那琴音摧心之害，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查出一件事，實在是難得很！」

小雲道：「我眞想不明白，大羅刹寺那操琴之人殺了貴帮六位護法，其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

中中和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錯，可能是為了滅口。」

小雲道：「是為了滅口？」

中中和道：「不錯，一定是我帮中那六位護法發現了他們的什麼秘密，而這秘密與我們丐帮極有關連，所以才不惜以琴音摧心，殺死本帮中的六位護法。」

葛警心道：「以世伯猜想，這可能是一件什麼事情呢？」

中中和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錯，這可能是涉及到當年的一段恩怨。」

「當年的一段恩怨，那又是一件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與妳我都有關連。」

「與我也有關連？我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毫無恩怨可言，這件事情既已牽連到我，那麼可能也牽連到家父了。」

「不錯。」

「世伯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中中和道：「在這件事情未有證實之前，妳最好還是別知道。」

小雲吃了一杯酒，說：「姑娘，時候不早了，我們可要早點休息了。」

葛警心道：「在這件事情尚未研究出一個妥當的方法之前，我還不想睡。」

老化子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研究的，目前唯一的方法，就祇有等。」

「等！等什麼？」

「等機會，祇要一有機會，我們必可查個水落石出。」

正說之間，忽聽得小院之中，發出嘭地一聲大响，大殿之上三人，以不同的身法，飛竄入院中，在燈光閃爍之下，見院中躺着一個人，一個年輕的出家人，而且還是個尼姑。

小雲持燭近前一看，驚叫了一聲說：「是悲月小師太。」

葛警心道：「你說她是性月師太的弟子，也就是白天在大羅刹寺為妳開門的小師太？」

「不錯，正是她！」

「她怎麼會躺在這裏？怎麼樣了？」

小雲用手一摸，說：「死了。」

葛警心道：「死了也就是死了，他們為什麼要殺死她？」

小雲搖搖頭。

老化子道：「我知道。」

「世伯請說。」

「大羅刹寺可能有個規矩，是進入鬼峽之人，都不能生還，我帮那六位護法很可能是死於這種情形之下，這位小師太要小雲快出鬼峽，顯然存有救她之心，忝而却犯了他們的大忌，所以才遭此毒手。」

葛警心道：「這是唯一的可能了，照此說來，那大羅刹寺中，的確藏有什麼秘密，所以甚至連這鬼峽之中有一個大羅刹寺，也不願意讓人知道。」

老化子道：「妳說得不錯，只是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這位小尼姑心地如此仁慈，怎麼會與那些人混在一起？」

小雲看着躺在地下的悲月，流下兩行淚水說：「她是為了救我才死的，她不但仁慈，她們師徒六人似乎沒有一個是窮兇極惡之輩。」

葛警心道：「這些佛門子弟，怎麼會與一批惡徒混在一起？看樣子可能是被他們挾持去的了。」

「可能，姑娘不是看到她的衣物仍然是好好的未動過麼？」

老化子道：「一定是這樣。」

笑聲格格　遏止摧魂琴音

老化子中中和在江湖上是位頂尖人物，不但武功高，而且機智與閱歷皆超人一等，就從他在那大殿上竄出之際，手中尚端了一杯酒出來，而且點酒未潑，這份功力，在當今武林中，能有幾人及得上。

葛警心道：「當眞這樣的話，那麼那座大羅刹寺中，除去性月師徒而外，絕不止於一個操琴之人了。」

老化子道：「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有一件事情，我却非常担心。」

小雲道：「什麼事？」

老化子道：「這悲月小師太的屍體一定是他們送來的，換句說話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落脚之處。」

小雲道：「這是必然的了。」

老化子又道：「他們既然已知道了我們的落脚之處，就決不會讓我們活生生的

離開。」

葛響心道：「是以他們今天晚上一定會對我們發動一次攻擊。」

老化子道：「假如他們派人手來圍殺我們，那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用琴音摧心，那就不是武功可以抵禦的了。」

小雲道：「貴帮中六位護法，就是受不了摧心之苦，所以才藏入秘室之中。」

老化子道：「可惜他們功力太差，雖然藏入那地窖之中，仍免不了琴音摧心之厄，而死於非命。」

葛響心道：「如果功力高一點，在那地窖之中，是不是可以避過此刦。」

老化子道：「功力愈高，定力愈强，抵禦琴音，不憑武功，全靠定力，當然，這是要功力練到家的人才行，如果是練外門武功的，那就談不上定力了。」

葛響心道：「姪女則可以勉為一試，只是小雲她……」

小雲道：「姑娘不必為我担心，我早就有心試一試，看看她的琴聲到底有多厲害？」

老化子道：「這件事情可開不得玩笑，我們先將這位小師太葬了，再從長計議吧。」

他講完後就命小雲揹起悲月的屍體，一同走出院外，在暗淡的月光下，找了塊比較平坦的地方，他揮手一掌向地面拍下去，這一掌也不知他運用了幾成叒力，刹時間砂石紛飛，竟將地面拍出一個六尺方圓的坑洞來，命小雲將悲月的屍體放入坑中，然後圍着坑洞又輕拍了幾掌，那原來飛起來的泥沙，又被他拍入坑中，而將六尺方圓的坑洞又填了起來。

小雲舌頭一伸說：「前輩好精純的內力。」

老化子哈哈一笑說：「當今之世，能在內力上與我一爭長短者，也可能祇有妳們老爺了。」

小雲道：「我們老爺的功力，婢子未見過，但他在江湖上的名氣可大得很。」

兩人邊講間，又進入院中，與葛響心三人，又一起進入大殿，趁着酒菜還熱，忽忽吃完。

葛響心道：「看情形，今晚免不了要有一場搏鬥了。」

中中和道：「那琴音摧心，可是異常厲害的，我老化子憑着數十年的功力，倒很願意領略一下，只是妳們兩人……」

葛響心道：「我不怕。」

小雲也道：「我也不怕。」

老化子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要知兩軍相敵，可是一毫虛假不得的。」

正說之間，忽聽院中有人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三位施主還要三思啊！」

老化子振聲道：「謝謝指引，何方高人，何不進來一敍？」

燈影微晃之下，大殿之上已多了一個緇衣老尼，看年紀總在六十開外，白裲芒鞋，慈眉善目，手持拂塵，飄飄有出塵之表。

小雲一聲歡呼，說：「妳是性月師太麼？」

那老尼含笑點頭道：「不錯，貧尼正是性月，小施主別來無恙？」

小雲道：「托師太的福，小雲很好，只是……」

性月師太道：「妳想說的我都已知道了，貧尼來此已久，妳們猜測得很對，我們師徒的確是受人挾持了。」

小雲道：「可憐悲月小師太。」

性月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她是求仁得仁，死而無憾。」

葛響心道：「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想不明白。」

性月師太道：「施主請說。」

葛響心道：「師太到此很久，我們都未能發覺，由此可見師太的武功，必非泛泛了。」

性月一笑道：「貧尼學佛多年，始終難悟心燈，但在武功上來說，也還差强人意。」

葛響心道：「以師太這樣高的武功，尚且受人挾持，不知道對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性月師太一聲底嘆道：「此中因果，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諸位日後自知。」

老化子按道：「我想請問師太幾件事情。」

性月師太道：「這位大概就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天地丐申中和了，申帮主好精純的內力啊，貧尼尚未謝葬徒之德呢，不知申帮主欲問何事？」

「那操琴之人，是不是住在寺中？」

「不錯！」

「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貧尼祇知道她是一個女子，不高不矮，身形很苗條，終年戴着面紗，很難見其廬山眞面目，當然更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了。」

「大羅刹寺中，除去師太師徒而外，尚有多少人？」

「二三百人，個個武功高强，其中有幾個的武功，與貧尼祇在伯仲之間。」

「不知那大羅刹寺建於何時？」

「一年前。」

「師太此來送訊，不怕被他們發覺，而對師太不利麼？」

「貧尼此來，原是奉命送小徒而來，以給各位一個警告。但貧尼不顧各位作無謂之犧牲，是以不惜現身說話希望各位還是離開此地的好。」

葛響心道：「謝謝師太示警，師太可以回去了，免被對方發覺而有所不利。」

此際院中有人冷冷的道：「不用回去了，妳就留下來陪陪他們，一同嚐嚐那琴音摧心之苦吧。」

老化子大喝一聲：「什麼人？」身形如飛一般的竄出院外，但見一條人影，已竄入鬼峽之中了。

此時已二更左右，月色清涼無比，也很慘淡，老化子又回轉大殿，說：「我們連累了師太了。」

性月師太道：「生死有命，眼前之果却是過去之因，申帮主也不必自責了，只是貧尼担心那四個小徒的安危。」

葛響心道：「我們去攻大羅刹寺？」

性月師太道：「如果大羅刹寺那麼容易攻打，貧尼也不會輕易受脅制了，諸位也許還不知道，江湖上早在十年之前，就崛起了一個門派，而這個門派，一直在秘

密的發展着，所以鮮為武林中人知曉。」

葛響心道：「不知師太所說的那個門派叫什麼名字？」

性月師太道：「性月教。」

「性月教！是不是就是師太法號這兩個字？」

「正是！」

「如此說來，他們挾脅師太也是另有目的的了？」

「當然，以貧尼推想，這性月教的教主，當然是另有其人，而且他正在從事一項極大的陰謀，如果事情成功了，他當然會名正言順的現身江湖，獨霸武林，稱雄字內。」

「如果不能成功呢？」

「不能成功，也就是失敗了，如果萬一失敗，他們很可能就將罪過推在貧尼的身上。」

「所以他們盜用了性月兩字作為他們的教名。」

「除此而外，尚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他們用性月為名，認為人性如月，月色時隱時顯，人性也可暗可明。」

「這個道理也合乎佛門的禪理。」

「不錯，但他們另一種解釋却令人不敢領教。」

「什麼解釋？」

「他們認為人性既然可隱可顯，當然也可清可濁，所以在他們的教裏，也有打坐參禪，但却並不拘於男女之分。」

葛響心恍然哦了一聲，說：「原來是這樣子的。」

性月師太嘆道：「其實這還不是他們眞正的可惡之處。」

小雲道：「萬惡淫為首，這還不可惡，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惡的？」

性月師太道：「淫之一字，雖然可惡，但祇限於他們教裏之事，眞正可惡的，他們是想以教的勢力，統一武林，獨霸江湖，一但讓他們成功了，那普天之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受害了。」

老化子中中和道：「性月教這個名字，我早已聽說過，也曾通令本帮各舵秘密追查他們的踪跡，只是可惜得很……」

性月師太道：「可惜什麼？」

中中和道：「因為他們的活動太過秘密，所以直到現在連一點眉目都沒有。」

性月師太道：「他們的活動的確異常機秘，貧尼被他們挾持了近一年之久，但對他們教中之事，仍是一無所知。」

中中和道：「如果我老化子猜得不錯，這大羅刹寺，可能是性月教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此際小院中有人冷冷的答道：「不錯，這大羅刹寺便是我教中一個很要的地方，可惜你們知道得太晚了。」

性月師太道：「閣下又是什麼人？何不進來一敍？」

外面的人答道：「妳不必問我的姓名身份，我這一趟來，是奉了令諭，送妳那幾個寶貝徒弟來的。」

性月師太情緒有些緊張，說：「你把她們怎麼樣了？」

那人道：「她們是活生生的白璧無瑕，你們師徒生的時候既在一起，死的時候當然也應該在一起。」

那人語聲一頓，又道：「妳們現在可以進入大殿中去了。」

接着有四個小尼姑——悲心、悲性、悲智、悲慧一齊進入大殿，同時向性月師太跪拜下去，叫了一聲：「師父。」

性月師太和顏悅色的道：「快起來說話，妳們沒有什麼吧？」

悲心道：「我們很好，想不到他們竟然肯放我們出來。」

性月師太嘆道：「我們對他們教中之事，也知道不少，他們怎肯放了我們？」

外面那人道：「算妳還有幾分聰明，三更子正之時，要你們欣賞一曲『午夜摧魂』，如果你們在這一曲之下，能夠安然無恙，那就任你們自由離去，否則的話，那你們也祇有認命了。」

性月師太道：「謝謝閣下傳訊送人，就算是我們闖不過這一關，那也死得自由自在，總比受你們脅制要好得多了。」

那人陰笑道：「師太對生死之事，倒能放得下，可喜可賀，那麼區區就回去覆命了。」從此就再聽不到那人的聲音了。

葛響心道：「那午夜摧魂是不是鬼峽琴聲中的一曲？」

性月師太道：「也是比較厲害的一曲，在這鬼峽之中，她以這一曲已經殺了不少武林中的人物了。」

「師太所指的就是那個女子。」

「不錯，是一個黑紗蒙面的女子，在這大羅刹寺中，她好像是首腦人物。」

「那些武林中人與她有仇麼？」

「無怨無仇，她只是怕人知道他們的藏身之處，所以殺之滅口，其實那些武林中人也並不是衝着他們而來的，祇是誤打誤撞而已，因為江湖中人，本來就是經年累月在江湖上亂闖的。」

中中和點點頭道：「不錯，由此可見那性月教確有一項極大的陰謀，我們必須查個清楚，好為武林除害。」

性月師太道：「那是以後的事了，目前最要緊的，是如何避過子正這一刦。」

葛響心看看外面的天色，月亮已在中天，她說：「三更子正之時已經快到了，如果我們要避的話，還可以走上一程。」

性月師太道：「就算能走上一程，也無法避免那琴音摧心之苦。」

小雲道：「為什麼？」

性月師太道：「如果我們眞的能避得了，他們又怎會放心大胆的將貧尼四個弟子送了回來。」

中中和道：「話是不錯，但我們仍然要趕上一程。」

小雲又道：「那又為什麼？」

中中和道：「音傳於空，其行必速，如果操琴之人功力高深的話，可及百里之內。」

小雲道：「那就是趕上一程，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老化子道：「有用，音行雖速，但距離愈遠，則其威力愈小，就如一個人說話一樣，遠了也就聽不到了。」

性月師太點頭道：「正是，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吧。」

於是葛響心與小雲已竄出寺外，解了馬韁，上馬絕塵而去。這老化子申中和及

性月師太師徒等五人，也一齊隨着馬後追趕，他們匆匆趕了一程，已走了十多里路，來至一座森林之中，正欲再趕一程，那鬼峽的琴聲已起。

性月師太道：「我們不能再走了，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定力與她相抗。」

葛警心與小雲立時翻身下馬，隨手一鞭，那兩匹白馬便自顧自的向前面飛馳而去。

她們隨着性月師太師徒以及申中和等人席地而坐，含眼光，和耳韻，閉目垂簾，心神內守，以致氣不急躁，神不飛揚。

大凡是練上乘武功的人，都懂得靜坐一法，而靜坐一法，在外形上看，大概都差了不多少，但內在心性、神氣的運用，却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了各門各派，各領一方。

那琴聲開始時很輕很慢，漸漸的轉快起來，正如一匹野馬，先在崎嶇的小徑上慢慢的行去，突然跑到了通衢大道，便振蹄急馳一樣，又好像在綿綿的春雨之中突然響起一聲雷霆，跟着大雨傾盆而下。

森林中的衆人，開始時尚能自守，一旦琴聲傳快，便感到心神恍惚，難以自持，那性月師太師徒，懂得佛門禪定之法，是以情况尚不太嚴重。

老化子申中和因功力深厚，尚可與之對抗，最苦的是葛警心與小雲了。

她們因年紀太輕，既不懂佛門的禪定，也無深厚的內力，雖然仍能勉力支持，那已經是苦不堪言了。

葛警心比較好一點，小雲則是最糟的一個，因爲小雪的武功還是葛警心敎的，那當然是更差了，所幸的是這座森林，離開鬼峽口的羅剎寺，已經有了十多里路，如果在那鬼峽之中，那情形就更不堪設想了。

半晌之後，琴音又變，由那急速而凌厲之聲，一轉而爲低沉而緩慢的聲音，如以五音而言，那操琴之人現在用的應該是羽音占多數，商音次之，那角音、徵音已經是聽不到了。

這聲音雖然低沉，但其凌厲之鋒，比起剛才的徵、角之音，有過之而無不及，每發一聲，皆能令人心神一跳。

小雲雖勉力支持，但已香汗淋漓。

葛警心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性月師太的四個小徒，因入禪未深，也有些把持不住，大體上說來，還是性月師太本人及老化子申中和比較好得多。

如果照此情形下去，不要一刻工夫，森林之中至少有三至五人要喪生，性月師太與老化子雖然知道情况嚴重，但也再無可奈何，因以內力與琴音對抗，是不能動絲毫聲色，因心性一亂，那摧心的琴聲，必然乘虛而入，那就無可收拾了。

這鬼峽琴聲中的午夜摧魂一曲，似乎特別之長，整整彈了半個時辰，仍是勢猶未衰，時高時低，高時如大鵬展翅，萬里無垠，低時如小溪流水，潺潺而鳴，這樣又經過了一刻工夫，那小雲差不多已進入了昏迷狀態之中。

葛警心與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位小師太，也陷入半昏迷之中。

性月師太與老化子申中和雖然功力比較深厚，但額角上皆已出了汗，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那夜靜之中，忽然傳出一陣格格的嬌笑之聲。

這笑聲由低而高，由慢而快，不到半响工夫，已將那鬼峽琴聲整個的壓了下去，森林中的衆人，也慢慢的寧靜起來，再過半响，那琴聲竟然停止了，琴聲一止，笑聲也隨之停止了。

此時，森林中的衆人，總算鬆了一口氣。

性月師太嘆道：「吉人自有天相，我們總還是絕處逢生了。」

申中和道：「要不是那嬌笑之聲，壓了琴音，我們今日大小八人，恐怕都難逃過此刦。」

葛警心道：「適才那笑聲尖柔而嫩，可能也是一位姑娘，年紀輕輕的，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的確令人敬佩。」

性月師太道：「武功一道，浩瀚如海，俗云名師出高徒，又豈能以年輕年長來分。」

申中和道：「話雖不錯，但當今武林之中，又有那一位能夠敎出這樣突出的徒弟來？」

性月師太道：「申帮主久在江湖之上走動，對武林中之事，總比貧尼要清楚得多，如果連申帮主都不知道，那就很難說了。」

老化子道：「江湖上成名人物，屈指可數，但這些皆不够資格調敎出這樣一個好徒弟來，所以我想這個人不在江湖成名人物之內。」

性月師太點頭道：「貧尼也有此想法，江湖之中，儘多奇人異士，默默隱行潛修，不爲世人所知，我想這個人，也就是此類人中之一個了。」

老化子申中和嘆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話一點也不錯，我老化子闖蕩江湖數十年，一向罕遇敵手，在當今幾位成名人物中，也可列一席之地，想不到今夜才使我眞正開了眼界。」

他邊講間轉頭向葛警心道：「武功一道，淵深莫測，不論妳練到了什麼境界，也不可自滿，否則便固步自封了。」

葛警心道：「謝謝世伯敎誨。」

性月師太道：「我們雖然僥倖逃過一刦，但此地仍不能久留。」

葛警心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性月師太道：「我們這些人，是大羅剎寺的眼中釘，他們絕不容許我們將性月敎的秘密地址洩漏出去，換一句說話，他們必欲殺之而後甘，如今琴音不能奏效，他們必定會派大批殺手來包圍我們！」

申中和道：「不錯，雖然我們不怕打硬仗，但在眞相未能大白之前，最好還是少與他們發生正面衝突。」

小雲在那一陣琴音之中，受創最重，是以一任別人談論，自己獨自調息養神，此時想算是免强的復原了，才道：「師太說得對，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爲妙。」

葛警心道：「我們吃了這樣大的虧，如果就此撒手一走！實心有不甘，我們何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然後再走。」

性月師太道：「我們這些人，除了申帮主也許他們尚不知道而外，其餘的人武功如何，他們是瞭如指掌，是以我想，他們如果派出殺手來，也一定是非常厲害的

人物。」

葛警心道：「我知道，如力不能勝，則以智取之，我就不相信他們都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性月師太道：「如果他們派人來，那一定是硬打硬上的場面，全憑武功取勝，用智的機會，那就不會太多了。」

葛警心道：「雖不會太多，那還是有機會，何况我們現在還有充裕的時間佈置一下，這一仗，我們是智力參半。」

性月師太點頭問道：「姑娘有把握取勝麼？」

葛警心道：「晚輩原名冰心，自從家母不幸被人暗算之後，家父便將我名改爲警心，意思就是說隨時隨地要警惕自己，是以晚輩也一直在這個心字上下功夫。」

性月師太道：「不錯，佛說萬法唯心，不獨行醫推數，行兵佈陣要用心，就是求仙學佛，從儒經商，也是要用心。」

葛警心道：「所以晚輩這些年來，一直在以心求心，上化下發，雖不敢說是運用裕如，但對這些小的陣仗，自信有致勝之策。」

老化子申中和哈哈大笑道：「妳既有致勝之策，那又何妨一試，我老化子就不相信，那些性月敎徒，全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葛警心道：「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得先問問清楚。」

老化子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性月師太師徒乃是佛門中人，殺戒難開，是以我們這一次行動，不知師太等可要參與？」

性月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按理說，我們身在佛門，不得隨便妄開殺戒，這多少年來，不但我一直以此爲戒，也曾告誡小徒，但今天的情形，顯然是有些不同的了。」

葛警心道：「不知如何不同法？」

性月師太道：「佛門雖以慈悲爲本，但殺壞人也就所以救好人，更何况那性月敎徒，圖謀不軌，如果一旦讓他們陰謀得逞，普天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身受其害，儒門也有通權達變之說，所以貧尼也顧不得了，就算是開了殺戒而被打入地獄，那也在所不惜。」

葛警心道：「那麼師太是答應了？」

性月師太點頭道：「不但貧尼答允了，同時貧尼也代四個小徒答允了。」

老化子申中和哈哈大笑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正是佛門的大無畏的精神，我老化子由衷的敬佩。」

性月師太嘆道：「當我們師徒被他們脅制之時，也一直委屈求全，既提不起，也放不下，否則的話，就算是打不過他們，逃也逃出來了，眞正說起來，貧尼慚愧得很。」

葛警心道：「師太也不必自責，現在時間不多，我要開始佈署了。」

性月師太道：「姑娘但請發號施令，貧尼師徒聽從姑娘指示便是。」

葛警心道：「不敢當，小雲。」

小雲道：「婢子在。」

葛警心問道：「妳現在感覺到怎麼樣了？」

「婢子一切如常！」

「妳那箭袋中的箭尚有幾枝？」

「十二枝。」

「數目太少，妳快去砍些較直的樹枝，必要時可以代箭使用，妳的任務是隱在大樹之上，面對大羅剎寺方向，發覺敵人來時，趁便施以奇襲。」

小雲道：「婢子知道了。」

葛警心又道：「悲性、悲心、悲智、悲慧四位小師太。」

四人同聲答道：「姑娘請吩咐。」

葛警心道：「請問四位平時慣用什麼兵刄？」

四人道：「家師敎習武功之時，皆以拂塵爲刄，而現在我們都帶在身邊。」

「那就好！等一下不管敵人來了多少，全由妳們四人力阻，但切記要採取遊鬥方式，不可與敵人硬拚。」

四人同聲應了。

葛警心又道：「世伯。」

老化子呵呵一笑道：「大元帥請發令便是。」

葛警心一聲嬌笑說：「世伯取笑了，世伯的任務是在暗中保護小雲，非必要時不可現身，使她有充裕的時間，偷襲敵人，若遇敵人衝向小雲時，以世伯的功力，必須在暗中一擧而加以擊殺。」

老化子道：「申中和遵命。」

葛警心又是一笑說：「師太。」

性月師太道：「貧尼在。」

「師太的任務，是在暗中保護四位令徒，萬一有人遇險，立時在暗中加以援手，必須採取機動方式，不可與敵人正面過招。」

性月師太道：「以貧尼猜想，這次來的人，必然個個武功高强，光以四個小徒，恐怕難以抵擋。」

葛警心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四位令徒的武功，雖然不及師太，但敵人要想傷她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暗中尙有師太保護。」

「話是不錯，但我們此次的目的，是要給敵人一個打擊，起碼也得讓他們躺下幾個才行，如果光是這樣保住一個持平之局，豈非毫無價值？」

「我也說過，這是半智半力的打法，我們的目的是取暗不取明。」

「姑娘這話怎麼說？」

「在明的方面，我們光以四位小師太應敵，以養成敵人的驕狂之氣，在暗的方面，是等到敵人因驕狂而疏忽的時候，而讓世伯、師太、小雲便於偸襲，是以這一計也可以稱爲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性月師太恍然的哦了一聲道：「果然好計策。」

葛警心道：「本來我們這種打法，實在是有欠光明，只是對於這一批窮兇極惡的敎徒，那也就顧不得了。」

申中和道：「現在已是四更左右了，如果敵人要來，也該到了，我們開始行動吧。」

小雲此時已砍了數十枝較直的樹枝，砍得與箭一樣長短，飛身上了大樹。

老化子便在她藏身的大樹之下的草叢中藏了起來。

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位小師太各取拂塵，在樹林的四方站立好，以等待

敵人。

性月師太却在居中的一株大樹之上，藏了起來，他們的佈署方完，從大羅刹寺的來路上，果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聽那聲音，至少也有數十人之多，不過盞茶的工夫，已經進入森林。

這時五更未到，月色更暗了，林中一片漆黑，當這批人闖入森林之時，首先遇上了悲心小師太。

悲心一聲嬌叱，出其不意的拂塵一招「天外來雲」，向當頭的兩個敵人眼上拂去，她這一招是貫足了內力！又是出其不意的發出，敵人未及提防，雙眼竟被她的拂塵拂瞎，同時敵人立時衝上四人，將她圍在核心。

悲性小師太見悲心受圍，在暗影中陡施殺手，拂塵掃向一個敵人的頭顱，這完全是以暗打暗，那人不及提防，一顆頭顱，竟然被她的拂塵絲活生生的劈碎，同時又上來四個敵人，又將悲性圍在核心。

悲智與悲慧兩位小師太，却兜向敵人的背後，也同時施以暗襲，一連打倒三個敵人，立時又上來七八人，將她們圍住。

這僅僅是一接手間，敵人已死傷了六七人，除去圍住四位小師太的十數人而外，其餘的二十餘人，立時向林中搜索，當他們搜索到小雲藏身的樹前之時，小雲在樹上連發三箭，立即射倒三個人。

小雲的箭法，曾經下過三年的苦功，是以雖然在黑暗之中，仍然能百發百中。

羣賊一見樹上有人，立時飛起三條人影，向樹上攻去，那知他們離地尚不足一丈，又一個個的摔了下來，原來是被老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點中了死穴。

此時羣賊中有人叫道：「這大樹下也藏得有人，我們先把他抓出來。」

七八個人向大樹下包抄過來，老化子申中和一個翻滾，躲入另一株大樹之下，小雲在樹上看得淸楚，也同時飛身上了那株大樹，在枝葉間隱了起來。

這一批賊人的確是個個武功高强，悲心力敵三個賊人，竟有些力不從心之感，五十招下來，已經危險重重。

正當賊人單刀劈向她的右腿之時，她已無力避過，千鈞一髮間，性月師太的拂塵，已從暗影中遞出，扯斷了那人的頸子，一招得手，立時左右分揮，又奪去了另兩個賊人的兵刄！

悲心見機不可失，拂塵如影隨形，點中了兩人的死穴。

三個賊人一死，慧心又接應悲性去了，同時性月師太的拂塵，却攻向圍攻慧智的四個賊人。

性月師太武功奇絕，她由暗而明，出手不到一刻之久，已連斃了十數個賊人，悲智解圍之後，立即去支援悲慧。

此時已變成了悲心與悲性各敵四個賊人。

她們雖以兩人之力，合敵八人，但情形並不樂觀，因爲來的這批賊人，武功一個比一個强，功夫較弱的都已經死了，所剩下未死的，大半武功都很高。

性月師太見四個徒弟已無大碍，立時又由明而暗，隱入大樹之後，以觀動靜。

此際進入森林的那批賊人，只剩下十數人，除去八人力敵四位小師太而外，其餘尚有七八人仍在追查小雲的下落，因他們知道這批人除性月師太的四個弟子而外，尚有一個老化子，兩個年輕的女子，目下現身的祇有四個小師太，那性月師太本人以及老叫化、葛警心主婢，一直都未見現身。

當七個人撲到小雲藏身的樹下之時，老化子突然現身，以一枝竹杖，連着絆倒了兩人，那兩人一倒即起，各持兵刄，分向他左右攻來，老化子倒拖竹杖，脚下一滑，又隱入黑暗之中。

躲在樹上的小雲，趁機連發三箭，一個武功較高的避開了，其餘倆個人全是被一箭穿胸而過，死於當地。

剩下的五個賊人，立時一聲吆喝，有兩人向小雲藏身的樹上飛去，小雲又連發三箭，一箭射中一個賊人的右腿，另兩箭却落了空，原來這兩個賊人武功較高，受傷的賊人雖然又跌向地面，另一個未受傷的却已上了樹，掌中長刀就勢一招「平地風波」，向小雲的右臂砍去。

小雲嬌軀一閃，已躲向另一枝樹枝，那賊人可並未放鬆，身形一竄，長刀也跟着揮了過去，小雲被追，翻身落向地面，地面的三個未負傷的賊人，立時又向小雲包圍。

小雲的武功雖然不什麼高明，但由於輕功很好，身形也特別伶俐，嬌軀貼地一翻滾，已滾到另一株大樹之後，颼颼連射出兩箭，竟然又傷了一個賊人，此時樹上的賊人也已追下來，五人連成一排，向大樹下衝去。

小雲的十二支枝，此時祇剩下一枝，不敢輕舉妄動，嬌軀却向後倒退，而躲在暗中的老化子申中和却陡然現身，青竹杖分光捕影，向五人攻去。

分光捕影乃是打狗棒中凌厲的招式，再挾着老化子數十年的功力打出，的確是威力驚人。

那五個賊人雖然武功不弱，但與老化子比起來，却差得太遠，三個未負傷的賊人免力避開了，另兩個已負了傷的賊人，却硬生生的被竹杖揮爲兩段，由這一招，已看出老化子的功力，的是不同凡响。

那三個避開的賊人，一退即進，三柄刀分左右中三路，向老化子迫進。

小雲在暗中見有機可乘，搭箭張弓，貫足臂力，一箭向當中那賊人射去。

那賊人已將全副的精神放在老化子身上，沒想到有人偷襲，竟然被一箭穿胸，當場斃命。

另兩個賊人一愣之間，却被老化子一招「左右逢源」，將兩人絆倒在地。

此時小雲的十二枝箭已用完了，但見機不可失，却用兩截樹枝當箭射出，雖然未將賊人射死，却在兩人的咽喉側射了個大洞。

兩人負傷未起，暗影中的性月師太，拂塵已如飛捲至，點中了兩人的死穴。

這時來的賊人，除去那圍攻四位小師太的八個賊人而外，其餘的都已死光。

老化子朗聲一笑道：「我們也用不到再躲躲藏藏的了，何妨來個速戰速決，將那八個賊人解決了再說。」

性月師太點點頭，兩人向四位小師太身邊走去。

小雲却趁機找回了她十二枝銳箭。

此際那悲心、悲智、悲慧、悲性等四位小師太，與敵人已混戰了將近兩個時辰，雖然未敗，但已有些力不從心之感。幸好此時那性月師太與申中和兩人趕到。

申中和哈哈一笑道：「四位小師太請下來休息，這八個賊人交給我們好了。」

四位小師太同時虛晃一招，退出圈外，老化子申中和與性月師太立時攻了上去。這八個賊人那是他們的對手，不到一刻工夫，已經死了五個，剩下的三個賊人，轉身便跑，未走出數步，突然從大樹後竄出一條人影，手起劍落，已殺了一個賊人。原來此人是葛警心。

另兩個賊人身形急竄，向左邊拐去，頓時颼颼兩聲，小雲已射出兩枝銳箭，穿胸而過，最後的兩個賊人也死了。

小雲又從屍體上取回她的箭，一笑說：「姑娘！好久未見到妳，我好担心。」

葛警心道：「我在大羅刹寺的來路上，監視敵人的行踪，也許等一下還有賊人要來。」

性月師太道：「這批來的賊人武功可能更高了。」

老化子申中和道：「管他武功多高，祇要各憑實力，怕他何來？」

此際暗中有人冷哼一聲道：「未必見得。」

性月師太道：「聽閣下的語氣，身份不低，不知在性月敎中任何職司。」

那人道：「職位不高，小小的一名巡山使者。」

性月師太道：「那你是誤打誤撞的給碰上了的？」

「不錯！」

「閣下總該有個姓名吧。」

「妳還不配問。」

「阿彌陀佛，那麼閣下的武功自問比適才這批人如何？」

那人陰笑道：「適才這批人也不過是本敎中的普通敎徒而已，算不得什麼。」

性月師太道：「那麼閣下一定算得是什麼了。」

那人道：「算不算得什麼，妳一試便知。」

老化子朗聲大笑道：「我老化子倒眞是有興趣要試上一試，你可以現身了。」

林子邊走進一個人來，此人身長約七尺開外，手持雙股鋼叉，雖然在黑暗之中，仍可看出他灼灼發光的眼神。

申中和道：「在你的心目中，我當然不配問你的名字，但是看到你的模樣，到使我想起了一個人來。」

那人冷冷的道：「你想起了誰？」

申中和道：「鋼叉無敵紀寶中此人，閣下當然是知道的了？」

那人道：「紀寶中在江湖之中，威名赫赫，我那能不知。」

老化子申中和道：「紀寶中此人在江湖之上的確是威名赫赫，但他的威名不能算是流芳百世。」

「那又算是什麼？」

「應該算是遺臭萬年才對。」

那人冷哼一聲道：「臭化子，你是在駡誰？」

老化子一笑道：「我是在駡紀寶中那個王八蛋。」

那人道：「假如我就是紀寶中，你還敢不敢駡？」

老化子哈哈一笑道：「就因爲你是紀寶中，我老化子才駡出口來，要不然你也不會承認。」

那人怒哼一聲道：「要駡，你就多駡兩句，也許等一下你就沒有機會駡了。」

老化子道：「你想殺了我？」

那人道：「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一定會殺你，不但會殺你，你們這男女老少八個人，一個人也別想活着離開這裏。」

老化子道：「閣下的口氣到不小，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老化子一直想不明白。」

紀寶中道：「什麼事？」

老化子笑道：「想那鋼叉無敵紀寶中雖然是惡名在外，但也是獨來獨往、獨樹一幟的人物，想不到竟然會替性月敎當起走狗來，豈不令人可嘆。」

紀寶中冷冷的道：「不是走狗，是巡山使者。」

老化子大笑道：「那又有什麼分別呢？就算你當了副教主，仍然一樣要聽人指揮，是麼？」

紀寶中怒道：「我沒有時間與你鬥嘴，報上你的名來受死。」

申中和笑道：「你要問我老化子的名號麼？那你才眞正的不配問。」

紀寶中鋼叉一揚，說：「不報名號也一樣要死，小心了。」但見他身形一翻，猶如烏龍擺尾，鋼叉已向老化子的胸口刺來。

鋼叉無敵之名，得來非易，是以他這一叉刺出，威勢極猛，竟然帶起呼呼的風聲來。

申中和身形一偏，閃了開去，笑道：「你這一招叫什麼名堂？」

紀寶中冷笑道：「這一招叫做黃蜂入洞，接下來是猛虎出山。」

申中和道：「我以爲成名江湖的紀寶中，一定會有什麼奇特的武功，怪招怪式，原來出手之間，盡是這些莊稼把式，豈不令人失望？也令人可嘆。」

天地丐申中和雖身爲天下第一大幫——丐帮帮主，但天性玩世不恭，不計小節，他蓄意激怒對方，那知紀寶中也是個老奸巨猾的人，聞言不怒反笑，冷冷一笑道：「臭化子，你大概是要枉費心機了。」

鋼叉倏然一舉，就勢向老化子的咽喉刺來，這一招看似平淡，但那種氣勢，却籠罩了方圓三丈以內，不管敵人向那一方面閃讓，也難逃過他的鋼叉之厄。

申中和大叫：「不得了啦，殺了人啦。」自己竟然忘了還招，更忘了閃避。

性月師太看得心中一急，叫道：「申帮主小心。」一語未了，那鋼叉已攻近老化子的胸口，在場的人無不大驚失色。

紀寶中冷笑道：「我以爲你有多大的能耐，原來也不過如此。」手腕一挺，滿以爲這一下要將老化子立斃叉下，那知他這一叉刺出之時，那老化子已失了踪跡，他不由一愣。

葛警心嬌笑道：「申世伯好身法。」

原來老化子此時已閃到了紀寶中的背後，紀寶中情知不妙，猛地一翻身，又是一叉刺出，怒喝道：「我想起來了，你是

丐帮帮主，申中和。」

申中和身形一偏，又讓了開去，笑道：「總算你還有一點見識。」

紀寶中道：「當今之世，除去了丐帮帮主申中和而外，沒有人會這五行迷踪步法。」

申中和笑道：「所以在我老人家面前，你最好還是少發威。」

紀寶中道：「你雖然會五行迷踪步法，但也難逃我叉下之厄。」

申中和朗聲一笑道：「你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我勸你還是放下鋼叉，立地成佛，要不然，等我老人家一還手，那你就來不及了。」

紀寶中怒喝一聲：「做夢！」鋼叉再度揚起，一連刺出三叉，這三叉是分上中下三路，急如閃電，快似飈風，這一招乃是鋼叉無敵紀寶中的追魂三十六叉中的一招三星追月。

若是武功較差的人，決難避過，但老化子申中和仍然是輕輕鬆鬆的讓開了，他說：「這一招我仍是讓你，下一招我老人家可要還手了。」

紀寶中不再答話，一招既出，下面接着又是三招，日月共照、天地同光、乾坤移位，三招出手，如一氣呵成。

追魂三十六叉，乃是紀寶中獨創的絕招，他憑着這三十六叉，成名江湖，也憑這三十六叉，追去了不少武林人物之魂。

申中和身形閃避之間，也同時還出三招，牽狗過橋、餵狗吃飯、驅狗拉屎。尤其是最後的驅狗拉屎那一招，硬生生的將紀寶中的身形，逼出三丈開外，這打狗棒法，的確是奇妙無比。

紀寶中一愕道：「這是什麼招式？」

老化子一笑道：「這是打狗棒法中的三招，牽狗過橋、餵狗吃飯、驅狗拉屎，接下來是懶狗打滾、送狗上路，你要不要嚐一嚐滋味如何。」

紀寶中大怒說：「臭要飯的，你敢罵我。」鋼叉一起，又一連施出兩招，此乃是追魂三十六叉中的隱形追命、藏機奪魂，都是三十六叉中的最凌厲的招式。

因爲這兩招隱重於顯，看如未出，實際上已隱藏着重重殺機。

申中和却趁他殺機未發的瞬息之間，竹杖輕輕一撥叫道：「懶狗打滾！」雖是這樣平平淡淡的輕輕一撥，那紀寶中連讓了好幾個方位，却無法讓開，終於被老化子的竹杖絆倒在地，連滾了好幾下。

申中和又叫道：「下一招是送狗上路了。」手腕一挺，竹杖已點中對方的太陽穴。

太陽穴位於眼角外側，乃是致命的所在，老化子用了五成功力點去，那能還有命在，那紀寶中當場死去。

此時天色已大亮，葛警心嬌笑道：「這打狗棒法可眞好玩，世伯你一定要教我啊。」

老化子笑道：「打狗棒法祇有化子才能學，難道妳也想當一個女化子不成？」

性月師太道：「天色已亮，爲了避免再與敵人糾纏，我們還是離開爲妙。」

申中和點點頭，於是一行八人，離開森林，走上官道，見官道旁躺着兩匹白馬，早已死去了。

小雲道：「姑娘！我們的坐騎……」

葛警心嘆道：「眞想不到，那鬼峽琴聲中的午夜摧魂一曲，竟然如此厲害。」

小雲道：「是啊！我們在森林之中，要不是那一陣格格的嬌笑之聲，抵住了琴聲，別人，我不敢說，我小雲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性月師太嘆道：「聽那笑聲，分明是個女子，不知道這位姑娘，到底是誰？」

老化子也嘆道：「看來要想撲滅這性月教的彌天之禍，很可能還要這位姑娘協助，才能成功。」

性月師太道：「不錯，只是天涯茫茫，我們到那兒去才能找到這位不知姓名的姑娘呢？」

申中和道：「她既能適時解了我們的圍，想來也不會離我們太遠，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能會遇上她。」

葛警心道：「世伯之言有理，以我猜想，那位姑娘也不是誤打誤撞的才遇上我們，很可能亦是有心而來的。」

小雲道：「姑娘的意思，是說那位姑娘是爲了我們而來？」

葛警心道：「不！她可能連我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怎麼會爲我而來？我是說她可能是爲了那大羅刹寺而來。」

小雲道：「那大羅刹寺深處鬼峽之中，雖然也曾有很多武林人物發現，但都已被他們殺了滅口，能够知道那大羅刹寺的所在而又生還的，可能祇有我們這一批人，她又如何能知道呢？」

葛警心道：「那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要知道江湖恩怨，互爲牽連，也許她是因別的事情，而牽連到大羅刹寺，所以得知，也許她在其他地方發現了性月教徒，而暗中打探到的，總之，紙包不住火，天下沒有絕對機密的事情。」

性月師太點點頭道：「聽姑娘這一番分析，倒使貧尼茅塞頓開，看來，知道性月教的，也不祇是貧尼師徒了。」

申中和道：「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性月教的消息，在江湖上早點傳開，這樣才會引起更多的正義之士，而聯手加以殲滅，要不然，光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那就難辦得多了。」

他們邊談邊走，已下去二十餘里，太陽逐漸的升上了頭頂，看光景已是辰末巳初時分，雖然還是仲春季節，也令人有些暖洋洋的感覺。

他們一夜未睡，更未進過一點飲食，不但身心皆有些疲累，而且又渴又餓。

小雲突然用手一指，道：「姑娘妳看。」

葛警心隨着她的手指處看去，只見路左半里的地方，一叢綠蔭之中，掛起了一個酒帘，迎風招展，忙說：「我們大夥兒趕一程，到那邊歇歇脚，先塡飽五臟廟再說。」

申中和哈哈大笑道：「是啊，我老化子的酒癮又發了，我可得先走一步了。」身形如飛一般的向那叢綠蔭處趕去。

葛警心與小雲也隨後趕去。

性月師太師徒五人走在最後，當他們到達時，那老化子已居中高坐，提起酒壺，大喝特喝。

鄉野之中，沒有大的酒樓飯館，這當

然祇是一間小食店，數間茅篷，原是專供商旅之人打尖之用。

性月師太等在靠門口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來，向店家要了一壺茶。

葛警心道：「師太今後作何打算？」

性月師太嘆道：「本來出家人已跳出紅塵，不問世事，但今日魔長道消，污烟瀰漫，貧尼不能再袖手不管了。」

葛警心道：「祛魔即所以衞道，師太總算是想開了。」

此時店家跑過來說：「姑娘要一些什麼？」

葛警心道：「給我們準備一些簡單的酒食，愈快愈好。」

店家應聲走了，不一會已端出四樣小菜，一大盤饅頭，一壺酒，送了過來，酒菜尚未放在桌上，突然從門外飛進一個苗條身形，與那店家撞個正着，嘩啦啦一陣大响，酒菜全被打翻在地上，那店家的身形被撞得連連在地上打了兩個翻滾，才站了起來，定睛看看，原來撞他之人，竟然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

這位姑娘穿一身火紅色的緊身短衣，手中還拿着一條黑色的長鞭，對着那店家冷冷一笑。

店家道：「姑娘這是……」

紅衣女子道：「是你自己不長眼睛，大白天向一個姑娘身上撞，你還有何話可說？」

這可是强詞奪理，明明是她撞進來的，她反說是店家撞她。

小雲不服氣的站起來道：「這位姑娘，妳錯了。」

紅衣女子道：「怎地我錯了？」

小雲道：「明明是妳先撞他的，怎地說他反撞了妳了。」

紅衣少女抿嘴一笑道：「笨丫頭，我若不先撞他，你們現在尚有命在麼？」

語聲剛了，嬌軀已穿出店外，晃眼之間，便不見了。

性月師太叫道：「好俊的輕功。」

葛警心被那女子一語提醒，向地上看去，那被撞翻的壺中之酒，此時尚在冒着白烟，那酒漬浸過的泥土，此時已被燒得焦焦的。

她說：「我們進了黑店子了。」

性月師太道：「阿彌陀佛，我們既無財寶，也無仇怨，他因何要毒死我們？」

老化子說道：「這個道理，還不簡單麼？」

葛警心担心的問道：「世伯，你已吃了很多酒了，沒有事吧？」

老化子道：「誰說沒有事，這酒裏下的可盡是毒。」

葛警心道：「既知有毒，爲什麼還要吃它？」

「不吃，癮酒如何打發？」

「那豈不被毒死？」

老化子哈哈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說：「我老人家自有法寶，有了這個法寶，就算再吃多一些，也無關緊要了。我原意是讓你們吃飽，然後再替妳們解毒，那知却被那個頑皮小妞叉了。」

原來那瓶子中所裝的乃是萬應解毒丹，無論是多厲害的毒，祇要吃上一粒，儘可無碍，此丹乃是丐帮特有法寶，因丐帮子弟，經年累月皆以乞討爲生，如果有人要毒死他們，那可是輕易舉的事情，所以丐帮子弟，每人身上皆備有一瓶，以防不測。

小雲突然大叫道：「不好，那店家不見了。」

老化子道：「豈但是那店家不見了，如今這整個店中，除去了我們幾個人外，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啦。」

葛警心道：「世伯知道他們逃去，爲什麼不阻攔他們？」

老化子雙目一瞪道：「鬼丫頭，妳沒看見我老化子在吃酒麼？我那有時間，何況窮寇莫追，這是古有明訓，讓他們回去報一個訊也好啊。」

葛警心道：「只是他們這一回去，我們的痲煩就更大了。」

老化子笑道：「痲煩大一點才够熱鬧，祇要他們這一鬧開了，那性月教的機密再也隱藏不住了，這不正中了我們的下懷麼？更何況我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吃飽喝足再說。」

性月師太道：「原來申帮主是別有用心的。」

葛警心點點頭說：「小雲，妳快些到廚房去，弄些酒菜出來，我們吃飽了，再上路。」

此際悲心小師太突然哦了一聲。

性月師太道：「什麼事？」

悲心道：「適才那位紅衣姑娘是故意弄翻了酒菜，才救了我們，弟子懷疑那紅衣姑娘，是不是就是在森林之中，發出嬌笑之聲，抵抗琴音的那位姑娘？」

性月師太道：「確有可能。」

葛警心道：「就算不是那位發笑的姑娘，那也一定與她有所關連。」

性月師太點頭道：「有這樣多的武林中正義之士，關心江湖大局，由此也可說吾道不孤了。」

這時小雲已將酒菜端出，竟然是兩葷兩菜，尚有一道青菜豆腐湯，衆人匆匆吃完，正待上路，却不見了老化子。

葛警心連叫兩聲，無人答應，不由心中一急。

悲性小師太道：「我適才好像看到他到廚房去了！」

小雲又跑到了廚下一看，見老化子申中和正拿着一條雞腿在大嗜特嗜，不由噗哧一笑說：「帮主，我家姑娘在找你。」

申中和笑道：「鬼丫頭，這裏現在都是無主之物，免費招待，不吃點行麼？」

小雲笑道：「當然不行。」

老化子又道：「前途漫漫，不定那裏才有東西吃，你們不多帶些食物行麼？」

小雲道：「帮主不說，我倒忘了。」忙找了一隻大籃子，檢了一籃子的乾糧熟菜，這才與老化子一起跑出了廚房，衆人又一同上路。

學佛的人，總是比較沉默，是以悲心等四位小師太一直默默的跟在衆人後面。

小雲年輕氣盛，也走得最快。

葛警心與老化子申中和走在一起，磨着老化子教她的打狗棒法。

性月師太則走在四位小尼姑的前面與老化子的後面之間，彼此距離也不過是數丈左右。

這一行八人，走了不過十里左右，突見道左的大樹之上，躍下一個人來，這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穿一身綠色緊身衫褲，攔住了小雲的去路。

小雲嬌軀微退，問道：「姑娘因何阻路？」

綠衣女子道：「我是傳幾句話，並來問幾個問題。」

小雲道：「什麼問題？姑娘請說。」

綠衣女子道：「這幾個問題你無法答覆，等性月師太與申中和申帮主來時，再說不遲。」

小雲冷笑一聲，道：「妳瞧不起我是麼？」

綠衣女子笑道：「妳誤會了，並非是我瞧不起妳，是我家姑娘這樣說的。」

小雲一聲哼道：「我以爲妳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妳也是別人的婢女。」

綠衣少女道：「難道妳不是麼？」

小雲道：「我固然是的，但婢子與婢子說話，有什麼架子好端的。」

綠衣少女道：「我們家小姐如何吩咐，做婢子的就該如何辦事，妳說是麼？」

小雲道：「妳們家小姐，又是何許人也？」

綠衣少女一笑道：「這個嘛，恕我要保密了。」

小雲一聲嬌叱道：「既是見不得人，想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放下菜籃，素手一揮，向那綠衣女子當胸劈去。

小雲的武功是得自葛警心所傳，這葛警心的武功是得自乃父神機俠葛長風所傳，葛長風在江湖上的名頭，可算是日正中天，在當今武林之中，能與他分庭抗禮的，可並不多，是以葛警心的武功，可列入武林中一流高手之林，而小雲至少也是二流高手。

小雲這一掌劈出，暗合了兩種變化，如果敵人左閃，她便變招爲彎弓射虎，如果敵人右閃，她便變招爲孤掌降龍，武功不高的人，可的確很難避過這一招。

那知那綠衣女子，既不左閃，也不右避，就勢右手一探，已將小雲的手握住。

綠衣少女左手一伸，又輕而易舉的將她的左手握住了，小雲用力一掙，竟然未能掙脫，嬌面微紅說：「妳放不放手？」

綠衣女子笑道：「不是我不放手，假如萬一我放了手，妳又會胡纏起來，我又沒有那麼多時間跟妳胡纏。」

小雲道：「妳放了手，我不打就是了，既是打不過妳，我爲什麼還要打？」

綠衣女子一笑，果然將手放了，小雲却乘其不備，一聲嬌叱，身形凌空，踢出了鴛鴦鎖子脚。

鴛鴦鎖子脚乃是葛長風的成名絕技，雙足互用，互爲接應，招式凌厲無比，就是江湖的一流高手，也難避過這一招。

綠衣女子身形微變，正待還手，恰好葛警心與老化子申中和兩人亦已趕到。

葛警心喝道：「小雲不得無禮。」

小雲聽姑娘一喝，硬生生將踢出去的雙足，又收了回來，並提起來路邊的竹籃，原來她適才出手之時，早已以飛快的手法，將裝着飲食的竹籃放在路邊。

葛警心向綠衣女子一笑，道：「很對不起，適才婢子無禮，我這裏向姑娘道歉了。」

綠衣女子道：「這兩位大概就是申帮主與葛姑娘了？」

申中和代答道：「正是，妳找我老化子有什麼事麽？」

綠衣女子答道：「婢子奉了我家姑娘之命，來傳幾句話，並問幾個問題。」

申中和道：「姑娘請說。」

這時性月師太師徒五人也趕來了。

綠衣女子道：「我家姑娘說，你們都是正義之士，也都是爲了撲滅性月教而奔走。」

申中和道：「不錯，原來妳家姑娘早已知道了。」

綠衣女子道：「我家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她說你們要撲滅性月教，則必須先破去那鬼峽琴聲，請問你們對那鬼峽琴聲是如何破法？」

申中和聽得一愕說：「目前尙無良策，可以破去那鬼峽琴聲。」

綠衣女子又道：「你們既想破去那性月教，必得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如今你們行色匆匆，又準備到那兒去？」

申中和道：「我們此行祇是想糾合武林中正義之士，共同來撲滅魔教。」

綠衣女子道：「此行可有目的地？」

老化子申中和道：「目前對性月教中之事，知道不多，我們只是到處探訪，並無目的地。」

綠衣女子道：「這就是我家姑娘要問諸位的幾個問題。」

性月師太道：「妳家姑娘要妳傳幾句話，那又是幾句什麼話？」

綠衣女子道：「我家姑娘說，大羅刹寺既在眼前，爲什麼要捨近求遠，要破那鬼峽琴聲，祇有去找雪嶺香寒。」

申中和道：「我老化子亦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綠衣女子道：「申帮主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申中和道：「我們既無法破去那鬼峽琴聲，又如何能在大羅刹寺附近逗留？我們根本不知道雪嶺香寒是什麼意思，又如何去找那破琴之人？」

綠衣女子笑道：「你們雖然不能破去那鬼峽琴聲，但却有人暗中助你們抵禦那鬼峽琴聲，你們雖然不知道雪嶺香寒是什麼，但你可到崑崙山絕頂去尋訪，皇天不負苦心人，你們一定會有所遇的。」

葛警心插嘴道：「我們與妳家姑娘素不相識，教我們如何能相信妳所說的話全是眞的？」

綠衣女子笑道：「姑娘難道忘了森林中遏制琴音之事了麽？」

「妳說那嬌笑之聲是出自妳家姑娘之口？」

「不錯，不但那嬌笑之聲是出自我家姑娘之口，就連那家小食店中撞翻了毒酒，也是我家姑娘派人暗中保護諸位的。」

「如此我們可眞要謝謝了，妳家姑娘總得有個名字吧？」

綠衣女子抿嘴一笑，道：「諸位將來總是會知道的，只是目前我還不能告訴你們。」

申中和道：「這難道也是妳家姑娘的意思麽？」

綠衣女子道：「正是，話已傳到，如何區處，全在各位自己，婢子告辭了。」眼前綠影連晃了兩下，人已走出了數十丈遠近，眨眼間便不見了。

性月師太讚道：「好俊的輕功！」

申中和嘆道：「江湖之中多異人，看來我老化子也只是浪得虛名的了。」

性月師太道：「話不是這麽說，人生在世，各有所長，各有所司，就如唱戲一樣，她不過演的是這種角色吧了。」

葛警心說道：「我們現在，應該怎麽辦？」

申中和道：「看她們的行止，似乎並無惡意，而且她說的也很有道理，如果像我們這樣漫無目的的走下去，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走出一個眉目來。」

性月師太道：「照她們的話去做也未嘗不可，只是我們自己必需多加小心，以防萬一。」

葛警心道：「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可要分成兩路了，依師太看，誰在此處？誰去崑崙？」

性月太師道：「姑娘玉骨冰心，機警過人，崑崙之行，非姑娘莫屬，此處由貧尼與申帮主負責調查。」

葛警心目視老化子，想聽聽他的意見如何。

老化子道：「師太說得不錯，鬼峽的形勢，師太比較熟悉，我老化子也可以運用丐帮的力量，探起消息也比較方便，我看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分手行事，妳帶着小雲去崑崙山，我與性月師太師徒再回鬼峽去。」

葛警心應了一聲，小雲提起竹籃，便與她家姑娘一起上路，而申中和與性月師太師徒，在落日之前，又回到鬼峽口那無人的羅刹寺中。

江湖上之事，本是詭異莫測，申中和雖久走江湖，但對性月教之事，仍感到有些棘手。性月師太原是學佛之人，雖然曾練武功，但畢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因此在這一方面當然不如老化子了。

雪嶺香寒　主婢尋尋覓覓

崑崙山山勢高聳，上達雲天，而爲天柱，下立地中，而成八方，名山大川，孔穴相連，乃諸河流之發源地，位於極北之鄉，天氣嚴寒，山少人居，俗稱爲西王母瑤池地。

這一天，在崑崙山之上，出現了兩個年輕女子，年紀全在十七八歲之間，看那裝束，好像是一主一婢。

主人背插長劍，穿一身紅色緊身衣褲，婢子背掛長弓，腰懸箭袋，穿一身綠色緊身衣裳，這兩個女子，在由崑崙山的半腰，向頂端攀登，她們不畏嚴寒，不怕風雪，好像在辦着一件很緊急的事情。

崑崙山愈向上行，山勢愈陡，也愈難行了，這兩個女子，仗着皆有輕功基礎，一路向上飛竄，突然間，有一塊積雪，從山頂滑了下來，直向那綠衣少女的頂際滾下。

紅衣少女驚叫一聲：「小雲小心。」

綠衣少女嬌軀向旁急閃，那知一不小心，脚下一落空，整個的身子，向山下翻滾，她們的立身之處，本來就很陡峭，遙一翻滾，竟然連續的滾落了數十丈左右，才被突起了的積雪阻住。

紅衣少女大吃一驚，嬌軀也隨之向那綠衣少女身邊奔去，俗語云：上山容易落山難，她從高處向低處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幸她的輕功尙好，縱是如此，也費了半個時辰，才到了那綠衣少女的身邊，口中叫道：「小雲，你怎麽樣了？」那股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綠衣少女答道：「婢子無妨，祇是右腿被扭了一下，很痛呢。」

紅衣少女將她扶着坐了起來，然後伸出雙手，去爲她推拿好一會，才問道：「好一點麽？」

綠衣少女微笑點點頭說：「好多了，姑娘，這條路可難走得很。」

紅衣少女道：「難走也得走，性月師太與世伯還在等我們的消息呢！」

原來這兩個少女正是葛警心與她的婢子小雲二人，她們自離開了申中和等人，便日夜兼程趕路，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才到了崑崙山的半腰。

小雲道：「那雪嶺香寒四個字，既不像是地名，也不像是人名，我們要如何個找法？」

葛警心道：「對這四個字，我倒有一種推斷，不知道正不正確？」

小雲道：「姑娘的機智，婢子敬佩得很，何不說出來聽聽！」

葛警心道：「依我揣測，這雪嶺香寒四個字，並不是代表一種意義，很可能是代表三種，甚至於四種意義。」

小雲道：「很有可能，要不然怎麽說也說不通，姑娘以爲代表那四種意義？」

葛警心道：「這個雪字，可能是代表雪山。」

「雪山？」

「不錯，這崑崙山上，終年積雪，不是雪山又是什麽？」

「嗯！不錯，那嶺字呢？」

「嶺當然是崑崙山中的一條山嶺，因其經年積雪，所以才稱之爲雪嶺。」

「也不錯，那麽那香字呢？」

「這個香字可能有兩種含意，一個是花香，一個是人香。」

「這崑崙山上終年冰雪長封，既沒有花，也沒有人！這個香字又從何解釋？」

「小雲！你錯了。」

「我怎麽錯了？」

「這崑崙山上雖是天寒地凍，百草不生，但有一種植物却可在這裏生長。」

「梅花？」

「不錯，是梅花，唯其梅花能在寒天生長、開花，所以才稱爲香寒。」

小雲搖頭道：「姑娘雖然說得很有道理，但總不能說，我們千里迢迢，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這裏，就是爲了找尋一株梅花吧？」

葛警心道：「當然不是，其中還有人呢。」

「人！是什麽人？」

「當然是個女人，如果我猜測得不錯，這個女人的年紀還不大。」

「姑娘有何根據？」

「有，你記得那綠衣女子叫我們到崑

崙山來找尋雪嶺香寒，當然不是叫我們來找一株梅花的，我看，一定是叫我們來找一個人。」

「正是。」

「這個人如果是個男人，當然不會用香字來比喻，因此一定是個女人。」

「也不錯！」

「而女人用香來比喻的，當然她的年紀一定很輕，因爲年紀大的人，不會用香字比喻，你幾時見過一個老太婆搽脂抹粉，將自己弄得香噴噴的？」

小雲笑了，她說：「經姑娘這一解釋，婢子也明白了，不過也有一種可能。」

葛警心道：「什麼可能？」

小雲道：「如果這個女人雖然年紀大了點，但因爲她修持有素，駐顏有術，看起來仍如十七八歲一樣，當然也可以用上這一個香字。」

葛警心道：「你這一語倒將我提醒，這種情形，不但是可能，而且百分之九十九是這樣的。」

「爲什麼？」

「因爲一個年紀輕女子，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本領，能够尅制鬼峽琴聲，就算她一出娘胎便開始練功夫，那也不行。」

「是啊！像申帮主那樣大的年紀，武功也高，尚無法去尅制那鬼峽琴聲。」

「所以以我推斷，這個女子的功力，已超出了武功範圍，很可能是仙俠一流的人物了。」

小雲點頭道：「姑娘推斷得很有道理，我們有了這種明確的判斷，那就不難找到那雪嶺香寒了。」

葛警心道：「所以我們一邊行走，一邊要默察崑崙山的形勢，向有山嶺的地方尋找。」

小雲道：「崑崙的範圍如此之大，山嶺也不知有好多條，看來仍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葛警心道：「但有一件事情，我們決不能忽略過去。」

「什麼事？」

「凡是奇人異士所住的地方，決不是一個很平常的所在，那必然是山勢奇特而清幽的地方，凡是這些地方，我們可絕不能放過。」

「姑娘說得對，難怪性月師太要讓姑娘來辦這一件事情，如果換了別人，那麼，恐怕更難找了。」

葛警心一笑，問道：「你的腿還痛不痛？」

小雲將右腿伸縮了幾下，說：「不痛了。」

葛警心看看天色道：「現在大概已經是未末申初時分了，我們得趕快找一個避風的所在，才能歇宿，走罷！」

小雲爬了起來，兩人又一起上路，其實山中根本無路，她們這一次是繞着山腰向東南方走去，因爲現在已近深秋，西北方的風比較多，何況東南方朝陽，也比較乾燥。

兩人走了半個時辰，竟然給她們發覺到了一處洞穴。

這個洞穴並不太大，約有一丈方圓，不但可避風雪，而且也異常乾燥，裏面暖暖的。

小雲道：「看樣子，我們今晚祇有在這裏歇宿了。」

葛警心道：「錯過此處，將很難再找到一個像這樣好的地方，我們進去歇息歇息再說吧。」

兩人進了洞，席地而坐，竟然感到地下有一股暖氣，在不斷的升出地面，雖然是天寒地凍，而兩人連一點冷的感覺都沒有。

小雲道：「姑娘，這的確是個好地方啊。」

葛警心道：「這可能是周易上所講的『山澤通氣』的道理了。」

小雲道：「地下有暖氣升起，就是因爲『山澤通氣』麼？」

葛警心道：「那也不一定，氣有冷暖之分，所謂『山澤通氣』，也不一定就是暖氣。」

小雲突然驚叫一聲道：「糟啦！」

葛警心道：「什麼事？」

小雲道：「我們的乾糧沒有了，該怎麼辦？」

葛警心道：「不知道這山上有沒有野獸可獵呢？你在這兒休息一下，等我出去看一看。」

小雲道：「我與你一起去。」

「不，你的腿剛好，需要多休息，我一會兒就回來了。」

葛警心走出洞外，逕向山腰的左面轉去。

崑崙山位於寒帶，地勢又高，除去有數的耐寒的植物而外，連草木都很少，禽獸當然也不會多，在這種地方，要想找尋些食物，的確比登天還難。

葛警心繞着山腰走了好幾里路，也未見到什麼飛禽走獸，她正打算回轉之時，忽見雪地裏有一條白影一閃，她心念一動，也隨卽向那白影後趕去，以她的輕功造詣，要追那條白影，當然不是一件難事，也不過半刻工夫，便被她追上了。

原來那是一隻白色的猿猴。

葛警心一舒長劍，那白猿猴倒也乖巧，知後面有人想殺牠，突然一轉身，竟跪在葛警心的面前，雙手合十不住作揖。

葛警心心本仁慈，如果不是爲了高山無食，飢餓難當，她決不會隨便對一個猿猴下手，不由心中一軟，將刺出去的長劍，又收了回來。

萬物皆有求生的本能，當然也有感恩圖報的良知，那白猿見葛警心收了劍，大是開心，不但不迅卽逃去，反而在當地一陣跳躍，繼而以一隻手牽住葛警心的衣角，向左側連指。

葛警心心想，猿猴雖然不會講話，但牠們的智慧，却不在人類之下，此一番舉動，必有深意，於是她便朝着牠所指之處行去。

白猿見葛警心已會意，便撒了衣角，躍在前面引路，一人一畜走了不到半刻工夫，見左邊的山壁上，現出一個不大不小的石窟，隱隱聽到有淙淙流泉之聲。

白猿向葛警心拍拍手，便躍入洞去。

葛警心也隨之入洞，洞中比較陰暗，洞左有一座天然的小石池，大約有二尺方圓，壁間有小孔，石池中的水，便是從那小孔中流出來的。

石池邊上生着兩株草，其狀如藤，葉呈桃形，長藤盤繞在石池四週，交互爲一圓形。

白猿猴指指石池中的水，又指指那兩株草，原來那兩株草上各結了七枚紅色的果實，每一枚約大拇指大小。

葛警心不懂那白猿的心意，急得那白猿抓耳搔首，半晌才想出一個辦法，用兩隻毛手舀了石池中的水向口中倒，然後又摘了一枚朱果，放入口中。

葛警心此時才恍然大悟，她用雙手舀了水放入口中，但覺陰涼芳郁可口，水入腹中，頓覺神志清明，腹中也不感到太餓了，不覺大喜，一連喝了幾口，又摘了一枚朱果，放入口中，清逸透心，腹中也不餓了，她忙將剩下的十三枚朱果一齊摘下，放入懷中，便走出洞來，那白猿也跟了出來。

葛警心回到原來的石洞中，那白猿也跟她回到石洞之中，自顧自的守在洞口。

葛警心也不理牠，將朱果取出，給小雲吃了兩枚。

小雲道：「姑娘，這是什麼菓子？」

葛警心道：「其形狀有些像何首烏，據本草上說：何首烏必到五百年後，始能結果。如果這眞的是何首烏，那至少已在五百年以上，吃了可以明目輕身，駐顏長壽。」

小雲道：「這件事我也聽人說過，姑娘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葛警心道：「是白猿帶我去的。」

小雲向白猿看了一眼，白猿吱吱的叫了兩聲，向小雲作了一個揖。

小雲笑了，白猿也樂了。

葛警心道：「你如果口渴，可以到那洞中去飲水，那水也很好。」

小雲道：「那是山泉麼？」

葛警心道：「那可能不是山泉，因爲山泉沒有那樣的清郁可口，明人心志。」

小雲道：「婢子聽人說：崑崙山上有一種水叫做石英，吃了亦可明目輕身，益壽延年。」

葛警心道：「那可能就是石英了，妳讓白猿帶妳去罷。」

白猿用手向外面指了一指，身形已躍出洞外，小雲也隨着牠奔出洞去。

葛警心此時精神旺盛，心地安寧！竟然在洞中打起坐來，不到半炷香時分，但覺全身眞氣通暢，而地底下有一股暖陽之氣，上升相助，因此坐在地面的身形，竟然浮空有一尺多高，這是練武之人很難求得的境界。

她坐到了一炷香時分，全身已入空境，心情方面，也到了忘我的境界。

這是一種不識不知無憂無煩，身心合一的如如之境，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突然靜極而動，心念轉動之間，人已醒了過來，有一片朝陽，從洞口射進，她甚是驚異，怎麼才片刻之間，這一夜已經輕而易舉的過去了，再看看小雲，亦已在寧神入定，而那白猿却死死的守住洞口，不肯離開一步，顯然是在爲兩人護法。

葛警心亦感到這白猿甚是可愛，情不自禁的走向洞口，輕輕在牠頭上拍了兩下子。

白猿吱吱叫了兩聲，情形甚是愉悅，那知牠這兩聲一叫，竟然將在打坐中的小雲驚醒了，她站起來說：「姑娘，妳出定了。」

葛警心道：「我眞未想到，怎麼眨眼之間，一夜已經過去了？」

小雲一笑說：「何止一夜？妳這一坐已經是三天三夜過去啦。」

葛警心更是一驚，古有劉阮入天台之說，所謂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大概就是這種情形了。

小雲又道：「姑娘，我們還要不要找雪嶺香寒？」

葛警心正色道：「鬼峽尚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們，怎麼不找？」

小雲嘆道：「像這種與世無爭的清閒歲月，又有石英朱果可餐，我可眞捨不得離開。」

葛警心道：「如以一個練武修道的人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又何嘗願意離開，但是性月敎如不撲滅，天下將無寧日，蒼生不能不救，一個人立於天地之間，所作所爲，當以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人，這才眞正是頂天立地的人物，繼往開來的先鋒。」

小雲又嘆了一口氣道：「那我們就走吧。」

葛警心道：「妳也不必太過失望，我們尚有一個變通的辦法。」

「甚麼變通的辦法？」

「我們可以暫時以此洞爲中心，每天出去尋找，晚上回到此洞中來練功，豈不是一舉兩得，這樣可以免去常常找不到歇宿之慮。」

小雲拍手笑道：「是啊！是啊！我怎麼就未想到這一點。」

葛警心道：「好吧，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

白猿聽說要走，當先向洞外躍去，牠雖然聽不懂人言，但却懂得語意，要不然就不能稱爲靈猿了。

葛警心又取出兩枚朱果，每人吃了一枚，便向白猿趕去。

崑崙山因地勢高聳，山形奇特，有時高山峻嶺，有時懸崖斷壁，有時狹谷流泉，葛警心等兩人一猿，奔走了半日，也未找到她們所要找的地方。

葛警心吁一口氣，道：「看來這地方的確難找。」

小雲道：「妳看那左面不是有一條長嶺麼，這條長嶺的形勢秀麗脫俗，也許就是那雪嶺。」

葛警心道：「那嶺上白白的一片，的確也蓋着雪，只是計算里程，距離此處至少尚有數十里路，而且此去那長嶺，地勢極爲險惡，半日工夫恐怕難以到達。」

小雲道：「看來今天我們不能去了，不如我們先回去休息，明日一早便來。」

葛警心點頭道：「目前也唯有這樣的了。」

當她們回到洞中之時，天色已經傍晚，她們趕着天色未黑，又到那生有何首烏的洞中，每人飲了些石英，白猿却大喝特喝，喝完了又回到原來的洞中打坐練功，這次因她們心中有事，是以天上一黑就下了坐，每人又吃了一枚朱果，給白猿也吃了一枚，十四枚朱果，祇剩下五枚了。

這條長嶺長約數十里，滿山蓋雪，但路程卻極為難走，她們由白猿領路，翻山越嶺，直至中午時分，才到那條長嶺之下，但前面卻有一道削壁阻路。

這一條峭壁長約數百丈，高約數十丈，平滑如鏡，中途無絲毫立足之所。

葛警心向左右看了一下道：「看來要上這條長嶺，非經過這道峭壁不可，只是峭壁如此之高，中途又無可攀之處，我們如何才能上去？」

小雲道：「凡是奇人異士所居之所在，都是非常奇險之處，如果這一關也通不過，那我們就不用找了。」

葛警心道：「這道理當然我也知道，但這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小雲道：「我們可以試一試。」

「如果要試，那就是靠輕功，平時妳的輕功最高可以躍多少丈？」

「十丈！」

「不錯，以我的功力而言，也不過祇能躍十五六丈左右，但這一道峭壁至少也有四十丈開外，我們連一半也上不去。」

「姑娘妳忘了，這兩日來，我們食朱果，飲石英，這兩樣都是稀世奇珍，也許我們的功力又增加了也不一定。」

「朱果與石英雖然是稀世奇珍，但其功效不可能會這樣快的吧，妳不妨試一試看。」

小雲嬌軀一挫，身形飛快的向上升起，大約升到二十五六丈左右，已經上不去了，臨空幾個翻滾，又落了下來。

葛警心一笑道：「妳的功力的確已進步了很多，但要上那懸崖，可還差得很遠呢。」

小雲道：「姑娘自己何不試一試。」

葛警心也盡全力躍了一次，也不過上去三十五六丈，離那崖頂尚有十丈左右，就上不去了。

小雲皺眉苦思，她受了她家姑娘的感染，凡遇到事情，也喜歡用用心機，但人的稟賦各異，如以智慧而言，她比葛警心差得太遠了。

葛警心道：「妳想出了什麼法子？」

小雲苦笑的搖了搖頭，說：「沒有法子。」

正說之間，忽聽得一聲淒厲的長嘯，發於左側數十丈開外。

兩人同時吃了一驚，白猿被驚得跳了兩下，雙手連拂，意思是叫兩人速速離開此地，可惜兩人都不懂牠的意思，這一眨眼間，左邊的斷崖之下，已竄出了一隻怪獸來了。

這個怪獸可不是普通的怪獸，其形類似猩猩，高可丈六，全身白毛，兩隻如火紅的眼睛，竟如閃電。

白猿吃驚的躲向葛警心的身後。

小雲取弓搭箭，颼！颼！颼！一連射出三箭。

小雲曾苦練穿雲箭法有三年之久，臂力特强因此三箭全部中的，那知那怪物身如鋼鐵一般，三枝箭僅一靠身上，又迅即落向地面。

葛警心抽出長劍，劍光映日生輝，嬌軀急起，一招白虹貫日，向那怪物的胸口刺去。

那怪物竟然不閃不讓，伸出毛手來硬向她的劍身上抓去。

葛警心嬌軀臨空變招，運劍右削，一劍砍在那怪物的手腕之上，但聞噹地一聲，那砍出去的劍竟被反彈回來，手腕也被震麻了。急將嬌軀一翻，落向那怪物的身後。

小雲從右側面，又是颼颼颼三聲，連發三箭，可是這三箭跟前三箭一樣，仍然是徒勞無功，反引起怪物大步向她飛撲。

小雲飛身躍出七丈開外。

葛警心卻趁機一劍向牠的右脅刺去，一切動物，不管是人是獸，那脅下部位是比較脆弱的，是以她這一劍，竟然刺進了寸許，也帶起了一蓬的血花。

怪物受傷，獸性大發，一聲大吼，反身便向葛警心撲來。

葛警心仗着輕功，從牠頭上飛過，與小雲站了個並肩，說：「小雲，用箭射牠的左右脅。」

小雲挽弓搭箭，貫足臂力，一箭向牠的右脅射去，這怪物祇是仗着力大無窮，全身刀槍不入，但卻不懂武功，也不知閃避之道，因此這一箭，竟然被她射中右脅，入肉三寸。

那怪物大吼一聲，也不顧自身受了傷，奮力向她們撲來。

葛警心與小雲兩人急向左右一分，葛警心就勢一劍刺向怪物的右脅，而小雲卻趁機一箭射向怪物的左脅，這主婢兩人，身法之快，手法之準，無與倫比，因此那怪物的左脅又被小雲射進一箭，入肉寸許，而右脅又被葛警心刺一劍，削了個寸許長的血口。

那怪物自知不敵，返身便逃，兩人那容牠逃去，嬌軀同時飛起，擋住了牠的去路。

那怪物見逃走無望，竟然雙膝一跪，求起饒來。

葛警心笑道：「這怪物也通人性，崑崙之物，的非平地可比了。」

小雲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是殺了牠，還是放了牠？」

葛警心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牠既求饒，我們可不能再殺了牠，否則就有傷天和了。」

小雲道：「如果放了牠，這兩枝箭插在牠身上，可也活不了多久。」

葛警心道：「當然，我們得替牠療傷囉。」

她走到那怪物面前，怪物動也不動，葛警心伸手替牠拔出長箭，然後在身上取出金創藥，在牠的四處傷口上敷了一些，才向牠揮揮手。

那怪物竟通人意，拜了四拜，站起來也不走了。

白猿跑到牠身邊，故示親熱之狀，那怪物竟低下頭來，舐舐白猿的腦袋。

小雲笑道：「姑娘，看來我們又多一個得力的幫手了。」

葛警心道：「野獸性暴難馴，一但馴伏了就永遠不會變心，不像人那樣朝秦暮楚，防不勝防。」

小雲道：「所以那些深山大澤之中的修煉之士，寧可多養幾隻畜牲守洞，也不願多養幾個人。」

葛警心道：「不錯，只是我們經這一



番折騰，太陽又快下山了。」

小雲仰頭一看天色，道：「乾脆我們明日再來。」

葛警心點點頭道：「目前也唯有如此了。」

於是倆人又往回路上走，那白猿與新收的怪物，也跟在後面。

小雲道：「姑娘可否想起，那怪物到底是什麼？」

葛警心道：「那怪物類似猩猩，但卻比猩猩的體形大得多，我想很可能是狒狒一類了。」

小雲道：「狒狒這東西我也曾聽人說過，據別人描述的現象，很與此物相似，那一定是狒狒了。」

葛警心道：「崑崙山山勢高聳而險峻，罕有人跡，是以都成為野獸的藏身之所了。」

她們邊走邊談，直至天色全黑了，才回到原來的洞中，那狒狒與白猿守在洞口，她們便開始練功。

本來修上乘功法，靜功多，動功少，兩人又貪緣巧合，吃了朱果石英，再加上這洞中地氣極旺，純陽之氣不斷由地底上升，燻蒸四肢百骸，因此這一夜坐下來，兩人的功力又增了很多，不但功力增加了，而且目力與智慧也同時增强了。

小雲道：「天色已經亮了，我們早點上路吧。」

葛警心點點頭，兩人兩畜，先到藏有何首烏的洞中，喝了些石英，而白猿卻吃得更多，那狒狒更如牛飲一樣，一口氣吃了半池，好在石英是天然的產物，不過半日，也必定會滿起來。

葛警心又將剩下的五枚朱果取出，每人吃了一枚，白猿也吃了一枚剩下兩枚，一齊給狒狒服了，這才上路。

小雲道：「如果今天再上不了懸崖，我可眞担心得很。」

葛警心道：「妳担心什麼？」

小雲苦着臉道：「我担心我們的口糧沒有了，朱果也沒有了，往後的日子可難過啦。」

葛警心道：「如果我們吃的朱果，眞是何首烏所結的話，吃一枚便可保一個月不餓，如今我們已經吃了三四枚，更何況尚有石英可飲，有什麼好怕的？」

小雲道：「就算我們不怕挨餓，但性月師太等我們也等不了那麼久啊。」

葛警心道：「這話倒是眞的，但我們也祇能盡力而為了。」

她們這一次很順利，因為她們不但又飲了很多石英，也好好的坐了一夜靜功，更何況她們昨日與狒狒一陣對打之後，將石英與朱果的力量，已經分化全身，不但她們，就是那狒狒，吃了朱果不到半日工夫，昨日兩脅間所受的傷痕，都已合口痊癒了，由此可見朱果的力量異常雄厚。

小雲一躍之間，剛好上了崖頂，而葛警心竟然超過了五丈左右，然後又輕輕的落在頂端。在武林中來說，一躍之間能有數十丈高下的，那是已經超過了武功的範圍，而成為仙俠一流的人物了。

白猿也得益不少，爬行削壁，如履平地，也不過半刻工夫，已上了崖頂，只有那狒狒，因體形高大，無法上去，長嘯一聲，轉到右側的山峽中去了。

小雲道：「糟啦！那狒狒走了。」

葛警心搖搖頭道：「不會，也許另有路途，可登此山嶺，牠本是住在此處，對附近環境必然很熟。」

「姑娘的意思說牠還會來？」

「我們祇要稍待，牠必然找了來。」

她說得沒錯，不一會工夫，那狒狒果從右側斜坡如飛一般的奔了上來，白猿吱吱叫了兩聲，迎了上去。

葛警心一笑道：「這東西現在有了伴了。」

小雲道：「我們現在應該向那個方向走？」

葛警心橫掃一下嶺上的形勢，見右側是一道斜坡，那是通向嶺下，唯有左側，不但那地勢愈來愈高，而且山勢也顯出非常奇特，此際天空正飄着絲絲的雪花，計算時節，現在應該是深秋，但高處不勝寒，落雪也是必然的現象。

葛警心道：「如果這山上有人居住，那必定是在左側了，我們向那邊尋去。」

兩人邊談邊走，一猿一狒，跟隨在後，那嶺脊愈來愈寒，她們又爬高近百丈左右，突然，峯廻路轉，現出一個小小的山谷。

這個山谷並不大，統計起來，也不過數百丈方圓，就如高山頂上的一塊小小的盆地。

小雲用手一指道：「姑娘！妳看到了麼？」

葛警心道：「妳是說那石樓，的確造得很精緻，而且四週尚有很多花草樹木圍繞着呢。」

一那花好像是粉紅色的。」

「不！也有白的，可能是梅花。」

「雪嶺香寒！」

「不錯，這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了。」

「這地方看來好寧靜，好清高，好令人有一種出塵脫俗的想法。」

「不錯，這的確是人間仙境，與那凡塵俗世相比，那就有天淵之別了。」

「姑娘，我們進去吧！」

「凡事小心，不可造次。」

小雲應了一聲，當先領路，從嶺端到那盆地，有一條蜿蜒的曲徑，行行重行行，一陣清香，撲鼻清心。

小雲道：「好清逸的香味，這位姑娘想必是清高脫俗，貌若天仙了。」

葛警心道：「若非是天生的麗質冰心，又怎有緣份來住這人間仙境？」

小雲道：「只是有一件事情，婢子很担心。」

葛警心道：「什麼事？」

小雲道：「像她這樣清逸脫灑的人物，怎肯隨便隨我們下山，去染那紅塵中的俗氣？」

葛警心道：「這就要看她的用心如何，她若不願惹那人間俗事，我們亦無可如何，她如有一點仁慈心，不願那天下蒼生受到性月教的蹂躪，當然會隨我們去。」

小雲道：「凡事總得要看個緣份，如果此行不虛，我們也算對天下蒼生，有了個交代了。」

葛警心點點頭，兩人已行近梅林，但見那梅花分行成列，極爲整齊，不但有黃梅，白梅，紅梅，而且還有綠梅，黑梅。紅黃白三種梅花，人間常見，唯有這綠梅花與黑梅花，正如那綠牡丹與黑牡丹一樣，畢生難得一見。

小雲道：「這樣多顏色的梅花，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葛警心道：「這可能是五行神梅。」

小雲道：「什麼叫做五行神梅？」

葛警心道：「我好像在那一部書中看過，這五行神梅，非爲凡品，就是那佛門的九品蓮台一樣，蓮花色分九種，而編成果的品級，但在人世間，妳又曾見過有九種顏色的蓮花麼？」

小雲道：「當然沒有。」

葛警心道：「所以說九色蓮台與五色梅花，都非凡間之物，我們當然就很少見到了。」

正說之間，忽聽得一縷琴音，由那石樓中傳出，角羽相融，音韻繚繞，聽得人迴腸蕩氣。

葛警心嘆道：「此音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小雲道：「我雖然不懂琴音，但聽那聲音就令人有超塵脫俗之感，姑娘既懂琴音，可否說與婢子聽聽，她彈些什麼？」

葛警心道：「她操的是一闋詞，調寄一剪梅。」

小雲道：「姑娘能否把它唸出來？」

葛警心柔聲吟道：

「冬來我愛嶺南梅，
不向烟開，
偏向烟開。
數點天心暗暗催，
動靜難猜，
消息難猜。
箇中玄妙細心裁，
識得蓮台，
坐得蓮台。
超凡入聖是仙才，
何處蓬萊？
到處蓬萊。」

葛警心吟完之後，又嘆息一聲道：「好一個何處蓬萊，到處蓬萊，人若懂得一點天心，雖居紅塵俗世，又何嘗不是仙山勝境？」

小雲道：「既是如此，這位姑娘又爲什麼要住到這崑崙絕頂來？」

葛警心道：「人生在世各隨緣，該東則東，該西則西，這是强求不得的。」

正說之間，忽聽啪地一聲，琴音頓止，聽得石樓中有人柔聲道：「崑崙無遠客，何處來知音？」

葛警心也柔聲回道：「有幸聆佳韻，勿拒俗世人。」

半晌之後，從石樓走出兩個少女，這兩個少女一式的青色衣裙，體態輕盈而端莊，向葛警心一福說：「我家姑娘有請！」講完便返身帶路。

葛警心示意白猿與狒狒在外守着，自己帶着小雲隨着那兩個年輕女子，穿過梅林，而進入石樓之中。

這座石樓分上下兩層，每層三間，樓下是客廳、厨房，及書房，樓上可能就是那操琴女子及婢女的閨房了。

兩個青衣女子同聲道：「姑娘請坐，婢子去請我家姑娘下來。」

葛警心便在石椅上坐了下來，小雲是婢女身份，不好就座，祇是侍立在一邊。

原來這客廳裏一切用具，全是用白石雕刻而成，光潤如玉，手工也異常精細，有一道白石樓梯，直達二樓。

一個青衣婢女替葛警心及小雲每人倒了一杯香茶，另一個青衣婢女迅速的上了樓，半晌之後又從樓上下來說：「我家小姐下來了。」

旋見一抹倩影，由白石樓梯上緩緩走下，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女，一領白色的長披，遮去了她苗條的身形，那白淨而透着秀麗超逸的臉上，含着柔和的光彩，尤其是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透着祥和的神韻，令人望而生敬。

這位姑娘的確是太美了，說什麼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簡直是美得令人不敢仰視。

葛警心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

那少女嫣然一笑說：「眞罪過，不知兩位駕臨崑崙，未能遠迎，尚祈恕罪。」

葛警心道：「姑娘言重了，我主婢二人，此次遠上崑崙，原是爲天下蒼生請命，怎敢有勞姑娘芳駕遠迎？」

那白衣女子微微一愣，旋又笑道：「姑娘請坐用茶，有話我們慢慢的說。」

葛警心告了坐，喝了一口茶，但覺那茶清逸可口，沁人心肺。

白衣女子笑道：「尚未請教姑娘上姓芳名。」

葛警心一笑道：「凡俗女子葛警心與婢子小雲，此次遠上崑崙，原是有事求見姑娘。」

白衣女子道：「我看兩位骨格清奇，英華內歛，必是身懷武功之奇人異士，但不知有什疑難之事，使兩位姑娘捨己而從人？」

葛警心也不隱瞞，將自己離家尋仇，遇上性月教之事的前因後果，細說一遍。

白衣女子道：「叫妳們到崑崙山來的那位姑娘，就沒有說出她的名字麼？」

葛警心道：「沒有。」

白衣女子道：「如果我猜得沒錯，她可能是我的妹子。」

葛警心道：「原來是姑娘的令妹，難怪她對姑娘知道得如此清楚了！」

白衣女子嘆道：「我們雖然是同胞姊妹，但因志趣不同，她生性好武，而我則喜愛修道，是以很少相遇，適才聽姑娘這麼說來，想她的武功已到了相當境界。」

葛警心道：「當然，單憑那笑聲與鬼峽琴聲相抗，已非常人所能，何况她那個婢女的武功，已經超過我主婢多多。」

白衣女子道：「不過以目前看來，兩位的功夫，已經可以與我妹子匹敵了，莫非兩位在崑崙山中有了什麼奇遇？」

葛警心便將曾吃過朱果，飲過石英，及收服白猿與狒狒之事，說了一遍。

白衣女子道：「難怪我看倆位骨格非凡，靈光四射，原來有如此奇遇，那眞是可喜可賀了。」

葛警心道：「這全是托姑娘的福。」

白衣女子笑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定，因緣遇合，各得其時，這是誰也靠不了誰的。」

葛警心道：「尚未請教姑娘……。」

白衣女子笑道：「我俗姓李，小名煥與，我那妹子名煥中，幼年羨慕武功、道術，離家出走，所幸各有所遇，才能有今日之成就。」

葛警心道：「這就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了。」

李煥與道：「這祇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而已。」

葛警心道：「人也是個很奇怪的動物，練武可以成俠，修道可以成仙，其中奧妙，的確令人難以理解。」

李煥與道：「人可聚百靈之慧，效百鳥之音，所以才成爲萬物之靈，其形同天地而不少，其神共宇宙而長新，故能隨心所欲，達無疆之境界，惜乎世人皆被利慾所薰，捨本逐末，而落得生生死死，輪迴不息。」

葛警心道：「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只是我尚有一點疑問。」

李煥與道：「姑娘請說。」

葛警心道：「所謂練武、修道、學佛、習儒，其中究竟有多太的區別？」

李煥與一笑道：「妙哉此問，此四者在外形上看來，的確是大有區別，但實際總括起來，無非是一體同化。」

「這話怎麼說？」

「因爲宇宙運化，本爲有無相承，無而化有，有而化無，其中無非是經歷七個階程。」

「那七個階層？」

「精、氣、神、虛、空、玄、妙，精者爲力，並稱爲精力，此乃常人皆有，一般學外家功夫者，亦多重於此。精上爲氣，在武術門中，已由外而內，所謂內家功夫。氣上爲神，此已近乎道門功夫。神上爲虛，此使神還虛之境，亦如道門所重。虛上爲空，言萬物本因空生，是以空而不空，此爲佛門所重。透空而上，而至玄妙之境，此已不在一切宗教之內了。」

葛警心恍然哦了一聲，說：「那麼儒門呢？」

李煥與道：「儒門功法，講求天人一貫，他不廢人事，亦不離天道，但大體上來說，仍離不開七個層次。」

葛警心嘆道：「姑娘神融造化，學貫天人，的確令人敬佩得很。」

李煥與道：「因緣遇合，各有先後，即兩位姑娘，將來亦是我道中人，凡事常存仁厚之心，天將不負於我們。」

葛警心道：「謝謝姑娘教導，對那性月教之事，姑娘準備如何打算？」

李煥與道：「事關天下蒼生，此事怎容忽視，兩位姑娘先回到原來洞中，飲石英，練玄功，要知此洞爲天地之氣交結之所，練功一日，勝過人世數年，此機不可放過，七日之後，我們一齊下山就是。」

以琴引琴　仙韻終勝魔音

葛警心與小雲立時告辭出了石樓，又回到原來的石洞之中，在這七日之中，她們以子夘午酉四個時辰，爲練功之時，其餘的時間，全放在服氣餐霞之上，當然仍由那白猿與狒狒，替她們守洞護法，七日下來，武功也不知精進了多少。

她們正打算再赴石樓之時，那李煥與已帶了兩個青衣婢女，到了洞外，於是她們一行五人，帶着一猿一狒，下了崑崙山，一路上直向鬼峽方向行去。

此時那性月師太與悲心、悲性、悲智、悲慧四弟子，及老化子申中和等六人，在那鬼峽口的羅刹寺中，已經遇了幾次危險，剛開始幾夜，每夜皆有琴音摧心苦，但結果皆被那笑聲遏制下去。

在第六夜的時候，性月教曾派了大批高手來圍攻，性月師太的四個弟子，又全受了傷，所幸傷勢不重，更巧的是每當危險的時候，便有兩個年輕女子出手援助，因此得以轉危爲安。七天過後，就再未見到性月教有何動靜了。

老化子申中和動用了丐帮所有的人力，在各地展開調查，調查結果，已偵知性月教共有十三處香堂，分佈於十三行省，但却始終未找到總堂所在。

以性月師太推測，那個總堂所在，可能就是鬼峽之中那座大羅刹寺，他們曾經不止一次的暗中到大羅刹寺去察看，但那大羅刹寺中始終是靜悄悄的，幾乎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更奇的是，相助他們的那兩個女子及那笑聲，也聽不到了，好像這一切，已經成爲過去的一樣。

這是什麼，這是天亮前的黑暗，也將是大風雨將臨的前夕，每個人都知道，這不是平靜，而是一場大搏殺的開始。

這一天，應該算是冬天了，大雪在紛紛的下着，西北風吹得特別凌厲，性月師太等人，正在羅刹寺中商議破敵之策，忽見廟門外來了四個女子，及一隻白猿，一

隻狒狒，當性月師太首先看到了葛警心與小雲之時，不由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說：「姑娘回來了。」

葛警心一笑道：「幸不辱命，我們回來了。」

接着便替衆人介紹了李煥興及她兩個青衣婢女。

老化子申中和哈哈一笑道：「能得姑娘來此，天下蒼生有救了。」

李煥興道：「前輩過獎了，聞說琴音摧魂一曲，眞是凌厲，小女子此來，也帶來瑤琴一台，但是否能與相抗，尚很難說呢。」

性月師太道：「姑娘太謙了！」接着，便將葛警心走後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遍。

李煥興嬌聲道：「青娥，白鳳！」

青娥與白鳳是她的兩個婢女，也就是陪她一起到鬼峽的兩個青衣婢女，兩人同時應了一聲說：「姑娘有什麼事？」

李煥興道：「妳兩人今夜到鬼峽內大羅刹寺察看一下寺裏的動靜如何？」

葛警心道：「今晚我與小雲領路，陪兩位去一趟。」

青娥笑道：「那婢子就先謝了。」

李煥興道：「有葛姑娘陪着去，那就再好不過了。」轉頭又向老化子申中和道：「前輩對此事不知有何安排？」

申中和道：「老化子的確有個腹案，如今姑娘既已來了，我就說出來讓各位參攷參攷。」

性月師太道：「申帮主請說。」

申中和道：「據我們目前所得的消息，那性月教共有十三處香堂，分佈於十三行省，而這十三行省中，皆有我丐帮分舵，我已令諭各地分舵，對各處香堂嚴密監視，一旦找到總堂所在，我們便約好同一時日，一齊發動總攻，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而加以一舉撲滅。」

李煥興笑道：「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不過……」

申中和道：「姑娘有話請說。」

李煥興道：「我是在担心貴帮的人手是否……」

性月師太笑道：「這一點姑娘大可不必担心，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帮衆遍及江湖，帮中有三十六使者、七十二護法及一百零八位長老，個個武功高强，經驗豐當，撲滅性月教各香堂，貧尼認爲決無問題，目前我們所担心者，祇有兩件事。」

李煥興道：「不知師太所說的是那兩件事？」

性月師太道：「第一件事，是那性月教的總堂所在，至今尚未查出來，第二件事，也就是那鬼峽琴聲了。」

李煥興道：「依照目前各位所講的事情來推斷，那鬼峽之內的大羅刹寺，可能就是性月教的總堂所在，致於那鬼峽琴聲，我既然來了，怎麼樣也要勉爲一試。」

申中和道：「姑娘乃出世之人，如今仍關心天下蒼生，我老化子由衷敬佩，只是我請問姑娘一件事情。」

李煥興道：「前輩有話但說無妨。」

申中和道：「以姑娘妳推斷那性月教總堂就是在鬼峽是大羅刹寺之中？」

李煥興道：「這有兩點理由，第一是鬼峽之內人跡罕至，而那大羅刹寺又是新近所建的，這是一個極爲隱秘的所在，第二是那鬼峽琴聲，這無異是性月教的一股主力，否則，他們決不會以這樣大的力量，放在一個不重要的地方。」

申中和道：「不錯！」

李煥興道：「以此兩件事情來推斷，那性月教的總堂所在，可能就是鬼峽之中的大羅刹寺了。」

性月師太道：「姑娘說得很有道理，只是貧尼仍担心着一件事。」

李煥興道：「什麼事？」

性月師太道：「自葛姑娘遠去崑崙邀請姑娘之後，那大羅刹寺對我們到連攻擊了七八次，皆被隱在暗處的女子所救，也許他們見無功而退，不敢在此久居，已遷往他處去了。」

李煥興道：「這也就是我適才要青娥白鳳今夜去一探究竟的道理了。」

正說之間，那四位小師太已將晚餐做好，送了上來，原來在這數月之中，她們已將鬼峽口的羅刹寺打掃得一塵不染，那厨下的地窖中六具枯骨，原是丐帮的六位護法，都已下了葬。這本來就是她們自己的寺院，四位小師太雖然受了些輕傷，但很快就復原了。死去的悲月小師太，也下了葬。同時她們更奉了性月師太之命，購置了很多食糧，及油鹽等物，自己趁閒也種了很多菜蔬，是以這鬼峽口的羅刹寺已經恢復舊觀了。

性月師太邀衆人一齊吃過齋飯，便各自安歇，這座寺宇本有六間禪房，性月師太與四位弟子合住兩間。

申中和住一間，葛警心主婢合住一間，李煥興與兩婢合住一間，尚空着一間，無人居住，當夜，那青娥白鳳及葛警心小雲等四位姑娘們，便一起出發，夜探大羅利寺。

從鬼峽口的羅刹寺，到鬼峽之內的大羅刹寺，也不過是十多里路程，以葛警心與小雪現在的功力來說，六消半刻工夫便已到了，那青娥白鳳都已是半仙之體，那就更不用說了。

大羅刹寺仍與從前一樣，靜靜的屹立於夜色之中，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四人跑到寺的後院，見院中漆黑一遍，似乎無人居住。

小雪悄聲道：「奇怪，難道他們眞的搬了家不成？」

葛警心也悄聲道：「這件事情，我曾前後仔細的想過，按理說，不太可能。」

小雲道：「却是爲何？」

葛警心道：「據申世伯調查的結果，那性月教有十三處香堂，這裏既是總堂，也就是對那十三處香堂發號施令的所在，如一旦搬去，即會導致聯絡上的困難，何況他們經營這座總堂，一定也費了不少時日，就算要搬，也不會有那麼快。」

小雲道：「可是這裏分明連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葛警心道：「也許他們已經轉入地下去了。」

小雲道：「轉入地下？」

葛警心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大羅刹寺必定有很大的密室，要知道，凡是邪惡的組織，一定會有這些設備的。」

青娥道：「姑娘推斷得很有道理，但我們如何下手偵察呢？」

「從厨厠下手。」

「厨厠？」

「不錯，大凡是一個人，有兩件大事是非做不可的，那就是吃飯與拉屎。」

「有道理。」

「他們雖然建有地下秘室，但地下秘室中因廢物無法清除，所以不可能有厨房厠所的設備。」

「姑娘的意思是說，他們吃飯拉屎仍然要到上面來？」

「正是，一個常常有人走動的房子，跟無人居住的房子，絕對不一樣，猶其是厨房與厠所，那就更容易識別出來。」

白鳳讚道：「姑娘的機智，必竟是高人一等，令人佩服。」

葛警心一笑道：「過獎了。」

小雲道：「那我們現在便跳入院中察看。」

「不！人多不便，萬一被他們發覺，反而打草驚蛇，一個人進去便可以了。」

青娥道：「由婢子進去瞧瞧好了。」

葛警心道：「姑娘進去是再好不過了，但有幾件事情必需注意。」

「什麼事？」

「進去之時，不可暴露身形，更不可用火摺子。」

「不用火摺子如何得知情況。」

「用鼻子，妳知道凡是常用的厨房，油腥味一定特別重，凡是常用的厠所，那種臭氣一定與不常用的厠所不一樣。」

「不錯。」

「只是這種地方，凡俗之人去去無妨，讓姑娘去就未免太褻瀆了。」

青娥道：「爲了天下蒼生，婢子也該盡力，何況成一天仙，要建功三千，成一地仙，要建八百，這也是一件功德啊。」

葛警心點頭道：「姑娘能這樣想，那就再好不過了，不過一切要多加小心。」

青娥應了一聲，未見嬌軀作勢，人已輕飄飄的飄入院中，畢竟是仙家功法，與武功大有不同。

葛警心悄聲道：「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需注意院裏的動靜，萬一有什麼聲息，則必需全力以赴，以救青娥姑娘。」

小雲道：「那是當然的。」

她們三人在院外守了約一刻鐘工夫，青娥已經出來了。

葛警心道：「怎麼樣？」

青娥道：「姑娘推斷不錯，這座寺廟之中，的確有人居住。」

葛警心道：「這就不虛此行了，此地不可久留，我們回去再說吧。」於是四人以極快的身法，回到羅刹寺時，已經是三更左右了。

大凡練武之人，都是以坐代睡，就是累極欲睡，大都全採取佛門吉祥臥的方式，亦即是道門中陳希夷先生的睡法，此法唯一的好處，是保持個人的清醒，不致被睡夢所迷。

是以當他們一回到羅刹寺之時，寺中的性月師太師徒五人與李煥興、老化子申中和，都一齊出了禪房，來到大殿之上。

李煥興道：「怎麼樣？」

葛警心道：「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住着。」

「妳們見到了？」

青娥代答道：「人是沒有見到，不過我們已經確定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

「既未見到人，如何證實那大羅刹中的確有人居住？」

白鳳答道：「這完全是根據葛姑娘的計劃察看出來的。」接着便將詳細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李煥興道：「葛姑娘慧質天生，機智過人，的確令人佩服。」

葛警心道：「姑娘過獎，如今我們既已證實那大羅刹寺中，的確有人居住，也就證實了性月教教徒，並未遷移他處。」

「不錯。」

「那麼我們下一步如何行動？」

「葛姑娘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們必需犧牲過年的機會。」

「妳是想趁除夕之夜，乘敵人不備的時候下手，比較容易？」

「不錯，我們必需統一步驟，請申帮主傳令貴帮各分舵，在除夕這一夜凌晨起開始發動總攻，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

「那麼大羅刹寺呢，是不是也在除夕夜下手進攻？」

「目前離除夕也祇有五日工夫，大羅刹寺既是他們的總堂所在，我們必須提前五日圍攻。」

李煥興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葛警心道：「因爲總堂所在，耳目較多，何況我們今夜會去察看，是否已被敵人發覺，尚不可知，如果被他們發覺，他們必定在極短時間內遷移他處，那個時候再想去找他們，那就比較困難了。」

申中和道：「如此說來，我們明夜就要下手。」

葛警心道：「我只是担心萬一讓他們傳出警訊，會影响到丐帮各分舵圍剿性月教十三處香堂的時機。」

申中和道：「這一點不必顧慮，性月教的十三處香堂，早已在我帮的監視之中，他們逃不了的。」

葛警心道：「既是如此，那我們明日戌時開始，進攻大羅刹寺，不過在此之前，申世伯最好將帮中的人手，重新佈署一下。」

申中和道：「那當然囉。」

他走出羅刹寺，爲空中拍了兩掌，立時有一條人影，在樹上如落葉一般的飄落地面，脚下連一點聲息都沒有，由此可見來人輕功之高。

原來落下來的人，是一個年逾半百的化子，手持一枝青竹杖，竹杖一立，說：「聽候帮主吩咐。」

申中和道：「你速派出二十個兄弟，分頭用飛鴿傳書，命令各分舵於今年除夕之夜，戌時時分，同時一起撲滅性月教十三處香堂。」

那化子道：「各分舵的人手……」

申中和道：「人手方面，我早已派出三十六位護法，及一百零八位長老，分援各處，想現在都已到了，尚有七十二使者，在離此二十里的小王集待命，告訴他們明日午時，必須趕到寺中會合。」

那化子又道：「帮主沒有別的事情吩

咐了麼？」

中中和道：「另外再派出三十個兄弟，散佈在大羅刹寺的四週，如發現寺中稍有動靜，立時來我處回報。」

那中年化子應聲而去。

中中和又返回大殿。

葛警心道：「適才那人輕功不弱，不知在帮中任何職位？」

中中和道：「此人姓丁名鋒，綽號叫飛燕丐，在帮中任總護法之職，如以輕功而言，我丐帮之中可能要數他第一了。」

李煥興道：「久聞貴帮乃天下第一大帮，人才濟濟，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了。」

中中和道：「姑娘過奬了。」

正說之間，忽聽院中傳來了一陣咯咯嬌笑之聲，聽來好熟好熟。

性月師太嘆道：「這位姑娘，曾經多次救我們於危難之中，但她始終不肯讓貧尼等一瞻風采。」

李煥興嬌聲叫道：「來者可是煥中妹子麼？」

笑聲一停，大殿外同時走進三個絕色的女子，前面一個女子，年約二十上下，穿一身淡黃衣裙，眞是國色天香，如仙子降凡，後面兩個女子，一個穿紅色衣衫，一個穿綠色衣衫，每人手執一條黑色長鞭，這兩個人，葛警心她們都見過了，她之所以去崑崙，還是那綠衣女子傳的口訊。

那黃衣女子一進大殿之時，便一指李煥興，向兩個婢子道：「綠黛、紅梅，見過大姑娘。」

原來那穿綠衣的婢女叫綠黛，穿紅衣的婢女叫紅梅，兩人同時向李煥興見了禮，李煥興也命青娥與白鳳向那黃衣少女問了安，這才向葛警心笑道：「我猜得沒有錯，果然是舍妹煥中。」

接着又替李煥中介紹了在場的人。

李煥中一笑道：「實在很對不起各位，不是小女子不願與各位見面，實因時機未到，與其擺明了，倒不如暗中相助各位一臂之力，反而比較方便得多。」

性月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姑娘怎可如此說話，數次挽救之情，我們尚未面報呢。」

李煥中一笑道：「同為天下蒼生，我也當盡一分棉力，何敢挾此求報，師太言重了。」

李煥興道：「我姊妹數年未見，妹子的武功又精進多了。」

李煥中道：「說來慚愧，當年不聽姐姐的勸告，如今才知道自己確是錯了。」

李煥興道：「這話怎麼說？」

李煥中道：「當年我堅執練武，以為祇有武功才比較眞實，而仙佛之說，總在那虛無縹緲之中，不敢相信，至今才知道佛、道並非無稽之談，但我已空抛了十數年歲月了。」

李煥興道：「妹子今年應該是三十六歲了吧，而看來仍如二十許人，足見妳已由武入道，歲月並未荒廢啊！」

李煥中道：「話雖不錯，但在玄途之上，畢竟是比姐姐少走了近二十年，這還不够慚愧麼？」

性月師太道：「姑娘雖然空抛了十數年歲月，但畢竟芳華仍駐，比起貧尼來，可要强得多了，何況人生禽緣際遇，各有所因，這是一絲一毫也免强不得的呢。」

李煥興道：「師太自謙了，佛道二門，有異曲同功之妙，佛門重於大乘性質，性中有命，命中有性。區區臭皮囊能值幾何？而於道門中，執於凡軀，是以才有駐顏還童、長生不老之說。眞正修持到最上一層，仍需要將肉身化去，才能够無罣無碍，既要化形，又何必留形？這就是道門不如佛門的地方了。」

性月師太道：「其實我佛門中，也有化形之說，功到上乘，聚集本身之三昧眞火，將肉身焚化，這與道門中化身之法，亦大同小異了。」

李煥中笑道：「萬法同源，殊途同歸，那有你我教門法派之分，這不過是後學之人，一知半解，而妄作分別罷了。」

性月師太也笑道：「短短數語，足見高明，貧尼領教了。」

正說間，那丐帮總護法，飛燕丐丁鋒已回報說：「一切已遵照帮主的吩咐安排好了。」

中中和道：「如此甚好，你仍在外面守護，等候接引七十二使者入寺。」

丁鋒應聲而去。

葛警心嬌笑道：「原來兩位姑娘，都已年近四十，若叫我到了如許年紀，怕不已成了個老太婆了。」

李煥興正色道：「姑娘也莫小視了自己，那十四枚何首烏結成的朱果，及石池中的石英，已經足以使妳們駐顏不老了，若再勤加修持，未來的成就，必然在我姊妹之上呢。」

性月師太道：「原來葛姑娘有此奇遇，難怪近來功力大進，眞是可喜可賀。」

葛警心道：「此乃我與小雲二人的緣份，只是對道門修持一法，尚望姑娘多加指導。」

李煥興道：「既已相見，總算有緣，我們互相切磋便了。」

此時忽見一道白影，飛入大殿之中，原來是葛警心從崑崙山帶回來的那隻白猿，因牠也吃過了三枚朱果，是以身形比一般猿猴更靈活多了。

小雲喝道：「什麼事？狒狒呢？」

白猿用手向東南角連指，小雲與葛警心立時走出殿外，隨着白猿向東南飛去。

此際天色已大亮，太陽雖然尚未升起，但大地上一切，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白猿飛躍了二十餘丈左右，便自動停了下來，待葛警心與小雲二人近前一看，原來是一條長約七八丈、粗如水桶一般的一條怪蟒。

這條怪蟒全身漆黑，祇有脊上有少許紅色斑紋，在蟒類中，這樣形狀的蟒蛇，的確是很少見到。

此際那蟒正與狒狒打在一起，狒狒的一雙利爪，專抓那怪蟒的頭部，而怪蟒則專以長尾橫掃那狒狒的雙足。

白猿在一旁急得搔首挖耳，却不敢前去帮牠。

小雲突用手一指道：「姑娘妳看。」

原來那黑蟒的頸項之下，掛着一個拳大的木牌子。

上面寫着三個字，因蟒身在不斷的扭動，是以無法看清楚那三個字到底是什麼

字。

葛警心道：「看情形這條怪蟒是有人畜養的了。」

小雲道：「不錯！」

「如果是有人畜養，萬一傷了那大蟒，豈不傷了和氣。」

「姑娘的意思……」

「我先將狒狒喚回來再說。」

葛警心玉手連招，那狒狒一躍之間，已回到她的身邊。那怪蟒見狒狒一退，蟒首一昂，身如閃電一般的追了過來，可是當牠看到葛警心之時，竟然捨了巨蟒，大口一張，去咬葛警心，她嬌軀急閃，嬌叱一聲：「畜牲敢爾。」

那蟒一咬未着，旋又一尾掃了過來，這一尾聲勢奇猛，竟將地面七八株丈餘高的小樹，一齊掃斷，幸而葛警心輕身功法超人一等，是以很快的飛高了四五丈。

那蟒竟然不捨，反尾狗空中捲去。

此際葛警心身在空中，無處可以借力閃避，的是危險萬狀。

小雲驚叫一聲：「姑娘小心。」

葛警心竟在千鈞一髮之間，借着蛇尾掃來之勢，脚在蛇尾上一點，人已借勢又飛高了七八丈，旋即臨空一轉，向地面落下，就在她身形離地尚有一二丈左右，那黑蟒一翻讓開，又以尾部向她掃來。

葛警心臨空一聲嬌叱：「人無傷蛇意，蛇有傷人心，看來本姑娘澆你不得。」

反手摘出背上長劍，就在那蛇尾掃來的一瞬，她的劍芒一閃，已向那蛇尾斬去，凡是功力高的人，飛花摘葉皆可傷人，何況這是一把長劍，一把鋒銳的長劍，立時將蛇尾斬斷一丈左右，人已隨之落了下來。

黑蟒受傷後，野性大發，和身滾了過來。

小雲即時彎弓搭箭，一箭射中那怪蟒的兩眉之中央，俗云：打蛇打七寸，這一箭，是小雲貫足臂力射出去的，入肉竟有五寸多深。那怪蟒在地面上一連打了數十個翻滾，草木被夷為平地，沙石紛飛，然後才慢慢的不動了。

葛警心嘆道：「好厲害的巨蟒！」

小雲道：「我去看看那木牌子上寫的是什麼？」

她走到那怪蟒身邊，摘下木牌，送到葛警心手中，葛警心接過一看，原來那木牌上寫着三個字——「性月教」。

她說：「這是性月教畜養的，難怪他們如此猖狂。」

小雲道：「如果是性月教所畜，他們這一次放出來一定是來攻擊我們的了。」

葛警心道：「如果是攻擊我們的，應該向羅刹寺才對，怎麼跑到這裏來？」

小雲道：「我想可能是狒狒將牠引來此處的。」

狒狒雖然不會人言，但却連連點頭。

葛警心嘆道：「幸而我們從崑崙山帶了狒狒來，要不然，在無可防備的情形下，那情形就不堪想像了。」

小雲道：「不錯，不過婢子尚有一個想法。」

葛警心道：「什麼想法？」

小雲道：「也許昨夜我們暗探大羅利寺時，已經被他們發覺到了，要不然，決不會放出怪蟒來偷襲我們。」

葛警心恍然的哦了一聲說：「不錯，我們得趕快回去，否則就來不及了。」

小雲道：「為什麼？」

葛警心道：「如果他們發覺這一次偷襲未成，必然會有第二次的行動。」

「他們可再作第二次偷襲，或者是即時遷走。」

「不錯，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即時防範，同時也要提前攻擊那鬼峽之中的大羅刹寺。」

小雲點點頭，突然嬌軀一躬，已向一株大樹上飛去，原來那樹上竟然藏有一個人。見小雲飛來，知自己行踪已經暴露，便臨空劈出一掌。

那知小雲的手脚比他更快，當她躍起的時候，已經搭好弓箭，嬌軀未到，一箭已經射出，貫穿了那人的前胸，那人打出的掌尚未收回，屍身已摔向樹下。

就在此同時，葛警心已向另一株樹上揪下一個人來，此人約在三十上下，一身灰衣，背插單刀，葛警心一手扣着他的琵琶骨，問道：「你叫什麼名？」

「你是不是性月教徒？」

「你到此來有何目的？」

她一連問了三聲，那人隻字未答。

小雲叫道：「姑娘，他已經死啦。」

此人果然是死了，而且死相很難看，面呈黑色，顯然是服了巨毒而死的。

葛警心嘆道：「由這一點看來，可知那性月教管理教徒是如何的嚴密了。」

小雲一搜那人身上，發覺有一塊腰牌，上面寫着：「總，甲，二十八號。」

她又搜了另一人的腰牌，上面寫的是：「總，乙，十八號。」

葛警心道：「這總字當然是指總堂而言，而總堂的人手可能便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組，每組至少也有三十人以上，由此可見，那性月教的組織是相當龐大的。」

小雲道：「我們快回去吧。」

兩人帶着猿、狒，又回到羅刹寺中，將經過情形，向衆人詳細說了一遍。

中中和道：「看來我們已等不到中午了。」

正說之間，那丐帮總護法飛燕丐丁鋒，已帶領七十二使者，到了羅刹寺。

性月師太立時命四名弟子造飯，衆人飽餐一頓，便向鬼峽中的大羅刹寺進發。

這個時候，尚不到中午，大羅刹寺的寺門，仍是是關得緊緊的，炊烟不起，一片寂然，好像根本就是一座沒有人住的空廟。

他們到達大羅刹寺前，便自動的停了下來。

飛燕丐丁鋒立時指揮丐帮七十二使者，將一座大羅刹寺團團的圍了起來。

老化子中中和道：「李姑娘，以妳之見，我們該如何行動？」

李煥興道：「先禮後兵，如果對方無人應門，我們再作打算。」

小雲道：「我去叫門。」

此語一出，那紅梅、綠黛、青娥、白鳳等四婢，立時響應：「我們一起去。」

李煥興點點頭道：「妳們五人同去再也適宜不過了，但要多加小心，以防敵人

偷襲。」

五人立時向大羅刹寺的大門走去，不要小覷這五個婢女，要論功夫，可都是一等一的人物，這五人以小雲爲首，一馬當先，四人隨在其後，在寺門口停了下來，小雲用手拍拍門環說：「裏面有人麼？」

她連叫了三次，竟然無人答應。

小雲回頭道：「我們該怎麼辦？」

紅梅道：「我們先問問姑娘再作決定。」於是五人又回到原來所在。

李煥興道：「他們無人應門？」

小雲道：「是的。」

李煥興道：「是敵人故弄玄虛呢，還是眞的沒有人？」

申中和道：「我們何不派兩人進去再察看一次。」

李煥中道：「姐姐，我去。」

李煥興道：「妳去固然很好，但最好能有兩人同去，這比較有個照應」

葛警心道：「我陪李姑娘去。」

李煥興道：「葛姑娘機警過人，有妳陪舍妹前去，那是再好不過了。」

李煥中向葛警心一笑，兩人同時以快速的身法，奔到院牆之下，翻身進入寺中，此次是李煥中在前，葛警心在後，進入院牆，便是前殿，兩人身形一分，一左一右，向大殿上竄去。

這兩位姑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是機智過人，當她們飛竄到大殿之時，大殿上竟然靜悄悄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葛警心道：「這裏雖然沒有人跡，但的確足以證明有人存在。」

李煥中道：「何以見得？」

葛警心道：「此地位於鬼峽之中，旋風不絕，那沙塵一定很多，對不對？」

「當然！」

「所以這座大羅刹寺，如果一天沒有打掃，必然會積了很多沙塵，譬如說這些神龕、佛壇、拜墊之上，必然也會有很厚的沙塵，對不對？」

李煥中道：「我知道了，既是這大殿上一塵不染，當然必定有人打掃，但這些人呢？」

葛警心道：「我們再到第二重大殿去看看。」

從第一座大殿到第二座大殿，必定要經過一個小小的院落，院子裏打掃得很乾淨，那大殿上當然也打掃得很乾淨，可惜仍是沒有人。

她們又從第二座大殿，竄入第三座大殿，情形與前面一樣。

這大羅刹寺，總共祇有三座大殿，後面便是禪房與廚厠的所在了。

李煥中道：「看來這大羅刹寺中的確沒有人了。」

葛警心道：「我們再到禪房、廚、厠去看一看。」

禪房共有二十五間之多，有的房中是一張床鋪，也有三五張牀鋪的，奇的是床鋪上的被褥衣物俱全，而且也異當清潔，就是看不到人。

李煥中道：「照目下情形看來，這寺中的確有人，但人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知道了我們來，臨時逃走了呢？」

葛警心道：「性月敎總堂所在，有數百人手，就是要走，也不可能會有那麼快，更何況那麼多人，行動起來必然會有聲息，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妳說得也有道理，但人呢？」

「以眼前的情況而言，倒證實了我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那就是這大羅刹寺的下面，必定還有更大的秘密，要不然，不可能住了數百人之多。」

「據妳推斷，他們這些人都在秘室之中了？」

「不錯，他們不但有秘室，而且一定還有地下隧道，以作他們與外界交通之用的。」

李煥中道：「妳這麼一說，倒也提醒了我，他們不但有隧道，更可能還有機關埋伏，凡是爲非作歹的組織，總是離不開這些玩藝。」

葛警心道：「妳說得很對，如果我們要找那秘室的入口，說不定尚未找到，就已經中了他們的機關埋伏了。」

「這一點倒不怕，以妳我的功力，就算是再厲害的機關埋伏，也可以避過。」

「不錯，但妳別忘了鬼峽琴聲，假如在我們全神應付機關埋伏之時，她以琴聲摧心，那就無法抵禦了。」

「是啊，抵禦琴聲，全靠定力，不能心有二用，若再要去應付機關埋伏，就算不死在機關埋伏之下，也必會死在琴音摧魂之下。」

「所以我們不能冒險，因爲這一戰，關係到天下蒼生。」

「依妳之見呢？」

「這兩種危險，我們必需先去其一，剩下一樣就比較容易對付了。」

「目前我還想不出來要用什麼方法，才能除去其中一項危險。」

葛警心道：「有了！那必需要先借重令姐的琴聲。」

李煥中道：「如何借重法？」

「以琴引琴，那就是以令姐的琴聲，引發敵人的琴聲，使兩琴相抗。要知道以心撫琴傳音，全靠內力，如敵人一敗，必然是內力不繼，雖不立即死亡，也會終身殘廢，那時，我們就可以趁機進擊了。」

李煥中嬌笑道：「對！難怪姐姐說妳機智過人，果然是名不虛傳。」

葛警心一笑道：「怎麼妳也給我戴起高帽子來了，我們先回去再說。」

倆人走出寺院，回到原來的地方，將上情說了一遍。

李煥興道：「那麼，我就先以琴聲進攻了。」

葛警心道：「慢着，還有一事，不可不防！」

李煥興道：「什麼事？」

葛警心道：「敵人既有秘室，必有隧道可通他處，爲防止他們逃跑，我們就必先要找到這隧道的出口處才行。」

老化子申中和道：「此事交給我來辦好了。」

性月師太道：「反正我師徒也閒着，不如陪申帮主一起去。」

申中和道：「能有師太師徒帮忙，那就再好不過了。」

這六個人一走，場中祇剩下李氏姊妹

、葛警心、飛燕丐丁鋒，及小雲、紅梅、綠黛、青娥、白鳳等五個婢女，共計是九人，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已日正當中，那老化子申中和已一個人轉回來。

李煥興道：「前輩找到了出口麼？」

申中和道：「那出口之處就在寺後三里左右的一處斜坡之上，出口處便是一條羊腸小道，也不知道通到什麼地方，性月師太師徒五人守在那洞口了。」

李煥興道：「這樣很好，那我現在要開始琴音攻擊了。」

申中和道：「這琴聲不會傷到自己人吧？」

李煥興一笑道：「以心撫琴，傳音尅敵，當然不會傷到自己人。」

申中和道：「那我老化子就放心了。」他立時吩咐飛燕丐丁鋒去領導丐帮七十二使者，小心防範。

紅梅已放好瑤琴，並燃上一炷香。焚香操琴，原是古禮，李煥興盤膝而坐，凝神定氣，半晌之後，玉手輕舒，發出叮地一聲清响，琴聲繞谷迴旋，迴腸蕩氣。

此時老化子等人，皆凝神屛息，靜聽琴音，瑤琴一聲之後，連接着又是七八聲，聲如玉盤滾珠，連續不絕。

申中和道：「這琴聲悅耳動聽，如何能尅敵致果？」

李煥中道：「我雖不善操琴，但曾聽家姊談起，以心撫琴，發聲尅敵，全在心法，是以琴音亦能隨心所欲，這琴音我們自己人聽起來，迴腸蕩氣，悅耳動聽，但在別人聽起來就不一樣了，那就如萬箭穿心，難以自持。」

正說之間，那琴聲更加緊急起來，聲勢洶湧，如高山懸瀑，源源不絕，果然未出半刻工夫，那大羅利寺中，已傳出一縷琴音，開始時琴聲很低，如蛟鳴幽谷，如嫠泣孤舟，漸漸的琴音也高了起來，與李煥興所操的琴聲，並起爭追，相持不下。

申中和恍然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此操琴女子，的確是丁英。」

葛警心道：「世伯認識丁英？」

申中和道：「不但我認識丁英，就是妳爹也認識丁英，此中有一段因果，以前妳問我，我不肯說，現在是應該告訴妳的時候了。」

葛警心道：「姪女恭聽。」

申中和道：「這丁英原名小玉，當年投在太清道人門下學藝。」

「太清道人不是我師祖麼？」

「不錯，她與你爹是師兄妹，算起來妳應該叫她一聲師姑呢。」

「她爲什麼要創立性月敎？」

「這可能是一時氣憤所致，本來她與妳爹私交很好，只是個性太過偏激，是以妳爹一直未敢與她談到婚嫁之事，後來妳爹遇上了妳娘，彼此一見鍾情，結爲夫婦，以後就再未見到那丁英的踪跡了。」

「哦！看來我娘可能就是遭了她的毒手了。」

「這也很難說，不過，這的確有此可能。」

正說之間，那雙方的琴音，此時突然的低了下去，幾乎無法聽到。

申中和道：「她們怎麼了？」

李煥中道：「琴音制敵，全靠心力，現在可能是雙方都要休息的時候，如果再一次揚起，那將是生死之鬥。」

申中和嘆道：「天下武學，淵深莫測，音律傷人之說，我老化子從前也曾聽人說過，但始終是將信將疑。但想不到今日竟然親自見到了。」

李煥中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當年韓信一夜簫聲，吹散了楚霸王百萬雄師，由此足以證明音律之學，是可以控制他人之精神，只是用法不同罷了。」

葛警心道：「那丁英既與家父同門學藝，爲什麼家父不懂音律，而她却懂？」

申中和道：「那是因爲妳師祖太清道長，看她是一個嬌柔女子，在武學上難以登峯造極，所以才傳授她音律之學，想不到因此竟然留下了一條禍根。」

此時雙方琴音，急追直起，愈來愈高，聲音鏗鏘，連綿不絕，各不相讓。

李煥中道：「雙方琴音，高亢已極，已無法再支持下去，若不音迴韻轉，那將勝負立判了。」

果然語聲一了，聽得啪啪地數聲巨响，大羅刹寺中所發出的琴聲！竟戛然而止，不用說，顯然是丁英落敗了。

申中和道：「眞想不到，那琴絃折斷之聲，仍然是如此之响，在那秘室之中，外面仍能聽到。」

李煥中道：「那是在最後一刹那間，她全身功夫與心力之所聚，如果我猜得不錯，在她身邊的人，必然也因這斷弦暴响而遭受到魚池之殃。」

葛警心道：「那麼她本人呢？是不是也死了？」

李煥中道：「這很難說，不過就是不死，那將是全身乏力，形如殘廢了。」

申中和嘆道：「本來一個太太平平的世界，爲什麼要造成這樣多的暗流，結果弄得自己身敗名裂，何苦來哉？」

李煥中道：「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眞正有幾個人能夠放得下呢？這無非是個人的冤孽纏身，無法罷手吧了。」

此時李煥興因操琴之故，心力運用得太多，是以仍在閉目養神，那青娥與白鳳二婢，護在左右，等了一刻工夫，李煥興才緩緩的睜開一雙妙目。

青娥立時送上一隻葫蘆，此中裝的是五色神梅之蕊所煉成的漿液，服之可以明目清心，去乏提神。

李煥興立時飲了下去，這才向葛警心一笑道：「葛姑娘，幸不辱命。」

葛警心感激的道：「援手之德，終身難忘，今後若有用我之處，但請吩咐就是了。」

李煥興道：「本來妳我同屬道中之人，何必言謝，倒是各位要趕快進寺，一舉撲滅性月敎總壇，以免再生禍端吧。」

老化子申中和霍然起立，一抖打狗棒說：「我們走！」

走字方出口，人已如天馬行空，飛入寺中，接着那葛警心，小雲、李煥中、紅梅、綠黛，也同時跟入。

李煥興嘆道：「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我們也進去看看吧。」也隨着六人之後，進入寺中。

此時那申中和已在後殿之神龕下，已找到了秘室的入口，當先走了進去。

葛警心叫道：「世伯小心！」

語聲方了，突然有數十枝銳箭，從迎面的壁上射來，這入口處本來不寬，老化子無處閃避，身形躍起，貼緊在隧道的頂端，才算避了過去。

葛警心與小雲尚未進入，是以僅僅身形一閃，也就避開了。

申中和落下身形道：「我老化子在前面開路，妳們最好在離我一丈外跟進，免生意外。」講完又向前行去，轉了兩個彎，才到了一處秘室，這座秘室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是三丈方圓，當中有一張石桌，桌上橫放着一架瑤琴，琴絃已完全折斷，石桌兩邊有兩個婢女，都已倒地死去，石桌後面斜躺着一個中年女子，生得體態輕盈，眉山如黛，可惜的是已經燭盡燈殘，氣如游絲了。

申中和道：「我老化子猜得沒錯，果然是她，她就是丁英。」

葛警心道：「她就是我師姑，我來問她，她爲什麼要殺了我娘？」

丁英緩緩的睁開雙目說：「妳娘是怎麼死的？誰又是妳的娘？」

葛警心道：「我娘叫神女韋雲姬，是被人用慢性毒藥害死的。」

「葛長風是妳的父親了？」

「正是家父。」

「妳娘是我害的，但她並沒有死。」

「已經下葬兩年多了，怎麼說還沒有死？妳爲什麼要害她？」

「我並沒有害她，她祇是吃了千日醉的藥酒，我原意是氣氣妳爹的，沒想到却毀了我自己。」

「妳說我娘還會活過來？」

「我不會騙妳，她一定會活過來。祇要妳在百日之內趕回去開棺，一定錯不了的。」

「師姑，那妳爲什麼又要組織性月敎呢？」

丁英嘆一口氣道：「這都是我一時偏激的想法所致，大錯已成，夫復何言？」

申中和道：「妳現在覺悟，尙不算晚，這總壇所在，據我老化子所知，尙有數百人手，如今藏於何處？」

丁英道：「這些人已在我適才操琴至最後一剎間，因琴絃齊折，被音波震蕩之關係，全都廢了武功，他們已從秘道出口處逃走了。」

申中和道：「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都已經知道了，只是尙有一件事還不大明白。」

「什麼事？」

「我們之間，多少有點淵源，妳爲什麼要殺死我丐帮六大護法？」

「那因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貴帮的護法，也絕不會下此毒手。」

「性月敎除了妳這總壇而外，尙有多少香堂？」

「十三處，而且我已聽說這十三處分堂，已經在你們丐帮的掌握之中了。」

「不錯，妳心力耗費過巨，現在可以休息一下，我們都不會記恨於妳的。」

「只是我也有一件事情，不大明白，適才是何人用琴音擊敗了我？」

「是我！」

原來李煥興此時，已帶了青娥、白鳳二婢，來到了秘室之中。

丁英道：「是妳？妳是……」

李煥興笑道：「我叫李煥興，乃隱居崑崙山學道之士。」

丁英恍然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當年我在師門習藝之時，家師就曾告誡過我，說音律之學，有如武功，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並曾有『遇李莫鬥』之語，我怎麼想不起來是妳呢？」

李煥興道：「妳說話已說得太多了，快閉目養養神，不要太傷了元氣。」

丁英苦笑一下道：「我已是油盡燈殘，再不多說幾句，以後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再說了。」

李煥興道：「適才比琴之時，在妳琴絃折斷的一剎那間，我已全力收回心力，所以我想妳傷得不會太過嚴重，一定可以復原的。」

「妳沒有騙我吧？」

「我與妳無怨無仇，何必騙妳？」

「其實讓我死了也好，因爲我作的孽也太多了。」

「妳雖然組成了性月敎，但幸未鑄成大錯，生命是可貴的。」

葛警心道：「師姑，妳要保重，如果我娘能復活的話，妳要陪我回家，妳是應該向我爹娘賠罪的。」

丁英又苦笑了一下說：「不錯，我是應該向妳爹娘賠罪的。」

李煥興立時又叫青娥取出一隻葫蘆，一葫蘆的五行神梅製成的漿液，全部給丁英服了下去，是以丁英恢復得很快，也不過一刻工夫，就可以行動了。

她站起來說：「我帶妳們走出這隧道出口。」

她用素手在壁上一按，立時聽到一陣軋軋的聲音，秘室壁間，又現出一道門來。進了這一道門，便是一處很大的地下石室，縱橫約有數十丈寬闊，全是用青石砌成，地面也全是用青石鋪成，當初建築這座地下石室之時，也不知耗費了多少時間與人力，難怪那性月敎一直不肯放棄這座大羅剎寺了。

石室中橫七豎八的躺着數十具屍體，當然這全是性月敎的敎徒，可能是在丁英的琴絃完全折斷之時，因音爆之所致而喪身。

丁英道：「從這座石室的旁邊，有一條隧道，便可到達隧道出口。」

她走到南面石壁上一按，又是一陣軋軋的聲音，即現出一道門來，她當先走入，老化子申中和跟隨在後，接下來葛警心、小雲、李煥中、紅梅、綠黛、李煥興、青娥、白鳳等人，一齊循着隧道，向前進行，行了約半個時辰，便出了隧道口，外面是一片平原，是羣山環抱中的一片小小的平陽，約有十丈方圓，亦已站滿了人，性月師太與她四位弟子，正在勸導那些武功已廢的性月敎徒，改過向善。

丐帮總護法飛燕丐丁鋒，率領丐帮七十二使者，圍在四週。

當丁英走出之時，衆敎徒神情一震，發出了一陣歡呼，在塲的敎徒，約有二百多人，所以歡呼起來，聲音也特別響亮，也由此可見，丁英平素在性月敎人的心目中，仍是甚受愛戴的。

丁英雙手高舉道：「各位，我們已經都錯了，我們不能再辜負我們大好的人生，從今日起，各位自尋一個安身立業之所，老老實實的做人，規規矩矩的做事，從今日起，江湖上再沒有性月敎了，我們雖然不是敎友，但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

衆敎徒又是一陣歡呼。

丁英又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各尋生路吧，解散。」

二百多人，立時紛紛尋路出山去了。

性月師太道：「貧尼等苦口婆心的勸導了半天，也沒有收到一絲效果，想不到丁施主短短數語，就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丁英道：「已往有很多開罪師太之處，還處死了師太的一位弟子，師太怎麼倒反而捧起我來了。」

性月師太嘆道：「蘭因絮果，各有前定，何況人死不能復生，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吧，倒是丁施主能够即時回心向善，的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丁英嘆道：「我是咎由自取，如果師太不嫌棄，待我俗務了了之後，願長隨師太，永伴青燈。」

「丁施主年事未老，又有一身武功，何不爲人間做一番事業？」

丁英道：「師太這一句話倒提醒了我，但有一事，師太決不可推辭。」

性月師太道：「請說。」

丁英道：「這座大羅剎寺，在建築方面，也還說得過去，今後就請師太卓錫於此，借師太的福慧，以洗此地之污穢。」

性月師太道：「由此可足證丁施主已改過向善，貧尼接受就是。」

申中和道：「此間之事已了，性月敎尚有十三處香堂，我們不能不提前處理，否則就遺害無窮了。」

葛警心道：「世伯，我還要趕回家去，處理我娘的事。」

申中和道：「那麼，我們就分頭進行了。」

他立時吩咐丁鋒用飛鴿傳書通知各地分舵，書到之日，立時開始行動，自己帶了七十二使者，就近分援各處。丐帮人員一走，李煥興與李煥中姊妹，也告別衆人，帶領四婢——青娥、白鳳、紅梅、綠黛，同往崑崙山去了。

性月師太便率領四弟子，又回到大羅剎寺中，寺中尚留有很多糧草及銀両，她們不必再去化緣，便可安心學佛。

此時場中祇剩下了葛警心、小雲，及丁英三人。

丁英道：「我們走罷，現在就趕往妳家中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三人一起出了鬼峽，日夜兼程，也不過兩個月的工夫，已經到了葛警心的家中了。

葛警心的父親神機俠葛長風見了丁英，先是一愣，半晌方道：「原來是小師妹，當眞是稀客，快請裏面坐。」

丁英眼睛一紅，說：「我對不起你，大師哥。」

葛長風豪笑道：「小師妹，妳並沒有對不起我，我這個做大師哥的，倒有些愧對小師妹。」

丁英道：「不！你不知道。」

接着便將前後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葛長風嘆道：「這眞是冤孽。」

接着又是一笑道：「祇要內人未死，這筆賬就從此一筆勾銷。」

丁英道：「師嫂下葬已有多久了？」

葛長風道：「兩年零九個月了。」

「死後幾日下葬？」

「五天。」

丁英屈指一算，道：「幸好趕得上，再過五日就不行了，我們快準備開棺。」

葛長風立時吩咐了幾個弟子準備用具，他妻子的墳墓，就在莊後的山上，很快就挖掘開來，棺木尚完好如初，原來那棺材是用青銅製成，打開棺蓋，見他的妻子，果然是面目如生。

丁英道：「我們先將棺材抬回家中，等待她清醒過來。」

葛長風道：「萬一……她無法清醒過來呢？」

丁英道：「那時我這個做師妹的，將以死贖罪了。」

葛長風嘆道：「希望不會如此。」

他立即叫厨下準備盛筵，替他小師妹接風，當晚便安置了她的住處，由於葛長風招待備至，使她內心更感不安。

這樣一晃就是三天，在這三天內，葛長風可並未冷落了她，陪她喝酒、下棋，或談一些往日在師門中的事情。

葛警心則一直守在她娘的棺木旁邊，連吃飯都不願意離開，到了第四天的早上，她發覺她娘微微的動了一下，不覺大喜，急快叫道：「娘，娘啊！」

她娘已經緩緩的睁開了眼睛，一見自已躺在棺木之中，深感詫異，便即一躍而起，跨出棺外，說：「這是怎麼回事？」

葛警心便將上情說了一遍，便帶她娘找到了葛長風與丁英。

丁英跪在她的面前說：「師嫂，我是來請罪的。」

神女韋雲姬道：「妳是不是很喜歡長風？」

丁英臉一紅，不肯說話。

韋雲姬又道：「如果妳眞的喜歡他，那妳就留下來吧，師嫂的心裏還能容得下妳。」

「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妳？」

丁英流下淚來說：「妳不但不怪我，反而如此愛護我，我眞慚愧死了。」

此際聽到外面有人哈哈大笑道：「這才是最好的結束啊，有什麼好慚愧的，我老化子正好趕上喝一杯喜酒呢。」

進來的是申中和。

葛警心道：「世伯，情形怎麼樣？」

申中和道：「我已接到隣近分舵的飛鴿傳書，已有七處的性月敎香堂，均被剿滅，尙餘六處，我想也無大問題。」

葛長風道：「如此甚好。」

韋雲姬立時吩咐家人準備喜筵，當晚便替葛長風與丁英圓了房，老化子也在此湊了熱鬧，到了第七天的晚上，丐帮的總護法，飛燕丐丁鋒已趕了來，向申中和報告其他六處香堂亦已相繼解決。

丁英住了一月，便行俠江湖，老化子申中和也回到丐帮去了。

（全書完）

與古龍扶醉論武

左手葫蘆右手劍

林清玄·文

在古龍的哲學裏，沒有淺斟細品這一套。他寫起武俠小說，和喝酒、藏酒、一樣量大。本刊不日將推出他的最新作品：楚留香新傳——新月傳奇（即玉劍傳奇）。

「人已將醉，酒已將醒，如何消夜永？」

一個醉人的寒夜。

古龍與我在他家的酒枱上醉眼相對，他寫下了這幾句。

那時我們已經對飲了兩瓶黑牌的強尼走路，是凌晨兩點——該「走路」的時候了。

我們都不能安穩的走路。

像是古龍小說中決戰千里的俠客，在偶然間遇到了高手，雙方蓄勢待發不能發招，我終於悟到他小說中高手對招時的不拖泥帶水，雙方一亮劍，便已見了眞章。

那一日我最後敗在古龍的酒下，口吐黃箭，不省人事，白日須縱酒，夜裏且放歌，古龍的酒和他的武俠，他的人一樣，果然名不虛傳。

縱酒狂歌才會過癮

古龍說：「你應能為我的對手驕傲。」和古龍喝酒眞是爽快的事，他的哲學裏似乎沒有淺斟細品這一套，他是要縱酒狂歌才會過癮的人。他說：「淺斟細品最大的通病是廢話太多，枝節太多，人物太多，情節也太多。」他的酒可以印證他的武俠。

說穿了，古龍的武俠人物多少是能反映他的為人的。

他屢遭批評。

他幾度上法庭。

他從不為他的行為辯駁。

他，就像在「邊城浪子」中的自斷：「我天性也許有些狡猾，但却一心想成為個眞正的君子，有時我做事雖然虛偽，但無論如何，我總是照着樣子做了出來。」

酒後有眞言，古龍醉酒的時候告訴我，他的生命他的為人和他的武俠所追求的就是「乾淨俐落」四字。

好酒的人，對酒總免不了有幾分好感，古龍也是，他不知不覺的就收藏起酒來了。

讀書的人客廳中有書架，愛古董的人家中擺滿古董，好擺排場的人家中放了各種金器銀器。

古龍家的客廳只有酒。

各型各色的酒。

琳瑯滿目的酒。

眼花繚亂的酒。

當然，古龍是懂生活藝術的人，他家還有許多好字好畫，一些對聯。

如果我寫一手好字，我倒想送一幅對聯給他：

「酒醉南山猛虎
俠驚北海蛟龍。」

提到收藏的酒，就彷彿提到他筆下的武俠人物，古龍的眼中有一種神秘的光。

酒香裏的豪情

縱酒的歲月起源很早，收藏酒却是開始於三年前，這時候古龍身邊有多餘的銀両可以買好酒，也達到了進可縱酒，退可玩賞的境界——這樣的境界也不易，有的人只會喝，有的人只會收藏。

彷彿是一種武俠小說的情況：

在老式武俠小說中，我們常看到俠客進酒坊，高叫一聲：「伙計，來幾斤白乾，十斤牛肉。」其中自有豪情。

後來，俠客有了賢慧的妻子，有了可愛的下一代，他比較少在酒坊出入，家中有了酒櫃，好酒盈目，還手可以取來痛飲，在豪情中又有細膩。

古龍收藏酒的這段日子，正是他的小說求新求變的轉機，就是「寫人類的感情、人性的衝突，由感情的衝突中，製造高潮和動作。」

人的轉變多少有一點脈絡可循，古龍的藏酒和古龍的武俠與他的少年時代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古龍的酒多采多姿，他說：「我的許多名酒，世界名酒字典裏都還沒有。」

他有很多奇形怪狀的酒，光是馬形的酒就有好幾瓶，大炮有三尊，馬車形的、汽車形的、電話形的、大象形的、小鳥形的、金字塔形的、犀牛形的、字典形的，各形各類的。

這些酒剛開始時他是看中意了就掏腰包，後來朋友們聞知古龍藏酒，發現好酒就為他買來，古龍的好酒便日益增多，每一瓶酒又代表了一段友情。

朋友，是古龍生命中最重要的顏色。

古龍說：「朋友就是朋友，絕沒有任何事能代替，絕沒有任何話能形容——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玫瑰，再加上世界上所有的花朵，也不能比擬友情的芬芳與美麗。」

最好的酒深藏不露

如果會喝酒，又有幾分豪情，可以掛劍斷琴，無疑的，古龍願意結交這個朋友。

古龍擺在客廳裏的「漂亮」的酒，不是他最好的酒，他的最好的酒深藏不露。

他說：「好看的酒不一定好喝。」

他說：「最好的酒樣子都是最簡單的。」

所以，古龍的酒中，價值在港幣八千、一萬元以上的酒，它只是用普通的酒瓶裝着。

說到這裏，又和武俠相通了，武功最高的人不必使劍，光以一束稻草代劍器，就能傷人致死。

古龍小說裏的主角也都不是頂漂亮的，他捨棄了武功天下第一，容貌蓋世無雙的形相，而着力寫有血有肉的江湖人，他的筆下，傅紅雪（天涯、明月、刀）是沉默孤獨的跛子，孟星魂（流星、蝴蝶、劍）是不見天日的刺客，蕭石逸（蕭十一郎）是聲名狼藉的大盜，王動（歡樂英雄）是四體不動的懶鬼；，他們外表的平凡，更顯襯出內裏的孤高的俠氣。

古龍的小說人物就像他的酒瓶，外表看不出來，開了蓋，才嗅到內裏的芳香。

王陽明的三傳弟子李贄在「焚書」中說：「孰謂傳奇不可興，不可觀，不可以羣，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慨多矣！」

這似乎是古龍的酒、俠和人的反映。

「我也是江湖人」

不久前，古龍在中國時報副刊寫過一篇「我也是江湖人」，縱談他對武俠的一些概念，多少也驗證了他寫武俠的道理。

他告訴我們，要衡量武俠人物的價值與意義不能用一般的標準，他們是孤獨的人，在人世上自成一個系統。他們的孤獨不是無助的、無可奈何的孤獨，而是一種倨傲的、高曠的孤獨，他們的系統也和一般社會一樣，有好的，有壞的，有可愛的，也有可恨的，但是他們最重義氣，那種肝膽相照，至死與共的義氣，比愛情比一切的情更偉大、更感人。

能拍拍自己的胸膛說：「我也是江湖人。」這是不簡單。「江湖人」不是可以遁意按裝的，它總有一些不可把捉的，如酒、如俠、如義氣、如豪情、如知恥和忍耐的勇氣。

許多舞文的人，文章和人聯不起來，古龍的人和他的武俠小說却是很連貫的，他就是生活在「武林」中的「江湖人」，當他醉酒時分，撩起他的袖子，讓你看他空手抓武士刀留在掌上的疤痕，看他臂上縱橫交錯的痕跡時，你於是知道，他寫武俠小說不是倖致。

所以他說：「我不敢教人寫武俠小說，我不敢。」

你如何才能教一個沒有走過江湖的人，寫出江湖人眞正的喜怒哀樂呢？

古龍之所以為古龍

從江湖中出來，古龍並不好武，所以他的招式不多，枝節也少，他說：「要做到『武』字並非難事，只要有兩膀力氣，幾手功夫，也就是了。但一個人若只知道以武逞强，白刃殺人，那就簡直和野獸相差無幾了，又怎配來說這『俠』字。」

傳聞中，「古龍」和「酒」和「色」似乎是不分的，傳聞總是有誤。

古龍也用不着辯解。

含蓄的人也許他的生活一直是平淡的，要到喝了酒後，血液才沸騰起來。

狂放的人不必喝酒血液就已經沸騰，我們一趨近，他全身都是熱氣，這種熱氣非關酒色，而是本質——沒有這種本質的人，以為那就是酒色了。

「古龍之所以為古龍，這就是了，我不是聖賢豪傑，我只有一腔熱血。」古龍說。

古龍寫的也是一腔熱血。

——我們可以理解「一腔熱血只賣給識貨的人」那樣拋頭酒血無所顧惜的意境。

朋友，要與有熱血的人交；酒，要與有熱血的人喝；戀愛，要與有熱血的人談；死，要為有熱血的人死。

因為，有熱血的人才是虎虎有生氣的。

有熱血的人才是不落俗套的。

有熱血的人才是有衝突，有高潮的。

喝酒，是古龍的生活。

藏酒，是古龍的樂趣。

寫武俠小說，才是古龍的專業。

他寫起武俠來，和喝酒，藏酒一樣「量大」。

古龍寫了廿年武俠小說，寫了一千萬言以上的作品，所有的毀譽褒貶似乎都不重要。

讀者展書而讀，自己可以印證它的價值。

《古龍寫作年表》

一九六九年以前：

「飄香劍雨」、「月異星邪」、「天禪仗」、「浣花洗劍錄」、「名劍風流」、「諸神島」、「孤星傳」、「傲劍狂龍」、「大旗英烈傳」、「武林外史」、「絕代雙驕」

一九六九到一九七〇年：

「多情劍客無情劍」、「流星、蝴蝶、劍」、「鐵膽大俠魂」、「蕭十一郎」

一九七一年：

楚留香傳奇——「風流盜師」、「鬼戀俠情」、「蝙蝠傳奇」、「桃花傳奇」、（部分為六九到七〇年作品）「歡樂英雄」、「大人物」、「邊城浪子」、「絕不低頭」

一九七二年：

七種武器——「長生劍」、「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環」、「霸王槍」

「狼山」、「七殺手」、「火併蕭十一郎」、「劍花、烟雨江南」、「九月鷹飛」

一九七三年：

陸小鳳的故事——「陸小鳳」、「鳳凰東南飛」、「決戰前後」、「幽靈山莊」、「銀鈎賭坊」、「隱形的人」（中斷）

「天涯、明月、刀」

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

「血鸚鵡」、「吸血蛾」、「三少爺的劍」

一九七六年：

「白玉老虎」

一九七七年：

「刀神」

「大地飛鷹」

「碧血洗銀槍」

一九七八年：

「離別鈎」

「英雄無淚」（連載中）

「鳳舞九天」（連載中）

關於「楚留香」的故事

楚留香新傳——新月傳奇（即玉劍傳奇）

古龍

在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就算是古龍筆下的武俠小說人物裏，楚留香無疑也應該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人，有很多值得別欣喜佩服懷念之處。本刊將在短期推出古龍最新力作「楚留香新傳——新月傳奇」（即玉劍傳奇），本刊特請古龍介紹關於楚留香的種種。——編者——

一

小說裏一定有人物，人物中一定有主角，無論寫什麽小說大概都不能例外，就算天地一沙鷗中的那隻鷗，也是擬人化的，也有思想和情感。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無疑是要比較特殊一點，無論形象和性格都比較特殊。

因爲武俠小說寫的本來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小說中人物的遭遇通常都不是普通一般人會遭遇到的，而且常常被「推」入一個極尖銳的「極端」中，讓他在一種極困難的情況下作選擇，生死勝負、成勝榮辱往往就決定在他的一念間。

是捨生取義？還是捨義求榮？這其間往往根本沒有什麽選擇的餘地。因爲武俠小說的作者一定要讓他的主角在這種磨練和考驗中表現出眞正俠義精神，表現出他的正直堅强的勇氣。

一個人如果經常會受到這種考驗，就好像一塊鐵被投入鐵匠的烘爐中，經過千錘百鍊後，自然會化凡鐵成精鋼的。

所以武俠小說中的主角，通常都是一個非常堅强的人，絕不屈服，絕不妥協，義之所在，百折不同。無論他們的外表看來是個什麽樣的人，這一點決心和勇氣却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就算他們的軀殼已因愁苦、傷痛、疾病而被傷害，這一點也不會改變，否則他就根本不會出現在武俠小說中，根本就不值得寫了。

× × ×

但他們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所以他們也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有些冷如岩石，有些熱情如火，有些木訥



沉着，有些瀟洒風流，還有些平時看來雖然平凡懦弱，可是在他們面臨大節大事時，却能表現出一種非常人所能企及的決心和勇氣。

人本來就有很多種，在創造小說中的人物時，當然也應該有很多種不同的型態，否則這種小說也根本不値得寫了。

× × ×

就算在武俠小說的人物中，楚留香無非也應該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人，有很多値得別人歡喜佩服懷念之處。

因爲他冷靜而不冷酷，正直而不嚴肅，從不僞充道學，從不矯揉做作，既不會板起臉來教訓別人，也不會擺起架子來故作大俠狀。

所以我也喜歡他。

所以我一直都想把他的故事再多寫幾個，讓別人也能分享他對人生的熱愛和歡樂。

他這一生中本來就充滿了傳奇，有關他的故事本來就是有很多還沒有寫出來，每一個故事都充滿了冒險和刺激，充滿了他的機智與風趣，也充滿了他對人類的愛與信心。

不把這種故事寫出來，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而且讓人很難受。

所以我又決定要寫了。

× × ×

在重寫這個人之前，我當然希望大家都能瞭解他是個什麽樣的人。

楚留香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二

江湖中人都知道楚留香「楚香帥」，却很少有人知道這個人在那裏？有多大年紀？長得是什麽樣子？

因爲他成名極早，所以有的人說他已「垂垂老矣」，可是也有的人說他還很年輕，甚至還有的人說他已經學會「駐顏之術」，能够青春常駐。

因爲他有「盜帥」之名，所以有的人說他只不過是個比較有本事的大盜而已，可是也有些人說他的「盜」只不過是一個手段而已，一種爲了使人間事更公平合理的手段，而且他已經將這件事化作一種藝術。

一種極風雅的藝術。

× × ×

有很多朋友都認爲我在開始寫他的故事時那張短箋最能表現出他這種特性。

「聞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極盡妍態，不勝心嚮往之，今夜子正將踏月來取，君素雅達，必不致令我徒勞往返也。」

這是他要去「取」一尊白玉美人前，先給那個主人的「通知」。

他要「取」一樣東西之前，一定會先通知對方，要對方好好防備。

他甚至還會告訴你，他要來取此物，只不過因爲你已經不配擁有它。這是件很絕的事，實在很絕。

所以就連他的對頭們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人是獨一無二的。江湖中永遠都不會有第二個楚留香，就好像江湖中永遠都沒存有第二個小李飛刀一樣。

× × ×

可是楚留香和李尋歡不同。

他沒有李尋歡那種刻骨銘心的相思和痛苦，也沒有李尋歡的煩惱。在他心裏，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麽不能解決的事，所以也沒爲什麽眞正能令他苦惱的問題。

只不過他也是個人，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可是他總能將惡的那一面控制得很好。

有時他也會做出很傻的事，傻得連自己都莫名其妙，有時他甚至會上人的當。

幸好他總是很快就會發覺，而且就眞上了當之後，也能一笑置之。

他總認爲，不管在多麽艱苦困難的情況下，能够笑一笑總是好事。

三

沒有事的時候，楚留香總喜歡住在一條船上。

一條很特別的船，潔白的帆、狹長的船身，輕巧快速，甲板光滑如鏡，通常都停泊在海邊，船舭下通常都吊着一瓶從波斯來的葡萄酒，讓海水把它「鎮」得剛好冷得適口。

他不在這條船上的時候，也有人替他管理照顧這條船。

三個女孩子，聰明而可愛的女孩子。

蘇蓉蓉溫柔體貼，負責照料他的生活衣着起居，李紅袖是才女，對武林中的典故人物如數家珍，宋甜兒是女易牙，精於烹飪，蘇蓉蓉和李紅袖都很怕她，怕她說：「官話」。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

宋甜兒說的官話確實很少有人能聽得懂，可見人與人之間如果心意相通，又何必說話？

四

楚留香的鼻子從小有毛病，從現代的醫藥觀點來看，大概是鼻竇炎一類的毛病。所以他常常喜歡摸鼻子。

可是這種毛病並沒讓他苦惱過，這條路不通，他就換一條路走，鼻子不通，他就訓練自己用另外一種方法呼吸。用身體的毛孔幫助他的呼吸。

人生中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偉大的畫家眼睛常常不好，偉大的樂師耳朵往往不太靈，貝多芬晚年時已經是個聾子。

楚留香的鼻子不好，却最喜歡香氣。

每當他做過一件很得意的事情之後，就會留下一陣淡淡的、帶着鬱金花芬芳的香氣。

這就是「楚留香」這個名字的來歷。

× × ×

像楚留香這麽樣一個人，當然有很多朋友，各式各樣的朋友。

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的方丈大師，也有滿街化緣的窮和尚，有冷酷無情的刺客，也有感情衝動的少年，有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有一字不識的村夫。

他的朋友中最老的一個是胡鐵花。

× × ×

胡鐵花也是個妙人。

他喜歡找楚留香拚酒，喜歡學楚留香摸鼻子，沒事也要臭楚留香幾句，找找楚留香的麻煩。

可是楚留香眞的有麻煩時，他立刻就會去拚命。

他也和楚留香一樣，喜歡酒，喜歡女人，喜歡管閒事、抱不平。

他還有一件楚留香沒有的煩惱。

——喜歡他的女人，他都不喜歡，他喜歡的女人，都不喜歡他。

五

楚留香這一生中做過各式各樣的事，好事做得固然很多，傻事做的也不少。

他幾乎什麽事都做，只除了一件事。

——他絕不做自己不願做的事，這個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免强他。

× × ×

這就是楚留香。

胡鐵花

> ### 「楚留香的故事」將在本刊連載
>
> 楚留香的故事：「玉劍傳奇」，將在本刊連載發表，敬希留意。
>
> 看過武盲先生與古龍的辯駁專論後，不論讀者，作家抑或飽學之士却一致認爲：古龍非但會全力以赴，而且更會創出他更豐富意境的嶄新寫作路綫。藉此小小篇幅，謹向讀者們作一總結。
>
> ——編者——

英烈傳

捨生取義感人短篇故事

楊　威·文
子　成·圖



巧妙安排

飛雲渡地方很小。

名氣却很大！

一位眞正的英雄，在此處完成一件大事——轟轟烈烈的，震古爍今的偉業。

他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人，平凡而普通，沒有人注意，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他能做出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的名字從飛雲渡傳出，風靡了整個大江南北，關內關外。

整個武林震動了！

× × ×

清河鎮是四川境內一個小地方，百來戶人家，一條不太長的街道，有飯店、有旅舍，還有雜貨舖……，雖然簡單，對一名過路的旅客來說，也免强將就了！

歸來客棧住了幾夥人，那都是流動性的，只有後面靠山的房間，有名年青人，約莫二十三四左右吧，住在此處已有半個來月，比較有點古怪。

他住在這兒究竟是等人呢，還是路過，叫人費思量，店主問時，年青人只是笑笑，沒有回答！

住店吃飯，只要有錢付，誰能管得了，再說，四隣左近也沒有什麼偸竊搶刦的案件發生，更沒有懷疑的理由，店東只覺得奇怪，並無懷疑！

年青人登記的姓名白雲軒，湖廣人士，究竟是什麼出身，也令人摸不透。

每天下午，白雲軒喜歡到野外散步，他似乎愛上了這地方。

旋乾轉坤

開頭幾日沒有什麼，十幾天過去，就有點異樣，簡直是透着說不出的奇特！

來歷不明，行動奇特，又沒有明顯目的，再者，清河鎮只是個荒僻之處，白雲軒流連忘返，到底爲了什麼！

普通百姓，雖然心內奇怪，担憂是有，倒還不至於害怕！

有的人就不同了！

清河鎮上，就有這樣的人家！

這家人，同樣給這小地方帶來極大不安，可是，誰也不敢過問！

廣大的院落，華麗的樓台亭閣，出入的人都是鮮衣怒馬，盛氣凌人，而且都是身負刀劍的武林人物，平常百姓又怎敢自找麻煩！

像這像武林豪門巨戶，自然有他們不可告人之密，仇人不免有很多！

像白雲軒這樣的人，莫名其妙的呆在這兒，很容易使人懷疑，疑心一起，幾方面一湊合，大夥兒一商量，心內越想越像，這小子來清河鎮，的確是存心不良。

白雲軒散步，仍然是那麼悠遊自在，穿花拂柳，繞着小清河漫步。

「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攔在路中，擋住去路。

這位不速之客，約莫三十來歲，滿面殺氣，似乎是來意不善！

白雲軒眉頭微皺，並無絲毫懼色，雙目望住這位不速之客，一言不發！

「小子，你來清河鎮何爲，趕快說明

，免得後悔！」那位不速之客冷峻道。

白雲軒淡淡一笑道：「只要與人無害，天下都可去得，清河鎮又不是什麼私人產業，我在此處多停兩天，難道又犯了罪麼？」

「嘿嘿，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待俺茅山鬼狐東門啓給點厲害你瞧瞧！」

白雲軒索性連話都懶講了！

這位不速之客，自報名號，茅山鬼狐東門啓，在江湖上也算是號人物，誰知道白雲軒聽到，全不當一回事，東門啓不禁有點惱羞成怒，而心底不禁暗自警惕，對方如此自負，必有其可以自恃的地方！

因此，茅山鬼狐東門啓，益發不敢輕動。

白雲軒神態平淡，說他是害怕，又絲毫未露怯色，如果是藝高人胆大吧，怎會忍受人家逼問！

茅山鬼狐東門啓向來自負聰明，如今也無法弄清楚對方是何等人，更別說有什麼念頭！

又過了半晌，白雲軒緩緩轉過身子，似乎想離開此處模樣。

「別走！」茅山鬼狐東門啓叫道，他心內固然重重疑雲，但旣然奉命追查，就這樣沒有結果的走了，又怎樣回去交待，所以情不自禁叫了起來！

白雲軒又緩緩轉過來，冷冷的望住狐山鬼狐，仍然是一言不發！

這時候，茅山鬼狐東門啓沒有法子，只有硬着頭皮，喝道：「小子再不說明白，別怪我不客氣了！」

「哼！」白雲軒冷峻地哼一聲！

「看掌！」茅山鬼狐東門啓猛喝一聲，揮掌拍出。

由於不明對方深淺，所以這一掌全力施爲，「三笑紅塵」，「變幻人間」，千重掌影之中，變幻莫測。

白雲軒仍然無動於中，雙脚仍然不動，上身微幌，如風擺柳，看上去，似乎是毫無意思的動作，偏偏可以避開茅山鬼狐的神奇掌法！

東門啓外號叫茅山鬼狐，自然是心智極佳之人，平生自負的掌法，竟然給人家這莫名其妙的一陣亂搖擺破了，心內實在不甘，颼颼颼，如意三幻，連環施出，招中套招，式中有式，已將對方所有路綫封死！

白雲軒雙目凝集，身形微頓，茅山鬼狐東門啓這如意三幻又落空了！

這一來，茅山鬼狐東門啓心內暗自震駭，對方果然是高手，眼光尤高，像自己這如意三幻，只封閉對方出掌所有路綫，如果身形不動，反而無所施其技，空自忙了一頓，師老無功！

這時，白雲軒只要出掌，茅山鬼狐東門啓胸腹空門大開，非死即傷！

但是，白雲軒仍然屹立原處，雖未擺出什麼門戶，那種氣勢已聲威赫赫，令人有種莫能抗拒感覺！

從頭到尾，白雲軒並未還手，甚至連脚跟尚未移動半步，但茅山鬼狐東門啓整個人的意志，却全部徹底崩潰，只有任由割宰的份兒！

白雲軒緩緩轉過身去，從容漫步，那意思似乎這身後的敵手，不須再理！

芳山鬼狐東門啓如醉如迷，不知所云，這是他從未遇到的事，雖然他生性多疑，一身武功，也算是高手，生平見過的高手極多，潛意識中，白雲軒一身武功，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雖然茅山鬼狐東門啓負有嚴命，必須弄個明白，現在却只有任由白雲軒離開。

大約走出約三十餘丈遠近，茅山鬼狐東門啓暗叫道：「我怎可任他走開！」

正在這時，一條人影自林中轉出，擋住白雲軒去路。

白雲軒定睛看時，此人渾身黑衣，頭髮却雪白如銀，鷹鈎鼻，雙目精光烱烱，雖然隨隨便便一站，已透出漫天殺氣！

「鐵翅神鷹王冲！」茅山鬼狐東門啓心內叫起來。

白雲軒見有人擋住去路，却停步站住，細細打量面前黑衣人。

看樣子，總有六十多歲，神態眼神，及那不可一世的態度，必然是江湖上絕頂高手！

「渾小子，你竟敢到清河鎮撒野，胆子不小，是嫌命長了麼！」鐵翅神鷹王冲冷峻道。

白雲軒微微一笑，也不生氣，淡淡道：「來清河鎮的人成千上萬，只有我來不得，到現在爲止，我可曾做過什麼事，撒野云云，眞不知如何說起！」

「大膽，還在狡辯！」鐵翅神鷹王冲怒喝。

「聲音別這樣大，我知道，你們依仗着武力，强橫霸道，爲所欲爲，無理取鬧，老實告訴你，我到清河鎮，也不會妨害你們的事！」白雲軒淡淡道。

鐵翅神鷹王冲越聽越火，再也不顧講理，陡地猛喝一聲：「渾蛋，拿命來！」

白雲軒眉頭微皺，閃身避開一掌！

在鐵翅神鷹王冲眼中，白雲軒可不過是未見世面的毛頭小伙子，根本算不了什麼，他這迎風一掌，也是平生自負之絕技——迎風倒，顧名思義，其厲害可想而知，白雲軒竟然輕易避開，豈非怪事！

微一沉吟，王冲心內火氣更盛，暗自一咬牙，身形凌霄冲起，頓時將白雲軒全身罩住，無論他往那裏逃，也不易閃避開去。

突然，白雲軒上身又是一陣搖幌！

站在林中的茅山鬼狐東門啓，對這身法已領畧到其中厲害，他知道必然是武林中失傳的神功絕技，當今江湖上未出現過，否則，必定震動宇內，此時他一施出，鐵翅神鷹王冲雖然施出平生絕技，諒來也無法收效！

果然，三大絕招——「龍翔九天」、「足亂浮雲」及「大鵬展翅」，已充份表現出鐵翅神鷹王冲特殊身法武功！

尤其是他那鷹爪功，配合着輕功，發揮極大威力，令人防不勝防，簡直無從躲起！

鐵翅神鷹王冲橫行江湖數十年，就是依仗這特殊武功，如今施展開來，當眞是風雲變色，威勢赫赫。

但是，白雲軒那一陣莫名其妙的搖幌，輕易避過了所有攻擊！

反覆施展了兩次，依然師老無功，鐵翅神鷹王冲心內實在不相信，今日竟然碰

到這不可思議的怪事！事實擺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了！

「颼！」王沖雙臂一振，橫掠三丈，落在一棵樹前，雙脚剛沾地，整個人像陣風捲到，一招「力劈華山」，鷹爪功施足十足功力，當胸劈出！

這一來，强勁無匹的掌力，嗤嗤作响，由此可知其內力强勁的程度了！

鐵翅神鷹王沖江湖經驗豐富，他已經施展平生絕學，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也是威震江湖的武功，白雲軒毫不費力化解，雖未還手，所謂落一葉而知秋，諒來招式上，決無法取勝，所以決定以內力決勝負！

白雲軒微一吸氣，全身衣服無風自動，高高鼓起，鐵翅神鷹王沖强勁無比的掌力，似乎撞到一座無形的氣牆上，嗤嗤聲响，無法得逞。

但是，那雙鐵掌仍然去勢不變，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擊，鷹爪功全是至剛極猛的陽勁，呼呼聲响，氣勢赫赫，別說是人體血肉之軀，即是石頭，只怕也經不起這鷹爪功全力一擊！

茅山鬼狐東門啓暗自慶幸，自己果然沒有猜錯，這年青人，身懷絕頂武功，自己剛才沒有魯莽，否則，只怕要落得非死即傷的下場！

現在，鐵翅神鷹王沖全力施爲，仍然無法取勝，而且人家仍未還手！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白雲軒右手微微抬起，放定在胸腹間，掌心微吐，一股陰柔勁力排空而出，與鐵翅神鷹王沖陽剛威猛的掌力相遇，立刻發出嗤嗤聲响！

蹬蹬蹬，鐵翅神鷹王沖再也站立不住，往後連退七步，又再退三步，急施千斤墜功夫，才小强站住！

鐵翅神鷹王沖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他縱橫江湖數十年，會過多少成名英雄，從無敵手，今日輸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手下，心內實有不甘，但是，這少年一身武功，確屬高絕。當今江湖上，只怕不易找出幾個對手，他到底是誰呢？

白雲軒若無其事，見鐵翅神鷹王沖自個兒怔怔出神，也不說什麼，竟自轉過身去，漫步前行！

「慢走！」鐵翅神鷹王沖回過神來，立即叫道。

「閣下還想怎樣！」白雲軒也不回頭，口內淡淡道。

「今日王某敗在足下手中，技不如人，沒有話說，敝主人却想會見尊駕，可否移玉前去相見。」

「噢！」白雲軒漫應一聲道：「在下並無朋友居住此處，貴主人又何由認識在下！」

「敝主人遍訪海內外的英雄，數十年來，未嘗遇到像足下這樣武功高强之士，雄心壯志，終不能如願，今日有幸碰到，王某至誠代主人邀請，必不會令閣下失望！」鐵翅神鷹王沖說到主人，臉上立刻現出恭敬神色。

白雲軒微一沉吟，立刻答道：「好吧，我在這兒反正沒有什麼事，見見貴主人也是一件好事！」

「請！」鐵翅神鷹王沖這時，對白雲軒恭敬無比，伸手肅客，不敢僭越，像他這樣江湖怪傑，生性傲桀不馴，獨來獨往，誰也想不到竟做了人家手下，而且是心悅臣服，那位主人又是何方神聖，竟有如此神通！

白雲軒也是給好奇心所使，才答應這位鐵翅神鷹王沖的邀請！

清河鎭雖不是什麼通都大府，但在羣山環繞之中，處處泉林幽勝，倒也別有清趣。

當下，鐵翅神鷹王沖在前面引路，暗中窺伺的茅山鬼狐東門啓見了，翻身就走，當先回去報告。

足足走了個半時辰，地勢漸漸陡峻，又走入巫山十二峯之處。又轉了一個彎，白雲軒眼睛一亮，心內暗叫道：「好一個所在，眞是神仙境界！」

幾處疏落的庭園，自成天地，樓台亭閣，在疏密有緻的蒼松翠柏中隱現，紅欄曲橋，如彩虹經天，一條二十餘丈的瀑布懸掛在山壁上，有如玉龍飛躍，令這寂靜的山谷中，倍添生趣！

白雲軒情不自禁佇立山坡上，觀看這當前的美景，陶淵明所說的桃花源，大概也無此處清幽可人！

「閣下少候，我去通知主人出迎！」鐵翅神鷹王沖說時，轉身自去。

白雲軒本想出言阻止，但整個人被這景色吸引住，所以不願出聲，破壞寧靜氣氛。

這主人既能找到此處，自然是非常人，他竟然有什麼解決不了困難，令人的確猜不透！

颼颼颼，突然有三人悄沒聲的在身後出現，白雲軒雖然聽清楚，但仍然裝作不知。

過了好半响，仍然沒有出聲，白雲軒也不回頭，從容往前走兩步，已將偷襲避過！

「好小子，果然有點門道，看掌！」

白雲軒心內有氣，他們這班人怎麼總是喜歡打架，不分青紅皂白，隨意動手，豈非令人討厭！

後面那人一掄猛攻，白雲軒根本未回頭，似乎背後長了眼睛，輕易避開！

「狗賊，你只會做偷偷摸偷的事，不敢面對面，與大爺過幾招！」

白雲軒轉過身來，只見偷襲的是一位少年，與另兩名漢子一齊出現，可能剛才認定白雲軒是偷進來的賊人，所以才出手偷襲！

「小子，你是什麼人，敢來此處，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怕死麼！」那少年怒喝。

白雲軒微微一笑道：「來此處一定會死麼！」

「混帳，大概是學了幾手功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天要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待本少爺教訓教訓你，小心啦！」少年說時，緩緩抬起手掌！

白雲軒微笑不語，看看這神秘山谷中有何絕學，自己倒要見識見識！

少年右肩微幌，掌緣已沾着白雲軒胸衣，那份快法，端的是快如閃電。

白雲軒微一側身，已避開一掌，連脚跟都未動；還輕輕在少年頸部吹了口氣！

「好小子，還是有兩下呢！」少年大

嚇，驚中，已脫開狂風暴雨般的攻勢！

一霎眼，已過了五十招，少年已用盡吃奶之力，仍然無法沾着人家衣襟；旁觀兩名漢子越看越驚，怕少年吃虧，二人立即趕上幾步，準備加入戰場。

颼颼颼，兩名大漢一出手，威力大是不同，江湖上能施出如此威力的掌法，還沒有幾個！三人聯手，眞個不容輕視，要不是白雲軒習有如此神奇身法步法，眞還有點棘手呢！又過了五十招，三人越來越驚，他們心底實在不服，但手底下却不爭氣，無法取勝，又爲之奈何！

白雲軒漸漸不耐煩，這三人不知趣，糾纏不清，如何是了；再說，他們是否由主人派出，試試自己武功深淺，自己再要禮讓，反而給人瞧不起；當下心意決定，立即出手！

「砰！」少年首先中掌，身形飛起之際，白雲軒微一轉折，出手如風，砰砰，又是兩下，拳不虛發，兩名大漢腹部中拳，雖是硬功，也吃不住勁，一連往後連退七步，才免强站住！

三人雖未受傷，但何曾見過如此武功，這時他們才知道，白雲軒武功太高，剛才只要稍爲加點內勁，三人只怕躺下了！

這時，白雲軒微笑望住三人，一言不發。

「你是什麼人，到這裏究竟有何目的？」少年問道。

「普通人，到這裏做什麼，只怕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們信不信！」白雲軒笑道。

這的確無法令人相信，三人面面相覷，眞弄不清這陌生人用意，只好愕然！

「好功夫！」人隨聲現，一行人衆，由林中出來。

白雲軒定睛看時，其中一名少女，特別引人注目，雖只隨隨便便一站，那絕代風華，已令人傾倒；在她身後兩名老者，怕沒有八十歲，鐵翅神鷹王沖站在身旁，就像個馴服的小貓。

「見過小姐二位公公！」三名年輕人一齊拜倒。

「罷了！」少女微微擺手，三人立即恭敬退在一旁。

「少俠光臨荒山，程曉茵接駕來遲，給你惹來不必要的疵煩，尚請見諒；我來給你引見，這二位是雪山二老，本谷長老！」少女莊容爲禮。

「好說了！」白雲軒不敢怠慢，趕緊拱手回禮。

「此處非待客之地，請到碧雲廳待茶！」少女程曉茵說罷，轉身引路。

白雲軒心內暗自思量，這少女莫非是此山谷主人，瞧他們在此，人人都有一身武功，這雪山二老更是高絕，這是一個集團，而且是一個有力量的集團，自己給他們帶來此處，不知有何用意！

程曉茵身上透出陣陣幽香，白雲軒一陣心跳，正在神魂顛倒，不能自已之時，程曉茵突然轉頭笑道：「少俠見這地方如何？」

「當眞是人間天上！」白雲軒由衷答道。

「這山谷有個漂亮名子，定名爲寒山勝境，共有二百餘人居住；亂世中，也算是個太平地方！」程曉茵像是告訴，也像是申述自己感慨！

「居住在這地方，忘去了煩惱，雖不能說是仙境，比塵世中喧擾，爭殺，的確有天淵之別！」白雲軒由衷道，「在這地方修心養性，再好沒有，我眞不捨得離開；你們眞好福氣！」沉默了好半响，主人沒有說話，白雲軒又忍不住讚道。

「居住這寒山勝境，也不枉此生；但人總有身不由主的時候，我們這般人無福享受，一樣和塵世中人要勞心勞力，甚至於還要隨時準備流血流汗……」程曉茵自言自語，心內頗有感慨。

白雲軒深深感染了一種傷感情緒，他由言語中，了解到這位絕世佳人，必然有其不凡的遭遇，他們這些人全是武林高手，看樣子還在精勵上進，這一切，說明了這羣人有其艱深任務！

繞池走，穿花過，一山一石，全是大匠精心傑作。

白雲軒越來越欽佩建造此處的人，那眞是曠古絕今的奇人，不知能否見到這位奇材！

碧雲廳，落在雲深不知處，經過三重天然雲霧封鎖，外人根本無法知道，廳內明潔乾爽，纖塵不染，寒山勝境中，要算這地方最美！最好！

它是一首詩，美得含蓄而又有豐富的內蘊；它本身就是一副畫，而且富有生命的畫；生動、眞實而變化萬端，任何畫家——即是天上神仙也無法描出其中情境！

坐定後，白雲軒發覺，這地方不會有很多人來，看樣子這是他們軍機重地，甚至連倒茶的丫環也沒有一個，他們帶自己來此，必然有重大事情宣佈，倒要小心在意才好，別做出不應該做的事，對不起師父教導之恩！

在座之人，全是一臉凝重神色！

程曉茵當先打破沉默，莊重而緩慢道：「白少俠，你到清河鎭來，是否令師主意！」

「正是，姑娘怎知？」白雲軒奇怪反問。

「這事太過重大，」程曉茵又接道：「所以令師並未告訴少俠底細，即是我們派人迎接，也經過多方轉折，如今總算順利完成迎接步驟！」

白雲軒越來越奇怪，師父與寒山勝境的人似乎有連絡，竟然不告訴自己，豈非怪事。

程曉茵知道白雲軒滿腹疑雲，當下也不客氣，決定將前因後果說明白，緩緩道：「三十年前，雲夢樓主柳天青以手中三尺龍泉，一雙鐵掌，誅殺黑道上巨寇，所以心狠手黑，無惡不作的强梁，幾乎殲滅殆盡，誰知道……」

說到此處，程曉茵似乎觸動傷心事，停口不講，美目中流下兩行清淚！

白雲軒不好意思發問，只有悶在一旁，靜待下文。

過了好半响，程曉茵也穩定情緒，繼續道：「綠林中人知道大禍臨頭，衆人計議之下，請來兩位久未出山的老魔頭，秦嶺雙妖郭氏兄弟，這二人武功卓越，還在其次，但他們一身奇門邪功，令人防不勝防……」

白雲軒聽到此處，情不自禁問道：「眞有這樣厲害，那不是天下無敵了！」

程曉茵接道：「雲夢樓主柳天青自不信邪，聽說秦嶺雙妖出山，立刻挑戰，果然中了暗算，逃回此處，才不支死去！」

「秦嶺雙妖沒有事麼！」白雲軒問。

「二人也中掌受傷，」程曉茵越說越傷心，珠淚愈流愈多，幾乎是泣不成聲，仍然咬牙道：「但他們却咬牙忍住要命傷痛，三年後才不支死去！」

「既然秦嶺雙妖死去，那不是天下太平了！」白雲軒忍不住道。

「他們二人雖死，却留下了禍根，在那三年中，將畢生所學，傳授給兩名弟子，也就是我們退居此間的主要原因！」程曉茵終於說明了原委。

「那麼，」白雲軒漸漸明白自己任務，凝重道：「這二人如今是江湖上的禍根吧！」

「正是，」程曉茵沉痛道：「雲夢樓主柳天青臨死時，已找到令師鷦鷯客，囑其想法挽救日後來臨的浩刦！」

白雲軒至此完全明白，師尊命自己到江湖上遊了半年，就到清河鎭等候，原來是這麼回事，大概怕自己經驗不足，洩漏機密，中人暗算，所以才這樣安排！

「白少俠，如今橫行江湖的惡魔，全是秦嶺雙妖的嫡傳弟子，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俠義道人士，任由魚肉宰割，大夥兒就全等待你啦！」程曉茵沉重道。

白雲軒只覺得肩頭上的担子很重，秦嶺雙妖傳下來的弟子，令得天下英雄，俯首稱臣，這等窮兇極惡的巨寇，豈是好玩的！

「這事情本就危險，白少俠是否敢於承担大任，那也只好看你的了！」程曉茵沉聲道。

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白雲軒心內反覆思維，這事如此巨大，師父竟然不說明白，其嚴重性可想而知，突然暗自一咬牙，已作決定，當先立即抬頭，毅然道：「好吧，我決定一試，盡力而爲，看能否勝任！」

「很好，我相信白少俠一定成功，古來邪不勝正，而且吾道不孤，別說寒山勝境中二百兄弟，九大門派力量，又豈是好欺的麼！」程曉茵頗爲興奮，這出山的日子終於到了，也正是大夥兒揚眉吐氣的時辰了！

白雲軒在寒山勝境足足住了十天，這眞是他最值得懷念的時候，名山勝境，盡情遊覽，而且有程曉茵日夕在旁陪伴，輕顰淺笑中，有說不出的綺妮風光。

一切計議妥當，白雲軒才飄然下山。

他仍然是獨個兒單槍匹馬，最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反正在江湖上，還沒有人認識，而且在外表上，也不容易引起人注意，所以行動上相當方便。

抱着遊山玩水心情，行行復行行，又過了半月，白雲軒已來到襄陽。

這兒江湖豪客，達官貴人，比清河鎭可多得多了，白雲軒竟自找家客棧住下！

每天到處跑，表面是遊覽名勝，實際是訪查黑道人物動態。

寒山勝境中人也陸續下山，只留下少許人駐留，其餘的全分批出發，並與白雲軒緊密聯絡。

首先，白雲軒選定風雲堡，這是笑面煞霍少庭得力手下，而且勢大力大，在長江一帶，稱王稱霸的人物。

天魔手焦義，坐鎭風雲堡，威震江南，兩子一女，全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如今有笑面煞霍少庭撐腰，更加如虎添翼，天下武林同道，只有任由宰割的份兒。

長江一帶百姓，更加苦不堪言，見他們的影兒就已心驚胆戰，所受苦楚可想而知。

今天，白雲軒存心找風雲堡開刀。

狀元樓上，生意特別好，將近午時，座無虛設，密密滿滿的人，南腔北調的聲音鬧成一片。

白雲軒自己我個位子，靜靜的似有所等待。

果然，不一刻，樓下傳來一片吵鬧之聲。

乒乒乓乓，驚叫聲，桌椅打翻聲，似乎是地震的聲音，樓上客人也面呈一片灰色，他們像是知道所發生的事，並且惴惴自危。

砰砰之聲響後，樓梯咚咚聲響，八名大漢，那簡直是活霸王，身材高大已極，兼且橫眉直眼的，滿臉殺氣，坐在樓梯口的人早已紛紛站起，像是逃走一般往後湧去。

「哼！」八名大漢畢直往前走，這那是上茶樓，好像在大街上橫衝直撞，一般酒客如避虎狼，只有逃命的份兒。

店掌櫃的簡直像哭，趕緊迎上前去，哈腰道：「公子小姐，今日有興到小店喝兩杯，請到如意軒坐。」

「哼，叫厨子弄幾個菜，先拿酒來！」這聲音好冷，白雲軒定睛望去，看出那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眼睛好像生在額頭上，滿面傲狂之色，旁邊也是一位少年，雙目冷峻，嘴唇緊閉，一副唯我獨尊之概。

在兩名少年身後，一名絕色少女，大概她長得美，所以令人看得順眼些！

這就是襄陽城談虎色變的襄陽三英，大公子銀槍少俠焦永年，二公子白馬公子焦泰，及三小姐芙蓉仙子焦美儀，數年間，兄妹三人已闖下極大萬兒，長江一帶，黑白兩道，全是他們天下。

狀元樓的菜燒得好，酒更出名，只是像他們這樣的惡客，天下人都討厭，偏偏又無法可想。

三兄妹被招待在如意軒，那八名大漢却呆在外邊，衆酒客簡直是食不甘味。

好不容易坐定下來，衆人才鬆了一口氣。

白雲軒知道八人無惡不作，襄陽三英的橫行霸道，自然是生性如此，而這八人却是主要帮兇，今日要好好收拾他們！

酒樓上再沒有人談笑，這八人却毫無忌憚大吹大擂，口沫橫飛。

白雲軒緩緩走過去，開始時還沒有人注意，待到他畢直往八名大漢坐位畢直走過去，大家才看出有點異樣！

「咦，這小子幹什麼？」其中一名大漢突然道。

其餘七人立刻被這話驚動，抬頭看時，白雲軒已笑哈哈站在面前。

「小子，幹什麼？」一名面上有青痣的漢子問。

「幾位大爺，小的從小就羨慕英雄好漢，今日想不到見了八位，可算是三生有幸！」白雲軒笑哈哈道。

「究竟什麼事，快說，別嚕嚕嗦嗦的夾纏不淸，大爺們不耐煩聽這廢話。」又是那名有青痣的大漢說話。

「小的想，」白雲軒吶吶道：「拜各位大爺爲師父，以後在江湖上也可以混一碗吃，而且沒有人欺負。」

「哈哈……」八名大漢聽了，縱聲狂笑。

酒樓上衆客人，恨不得踏一脚，這小子敢是壽星公吊頭，嫌命長！

待大漢笑聲停了，白雲軒又道：「各位大爺，可否收我做徒弟。」

「收徒弟！」有痣的大漢顯然引起極大興趣。

「大爺可否收我……」白雲軒一副可憐樣子。

有痣的大漢似乎有點心動，另外一名黑臉大漢却冷冷說道：「賀老三，這小子斯文秀氣的，不是學武的材料，我們收徒弟，只怕也不容許。」

「嗯！」有青痣的大漢漫應了一聲，似乎還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實不容收徒弟！

白雲軒見那大漢如此說，知道自己的打算受了阻碍，當下再也不顧容忍，怒喝道：「混帳，你竟敢破壞我的事，不要命了麼！」

「咦！」酒客們何曾見過這等情境，大夥兒忍不住叫出聲來。

八名大漢何嘗不是大奇，世上竟有此出人意外之事，他們睜大了十六隻眼睛，瞪着白雲軒，似在看着什麼稀奇古怪的事物。

「看清楚點，不認識你老爹！」白雲軒冷冷道。

「你莫非發瘋了！」有青痣的大漢喃喃道。由於這事情太過奇怪，所以他也透着滿腹疑雲。

「不錯，你爹我想發瘋，不可以麼！」白雲軒聲音大，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態。

八名大漢，一向是橫行無忌，殺人如麻，今日碰到這樣怪事，令得他們大奇特奇，反而覺得一股新鮮味道，所以未曾發火。

「沒有胆的匪類，老子懶得再見你們！」白雲軒說時立即轉身走開。

「拿命來，」黑臉大漢想想也火，無論白雲軒是不是發瘋，他也決定要殺之洩憤，當面辱罵，這還能忍麼？

白雲軒越走越快，似乎像逃走一般，極快的衝向樓梯口，看上去，幾乎是滾下去。

「逃得了麼。」黑臉大漢豈能放手，騰身而起，自窗口掠出，落在狀元樓大門口。

白雲軒假裝沒有看見，畢直往外衝，黑臉大漢臉上殺氣騰騰，醋缽大的拳頭兜胸就打！白雲軒再不客氣，伸手就扣住黑面大漢寸關，順勢往後一帶，施出四両撥千斤功夫，黑面大漢整個人突地騰身而起，又越過窗口，飛回自己座位。

「老七，今兒是在練習輕功吧，飛來飛去的，好像很有勁兒，那小子大概完了吧！」有青痣大漢笑道。

「砰」，黑臉大漢龐大身軀簡直是個牛，整個人衝到桌子上，這還得了，七人給滾湯熱茶燙得呱呱怪叫，而殘餚餘汁飛濺中，七人渾身汁漬，狼狽不堪。

黑臉大漢直挺挺的睡在桌上，似乎沒有呼吸了！

「追！」七人看清楚時，知道中了暗算，他們心內還不信是白雲軒下的手，一定是由其它暗中埋伏的人暗算所致，所以七人越過窗口追出。

白雲軒逃出老遠，剛好背影還看得見，七人大怒，飛快追來。

一連追過二十幾條街口，已來到一塊廣場上，那正是關帝廟門口。

白雲軒伏在塊大石上直喘氣，七人如一陣風捲到，團團將他圍住。

「你們，幹什麼！」白雲軒似乎駭破了胆。

「嘿嘿嘿，小子竟敢在泰山頭上動土，你那同黨呢？難道也逃了！」有青痣大漢冷峻道。

「什麼同黨？」白雲軒愕然反問。

「拿下，回去慢慢問。」有青痣大漢似在下令。

一名矮胖子笑吟吟走入場中，他也不說什麼，直走到白雲軒面前，伸手就抓，根本沒有什麼事，結結實實給抓個正着。

白雲軒不言不動，任由對方抓着，似乎駭傻了！

那矮胖子僅只抓着，並未用內勁，或者不會用內勁，在他以爲，這文弱書生型的少年，已在掌握中，又何必另外多用一次手續，惹麻煩。

「小子，你那帮手在什麼地方，快從實招來，」有青痣的大漢怒喝道。

「有什麼帮手，根本沒有，你別亂說才好！」白雲軒一副傻氣十足模樣，他知道七名大漢心目中是這樣想，所以越發裝得起勁。

「打。」有青痣的大漢似乎不耐煩，喝令用刑。

矮胖子大漢臉上仍舊在笑，右掌陡地如風刮到，還用上三分眞力，存心打下幾顆門牙，但是，白雲軒身法何等輕活，看上去，他似乎站不穩，往左傾斜跌倒，堪堪避開了那一掌。

七名大漢心目中，這只是碰巧，但矮胖子却有點老羞成怒，當着大顆兒面前，怎能如此失風，心內怒氣一生。右脚倏起，兜胸踢去。

白雲軒也覺得不能再拖，」伸手，抓住矮胖子那隻毛腿，順手一送，似乎附上神法，矮胖子陡地騰雲駕霧般飛起來，這下身不由主，直駭得他呱呱怪叫。

其餘六名大漢，這時才知道白雲軒武功卓越，剛才各種做作不過是做戲而已。

有青痣的大漢首先發難，呼叫聲中，龐大的身軀如風捲到，雙掌吞吐如電，霎眼間，已三十六招。

另五名大漢，也合圍上來，大夥兒配合得天衣無縫，他們似乎玩慣了群毆的把戲，所以非常熟練，可惜碰到白雲軒，武功太高了，令得他們根本無法得手。

似乎有魔法，白雲軒在大包圍圈中，十二隻手，還是慣於打架的手，仍然無法沾上邊，要不是親自經歷，他們實在不會相信。又過了二十招，白雲軒陡地清嘯一聲，雙手倏出，那等快法，令人目不暇給，砰砰砰，六名大漢，摧枯拉朽的全部倒地不起。

這七人平素無惡不作，白雲軒下手也不容情，全部廢去他們的武功，留下他們之命，讓他們懺悔終身。

拍拍手上灰塵，白雲軒望住七人，緩緩道：「你們回去給我帶個信，數日之內，我要瓦解風雲堡，叫天魔手焦義及他三名寶貝兒女，好好準備吧！」

七名大漢，還有一名在酒樓上躺着，此時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白雲軒說完，竟自揚長而去。

拚將一死　以酬蒼生

這件事立刻哄動起來，當今江湖上，風雲堡是塊金字招牌，今日竟有人敢在泰山頭上動土，那還得了。

尤其是襄陽三英，平素扯慣了上風旗，今日竟然吃了這麼大的啞巴虧，更加暴跳如雷，誓要捉住兇手，碎屍萬段。

兄妹三人，幾乎找遍了襄陽城，仍然找不到白雲軒的人影。

十天很快過去，白雲軒似乎失踪了。

白馬公子焦泰心內煩躁，不願在城內呆，獨個兒騎馬到城外溜蹉，希望能夠僥倖碰上兇手。

官道上熙來攘往，千奇百怪，而白馬公子焦泰只注意年青小伙子，他本人也未嘗見過白雲軒，由八名手下描述，只知道是個斯文秀氣的年青人，到底是什麼模樣，却沒有印象。

由早上起，足足四個時辰，仍然找不到！白馬公子焦泰只恨得牙癢癢的，騎着馬漫無目的到處逛。

突然，白雲軒坐在大路邊，悠哉遊哉，一副怡然自得之神態！

白馬公子焦泰如果在早上，一定會看清楚，經過四個時辰的觀察，眼睛實在累了，而且十分氣餒，所以忽略過去，任由馬兒放轡而行。

「焦公子！」白雲軒突然叫了一聲。

白馬公子焦泰愕然回頭，望住白雲軒，仍然未曾想到眼前這人就是兇手，由於白雲軒的外表溫和斯文，與兇手似乎扯不上關係，所以白馬公子焦泰問道：「有什麼事，你叫我幹嗎？」

「焦公子不是找人麼？」白雲軒溫和道。

「你知道兇手在那裏？快說出來，重重有賞！」白馬公子焦泰聽說有兇手踪跡，立即精神一振，立即追問。

白雲軒笑吟吟道：「我就是！」

「什麼？」白馬公子焦泰有點不信自己耳朵，所以才會又追問一次。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白雲軒仍然是溫和地講。

焦老二搖了搖頭，似乎想把腦內不相信的思想搖掉，漸漸回過神來，臉色也趨於嚴峻。

「今天只你一個人來？」白雲軒輕聲問。

「好小子，拿命來！」到這時候，白馬公子焦泰才清楚眞實情況，立刻怒火中燒，左手一按馬背，騰身而起，往白雲軒直撲過去！

白雲軒連上身都未站起，依舊懶洋洋坐着，對於白馬公子威勢赫赫一撲，似乎未曾看到！

焦老二內心雖然覺得不對勁，可是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一擊，已施展出家傳武功，「虎穴騰龍」，右掌已罩住白雲軒上半身，左掌疾出，化虛爲實，猛擊期門穴，雙腿連彈，已踢出二十四脚，招招都是要命殺着，看來已用上全力！

正在這時，白雲軒身形像蛇一般，在草地上疾滑八尺，依然是原樣子，輕鬆自在，望住焦二公子微笑。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白馬公子焦泰到底是武林名家之後，眼光不同常人，知道今日已落在陷阱中，自己此時已是籠裏之虎，恐怕不易逃出！

白雲軒望住這位焦二公子，神態鎭定，似乎不怕他逃上天去！

白馬公子焦泰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突然一咬牙，決定拚個明白，陡地大喝一聲：「殺！」拳脚如狂風驟雨般地打出，這回是拚命，什麼陰毒招式全用上了！

白雲軒身子一陣搖擺，焦二公子一向自己認爲不錯的招式全都落空，這令得白馬公子更加胆寒。

但是，白雲軒不知何故，任由焦二公子出掌，他自己只輕鬆地搖擺，其他的防守及攻擊招式完全未用，這位白馬公子焦泰連吃奶力全用上了，仍然無法得逞。

突然，白雲軒右手往前一伸，有如探囊取物般，已扣住白馬公子焦泰寸關大穴，也不多言，雙脚微頓，身形冉冉飛起，落在馬背上。

鐵蹄飛揚，在官道上疾馳，大約半盞茶時分，白雲軒已將馬匹驅策進入一座院落中。

白馬公子焦泰給關在一間密室中，全身縛上拇指粗的繩索，根本無法動彈，他心內暗暗焦急，今日不小心，落在這年青人手上，諒來不是好玩的！

砰砰砰，隱約聽到一陣熱鬧的喧嚷聲，焦泰心內暗暗奇怪，這是什麼回事，莫非有外敵進攻此處。

這院落，是在寒山勝境轄內，程曉茵以此作爲據點，也是白雲軒的臨時居所！

他剛擒獲焦二公子，走進院落只不過片刻，風雲堡偵騎已到，襄陽三英的其餘二位，也全來了！

白雲軒定神看時，來敵只有十多人，並沒有什麼特殊高手，所以並不担心！

當先一人，正是襄陽三英的老大，銀槍少俠焦永年，站在他身旁的是芙蓉仙子焦美儀，餘下八個人，全是風雲堡所屬高手。

院內很乾淨，白雲軒獨自一人，顯得有點孤單，至少在來人眼中是如此看法。

「小子，你的主使人和同黨呢？」銀槍少俠焦永年冷峻地問。這位大公子瞧了半天，由任何方面看，白雲軒都沒有高手的風範，所以認定另有主使人或同黨匿藏隱蔽處。

「什麼主使人？我不知道呀！」白雲軒愕然道，一副不通世俗的傻子神態。

銀槍少俠焦永年暗自皺了皺眉頭，以他大公子的身份，與這樣半癡半癲的人嚕囌，實在有失身份，所以不願再糾纏下去，便朝一名中年瘦子點頭示意。

「好小子！」中年瘦子輕叫一聲，緩步而出，神態凝重沉穩，顯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手。

白雲軒瞧在眼裏，仍然若無其事般。

中年漢子一直走到場中，距白雲軒約有三丈左右，立即抱拳道：「南山豹風萬里請閣下賜招！」

白雲軒微微一笑道：「別客氣！請出手吧！」

「呼！」南山豹風萬里一拳擊出，勢强勁疾，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苦功，風雲堡衆人嘴角含着笑意，他們似乎對南山豹的拳脚都頗有信心。

但白雲軒僅只肩頭幌了幌，已將那一拳讓開了！

在場衆人大奇，看上去，白雲軒似乎未曾動過一下，而南山豹風萬里却像着了邪似的，一拳竟然落空。

南山豹風萬里不由大怒，尤其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個臉如何丟得起？當下奮起神威，颼颼颼，一連十六拳，全是要命絕着。

白雲軒有意賣弄，毫不在乎的，只是肩頭連幌，又將那威勢赫赫的拳頭避開！

「好！」南山豹風萬里這回存心拚命了，猛喝一聲，整個人陡地縱起，朝前猛撲。

白雲軒右掌輕拍，南山豹風萬里似乎受了個千斤鐵錘猛擊，整個人往後飛了回來，往人堆中跌進去。

這一來，風雲堡衆人才知道白雲軒武功極高，他們完全走了眼，但如今騎在虎背上，又不能就此罷手，銀槍少俠焦永年臉色大變，暗自一咬銀牙，叱道：「大夥兒一齊上，給我殺！」

十人也知道面臨生死關頭，再也不能講究什麼單打獨鬥的英雄好漢行爲了！

「很好，免得麻煩！」白雲軒微微一笑，在人堆中轉動，銀槍少俠焦永年一馬當先，手上銀槍如毒蛇出洞，又陰又狠，芙蓉仙子焦美儀的子母雙劍也是火候老到，其他幾人也是風雲堡中高手，合力出擊，其威力之大，當今武林中，能承受如此大力的，還沒有幾個！

白雲軒如入無人之境，縱橫自如，十名武林高手，好像是一堆廢人，刀、劍、槍、戟，全變成廢物了！

十招過去，白雲軒一聲清嘯，右掌疾拍，一名高手應聲倒地。

「小心！」銀槍少俠焦永年知道白雲軒要施辣手，當下立刻叫衆人注意，而自己手中銀槍，則全力往對方身上招呼，可是，白雲軒却像一個有形無質的影子，明明一槍刺中，却偏碰不到實質，這當然是他閃避得太快太好了，所以才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

砰砰砰，八人全部倒地，戰場上只剩下焦氏兄妹二人，白雲軒不知是何原故，任由二人拚命舞槍弄劍，却不乘機下手！

足足有三百招，仍然是那樣拖着，襄陽雙英漸漸明白白雲軒的用意，他想觀察焦家武功底細，二人雖然明知，却偏偏也無法可想，銀槍少俠焦永年平時何等傲狂，今日竟然受此侮辱，越想越恨。

三十招又很快過去，襄陽雙英知道已經絕望，銀槍少俠焦永年羞憤難當，陡地掉轉槍頭，猛往自己心口戳去。

「何必如此！」白雲軒一伸手，即奪過銀槍，隨手在焦大公子的軟麻穴一戳。

剩下芙蓉仙子焦美儀，知道無法逃脫，將劍往地下一擲，束手待擒！

白雲軒雙手輕拍，後院走出幾人，正是寒山勝境的英雄人物，他們一言不發，首先將地上俘虜全部押往密室，再將場地打掃乾淨！

風雲堡處在風聲鶴唳之中，襄陽三英失踪，十多名得力高手不見影子，敵人尙不見出現。

天魔手焦義縱橫江湖，從未像今日這樣，大敗輸虧，恐怕還不止此，更大的災禍，只怕就在眼前。

戒備！加强防守，一面秘密寫了幾封信，派親信分送出去。

一切部署就緒，白雲軒獨自一人，來到風雲堡前。

牆垣高聳，護莊河又寬又深，「風雲堡」三個金字，在陽光照映下，愈加顯得耀眼生輝！

白雲軒暗暗嘆息，名與利，害人不淺，天魔手焦義有財有勢，二子一女，也長大成人，像他這樣的情況，也捲入江湖爭奪之中，從今以後，是禍是福，就看他自己怎樣做法了！

這時，有兩名守衛惡狠狠地走來，喝道：「呔！混帳的小子，風雲堡前，也是你歇脚的地方麼？快滾！」

白雲軒微微一笑，溫和道：「待會我告訴你們堡主，他自會處分你兩人！」

「你……是什麼人？」兩名守衛見白雲軒口氣大，說不定是堡主的什麼朋友，所以語氣上緩和多了！

「快去通告，只說與他兒女有關係的人要見他，其餘的我自己會告訴他！」白雲軒笑道。

兩名守衛大驚，知道面前這人，是來挑釁的，立刻呼嘯連連，一面抽出單刀，全神戒備着。

白雲軒不再嚕囌，緩步上前，兩手一伸，已將兩人手中的刀奪過，雙腿連環踢出，兩名守衛給踢得飛起，而且越飛越高，直落到城堡上。

兩名守衛簡直駭得昏了過去！

數十人一湧而出，當先一人，正是當年黑道有名的煞星——要命無常羅杰，後面的是太行雙霸、君山六義，以及淮陽十三魔等，這班人個個兇神惡煞般，別說人多勢衆，僅他們那種長像，那股殺氣，已令人胆寒！

「殺！」要命無常羅杰，本是天生的殺手，只要是他不喜歡的人，全都要殺。

太行雙霸、君山六義及淮陽十三魔，又何嘗不是嗜殺成性，別說有人煽風點火，在他們本人，一天不殺人，恐怕也要彆病了！

這一羣如狼似虎的殺手，圍住一個人，在任何武林人眼中看來，只怕白雲軒十

成已死去九成了！

沙沙沙，太行雙霸兄弟兩人，四隻脚在地上擦着，發出特別刺耳的聲音，令人聽來越發覺得增强殺氣！

虎霸李吉、狠霸宣成，此時眼中只有白雲軒，兩人仔細端詳着，看看由那裏開始下手。

待走到相距兩丈左右，虎霸李吉往前一撲，雙手合圍上去，狠霸連望都不望，子母雙刀朝前猛刺，這套聯手攻敵之法，兩人早已練熟了，任何武林高手，只怕也不容易輕易避開，更遑論普通武林人士！

但是，白雲軒這套身法，是天下最妙絕技，閃避敵人的攻擊，再容易沒有。

颼颼颼，刀光如雪，拳風呼呼，太行雙霸空自白忙了半天，連對方的邊也沒有沾着！

敵人太多，像這樣拖耗下去，別說過招，只怕煩都煩死了。

白雲軒決定速戰速決，當下，再不退避，身形一旋，右手出掌，那樣快，那樣準，砰砰，太行雙霸變成了比翼雙飛鳥，跌倒在三丈開外，兩兄弟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顯然是受了極重的內傷！

這一來，顯出了白雲軒的高强武功，在場衆人大出意料之外，微微一怔，隨即大怒，呼叫連連，一齊出手！

白雲軒自然準備好了，就懶得再退讓，竟自先衝上去，拳打脚踢，下手絲毫也不留情。

君山六義及淮陽十三魔，平生打鬥無數，從未碰到過像白雲軒這樣的高手，他們自然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雖明知對方武功高强，也仍然不顧一切，衝上前去。

砰砰砰，砰砰砰，白雲軒只要伸一下手，必然有一人飛出去，而且出手極快，只不過眨眼之間，地上已倒了一大片，哼哼之聲不絕！

白雲軒輕輕拍了拍手，微笑道：「你們睡下來，舒服得多了，也安全多了！」

「哈哈……」風雲堡門口，一位氣概威猛的老者出現，縱聲狂笑，他似乎是顯示他精深內功，笑聲中貫注了眞氣，鋪天蓋地的往外冲擊！躺在地上這班人，雖然武功基礎很好，但負傷之後，受了很大影响，所以此時聽來，已抵受不住，露出痛苦不堪之狀！

白雲軒只冷冷的望住這位武林梟雄，一看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態，果然確有其不凡之處！笑聲突停，天魔手焦義雙目中精光暴射；瞪視着這位年青高手，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竟然有此精湛的武功，不禁爲之震駭已極！尤其令天魔手焦義担心的是，自己的子女尙在對方手中，今日之事相當棘手！

白雲軒也瞪目正視，絲毫不氣餒！

「很好！」天魔手焦義首先打破沉寂道：「閣下今日準備怎辦，請說明白！」

白雲軒神色漸漸莊嚴起來，環視了地上衆人一眼，緩緩道：「自古以來，邪不勝正，閣下近年來，或受外力壓迫，所以我不會怪你，但今日白某至誠奉勸閣下，就此退出事外，錦繡莊園，仍是你們愉快的天地，令郎令嫒，想來也會同意我的說法！」

天魔手焦義也是一世之雄，天不怕，地不怕，想到兒女受制於人，立刻氣餒，趕緊問道：「他們怎樣了？」

「我說過，只要閣下能過愉快生活，他們就會同你在一起！」白雲軒笑笑道。

天魔手焦義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他此時有如鬥敗公鷄，垂頭喪氣，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

這時候，他內心正在衡量着當前的處境；而白雲軒也知道目前的困難，相當難以處理，所以很有耐心的等候答覆！

過了好半晌，天魔手焦義緩緩的抬起頭來，望住白雲軒道：「以我的兒女作要脅，老夫固然屈服，那也不是心內願意，你敢與我比試武功麼！」

「很好，閣下可以賭點東西；事後保證你兒女無事；我們兩人可以用本身作準，輸的一方服從贏的一方，這賭法公平吧！」白雲軒笑道。

「就這樣講，請！」天魔手焦義愉快的笑了，他似乎對自己的武功有很高的自信。

「强賓不壓主，自然是堡主先出招！」白雲軒此時也收起笑容，鄭重的禮讓對方。

「有僭！」天魔手焦義當仁不讓，先亮個門戶，雙手一搓一揉，右掌凌空劈下，當眞是疾如閃電，而且勢沉力大，威勢赫赫。

白雲軒避開這招，本是輕而易舉之事，但要贏得對方心服口服，然後才好說話；所以當下白雲軒再不客氣，立即舉手出招，迎將上去！

「砰！」兩股雄渾掌力，內功眞氣相遇，發出聲沉而重大的响聲。

兩人半步未退，看上去不分勝負；但白雲軒留下了兩成勁力未發，天魔手却是全力以赴，因此在表面上，保持了勢均力敵之態！

天魔手焦義數十年的內力修爲，以爲足以壓倒對方，誰想到年紀青青的小伙子，竟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這倒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好，再試一招吧！」天魔手焦義這次決定以看家本領取勝，自信必逞，所以首先打個招呼。

「請！」白雲軒何嘗不知道對方心底的想法，內心暗笑道：你老兒試過之後，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魔十八式固然是武林絕响，今天碰上了自己，却遇到了尅星，恐怕吃鷩了！

風雲堡內衆高手，又面露喜色，他們知道堡主的天魔十八式變化莫測，是掌法上的絕學，當今武林還不容易找到敵手，只怕這年青人要敗了！

微一凝神，天魔手焦義肩頭微幌，人已滑前三尺，雙手突然揮動，從三個不可能的角度擊出，颼颼颼，招式輕靈矯捷，果然變化無窮！

白雲軒並未還手，只是上身微微幌動，天魔十八式招式無功而還！

焦義一生與人過招無數，從未遇上今次這樣，竟然像遇上了邪法，令人簡直不能置信。

白雲軒仍然微笑而立，顯出絲毫不在意之狀。

天魔手焦義深深吸口氣，他決定要再試試，無論如何，也必然要切實試試。

這回，他不敢魯莽，一招一式，從頭使來，而威力也越來越强，十招過去，天魔手招式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白雲軒那神奇的身法，也閃避得很好，未受絲毫損傷！

天魔手焦義全力施爲，最後一招「地老天荒」，已在轉瞬間發出！

那眞是武林中難得見到的絕學，出掌的角度，勁力的運用，還有運掌人的功力，完全發揮了高度的技巧與功能，天地間誰能擋得了！

那等快法，似乎只一眨眼，其實是七十二招滙合的力量，在呼吸間完成！

焦義本人憑藉天魔十八式，在江湖上混得「天魔手」三個字萬兒，白手起家，開創了風雲堡，可想而知，這套武林秘技，確有其不凡之處！

今日，天魔十八式更加威力絕倫，連最後一招「地老天荒」也使出來了；可是，白雲軒仍舊完整無缺，此時正笑吟吟的望住他。

天魔手焦義滿臉頹喪，慘然一聲道：「老朽輸了！」

「堡主亦未輸，天魔手威力奇大，小可拚命閃避，才倖免於難，今日總算開了眼界！」白雲軒道。

「少俠別往我臉上貼金，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老朽任憑處置就是了！」天魔手焦義俯首待決。

「堡主可否找個清靜的地方，我們詳細談談如何？」白雲軒緩緩問道。

「請到老朽書房中來！」天魔手焦義說時，首先引路，往他密室中去。

白雲軒暗自慶幸，今日總算完成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天下武林蒼生之福；當今江湖上，邪派勢力，完全掌握在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手中，正派人士根本無力抗衡，要想掃蕩羣寇，困難重重；實在不易！

風雲堡棄暗投明，加入正派，那是一步重大轉機，也可說是天心如此！

或者說，邪不勝正，陰錯陽差，才會有此結果！

白雲軒與天魔手焦義足足談了半天，才在半夜離開風雲堡。

戰火一點，正邪兩派展開全面戰鬥。

寒山勝境中重要高手，幾乎全下山去了！

程曉茵帶領十二人，首赴金陵，她知道這是風塵殺手胡逸的地盤。

華燈初上之時，金陵紙醉金迷的生活，已呈露燦爛的色彩。

逍遙賭場，是設備最豪華的銷金窟。

程曉茵與茅山鬼狐東門啓、鐵翅神鷹王沖，三人昂然步入逍遙賭場。

三人氣派不凡，尤其是程曉茵，國色天姿，顧盼之間，流露出一種高貴風華。

賭場主管眼光何等厲害，迎將前去，打拱作揖，延入七重天。

這裏面只有八人在座，全是江南巨富，賭局已在進行中。

程曉茵的美艷，令得他們精神一振，上首一名五十上下的老者，突然哈哈笑道：「老夫今宵有幸，與美人一博，實屬人生快事！」

衆人一一介紹，然後繼續入局。

「我看，」那老者又出聲道：「還是讓這位姑娘做庄，賭起來才過癮！」

「好極了，我們贊成！」衆豪客齊聲歡迎。

兩個時辰過去，程曉茵已贏了七十五萬兩銀子，八人已有的額頭見汗，賭注越來越大了！

「叭！」那老者用力一拍，放幾張銀票在面前，最上面的一張是二十萬兩。

「够勁，小弟張德山也學學李兄，一注見輸贏，八十萬兩！」這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正是金陵的珠寶商，在他來說，銀子不當一回事！

其餘六人似乎也給感染了，紛紛皆下重注。

砌好牌，打好骰子，然後將牌發到各人手中。

程曉茵叭的一聲將牌翻開，雙天及至尊，通殺！

一連幾次，全部通殺！

張德山啪的聲一掌拍在桌子上，怒吼道：「有鬼，出老千！」

程曉茵冷冷道：「有什麼鬼？出什麼老千？你可曾看出來？」

「我不信有這樣的事，連殺七次，嘿，在金陵這裏，想騙我張德山的銀子，只怕沒這樣容易，乖乖的將銀子吐出來，否則，只怕你小妞兒走不出去！」

「既然這樣說，我要告辭了！」程曉茵稍緩緩站起，漫條斯理的將銀票包好。

張德山伸手就搶，其餘七人也圍了上去。程曉茵一見這傢伙竟然練有鷹爪功，當下也不敢怠慢，右手微拂，指尖劃向對方的脈門。

「哦，原來武功不錯嘛！」張德山哈哈一笑，雙腿倏彈，竟是北派彈腿。

程曉茵纖指點出，一股勁風襲向對方，張德山腿上筋脈一麻，整個人摧金山，倒玉柱，「轟！」將兩張椅子撞翻。

這一來，衆人才知程曉茵具有一身高强武功，不由怒喝連連，圍將上來，竟然是個羣毆的局面。

程曉茵也不客氣，下手更辣，砰砰之聲不絕，這八人也有一身武功，而且是逍遙賭場的管事，往常外來的「羊牯」，全在他們聯手之下，紛紛敗退，今天想不到給程曉茵殺得片甲不留，他們如何不恨！

程曉茵只二十招，八人全躺下去了！

茅山鬼狐東門啓及鐵翅神鷹王沖，也大打出手，將名貴的古董及所有好的傢俬，拚命破壞！

逍遙賭場被澈底被搗毁了，程曉茵等三人意猶未足，最後還放了一把火，將這賭場燒得乾乾淨淨。

金陵所有賭場、妓院及有關的酒樓，幾日內全部遭到重大破壞。

幾日之後，所有去破壞的人突然消聲匿跡，失去踪影，這事在江湖上掀起了驚天巨浪。

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全趕到風雲堡去。長江一帶，紛紛傳來被破壞的訊息！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當今武林中有何傑出的高手出現，看情況，這班人是專

與我們作對的！」笑面煞霍少庭道。

「不錯，在金陵一帶，由一名少女帶頭，她的武功雖然高强，我們還不放在眼內。」風塵殺手胡逸說出自己意見，略爲停頓，又繼續道：「只有另一個少年，身手更高，武功簡直深不可測，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

笑面煞霍少庭沉思了片刻，毅然道：「派出偵騎，尋訪這一男一女的下落，然後聚而殲滅之！」

「現在，只有師兄這法子才行得通！」風塵殺手胡逸沉默了半天才回答。

突然，一名守衛匆匆跑入，跪下報告：「堡外有人下戰書，等候回音！」

笑面煞霍少庭精神一振，喝道：「傳他進來！」

片刻後，一名年青人步入風雲堡大廳，這年青人不是別個，赫然就是白雲軒。

「戰書呢？」笑面煞霍少庭問。

「噢，在下奉命口頭傳達，十日後，在飛雲渡決戰，黑白兩道生死存亡，成王敗寇，當着天下英雄面前，來個明白了斷！」白雲軒莊容道。

「很好，我也想這樣辦！」笑面煞霍少庭道。

「我們依期赴會！」風塵殺手胡逸大聲道。

「如此，在下回報主人，依時決戰！」白雲軒說時，轉身往門外走去。

「慢來！」風塵殺手胡逸騰身而起，伸手扣住白雲軒手腕雙目露出妖異之色。

白雲軒只覺得內力源源流出，不由大驚，他臨危而不亂，放鬆力道，絲毫不運勁，這才沒有事！

「老二，放他走吧！」笑面煞霍少庭在上面緩緩道。

「好，我不過試試罷了，原來只是個普通人，留他一條狗命吧！」風塵殺手胡逸一笑放手。

白雲軒一回到寒山勝境，與程晓茵等商議；這師兄弟二人果然承受了老魔陰毒邪門武功，這吸罡大法，更屬邪門，只要碰到身體，你的內力就要源源不絕被吸光爲止，除非你能放鬆一切，不施勁力，但習武之人，對敵之時，自然會用勁，所以與他們對敵，必須另謀對策。

三日後，白雲軒已有了決定，領着二十人匆匆走出，直到決戰前一日，才回到寒山勝境。

當晚，衆人作最後會議，決定明日應付步驟。

燦爛的陽光照遍羣山，雲霧也漸漸消散。

飛雲渡四周山峯，人山人海，九大門派的高手，與寒山勝境的羣雄，集在左方，黑道英雄，以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二人帶領，集於右方。

午時三刻，白雲軒獨自走上飛雲渡。

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也雙雙走出。

「殺！」風塵殺手胡逸一見面就動手，他對於這白雲軒恨極了，日前在風雲堡被戲弄還不說，而大江南北的地盤又遭他破壞很多，今日正好殺之洩憤！

颼颼颼，掌影如山，勁氣激盪，招式陰毒狠辣，果然不同凡响。

白雲軒施展絕世身法，從容應付，風塵殺手胡逸空有絕技，竟自空忙罷了！

笑面煞霍少庭神色疾變，顧不得那樣多，也衝上去動手！

但是白雲軒這套身法實在高妙，任他們二人用盡了吃奶之力，也沾不到邊！

「施展寒陰掌！」笑面煞霍少庭突然叫道。

「好！」風塵殺手胡逸應聲後，二人並未進迫，只在外圍轉動，他們手掌突然放出絲絲黑氣。

白雲軒知道有毒，立刻閉住呼吸，仍然與他們遊鬥，只不過片刻，手脚感到一陣痲痹。

他不由大驚，老魔頭留傳下來的陰毒邪門功夫，果然不同凡响，當下只好咬緊牙齦，從懷中掏出一顆火紅小丸，猛向地面投去！

「轟！」一聲猛烈爆炸，地動山搖，飛雲渡整個山頂給炸成平地。

戰場上的三人也消失了！

左邊山頭上的正派人士，頓時笑聲震天。

他們知道白雲軒拚着同歸於盡，也要消滅這武林中的禍害，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這等仁心俠骨，忠義精神，可以驚天地，泣鬼神！

綠林中人，失去了兩名首領，他們剩下來的高手，已不足與白道人抗衡！於是靜靜下山去了！

青山綠水之中，白雲軒的忠烈英魂，大概也心滿意足地在微笑了！（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子成・圖

失踪廿年（一）

巧遇仇人 苦苦追踪

浪子畢基帶着一個年青貌美，身裁驕人的女子在大街上走過，這是常見的事。

每次當他出現在公衆場合的時候，身邊也總少不免有個美女，這也是常見的事。彼此親親熱熱更是常見的事。

但是，今次這美女似乎有點分心，她甚至撇下了畢基，沿着行人道，去追踪另外一名男子。

與畢基同行的女子叫郭妃莉。郭妃莉突然撇下畢基，以跑步的速度衝前，同時揚聲叫喊着：「范元福！范元福！」

那年約三十的男子回過頭來。只瞥了她一眼，又自顧自的往前走！

然而，郭妃莉並不因此而罷休，她反而大步衝前，越過了那男子，攔住他的去路。

那男子感到愕然，反問道：「小姐，你幹什麼？」

郭妃莉雙手叉腰，含怒地瞪住對方：「你別裝蒜了，你可是范元福？」

「不！」那男子氣定神閒地苦笑搖頭：「小姐，你認錯人了，我姓阮，不是姓范。」

這時候，畢基走了上來。

有些途人也以爲有「好戲」上演，紛紛駐足圍觀。

那男子趁住畢基追問郭妃莉時，匆匆離去。

任何男人如果無端端被一個陌生女子纏住，都難免會感到尷尬。

畢基出奇地問郭妃莉：「他可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不！我只懷疑他就是騙去了我父親巨欵的人。」郭妃莉說道，「我父親破產，也是爲了這個人。所以我永遠也忘不了他。」

畢基放眼四望。那男子早已失去了踪跡。

畢基埋怨道：「你早該告訴我，也許我可以帮你一把。」

「嗯——」郭妃莉仔細想了想，又失笑道：「我可能眞的認錯人了。」

「認錯人？」畢基忽然覺得他這位女朋友似乎太過稚氣。

郭妃莉道：「坦白告訴你吧，我只見過這位『仇人』的照片。並未見過他的眞人。」

畢基啼笑皆非：「你這樣子，將來好容易連丈夫也會認錯。」

「如果我將詳情告訴你，相信你也會像我一樣神經過敏。」

「好吧！就讓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仔細聽聽你的故事。」

「故事？」郭妃莉杏眼圓睜，「這是眞的，怎麼你老是不相信我？」

畢基挽着她的手臂，進入一間茶座中去。

茶座有一塊大玻璃屏，將座位與街道上的行人道隔開。

畢基替郭妃莉和他自己叫了飲料。

郭妃莉於是開始講述她的故事。

原來郭妃莉的父親郭全，是個頗富有的人，可惜爲人太過忠厚。

大約二十年前，被一名朋友藉詞騙去了一大筆錢。

那人就是范元福。

郭全自從被范元福騙去了鉅欵之後，深受打擊，一病不起。

郭全臨死之前，曾把兒女召至榻前，將未了心情告諸兒女及妻子，要他們別放過范元福此人。因此，郭全死後，范元福此人的照片，也一直被放置在郭全的靈位旁邊。

郭妻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要督促她自己和兒女們別忘記這個大仇人。

郭妃莉既是郭全的兒女之一，自然也沒有忘記范元福其人。

范元福在親友間失踪了二十年。

在這二十年來，郭家兒女四處找尋他的下落。

但是，無論他們用盡了千方百計，也無法可以找到范元福此人之所在。

有人說他去了外國。

也有人說，范元福已經死了。

無論如何，這二十年以來，一直沒有人見過他，更加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要不是郭家的人到處找尋范元福，也沒有人知道原來范元福除了欠下郭全的錢之外，還欠下了其他人的錢財。

究竟范元福欠下多少人的錢？數目又大到何種程度？沒有人知道。總之數目十分龐大就是。

畢基聽了郭妃莉的話之後，也感到范元福這個「大騙子」的確令人憎恨。

郭妃莉感慨萬千地說：「要不是他，我也許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原來目前的郭妃莉，只不過是個歡塲女兒。

她是被環境所迫的，所以書也還沒有讀完，就要跑到社會去賺錢帮家。

畢基聽了郭妃莉述說的這個故事，十分同情她。

畢基問妃莉：「他有兒子嗎？」

「似乎沒有。」郭妃莉道：「就是有，又有什麼用？那是生意上的事，兒子沒有義務替老子還錢的。」

「嗯！」畢基想了想，道：「你說他欠下你父親許多錢，有些什麼證據？」

郭妃莉道：「證據當然有，例如期票啦，借據啦。可惜一些用處也沒有，因爲我們千方百計追踪了他好幾年，全無下落。當時我雖然年紀尚小，亦已知道了這件事。等到無法找到他時，期票已過了法定期，借據也沒有貼上印花。所以一切變成了廢紙一張。」

畢基道：「你肯定剛才見到的人就是他？」

「如果你有懷疑，最好跟我回家去看看。」郭妃莉很大方地說。

就在這刹那間，畢基隔住那塊巨大的玻璃屏，又發現了那個人——郭妃莉口中的范元福。不久之前畢基也見過他。

畢基立刻向郭妃莉示意。他這邊已向侍者招手示意結賬。

畢基是這兒的熟客，他叫的飲料還未送來，所以侍者以爲他等得不耐煩，正待道歉，不料畢基却放下一張十元鈔票，匆匆拉着郭妃莉衝出了門外！

這兒是接近碼頭的地方，行人道上的行人十分擠迫。

畢基和郭妃莉擠到行人道上的時候，發覺他們要追踪的人已在數丈以外。

畢基若非爲了照顧着郭妃莉，最少也可以走快幾步，偏偏人是那麼擠，郭妃莉又走得慢。差不多四吋的高踭鞋，差些兒還扭傷了她的足踝。

畢基無可奈何，只有撇下郭妃莉，獨自衝前，希望可以及時留住那個「可疑人物」——他極可能就是郭妃莉心目中的大騙子。

然而，行人道上的行人實在太多，畢基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擠到那邊去！

當他闖過人羣之後，却又不見了那個穿格仔絨西裝的男子。

畢基十分機靈，立刻放眼四望。

他終於又發現了那個男子。

那身形竟出現在碼頭的另一邊——渡海小輪的入口處。

畢基正待搶前，那人已旋風似的入了閘。

閘口有許多人正在排隊入閘去。

郭妃莉在後面匆匆趕來，嚷着畢基的名字。郭妃莉嬌喘着！畢基顧得她來，那人又消失於閘口之內。

畢基急忙摸出一個小錢包——通常那是香港人用作裝輔幣的。

畢基一邊拖住郭妃莉走向閘口，一邊告訴她，那男子已進閘內去了。

小錢包裏面沒有足够的輔幣，畢基再焦急也沒有用。

他知道這個碼頭的服務最好，有專人負責找贖，假如換上別的碼頭，一定又得浪費好幾分鐘排隊找換硬幣。

但是即使如此，還是遲了一步；當他們入閘後，登上梯階，還有一條長長的通道，他們目睹那燈號由綠色變了紅色——表示這一班小輪已經開出了。

畢基認得那個穿格仔絨西裝的男子，隔住欄柵，仍可以隱約見到他登上了小輪的跳板。但鐵閘却早已關上了。

畢基靈機一觸，又對郭妃莉道：「我們快些到外面去！」

郭妃莉倒也機警，她沒有問爲什麼，只跟着畢基，匆匆回頭走。

乘小輪渡海的人，只會急步衝前，很少有人回頭走的。

人們好奇地瞪住他們。

當他們二人由閘口衝出時，碼頭的稽查還企圖阻止他們呢！

× × ×

應該拜街車加價之賜，若非如此，只怕碼頭前面那條長龍見首不見尾。

又是香港政府的「偉大傑作」，「的士商會」只申請加價百份之五十，結果那什麼「立法局」批出來，却「硬性規定」加百份之一百以上。相信找遍了全世界亦未必能找到一個這麼「好」的政府。

於是街上的街車，香港人習慣了稱之謂「的士」，他們的生意一落千丈。

畢基因此和郭妃莉輕易就登上了一輛街車；假如在以前，「排長龍輪候」固難

免，假如要「過海」，恐怕司機先生還得趕你落車呢。

「過海」是要取道「隧道」，乘客肯付雙程來回海底隧道的費用，在情理上司機實無理由拒絕。但上述情形在未加價之前，却是見怪不怪。加價之後可能由於乘客太少，所以「拒載」的情形反而少見了。於是那些「YES MEN」又自誇這是他們的「功勞」，「香港政府的德政」！

且說畢基上了街車之後，叫司機趕緊把車子開到香港方面的天星碼頭，如果來得及，他願付雙倍的車資作爲賞賜。

加價後的街車，很少見這種闊客，所以司機立刻冒險加油。

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萬一遇上了交通警察，麻煩便隨之而來！

車子匆匆過了海底隧道。

當街車趕到天星碼頭時，那班船早已舶岸，乘客亦已魚貫出閘。

在人頭湧湧的情況下，畢基游目四顧，目的自然爲了追踪那個穿灰色格仔絨上衣的男子。

可惜那種顏色並不鮮艷奪目，要一下子發覺他並不容易。

畢基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他的目光銳利，很快又找到了那目標。

果然是那個穿灰色格仔絨西裝上衣的男子，他正登上一輛街車。

畢基立刻衝過去。

但是，那街車已開走了。

畢基不顧一切，就想登上另一輛街車，郭妃莉非常有默契地，跟隨着他。

這是碼頭前面的「的士站」，要找一輛街車實在容易。可惜他們却被人喝住，還迅速有一名軍裝警員過來干涉。

警員指責畢基不守秩序，要拘捕他！

畢基情急之下，只有目送那男子乘街車離開了「的士站」。

× × ×

這是警署。

畢基自動要求警員帶他回到這裏來，他知道即使落案，也只不過罰錢而已。

畢基所以要到這兒來，是爲了找他的一位警司級朋友胡德。

他知道胡德就駐守在這一間警署內。落案時，畢基求見胡德警司，當值警官也爲之呆了一陣。

× × ×

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之內，畢基向他的警司朋友提出了一項特別要求。

「我希望和一輛街車的司機取得連絡。」畢基對胡德道，「相信只有你們警方才有這種權力。」

胡德瞪住畢基，又瞥了他身畔的郭妃莉一眼，含笑道：「又在辦案麼？還是替女朋友出氣！」

「出氣？」畢基苦笑一下：「你以爲我跟那街車司機鬥氣？」

胡德跟畢基是舊同學兼好朋友，胡德也知道畢基的爲人。

畢基不但風流成性，還喜歡帮助弱者，做一些俠義爲懷的事。

因此，他答應助畢基一臂之力。

畢基已將街車的車牌號碼記下，所以現在他就要求胡德透過警方交通部追查該輛街車屬於那一間公司的。

然後呼籲該司機與警方取得連絡。

街車公司透過無綫電台的傳呼系統去找那位街車司機。

畢基並非警務人員，所以他只能以一般市民的身份，然後找個藉口，當作託警方找那一輛街車。

最普遍的藉口，自然是遺失了財物。

胡德警司就當畢基曾經乘搭該輛街車，可能將一些財物遺失於車上。

× × ×

一名姓朱的街車司機，接到無綫電傳呼系統的召喚之後，匆匆開車趕到警署去報到。

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之內，畢基終於會晤了這位街車司機朱大榮。

朱大榮早已從無綫電傳呼系統中了解這次被召喚的原因。

因此，當他見了畢基之後，還沒有等畢基開腔說話，便急不及待地說：「你有沒有攪錯，先生，我的記憶力一向很好，我記得今天從未接載過你，怎麼你竟然會說……」

畢基也沒有等他說完，便說道：「朱先生，對不起，這次我用這方式把你找來，是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想求你帮一個忙。」

「求我帮忙？」朱大榮又是一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畢基了解到這是私事，胡德肯如此「假公濟私」助自己一臂之力，已十分難得，所以他無須胡德開聲，只由自己交代。

假如這兒不是胡德警司的辦公室，只怕朱大榮早已破口大罵。因爲畢基不但妨碍了他的營業時間，還令他吃了一驚。

畢基也明白到對方的心理，否則，他大可能直接求助於街車公司。

現在他的女友郭妃莉已趕返家中去了。只留下畢基一個人。

畢基要郭妃莉將她家中保存的一張照片，及時送到這裏來。

那是范元福的照片。

目的則是讓這位街車司機認清楚，看看那穿灰絨西裝上衣的男子，到底去了何處。若非如此，相信街車司機亦難以帮他的忙。

郭妃莉也知道畢基這樣做，無非爲了帮助她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到底范元福是否仍在人世間？

較早時他們在尖沙咀碼頭附近見過的人，是范元福，還是另有其人？

因此，郭妃莉匆匆忙忙的，由她家中將那張照片，連同相架一齊取來。

那照片是范元福的。外型就像放在靈車前頭的出殯照片一樣。

根據郭妃莉說，照片一直擺放在她父親的靈側。現在郭妃莉還來不及將相架拆去，原裝取了過來。

畢基把照片讓街車司機朱大榮細認。

朱大榮的態度有些猶疑。

畢基提醒他說：「你不是說過，你的記性很好的嗎？」

「嗯！」朱大榮怔了一怔！然後又吶吶地說：「先生，我只是做生意，我不想惹是非！」

畢基望望胡德警司。

胡德會意地說：「畢先生一向行俠仗

義，他求得你帮忙，一定有原因。如果你能助他一臂之力，相信他也絕不會虧待你。」

畢基也會意地說：「是的，假如你能帮帮我，時間和金錢方面的損失，我可以給你補償。」

朱大榮想了想，這是一位高級警司的辦公室，既然來了，如果不給對方一個滿意的答案，自己也只有兩手空空而已。

於是他對畢基道：「我只記得那是肇輝台。但我忘記了他究竟進入了那一幢大廈。」

畢基心裏有數，道：「這已經够了，你就帶我們去一次。」

朱大榮帶着畢基和郭妃莉一齊離去。胡德警司親自送走他們。

× × ×

畢基和郭妃莉，坐在朱大榮的街車裏面。

朱大榮把他們帶到司徒拔道一處高尚住宅區來。

這是肇輝台。

在這港島半山區住宅區裏面，在許多一幢幢的多層住宅大厦。

畢基要求街車司機朱大榮照不久之前的行車路綫，將他們送到該處。

無論是停車地方，以及當時開啓車門的情形等等，均照足接載那「灰衣人」的情形一樣。

畢基又出動他的銀彈政策。

自從的士加價之後，朱大榮的街車生意一落千丈，所以有此「意外之財」，自然精神百倍。他是眞眞正正的帮了畢基。

朱大榮把那「灰衣人」的行動，例如落車之後，步行的方向，以及問過一些什麼等等，都一一詳細告訴畢基。

這時候畢基才知道「灰衣人」可能不是這兒的住客。

因爲根據朱大榮說，那「灰衣人」曾問他該處是否正是他所要去找的地址。

換句話說，他並不知道如何去他要去的地方，所以才要求司機帶路。

果然是「財可通神」，畢基有無實際收穫是另一件事。總之，他憑司機的口供，已確定了兩件事：——

第一，「灰衣人」不是該處住客，他只不過到這裏來找人。

第二，「灰衣人」要找的大厦門牌，原來司機也知道了。

若非「金錢萬能」，相信畢基的收穫是十分有限的。

現在畢基，郭妃莉離開了街車。

畢基付了五百元給街車司機，這是他的「額外收入」。

現在，畢基又要向大厦管理員動腦筋了。

凡是此等高尚住宅的大厦管理員，都對陌生人有神經過敏症。

他老遠已注意到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儘管二人衣着光鮮，他仍以懷疑的目光瞪住他們！

畢基走過去對那中年管理員道：「我是一名私家偵探，要追踪一名商業大騙子，閣下可有興趣賺取一筆綫人費？」

管理員自頂至踵的，打量着畢基。

畢基已將一叠鈔票出示。

憑他的經驗，這是擧世最受歡迎的「通行證」！

果然，那名大厦管理員的面孔之上，立刻擠出了一絲笑容來。

畢基自郭妃莉手上，將那張連同相架的照片，取了過來！

「請你先看清楚這個人。」畢基一邊已將一張百元大鈔，塞到他的手心去。

管理員很留心看那照片。

他終於點點頭說：「我的確見過了這個人。」

「我也知道不久之前，他進入過這幢大厦找人。是不？」畢基問。

「是的。」管理員說。

「以閣下的責任心，一定會問他來此找誰。對吧？」畢基又問。

「嗯——」管理員有些猶疑。

「我也明白，閣下是個很負責的人。」畢基又塞鈔票進管理員的口袋，「但他不是本處住客，而且，他還是個大騙子，如果你助我一臂之力，也等於帮助了本大厦住客，因爲憑他以往的記錄，他可能來此是另有企圖的。」

管理員終於又給畢基滿意的答覆。

他說：「他的確不是本大厦住客，這裏出入的每一個住客我都認得，因此我截住他。後來他說，要找十六樓A座姓蔡的，我才讓他入內。」

「十六樓A座眞的就是姓蔡的麼？」

「當然是姓蔡的，否則，我也不會讓他上去的。」

「姓蔡的，是幹什麼的？」

「嗯——」管理員眨着眼，「先生，這似乎問得太過份了。」

畢基想了想，自己既不是警務人員，對方不答也有道理。

他改變語調問：「那訪客還在麼？」

「不！十分鐘前已經走了！」管理員道。

畢基自覺來遲半步，也許他們在警署逗留得太久了。

× × ×

在肇輝台的馬路邊。

畢基一邊等街車，一邊對郭妃莉道：「現在我們有如大海撈針。」

郭妃莉却很固執地說：「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把這謎底揭開！」

「本來我對這種事情也很有興趣，只是綫索中斷了，怎麼辦？」

「枉費人家稱你『浪子神探』，原來你的材料也有限。」

畢基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擁有這綽號？」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底細，也不會跟你交上朋友！」

「你的意思是——」

「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動。」郭妃莉道，「較早時，有親友告訴我們，騙去我父親家財的范元福可能已返港。有人在公衆場所見過他，於是我主動結交你，與你到碼頭等行人最多的地方逛逛。想不到他這麼快便出現。但是，當時看見他這麼年青，我的信心也動搖起來！」

「那可能只是他的下一代！或者是他兄弟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我也要追查到底！」郭

妃莉又說：「其實綫索並未中斷。例如：目前我們最少已知道他跟那幢大厦一個單位的人有連繫。這就是最好一條綫索。」

「是的。但是，難道叫我們直接去找那位住客麼？如果他們是親戚或朋友的關係，也必然互相衞護，我們很難與他們取得合作。」

「等一等！我有辦法——」

只見郭妃莉說着，已把手一揮。

一輛名貴跑車立刻在他們的面前路旁停了下來。

「妃莉，你在這裏幹嗎？」一名年青人親暱地叫着郭妃莉。

郭妃莉示意着說：「我和我的兄弟在找人，可惜找不到，可能地址弄錯了。太子森，你怎麼也到這裏來呢？」

那年青人神氣地說：「我就是住在這裏的。你要找那一座大厦？我也許可以帮你。」

「就是前面那一幢。」郭妃莉用手指了指，「我要找一個多年不見的親戚。」

「那眞湊巧！我就是住在那兒的。」太子森道，「你的親友，是住在那一個單位？」

「嗯——」郭妃莉故意望望身邊的畢基，「哥哥，你告訴何先生吧，他是我的好朋友。」

畢基本來對「好朋友」三個字十分敏感。因爲郭妃莉是個歡場女子——一間高級舞廳的舞小姐。這個年青人油頭粉面的，不問可知，一定也是她的常客。

但是，畢基明知彼此只是逢場作戲，何況這件事確實也引起了他的興趣呢。

因此畢基也很大方地說：「似乎是十六樓……」

豈料話猶未完，太子森已接口說道：「巧極了，我就住在十七樓。」

畢基靈機一觸，道：「那麼，可否麻煩你帶我們上去一次？」

郭妃莉也說：「是的，你們算是隣居，相信你一定也認識他們吧？」

「這座大厦每層只有ABC三座，可不知你們要找那一座呢？」太子森問。

郭妃莉又側過頭來對畢基說：「哥哥，好像是A座吧？」

畢基很有默契地說：「嗯！我只知道是姓蔡的。却忘了是A座還是B座。」

「對了，是A座。」太子森道，「A座的確是姓蔡的。」

郭妃莉乘機說道：「那好極了，你當然也認識他，可否帶我們上去一次？」

「可是可以的，不過——」太子森看看他的腕錶，猶疑地說，「這時候，我怕蔡先生夫婦都上班去了，家裏沒有人。即使有，只怕也只有女傭人而已！」

郭妃莉道：「不要緊，即使見到他的女傭人也好，先留個口訊，回頭約好了，再來找他吧！」

太子森也很爽快，示意道：「那麼，請二位坐到我車子裏來。」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登上了太子森的跑車

跑車直開上那條斜路，進入大厦的停車場。

當他們三個人進入那幢大厦時，管理人認得畢基他們，自然又是一怔。

由於太子森是這兒的住客，管理更員加沒有理由阻止他們。

× × ×

「太子森」姓何，他叫何森。

據說，他父母很有錢，經常在外國旅行，因此家中時常也只留下他一個人。

這一類「二世祖」型的花花公子，有錢又沒有事做，舞廳自然是常到的地方。

郭妃莉正是在舞廳認識他的。舞廳裏熟悉他的人，都稱呼他爲「太子森」。

現在太子森就把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帶到十六樓A座去。

出來應門的果然是個五十多歲的女傭人。

太子森與她的主人蔡廸是因隣居而認識，所以女傭人好姐也樂意招待他們。

太子森早已猜到主人家不在，他對女傭人好姐道：「這兩位是我朋友，他們是來找蔡先生的。蔡先生和蔡太太都未回來麼？」

好姐回答道：「是的，他們通常要六點後才回來吃晚飯。有什麼貴幹？」

畢基開門見山地，將照片向好姐出示：「不久之前，這位先生是否來找過蔡先生？」

好姐見了范元福的照片，登時呆了一呆。

然後又吶吶地說：「是的，不過，我告訴他蔡先生他們未返，他又走了。」

畢基又問：「他有沒有留言？」

「沒有。」好姐道：「我只叫他晚上再來。」

「他有沒有說姓什名誰？」畢基盯住好姐問。

好姐搖搖頭：「沒有。」

畢基沒有再說什麼，只表示晚上會再來。

太子森待好姐關上門之後，邀畢基和郭妃莉到他家中作客。

畢基本來不大願意，因爲這次被迫冒充郭妃莉的兄長，對方却口口聲聲叫他「郭先生」，令他感到十分難受。

但是，郭妃莉却答應了。還挽住畢基的手臂，沿着梯階，再登上一層。

太子森就住在上面一層——十七樓B座。所以他們沒有等電梯，只拾級而上。

× × ×

太子森的父母一年之中大部份時間不在家裏，所以這兒實際上是屬於太子森一個人的天地。

爲了方便把女友朋帶回來，太子森連女傭人也只請「鐘點女傭」，以免碍手碍脚。

現在，是下午三點左右，女傭已經走了。

屋子裏空無一人。

四周的窗簾也落下了。

畢基是同道中人，一看這裏的格局，就知道太子森是一名花花公子型的玩家。

郭妃莉看得出畢基對她的猜疑，所以一進內就故作驚訝地，稱讚這裏佈置得華麗講究，暗示自己只是「初到貴境」。

太子森一邊招呼二人坐下來，一邊過去先把窗簾拉開。

畢基並沒有在沙發上坐下來，只到各處窗戶巡視一遍。

因爲畢基心裏另有所思，所以他沿着一些窗戶，俯視對下一層——十六樓的情形。

畢基沒有失望，其中一個面對通天的窗口，可以見到對戶——A座的客廳。再往下俯視，就是十六樓A座客廳的情形。

畢基竟然看見蔡宅那個女傭人好姐正在跟人講電話。

畢基雖然聽不到她說些什麼，但居高臨下，却可以看見好姐的神情；她似乎很緊張。

畢基早已覺得這個女傭人十分可疑。那是由她回答畢基的問題時候開始。那有訪客不留下姓名的？——這就是最大的破綻。

畢基心裏想：到底好姐致電給她的主人，還是另有其人？

這一邊，太子森已倒了兩杯洋酒，分別送到畢基和郭妃莉的手中。

畢基乘機向他問道：「你跟蔡先生很熟麼？」

太子森苦笑聳肩：「只是在電梯裏見面點頭的朋友。」

他呷了一口酒。又說：「大家都住在這裏，見面見得多了，自然相熟啊。」

畢基道：「那女傭人好姐，在蔡家做了很久麼？」

「我倒沒有留意。」太子森想了又說，「應該有一年以上了吧。」

郭妃莉看看腕錶，假如在平時，她這時候也該開始化粧上班了。

但是今天，她決定把上班的時間延遲，必要時甚至不上班了。

太子森却道：「等一會兒，讓我們一齊出去吃晚飯，然後，讓我送你上班，好嗎？」

郭妃莉偷偷瞥了畢基一眼，道：「不，謝謝你，我爲了一點家事，今天可能不上班了。改天歡迎你來捧場。」

畢基在旁，佯作不聞不問，態度反而顯得大方。

他再次到面對通天的窗口，發覺客廳裏已經沒有人；蔡宅的女傭人好姐已經不知所踪。

畢基靈機一觸，故意由口袋中取出了一本日記小册子，左翻右看。

然後又問郭妃莉：「你記得蔡家的電話號碼麼？奇怪，怎麼我會忘記寫在小册子內？」

郭妃莉十分機靈，她很有默契地想了想，道：「可能留在家裏電話機旁。怎麼？你想致電蔡家麼？」

畢基道：「是的，剛才我忘了吩咐好姐一些事情；我想叫蔡先生回家之後給我們電話。」

郭妃莉於是問太子森：「你有蔡家的電話嗎？」

「讓我查查看，似乎有寫下來。」太子森走到電話機附近，從几子下抽出一本册子，翻閱着。

畢基趁這機會，對郭妃莉低聲道：「你設法纏住他，我要到蔡宅去一次。」

郭妃莉也明白到畢基正在爲她的事，當然不會是爲了別的女人而離開她，所以她立刻點點頭，表示會意了。

太子森不知道他們說過話似的，正埋首於小册子上找電話號碼。

蔡宅的電話號碼終於找到了。

坦白說，畢基並不希望他找到，因爲他想到下面去一次。

根據香港人的一般情況，儘管同一幢樓宇居住，儘管彼此同一電梯上落，見時點頭招呼，但彼此未必知道對方姓什名誰，更罔論家中的電話號碼了。

然而現在，太子森却把蔡家的電話號碼找了出來。

於是畢基又得設法另找藉口。

他可以藉故與郭妃莉離去。但是，屆時太子森可能居高臨下由窗口俯視。那麼，他可能見到畢基進入蔡宅的情形。

電話號碼交到了畢基的手。

畢基接過電話號碼之後，走到電話機旁邊；郭妃莉却很有默契地，將太子森召到了身邊。

郭妃莉是大舞廳裏的紅舞女，許多鉅富紳商經常捧場，想一親香澤的，大不乏人，太子森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可惜郭妃莉並不易親近，談笑還可以，想作肌膚之親就難乎其難。

太子森看見郭妃莉這種難得一見的笑臉，已經三魂不齊，七魄全無了。

豈料正當太子森走近她身邊時，郭妃莉却以驚奇的目光瞪住畢基。

原來那一邊，畢基正一再攪撥電話號碼，似乎是對方的電話發生了故障。

郭妃莉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故意撇下太子森，走了過去：「怎麼啦？」

畢基聳聳肩：「電話可能壞了，還是讓我到下面去一次，反正只有一層樓。」

這正是畢基要找的最好藉口。也正是太子森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畢基於是離開了太子森的住所。

他要到十六樓A座蔡家去。

畢基覺得奇怪，爲什麼好姐見他們離去後立刻就撥電話？

爲什麼好姐撥完電話之後，人也不見了？她可能外出，還是……

畢基又一次回到蔡宅門口，按了門鈴。屋內果然沒有反應。

畢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迅速奔至電梯門口。

畢基很僥倖，因爲有一部電梯正在下降。所以他一按掣，電梯便到。

畢基幾乎不等電梯門開盡，人已竄了入內。

爲什麼畢基會這麼緊張？

原來他想像到好姐可能是個問題人物，由於他的到訪，令到好姐神色顯得不安；不久之前畢基看見她在客廳中撥電話，可能是撥給她主人的。現在又匆匆離家外出，到底是什麼意思？

畢基希望可以追得上她，然後跟踪她，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電梯直達樓下大堂。

畢基走出電梯，一直奔向大廈閘口那邊。

管理員當然認得畢基，看見他如此匆忙，却無法知道他在幹什麼。

畢基沒有理會他，一直奔出斜路外面去。

但是，整條斜路都未見有車輛行駛。

畢基洩氣地回到管理員面前，問道：「你可認識十六樓A座蔡先生的女工人好姐？」

「幾分鐘之前，她才離去。什麼事？」管理員反問道。

畢基道：「你一定記得我讓你看過的照片吧？」

「記得。」管理員還記得畢基付過錢給他呢。

「那好極了。」畢基又送鈔票給管理員。「請你記清楚，那人到十六樓A座去，大約逗留了若干時刻？」

「嗯——」管理員很認眞地在想，一邊又看着他自己的腕錶。

然後，他很小心地答：「大約二十至三十分鐘左右。因爲他落來時，我剛看手錶。然後我見他步出門外等街車。這兒很少有空車上來，大多是有客上來的街車。當時這裏有個住客坐了一部街車回來，所以他才有車落山。」

畢基覺得這錢是花得値的。若非如此，只怕那管理員懶得理會他，更不要說回答這許多問題了。

現在畢基覺得：此事可能與那姓蔡的主人無關，否則，那「灰衣人」當主人不在時，怎麼可能與女工人好姐談上二三十分鐘？

畢基又想：假如他們沒有特殊的關係，應該像畢基他們到十六樓A座門口時的情形一樣——好姐也許只對訪客說一句：「對不起！你要找我家主人，晚上六時後再來吧！」然後就會把大門關上，那又何須二三十分鐘？

畢基就憑這點，連想到那「灰衣人」與好姐的關係，可能十分密切。

也許，那「灰衣人」到十六樓A座，只爲了找好姐，根本與姓蔡夫婦無關。

畢基謝過了管理員之後，再乘電梯登上十六樓。

畢基冒險將十六樓A座的大門弄開。

這是非法行爲，萬一主人家就在這時候闖回來，畢基的入屋盜竊罪名是無法逃得了的。

但是，爲了明白好姐與「灰衣人」的特殊關係，畢基還是偷了入去。

畢基擁有十分超卓的開鎖絕技，他可以在門鎖上動手脚，而絕不留下任何痕跡。與一些小偸竊賊將門鎖撬毀，有天淵之別。

屋內果然空無一人。

畢基直闖工人房，好姐的年青時照片就放置在床頭小几之上。證明畢基並未弄錯。好姐是這兒唯一的工人。

翻箱倒槓的結果，畢基也僅可找出一張變了色的黑白照片。

那是好姐年青時與一個孩子的合照。

一個男孩，樣子很趣緻，被好姐抱在懷中，背景似乎是公園。

照片是在好姐的衣箱夾縫中找到的，已經變黃，一定收藏了不少日子。

畢基將照片反轉，背後寫了一些日子，但墨水的痕跡也變淡了。

畢基屈指一算，那日子距今亦已有二十一年之久。他順手將照片帶走。

好姐的衣箱之內，還有銀行存摺。其中夾了一些鈔票，數目可也不少，大約有千多元。但畢基只瞥了一眼，沒有動它。

此外，箱子一角還有一些金飾。假如畢基是個眞竊賊，好姐遭殃了。

然而現在，畢基只帶走了唯一的一張照片。

× × ×

太子森渾身是火，他面對着艷色照人的郭妃莉，慾燄高張。

偏偏郭妃莉的目的只在拖延，讓畢基爲她追查眞相。

二人正在糾纏中，畢基已在外面叩門了。

太子森如夢初醒，自然心有不甘，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向郭妃莉表示，改天到舞廳去捧她的場子。

× × ×

在街車下山的途中，畢基讓郭妃莉看他偸來的照片。

「認識照片中的人嗎？」畢基問。

郭妃莉一再端詳。

「這女人好像是好姐。」郭妃莉喃喃地說，「那男孩——」

「輪廓像范元福，是不？」

「嗯，給你提醒了，的確有些似。」

「但是，你不是說過，他沒有兒子的麼？」

「是的，我只是聽媽媽說過，范元福沒有兒女。因此亡父那大筆錢才追無可追。其實，即使有兒有女，人家也無須爲不肖的父親還債。法律上那只是個人責任承担問題。」

「我對這件事，越來越有興趣。」畢基又問郭妃莉，「我們到何處去？」

「到我家去。」

「你還要上班？」

「不！」郭妃莉含笑倚偎在畢基的懷抱中，瞟了他一眼，「爲了報答你，今晚我的時間任由你分配好了。」

畢基開玩笑地說：「我要付多少買鐘出街的錢？」

「我陪你幾時收過你的錢？別把我看得太過市儈好嗎？」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畢基又問：「太子森剛才怎麼樣？」

「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一樣。」

二人相顧，會心一笑。

畢基道：「我想進行幾項試驗，所以我不反對先回到你的家中一次。」

郭妃莉霍然地將身子坐直，反問道：「你想試驗什麼？難道你以爲我說謊？」

「不！」畢基道，「我要做的絕非測謊試驗，而是驗指紋。」

「指紋？」

「是的，你家中不是存放了范元福簽下的支票，欠單等文件麼？此等文件之上，一定有范元福本人的指紋。」畢基道。

范元福的照片連同相架，仍在郭妃莉手中。她恨不得立刻把這個人抓住，然後繩之於法。

郭妃莉多少年以來，心裏一直在想：假如父親不是爲范元福所害，那麼，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必然是十分幸福的。

假如父親在生，假如范元福不是騙去了父親那一大筆錢，那麼，她根本無須太早投身社會，可能她仍在求學。

然而現在，她却爲生活而被迫伴舞。

所謂「被迫」，是因爲她書還未讀完，以一個女人來講，這幾乎是賺錢最多、最易的行業。

她家裏還有弟妹，他們還要求學；家裏的人還要生活。

畢基是個花花公子型的業餘偵探，在此之前，並不知道她的家境；現在知道了，不但同情她，還決心帮她找出答案。

畢基想像到好姐收藏的這一張舊照片上，也可能留下范元福的指紋。所以他小心地保存它。

假如照片之上果然也有范元福指紋的話，那麼，那孩子多少總與范元福有關。畢基曾假設過，好姐未老之前，會不會是范元福的外室？

然則，那孩子的身份就更加可疑了。

×　×　×

畢基也明白到，這是一件私事，所以他不敢再去驚動警方。

他從郭妃莉手中取得一些已成爲廢紙的欠單，期票等，交到一位朋友的私家偵探社去，那兒有化驗指紋的儀器和專家。

畢基又將好姐的照片交到專家手上，要化驗上面印下的指紋之外，還要檢驗那些字蹟，看看照片背後的字蹟是否與欠單上的一樣。然則，這照片應該是二十一年前由范元福交給好姐留念的。

然後，畢基又去找一個人——那是好姐的男主人蔡迪。

畢基已從大厦管理員和太子森的口中，知道蔡廸是經營出入口生意的。

×　×　×

在蔡廸開設的出入口商行之內，蔡廸把畢基當作客人招待。

他以爲有生意上門，絕未想到畢基另有目的。

但是，畢基却開門見山地說：「蔡先生，坦白對你說，我不是來談生意的。」

「嗯，那麼你——」蔡廸面色一沉，立即提高了警覺。

「現在先請你看看這張照片。」畢基已將范元福二十年前的舊照，縮印成甫士咭度，以方便放在口袋裏。

蔡廸接過照片細看，一邊又問畢基：「這是什麼意思？」

畢基反問：「閣下可見過此人？」

「見過又怎麼樣？」蔡廸很不友善，「未見過又怎麼樣？」

「我只想知道他是誰。」畢基又問：「可是你朋友？」

「不！並非朋友。」蔡廸故意思索了一下，「我想，我妻子會清楚一些。你可否在此等我一下，讓我先去問問她？」

「尊夫人在何處？」畢基問道。

「就在隔壁。」

蔡廸說着，走出了那間辦公室。

蔡廸這間出入口商行，只有不足十名職員。他自任經理。

在經理室隔壁的，是他的女秘書，實際上那是他妻子。

本來在兩者之間，有一度小門，以便把文件傳送過去。

但那度小門在平時是掩上了的。所以畢基當初並未留心到。

直至到現在，畢基忽然引起了猜疑，那是門鎖下了暗鍵的特殊聲響。

畢基急忙衝至門後，伸手扭動門環。門果然在外反鎖起來。

畢基暗吃一驚。

他極力保持冷靜！他不會像一般人那樣，大吵大鬧！

蔡迪爲什麼要將他反鎖起來？畢基反而因此引起了無數的疑問。

他走到小窗那處，他知道小窗的木板小門是可以移開的。

畢基拉開一條罅縫，果然見到蔡迪正在隔壁那邊講電話。

「……你昨天不是說過，被人偷了一幅照片麼？……嗯！一定是他！……好吧！讓我報警，先將他抓住再說……」

畢基暗吃一驚！因爲蔡迪分明正在致電他的住所，正跟他講電話的，一定是好姐。

蔡迪掛綫後，果然又致電報警。

畢基心裏明白，擅自進入私人住宅樓宇，那是犯法的。

假如自己落入警方手中，相信很難找個較合理的藉口。

因此，畢基覺得，還是趁警方人員未到之前，溜之大吉！

但是，門已被人在外反鎖起來，如何能逃出去？

突然之間，畢基發覺蔡迪的妻子正注視過來，他急急閃避。

畢基忙回到沙發椅這邊，若無其事地，佯作閱讀報紙。

蔡迪的妻子果然由小窗的裂縫處偷窺過來。她看見畢基這悠閒的樣子，也該安心了。

畢基其實那裏還有心情看報紙？他正在思索着，如何能逃出去。

他清楚聽到，蔡迪的妻子正將那小門掩上，那輕輕的小木門一碰之聲浪，表示她已將小木門留下的裂縫也關閉了。

大概她也担心畢基可能由此窺伺隣室那邊的情形吧！

畢基聽了那聲響之後，迅速地採取行動！

他首先走到窗前。

隔住玻璃窗往下俯視，街上正車來車往，行人如鯽。

這兒是二十幾樓，離地也有二三百呎。但畢基還是將窗門開啓了。

他將半截身子探出窗外。

畢基左張右望，發覺外牆的水泥屋簷雖然十分狹窄，但那是唯一可以逃走的地方。

畢基決定冒險一試。

豈料畢基正待跨足出窗外之際，那度小木門又被人拉開了。

蔡迪本來只想偷窺畢基在這裏幹什麼，怎料到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却大大地吃了一驚！因爲他以爲畢基企圖跳樓！所以他忍不住高聲喝止！

蔡迪這麼一喝！不但未能制止畢基的行動，反而令他加速了他的動作！

畢基跨出窗外。

蔡迪夫婦二人是怕弄出人命，急忙開門衝了入來！

但是，當時畢基已在這幢高層辦公大厦的外牆之上。

蔡迪探首外望，發覺他並非跳樓，只

是企圖逃走而已！

他看見畢基的確身手不凡，在那僅容一足的水泥屋簷之上，逐步橫移。那情形，只要稍有不愼，就會凌空跌下去！

他不敢怠慢，立即回轉身來，通知其他職員。

蔡迪已經報了警，但警方人員還未到。他担心讓畢基及時逃脫。

於是他又回到窗口這邊來，往外張望，目的無非先看清楚畢基的去勢，看看他逃往那一個窗口，然後帶人過去捉他！

但是當蔡迪再度望向窗外時，却不見了畢基，蔡迪又嚇得一跳！

他改爲往下俯視！

豈料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雙足登時發軟！

下面街道之上，人如螞蟻，車似甲虫。但看來一切正常。

假如有人掉了下去，街道之上最低限度亦會引起哄動吧！

蔡迪於是轉身回來，率領各職員，分別到大厦通道各處，找尋畢基的下落。

但是，畢基彷佛會隱形似的，循他逃走的方向逐個單位找過去，始終無法可以找到畢基其人的下落！

另一方面，警方亦已因爲接到蔡迪的投訴，派出警員前來調查。

但警方只派了就近巡邏中的警員上來。因爲蔡迪在電話中報警時，只稱失去了一幅照片，他懷疑正送上門來的人，就是偷竊去他家中女傭人一幅照片的小偷。

因此，警方派來二名在附近巡邏中的警員，準備把那只偷照片的小偷帶回去調查。

但是他們却來遲了一步！

女傭被殺　俠客含寃

畢基的身手果然不凡，他攀附住外牆，進入一個半掩着的窗口。

原來那是這一層辦公大厦的女厠。

還好當時裏面沒有人，否則難免被人誤爲色狼而揚聲高叫！

這是辦公大厦，差不多每一間公司的辦公室都有空氣調節設備。因此，所有窗門也都是全部緊閉着的。

就只有洗手間此一公衆地方，那扇窗門才會半開着。

於是畢基就迅速由女洗手間沿住梯階再落了一層樓。

因爲當時那邊人聲吵鬧，畢基知道來不及由電梯逃走了。

他落了一層樓之後，才由電梯直落樓下。當時剛好與二名軍裝警員打了一個照面；他由電梯出來之後，二名警員才進了同一電梯上樓。

×　×　×

現在畢基就坐在由郭妃莉所駕駛的車子裏。

車子雖然是畢基的，但他却叫郭妃莉開車。郭妃莉一直在這車子裏等他。

「發生了什麼事？」郭妃莉一邊開車一邊問。

畢基道：「蔡迪報了警，當我們是賊，這件事很難解釋。」

「那我們怎辦？」

「警方接到投訴之後，循例一定會逐步追查下去。」

「但是，我們根本不是賊！」

「擅自進入人家的住宅，那是犯法的，雖然我們只偷取了一幅照片。」

「現在要到何處去？」

「轉入前面那條橫街，就是劉福的私家偵探社了。」

「你要到福爾私家偵探社去？」

「是的。」畢基看看腕表，「我想知道指紋化驗報告。」

郭妃莉這兩天以來，一直陪住畢基東奔西走，所以畢基要去的地方，沒有人比她更清楚了。

×　×　×

劉福是一名退休警探，也是畢基的好朋友。

這間福爾私家偵探社就是劉福創設的，一切設備十分齊全。

劉福在他的社長辦公室裏，接待畢基和郭妃莉二人。

劉福告訴畢基，他交來的照片——在好姐衣箱中竊得的舊照片，以及支票和欠單等物，都經過仔細的分析和化驗。

結果專家發覺，那幅舊照片背面的字跡，與支票上的數目字，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寫的。這是「筆跡專家」的意見。

另一方面，在此批物件之上，也發現了一組同屬一個人的指紋。

但是，他們無法確定這就是范元福的指紋。

因爲范元福失踪最少也有二十年了。即使警方的檔案裏有他的指紋，只怕也要花費一番工夫可以查出來。

何况這間只是私家偵探社，在沒有充份理由之前，他們想求警方代查，亦非一件容易的事！

警方目前正在蔡迪那兒追查一名「神秘竊賊」下落。畢基更加不想送上門去。

因此，畢基惟有憑自己的猜想，作出種種的忖測。

他假定那些指紋就是屬於范元福的。那就是說：范元福與好姐的關係，可算非常之密切了。否則，那幅舊照片上，又怎麼會有范元福的字跡和指紋？

到此，畢基對這事，又要重新估計。

他對郭妃莉道：「你可能眞的認錯了人。我們昨天所追踪的，可能只是他的兒子。」

「我問過我媽媽，范元福根本沒有兒子的。」郭妃莉道。

「讓我立刻就給你證實一下。」畢基說着，就去借用劉福辦公桌上的電話。

劉福已知道畢基正在追查一些什麼，所以才願意爲他効力。

畢基致電蔡家。

接電話的，果然又是好姐。

畢基的目的，無非想試探一下好姐的口風，看着她是否眞的有個私生子。

由於那幅照片上的男孩，由於那照片後面的字跡和指紋。畢基假定范元福二十多年前有個情婦，他們之間有了一個私生子——就是照片中的男孩。

憑此推算，好姐極有可能是范元福的外室。

因此畢基在電話中故意裝腔道：「媽

，爸爸是否回來了？」

畢基的目的是試探。因爲像好姐那種年紀的女人，聽覺未必極之靈敏，隨時都會產生錯覺。

果然，好姐立刻就有了反應：「你怎麼知道的？阿志。」

畢基的原意是試探，但得到這意外的收穫之後，他立刻又改變了語氣：「他可會來找過你？媽。」

「嗯——誰告訴你的？」好姐的音調中，充滿了委屈和幽怨的情緒。

「有人見到他到蔡家去找你。是嗎？那只是昨天的事。」

畢基還沒有聽到答覆，電話突然中斷了。

畢基不知道究竟爲什麼會這樣。可能是好姐已認出了他的聲音不是她兒子的，也可能是她不想讓兒子知道太多。

無論如何，這是十分意外，也非常令人驚奇的收穫。

畢基本來假設他們追踪到蔡家的那個「灰衣人」並非范元福。

那可能是他的兒子。或私生子。

但是，憑剛才那個電話中所聽到的情形猜想，畢基的假設又要自動推翻了。

難道眞如郭妃莉所講：范元福眞的由外地回來了麼？

畢基呆在電話機一旁！

郭妃莉過來問他：「你怎麼樣啦？」

「你相信一個人二十年來，他的樣子沒有變麼？」畢基不似開玩笑，很認眞地問。

郭妃莉道：「你的意思可是指范元福嗎？」

「是的，他眞的未死。」畢基道：「而且，我們追踪到肇輝台的灰衣人，可能就是他！但是，一個人怎麼可以二十年來樣子全無改變？」

「會不會一如你較早時所料，那只是他的兒子？」郭妃莉道：「如果他有個兒子的話，也應該有二十幾三十歲左右。」

畢基怔怔地說：「這件事，越來越出奇！」

「那麼，我們現在怎辦？」

「我想親自去見見好姐。」

「你以爲她會把眞相告訴我們？」

「希望她不知道范元福過去的底細，我會有辦法令她說出眞相的。」

郭妃莉提醒畢基：「別忘記，警方可能正在找尋我你二人。」

畢基道：「希望警方不會爲了一幅照片而勞師動衆吧。」

郭妃莉心裏想：是的，好姐的財物全無損失，怎會如此重視那幅照片？

由此可見：那照片一定很有紀念價值。所以她才告訴她的主人。

但是，警方要處理的罪案何止千百宗？好姐如何重視是一回事，相信警方不會爲此而勞師動衆的。

因此，郭妃莉也同意跟畢基一齊先去找好姐。她希望獲得確證，證明范元福沒有死！

× × ×

畢基和郭妃莉又再次回到肇輝台。

那幢高尚住宅大厦的管理員是認識他們的，他當然不會忘記畢基那些鈔票。

畢基和郭妃莉只跟那管理員點點頭，就像剛才一樣，直進了電梯。

他們按了十六樓的電梯按鈕。

郭妃莉非常担心又遇上太子森那傢伙，她怕他又糾纏住她。

還好這兒層數雖多，單位却不多，人更不多。所以他們進來之後，一直還是感覺到靜悄悄的。

出了電梯，二人四下裏張望。

四週還是寂然。

畢基彎着腰，開啓了A座的大門之鎖；在此之前，他已試過了，那是輕而易擧的事。

進了屋，見不到好姐。

畢基所以不循正途，是担心好姐隔着門見到是他們二人，可能有戒心而不肯開門。

所以畢基用此非法手段入來，先令好姐吃了一驚，再軟硬兼施地，迫她說出一些眞相來。

但是，屋子裏太靜了！

靜到好像根本就沒有人居住一樣。

畢基心裏想：「難道好姐已經出去了嗎？」

郭妃莉也感到納罕。

突然間，她驚叫了一聲！

畢基也給她嚇了一跳！

她指住工人房的房門，張大了咀巴！

就憑郭妃莉那充滿了恐懼的目光和表情，畢基已經意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 × ×

一具女屍躺在蔡宅的工人房門口。

她並非別人，正是好姐。

她的頸部被利刀所刺，雙眼仍然睜開，死狀極之可怖，彷彿死不瞑目似的。

畢基很冷靜地蹲了下去，伸手探她的脈搏，她巳經死了。

工人房之內，一片凌亂！

郭妃莉花了很大的努力，經畢基一再安慰，她才冷靜下來！

畢基道：「你先去致電報警。」

「報警？」郭妃莉怔了一怔，「怎麼可以報警呢？」

「這兒出了命案，我你二人必會在此留下不少可供追查的綫索。如果不報警，我們的嫌疑更大。」

「但是，警方會相信這不是我你二人做的麼？一定不會。」

「別嚕嚕了！」畢基開始有些生氣，「現在就去致電報警。」

郭妃莉第一次發覺畢基如此威嚴。她知道畢基是個業餘偵探，大概他要留在房內繼續偵查兇手留下的綫索。

於是她只好獨自走到客廳外面去。

電話就在客廳一角。

郭妃莉正想拿起聽筒，電話就在這刹那之間「鈴鈴」的響了起來！

郭妃莉慌忙之間，竟然執起了聽筒。

這是人家的地方，本來她沒有理由這樣做的；但像這種情形，任何人都有可能身不由主。因爲事情實在太過突然了。

郭妃莉只「喂」了一聲，對方就急不及待地說：「好姐嗎？準備好了沒有？快些下來吧！我的車子就停在馬路之旁。」

（未完）

武術漫談

養生保健的中國功夫

麥海雲・文

所有拳擊高手往往犯了這個毛病，發力的時候太强，雖然擊倒對方，自己無形中也受到輕微的傷害，日子拖長了，就是「內傷」。

中國的武林高手到了晚年，多數是皮黃骨瘦，就有可能因爲早期搏鬥之際，打傷了別人，同時傷害自己。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大俠霍元甲，他綽號黃面虎，本來體重二百磅，成名之後就瘦了一些，只有一百八十磅，後來年齡愈大愈瘦，臉色黃得像蠟，經過專家檢驗，知道他患了相當嚴重的肺病，原因是他每次發力，一拳就有八百磅，可惜他的肺無法忍受這種壓力，專家指出這一點，如果那一拳是空拳的話，只有八百磅，萬一他衝擊之際，對方也撞擊過來，兩種力量一齊發作，就是一千六百磅，本來肺部都可以承受八百磅的壓力，碰着這種情況，就無法承担得住，故此，身經百戰的高手，晚年難以保持正常的健康，特別容易受到損害的是肺，就因爲肺細胞十分脆弱，那種組織並非肌肉那麼堅强，更加難以承受外來的或者內在的壓力。

霍元甲有大俠之稱，橫掃大江南北，他本人患了病仍不知情，直到有一次咳得非常兇，請來名醫詳細診驗，才知道他患了嚴重的肺病，由此可以反映出發拳或出脚愈是沉重，就愈加容易傷害自己，如何能够保證那種傷害減少到最低限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經常撞擊，故此，西洋拳一定要從實際的搏鬥練習，不止是爲了拳法靈活，更重要的就是經常撞擊，中國大不相同，很少是晚晚自由搏擊的，就因爲中國功夫有擒拿手或飛脚踢出之類的絕招，並非像西洋拳那麼簡單，往往錯手打傷別人，或者折斷自己的手指，因此之故，難以眞正的自由搏擊，只是依照傳統下來的拳套練習而已，因此之故，一旦眞正的打鬥，就有可能受傷，而且那種傷勢並非當時可以覺察得到，事後多年，突然發作，那時未必能够補救得來。

如上所述，可見發拳太過沉重，不一定是有利的，更重要的就是打得準確，而且向對方的要害出擊，這是事實，一拳打中對方胸部肌肉最厚的一處，就算那一拳有三百磅力，普通人也可以支持得住，充其量發生劇痛而已，如果那一拳打在頸動脈上面，對方立刻暈倒，不一定需要三百磅力，減了一半，僅有一百五十磅的壓力，巳經能够使對方一拳打暈，進一步研究，要是那個拳頭伸長中部指節骨，變成插捶，用指節骨撞擊對方的額角太陽穴，那就僅有一百磅力，也可以把對方擊暈，因此之故，中國功夫特別重視人體的穴道，想盡辦法向對方的要害出擊，並非認眞計較到發拳是否嚴重，這一點是中國功夫的特色，不妨一知。

雖然如此，有資格稱做大師傅的高手，多數是除了練習硬拳硬馬之外，還有本門派的一些練功方式，鞏固內臟，使心肝脾肺腎都比較普通人强壯，必要時能够承受較大的壓力，不管那種壓力是對方直接打來的一拳，抑或自己揮拳出擊的反彈力，總之，另有一種練功的方法，幾乎是晚晚必練的，然後可以保持他的武功到老不衰，同時可以使他突然發招，以極沉重的拳脚向對方出擊時，自己沒有受傷。不過，這一類的練功方式，大師傅往往十分珍秘，不輕易授給外人。

昔日在空門上素有名氣的一種練功術，叫做「易筋經」，它就是强健筋骨不至於受到內力震盪而生損害的一種奇技，練習巳久，不但內力突增，而且整體有彈力，就算有人從側面出擊，攻其不備，仍然不會受傷，這一門功夫是少林寺老祖宗達摩禪師創下的，他面壁九年，等于九年苦練易筋經，無怪他的武功綽絕，可惜這種功夫巳經失傳，從達摩禪師計算到現在，千年過外，眞正懂得易筋經精髓的一個人，就是清代大俠金鳳池，他能够運氣禦敵，把氣功透於指掌，握碎錫酒壺，敲穿鐵水煲，非同小可，後來他一傳再傳，最爲接近現代的一個奇士，叫做「鍾秋禪」，他就學會了這一套，能够連走八步，步步踏碎四平八穩的階磚，後來他走進羅浮山獨居古廟修道，不知所終，相信南方仍有一部份人，懂得易筋經，不過，難得有人堅心苦練，却是事實。

由於易筋經的動作太靜，練習的時候先要「忘我」，氣貫丹田，再又運行全身，練習一次要花掉一個鐘頭之久，如果一天練習三次，便是三個鐘頭了，住在大都市的人，如何能够有那麼多的空閒時間苦練呢？故此練習它的人，少而又少，反而練習八段錦的人比較多。

傳說「八段錦」這一套練功術是岳飛將軍創下的，他指導軍中上下各人每日必練，大破金兵，有賴於此，事實八段錦這一套功夫，是相當怪異的，它可以看做普通的健身術，也可以看做練習武功的基礎，因爲它練習的時候有動作，且又不必像易筋經導氣入丹田運行全身那麼吃力，無怪它容易入手了。

不過，一練十年，那就練習易筋經的人比較它遠勝。

其實北方三大門派「太極，形意，八卦」也是內外功同時具備的，以慢動作的姿態練習，便是內功，以快速的姿態練習，它就變成「外家拳脚」，能够出手傷人，故此練習這幾個門派的人，很少因爲在搏鬥當中傷了自己。

南方的一套拳脚叫做「六合八法」，有三百多招，打完一套拳脚起碼要半個鐘頭，打慢一點，就是三刻鐘，打得更慢，必需一個鐘頭過外，它每一個招都是發拳或發掌的，一套拳脚只有兩招起脚踢出。

這一種功夫也是老少咸宜的，決不會「練傷」。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子成·圖

最後一招（一）

石獅九滴血

「老爺……老爺……不得了……不得了，……」

「出了什麼事？桂安，有話慢慢說，別吵醒了老爺。」

× × ×

鐵樹鎭依山面水，景物瑰麗，只是太偏僻了一點。

太偏僻的鐵樹鎭却出了名，只要是道上的朋友，誰不知道鐵樹鎭，他就不必再在江湖上混了。

莫非鐵樹鎭出了一個名滿八荒的英雄好漢？還是出了什麼達官貴人？

不，它沒有名震八荒的好漢，也沒有什麼達官貴人，只是出了一個桂老爺子而已。

桂老爺子有黃金，有土地，在鐵樹鎭，算得是一個富有之人。

不過，他雖是富有，却並非豪門，如果與一般富人相較，只能說是小康之家罷了。

只是桂老爺子却是一位善人，他矜孤恤寡，修橋補路，爲善不遺餘力。

你只要找上了桂老爺子，你只要說出你求助的理由，桂老爺子，決不會叫你失望。

鐵樹鎭所以名聞遐邇，就是因爲有一個桂老爺子。

× × ×

我國民間稍具規模的建築，有些會在大門兩旁做上一對石獅子。

落魄逢奇遇

石獅子並不稀罕，桂老爺子的門前就有這麼一對。

稀罕的是石獅子會滴血……

× × ×

大概是一年以前吧，河南商邱金筆大俠申子厚第一個遇到這椿怪事，他門前的石獅子忽然滴出三滴鮮紅的血水。

而且它還會逐次遞增，三滴，六滴，九滴而十二滴。

以後它不再增加了，金筆大俠却滿門死絕，鷄犬不剩。

× × ×

石獅子會滴血。

石獅子滴血會爲屋主帶來慘絕人寰的滅門奇禍。

這種奇禍在江湖中蔓延着，一年以來，滿門死絕的已有五家之多。

曾經有人建議桂老爺子，叫他毀掉門前的石獅子，或是將它移往別處。

但桂老爺子却說：「是禍躱不脫，躱脫不是禍，如果這是上蒼的意旨，豈是毀掉石獅子就能避免的！」

這話很有道理，再說積善之家有餘慶，桂老爺子活人無數，上蒼怎會降禍於這位大善人？

× × ×

也許是天道無憑吧，桂家門前的石獅子，居然也滴出了三滴觸目驚心的血水！

它是老管家桂安發現的，因爲老管家起得最早，每日朝晨都是他親啓門戶，

× × ×

桂夫人不過三十出頭，一身荊釵布裙，衣着十分樸素。

但荊釵布裙掩不住她那綽約的風姿，她的確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女人。

她是塡房，嫁給桂老爺子才三年不到。

其實桂老爺子並不老，五十大壽才過了兩年。

他們夫婦頗爲恩愛，尤其這位貌美如花的桂夫人，對桂老爺子噓寒問暖，幾乎是無微不至。

像這麼一個賢淑的妻子，自然不願有人吵醒她的丈夫。

可是桂老爺子已經醒了，並已聽到桂安的呼叫。

「桂安，什麼事？」

「老爺，咱們的石獅子……」

「石獅子怎麼了？」

「血……三滴……」

桂老爺子身材魁梧，相貌端正，嘴上留着三綹鬍鬚，一派長者的風範。

他果然像是一個長者，石獅子滴了三滴血水，他居然會面色不變。

「別大驚小怪的，鐵樹還會開花呢，石獅子滴血又有什麼稀罕？」

「可是……老爺……」

「不要說了，拿水冲乾淨就是。」

「是，老爺。」

桂安率領家丁冲洗血漬去了，這件事好像已經成爲過去。

但桂夫人那兩道彎彎的柳眉却皺了起來。

「老爺，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唔……」

「老爺，我害怕……」

「唔……」

「老爺，咱們怎麼辦？」

「唔……」

「老爺，你說話呀，咱們總不能呆在這兒等死！」

「哦，妳是說……」

「逃，老爺，天地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容身？」

「夫人，妳錯了。」

「老爺，趨吉避凶，理所當然，賤妾那兒錯了？」

「妳聽我說，夫人，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如果當眞能够避禍，世間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悽慘之事了。」

桂老爺子生性耿介，不畏强梁，桂夫人雖是萬分焦急，却也拗他不過。

其實，拗不過桂老爺子的不止是桂夫人。

在鐵樹鎭，甚至方圓數百里，很難找出一個拗得過桂老爺子的。

不過石獅子滴血畢竟是一件大事，桂老爺子雖是毫不在乎，關心這件事的人却是少不免的。

第一個聞風而來的是隣居，第二個就是地保。

這些人只是表示對桂老爺子的關心，倒也不難打發。

難打發的是桂老爺子的妻兄，龍門劍客伍耀連。

龍門劍客是忙人，時常爲別人排難解紛。

桂老爺子是他的妹夫，他自然更是義不容辭了。

× × ×

「稟老爺，舅老爺駕到。」

「啊，快請。」

龍門劍客是桂老爺子的至親，他担心桂府的安危，居然連夜趕路來了。

他的確趕了不少夜路，因爲此時才是辰初，他却能够到達桂府。

鐵樹鎭如此偏僻，除了趕夜路他怎能於此時到達？

因而桂老爺子那喜怒不形於色的面頰，也微微牽動了一下，雙目神光一閃即收，顯示他的內心，也有一點不易察覺的波瀾。

桂老爺平靜地道：「耀連，辛苦你了，快請坐。」

「這算不了什麼，不過，我倒要問問你。」

「哦……」

「石獅子滴血事關滅門，你究竟作了一些什麼準備？」

「別忙，耀連，這件事咱們還得好好的研究，春蘭，快準備酒食，舅老爺想必餓了。」

春蘭是侍候桂老爺子夫婦的貼身丫環，她獻上了茶，就去準備酒食。

此時桂夫人在略作裝扮之後來到客廳，當即對龍門劍客檢衽一禮道：「大哥，你也知道了？」

龍門劍客道：「你們家的石獅子滴血幾乎已人人皆知，我如果還不知道，就不配稱爲龍門劍客了，不過……」

桂夫人道：「不過怎樣？大哥。」

龍門劍客道：「我很奇怪，也有點不解，石獅子滴血在江湖上已經掀起濤天巨浪，不管是何等人物，還沒有一個能够逃過滿門死絕的命運……」

桂夫人道：「不要說了，大哥，我十分害怕！」

龍門劍客道：「我何嘗願意說，只是你們令我不解，面臨如此重大的奇禍，你們居然無動於衷！」

桂夫人嘆口氣道：「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執拗的脾氣，實在使人無可奈何。」

龍門劍客哼了一聲，道：「潄泉，不管你有些什麼理由，這件事，我可不能袖手不管。」

桂老爺子微微一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要管，別遇到麻煩又來抱怨！」

龍門劍客道：「好啦，你還是當你的老太爺去吧，大妹，快叫桂安召集所有的人手，我要將他們的工作，好好的調配一下。」

桂夫人道：「是，大哥。」

當桂安召集人手之際，桂老爺果然退出客廳當他的老太爺去了，對龍門劍客喧賓奪主的行動，他似乎絲毫都沒有放在心上。

由客廳轉入後進，就聽到一陣琅琅書聲。

桂老爺那喜怒不形於色的面頰，竟然變得一片肅穆。

他剛剛踏進書房，書聲立即停止，一

雙粉裝玉琢的小兒女一起站了起來。

「爹……」

「嗯，坐下，爹有話跟你們說。」

「是，爹。」

桂府的人口十分簡單，除了老爺子桂漱泉，夫人伍彩雲，就只有一對十分可愛的兒女了。

女兒桂天韻芳齡二九，兒子桂天聲比姊姊少了三歲，才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姊姊是一個美人胚子，弟弟也生得英朗絕俗。

只可惜生母早逝，伍彩雲不是他們親生的母親，這雙姊弟，難免有一股落寞的感覺。

人人都有失意的時候。

人人都會落寞。

但，落寞最深的，莫過於親情的喪失了。

因此，桂漱泉那繃得緊緊的面頰放鬆了，語氣也變得十分柔和。

「韻兒，這幾天你們姊弟都沒有好好的練功，想偷懶，是麼？」

「不，爹，咱們不是偷懶——」

「那是爲了什麼？」

「這……」

「不要緊，有話妳儘管說。」

「爹，咱們家的石獅子……」

「住口。」

桂漱泉似乎不願提到他家的石獅子，因而對女兒來了一句嚴厲的叱喝。

不過他又面色一霽，輕輕一嘆道：「小孩子只要練功讀書，這些事不是你們應該管的。」

「爹，女兒不敢，不過女兒跟弟弟都無法安心練功讀書，希望爹能够原諒。」

桂漱泉沉默了，兒女爲了石獅子滴血而無心讀書練功，按照常情來說，這並非意外。

他沉吟半晌，終於咳了一聲道：「孩子，爹只怕遇到一些可惡的敵人了，爲了自救，你們必須加倍的勤練武功。」

他終於接觸到他不願提及的事，終於說出要自救的言語。

滿門死絕，鷄犬不剩，如此嚴重的奇禍，他怎能無動於衷？

只不過桂老爺子喜怒不形於色，除非他自己說出，別人很難明瞭他的心意。

其實一個心機深沉的人，他縱然說出了他的心意，別人不見得就會明白。

桂天韻就是這樣，她對練功自救之事，感到有些懷疑。

「爹，那人當眞十分可惡？」

「是的，就算金筆大俠他們這樣本領，也落得個滿門死絕！」

「這女兒就不懂了……」

「甚麼事妳不懂？」

「以金筆大俠那等高深的武功都會遭到毒手，女兒與弟弟又如何能够自救？」

「妳錯了，韻兒，在江湖上，金筆大俠的武功的確極高，不過，如果撇開江湖，他就微不足道了。」

「爹，這話怎麼說？」

「眞正的絕頂高人，是不會長久在江湖上混的，那麼在江湖上混的自然很少是絕代高人了。」

「女兒懂了，就像爹閉門課子，不入江湖一樣。」

「可以這麼說，不過爹得到『瀝泉神譜』太晚，筋骨已經衰老，無法學得其中的神髓，所以爹才要你們姊弟勤練。」

「爹是說女兒與弟弟的武功應該比金筆大俠爲高？」

「應該是的，『瀝泉神譜』曠古絕今，當年岳武穆只習得其中幾招槍法，就成爲槍法上的一代宗師，你們姊弟要好好的潛心向學，不要糟蹋了這本武林寶典。」

「是，爹，不過女兒還有些担心。」

「哦，妳還担心甚麼？」

「女兒想，石獅子滴血只是一種警告，那些人在四度警告之後才下手，結果還是滿門死絕，鷄犬不剩，如果不是那些人功力過高，就可能別有蹊蹺。」

「對，韻兒，妳果然成熟了，爹最担心的不是賊人的武功，但江湖上鬼域伎倆頗多，實在令人防不勝防。」

「爹，敵暗我明，咱們是處於挨打的地位，此種不利的處境，必須想法子改變過來。」

「如何改變？妳說。」

「石獅子不會滴血，那幾滴血水自然是有人在咱們不防之時洒上去的，每次增加三滴，是讓咱們生活在恐懼與困擾之中，如若咱們反客爲主，他們必然會步伐大亂……」

「好，咱們不妨試試。」

「試甚麼？老爺。」

隨着話聲，桂夫人伍彩雲走了進來，天韻姊弟對這位繼母似乎並無好感，他們起身叫了一聲「娘」，神情上顯得一片冷漠。

伍彩雲從不關心這些，她關心的只有桂老爺子。

「老爺，大哥爲了咱們的事從老遠趕來，你怎麼倒躲到這裏跟孩子們聊起天來了？」

「夫人，妳這就不知道了，耀連不來，我還担着三分心事，現在這三分心事都交給他了，所以，我才來查查孩子們的功課。」

「老爺，你常說讀書只是明理，並不希望他們用這些博取功名，只要他們在讀就够了，這有什麼好查的？再說，大哥雖然不是外人，你總不能不睬不理，別人爲咱們做事，在禮貌上你也不該這樣！走吧，老爺，大哥還有事要跟你商量呢。」

伍彩雲說的是理，桂漱泉是一個講理的人，他只得離開書房，隨同伍彩雲來到前廳。

「眞辛苦你了，耀連，沒有什麼問題吧？」

「怎麼沒有？我正要找你商議。」

「哦，你說。」

「咱們人手太單薄了，我想找幾個道義之交的朋友來帮帮咱們。」

「這個不妥當吧，事關生死，怎能找別人來替咱們賣命！」

「話不能這麼說，在江湖上路見不平，還要拔刀相助，朋友之間如果不能互相支援，還要朋友作甚麼？」

「這……這……好，好，你就全權處理吧。」

×　×　×

龍門劍客伍耀連果然在全權處理，他竟於數日之內請來了幾位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

巫山神猿郭錕，中條雙虎史向陽史向春兄弟，毒花沈憐香，他們每人還帶來幾名弟子。

原本人丁單薄的桂府，現在熱鬧起來了，雖然不是笙歌達旦，却也笑語喧囂之聲時時可聞。

江湖人原是豪放的，這些倒也沒有什麼，只要桂老爺子不認爲他們是喧賓奪主倒也不會有事。

桂老爺子任甚麼都沒有表示，他既是全權付託伍耀連，在用人不疑的原則下，他還能有什麼表示？

他沒有表示，別人却有主意，第一個提出來的是巫山神猿。

「伍大俠！令妹夫是怎麼啦？不歡迎說一句，別那麼擺出一副晚娘面孔！」

「郭大俠千萬不要誤會，舍妹夫個性沉默，不善交遊，再加上遭逢奇變，心情難免沉重一點，決不是有意怠慢。」

伍耀連逕聲解釋，巫山神猿郭錕的怒火總算平息下去。

史向陽却哼了一聲道：「桂漱泉也算是一個名滿江湖的人物了，我不相信他會如此不知江湖禮數！再說咱們是賣命來的，他怎能對咱們如此冷淡？」

毒花沈憐香道：「別發火，史兄，人是會變的，桂漱泉在十年前就已經變了，否則他何至於退出江湖？再說咱們是衝着伍大俠來的，桂漱泉怎樣不必管他了。」

毒花沈憐香居然排難解紛，爲伍耀連解除了一場困擾。

其實龍門劍客伍耀連早已成竹在胸，否則他就不會找上了這樁痲煩。

×　×　×

「舅老爺！不好了，那石獅子——」

伍耀連還在作元龍高臥，老管家桂安就神色慌張的將他叫醒。

「怎麼啦？桂安，莫非石獅子又滴血了？」

「是的，舅老爺，六滴……」

「有這回事？不可能。」

石獅子滴血原本就是這樣，三滴之後是六滴，爲什麼會不可能？

老管家沒有問，因爲伍耀連已經奔了出去。

沒有錯，是六滴。

伍耀連瞪着那六滴血水，臉色顯得十分難看，好像這六滴血水不應該在此時出現，使他有一種極端意外的感覺。

聞聲而來的有巫山神猿郭錕，以及中條雙虎，毒花沈憐香等人，這般人的面色更不好看，他們才來桂府，這六滴血水豈不是在向他們挑戰！

這般江湖豪客，誰都擁有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與一個十分响亮的名頭，居然有人敢向他們挑戰，豈不成了天大笑話！

可惜這不是笑話，六滴鮮紅的血水赫然在目，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

巫山神猿郭錕忍受不住，霍的一掌飛出，向石獅子擊了過去。

伍耀連大吃一驚，急出聲阻止道：「郭大俠，使不得，這樣，你會擊碎石獅子的。」

巫山神猿掌重如山，縱然擊不碎石獅子，也必然會使石獅子受到損害，只是伍耀連光說不練，雖是出聲阻止，並沒有攔截郭錕的掌力。

中條雙虎的老二史向春與伍耀連的交情頗深，他及時揮出一掌，使出一股强悍的暗勁。

砰的一聲大震，巫山神猿郭錕與史向春同時被震退一步，石獅子總算沒有遭到傷害，却惹來一個火爆的場面。

「好功夫，史老二，走，咱們到那邊再交幾手玩玩。」

「走就走，史某還怕你不成？」

這下可熱鬧了，正事還沒有辦，帮拳的自己先來一場火併，這不成了窩裏反？

伍耀連急忙衝着巫山神猿雙拳一抱道：「史兄弟是因郭大俠掌力太重，怕石獅子承受不起才情急出手，這是一點小事，希望兩位不要因此而傷了和氣。」

史向春也不願無端端的結下一個仇家，因而抱拳施禮道：「在下雖是魯莽了一點，但決無惡意，請郭大俠多多原諒。」

別人既已道歉，郭錕自然不便翻臉，這項風波總算平熄下來。

毒花沈憐香道：「各位，咱們同舟共濟，不要爲了一點小事自己先亂了步伐，這件事咱們要商量一個對策才行。」

史向陽道：「這樣吧，從現在開始，咱們分派人手，日夜不斷的守着石獅子，一旦有警，咱們就全力對付，各位以爲如何？」

毒花沈憐香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沒有人反對，史向陽的提議立即付諸實施。

他們帶來的門下一共一十二個，兩個編爲一組，每組守護兩個時辰，這樣一天十二個時辰就不會間斷了。

×　×　×

石獅子兩度滴血，這六滴血水爲桂府帶來更大的危機。

死亡在等着他們，三滴血水增爲六滴，桂府一門老少又向死亡邁進了一步。

×　×　×

桂老爺子的神色還是那麼平靜，無論狂風如何猛烈，他依然古井不波，好像這件事與他絲毫無關似的。

內院書聲琅琅，桂天韻姊弟也是那麼安詳。

自然也有不安不詳的，碰到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安詳與否就會因人而異了。

最不安的是桂夫人伍彩雲，這也難怪，一個婦道人家，胆量自是不如常人。

還有舅老爺龍門劍客伍耀連，他不止神色十分不安，還顯得急躁無比。

瞧過石獅子之後，他立即闖進後堂，桂夫人迎着他道：「聽說石獅子又滴血了，是眞的麼？」

伍耀連道：「我正要問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奇怪，石獅子滴血，他居然問起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婦道人家來了，莫非龍門劍客急暈了頭了？

桂夫人呆了一呆道：「我眞的不知道，八成是有人在惡作劇，咱們往後注意一點就是。」

這位桂夫人的回答也有點離奇，石獅子滴血，會使桂府滿門死絕，鷄犬不剩，她居然猜想是有人在惡作劇，對家門奇禍顯得另有看法，豈不有點大反常情？

那麼她又爲什麼感到不安？

惡作劇只是使人厭煩，絕對不會損及桂府的生命財產，她既是如此猜想，又何須感到不安？

龍門劍客伍耀連似乎不願在內堂久留，只是哼了一聲道：「我要將此事查個明白，妳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桂夫人道：「我知道。」

一連三天過去了，桂府的緊張氣氛逐漸平靜下來，但在第四天的凌晨，却又出了意外。

「舅老爺！不好了……」

伍耀連原已醒了過來，聞聲一躍而起，道：「桂安，又出了什麼事？」

桂安道：「死了人了，兩個……還有，石獅子又滴血了，這回是九滴。」

桂安的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有幾條人影衝向門外，領頭的是巫山神猿郭錕，跟在後面的是他的兩名門下弟子。

他帶來四名弟子，另外兩名正在輪值守護石獅子，外面死了兩個，他怎能不心頭大急！

及衝出門外一瞧，不錯，石獅子之旁的確躺着兩名屍體，而且正是巫山神猿的門下。

這兩人的死狀十分安詳，像是在睡夢中被人下了毒手，查遍現場，絲毫找不出打鬥的痕跡。

郭錕是老江湖了，他只是瞧了一眼，就知道他這兩名門下，是被人點了死穴。

他的門下死得安詳，他的臉色却顯得十分難看，巫山弟子如此窩囊，叫他們的臉往那兒擺？

「伍大俠！兄弟不願再在這兒丟人現眼，告辭。」

巫山神猿郭錕抱拳一拱，竟然洒開大步向鎭外奔去。

伍耀連急忙攔住他的去路，並連聲安慰道：「別自責，郭大俠，來人使的是隔空點穴手法，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不易多見，碰到這般高明的人物，怎能責怪貴門弟子？」

毒花沈憐香也在一旁相勸道：「伍大俠說的是，郭兄千萬不要自責，再說咱們的人不能白死，要不豈不砸了巫山的招牌了？」

郭錕一嘆道：「兩位既是這般說法，兄弟只好厚顏留下來了。」

伍耀連挽着巫山神猿進入桂府，立即吩咐老管家爲兩名巫山門下辦理善後。

他安撫了這班朋友之後，又匆匆趕往後堂。

「大哥！你早，春蘭，快替舅老爺斟茶。」

後堂在座的有桂漱泉夫婦，還有一個在一旁侍候的丫環春蘭。

待伍耀連落座之後，桂漱泉才淡淡一笑道：「外面人聲如此喧嘩，莫非又出了什麼意外？」

伍耀連道：「石獅子又滴血了，還犧牲了兩名巫山門下。」

桂漱泉微微一怔道：「是九滴？」

伍耀連道：「是的。」

桂漱泉一嘆道：「要來的終歸會來的，耀連，我看還是送走這班朋友吧，咱們自己不幸，何必牽累朋友？」

伍耀連道：「來不及了，他們如是撤手一走，豈不落個臨危棄友之名！」

桂漱泉道：「好吧，我已經全權交給你辦，只好請你多費一點心了。」

語音一落，接着長身而起道：「你們兄妹商議一下，我想出去走走。」

這位桂老爺子當眞令人有點不解，石獅子滴血事關桂府滿門生死，他竟然三言兩語向妻兄作了一下交待，就從從容容的走了出去。

他這一走，伍耀連的面色立即沉了下來，先是一聲冷笑，再衝着桂夫人道：「芸姑，妳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桂夫人不是叫彩雲麼？伍耀連爲甚麼叫她芸姑？

也許芸姑是桂夫人的小名吧，兄長呼喚妹妹的小名，算不得怎樣稀奇。

桂夫人並未回答伍耀連的問題，却扭頭對呆立一旁的丫環道：「香蘭，妳出去外邊守着，有人來了就及早招呼一聲。」

香蘭道：「是，夫人。」

待香蘭出去之後，桂夫人忽然輕佻的一笑道：「你是怎麼啦？又要編排我的不是了。」

伍耀連哈哈一笑道：「我怎麼敢！」

他不敢編排她的不是，却一把將她摟了過來，不只是上下其手的大肆輕薄，還低下頭向她的櫻唇之上壓去。

他們不是兄妹麼？兄妹怎能如此不顧人倫！

如果他們不是兄妹，那麼他們僞裝兄妹又是何居心？

良久，桂夫人才將伍耀連推開，然後面色一整道：「這兒是大廳，你可不能胡來！」

伍耀連哼了一聲道：「芸姑，別忘了妳原是我的妻子，妳讓我戴了近三年的綠頭巾，現在親熱一下也算犯法？」

桂夫人道：「戴綠頭巾可是你自願的，我現在是名正言順的桂夫人，你侵犯我讓人瞧到了就是犯法。」

伍耀連一嘆道：「好吧，算我倒霉，咱們現在談談正事。」

桂夫人道：「是應該談談正事了，你說。」

伍耀連道：「石獅子滴血是由妳負責，對吧？」

桂夫人道：「不錯，最初的三滴就是我洒上去的。」

伍耀連道：「最近的兩次呢？」

桂夫人道：「不是我，沒有奉到命令，我怎敢擅作主張？」

伍耀連道：「這必然是有人想破壞咱們的計劃了，他這一招做得十分之絕！」

桂夫人一嘆道：「不錯，主人的規定，在十二滴鮮血出現之後，如果那家人還未怎樣，咱們就得放棄，永遠不能再對這家人下手。」

伍耀連道：「是啊，他連續來上兩次，使咱們步伐大亂，連請示主人都來不及，妳看應該怎麼辦？」

桂夫人道：「我看不必理他，反正這

兩次不是咱們洒上去的。」

伍耀連道：「這麼說妳就錯了，是不是咱們洒的只有妳我知道，江湖道上的朋友怎會明白？」

桂夫人一怔道：「那怎麼辦？」

伍耀連咳了一聲道：「我想只有一個辦法。」

桂夫人道：「甚麼辦法？你快說。」

伍耀連道：「咱們今晚動手。」

桂夫人愕然道：「今晚？不嫌太急了一點？」

伍耀連道：「咱們被迫如此，實在無可奈何，如果今晚再被人洒上十二滴血水，咱們將如何向主人交待？」

桂夫人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不過——」

伍耀連道：「不必担憂，待會我去一趟縣城，將實際情況用飛鴿向主人稟報，晚餐時妳只要在菜中下一點毒藥，就萬無一失了。」

桂夫人道：「巫山神猿他們呢？也算在一起？」

伍耀連道：「不錯，除了咱們及香蘭，不得留下一個活口。」

桂夫人一嘆道：「不知是甚麼人跟咱們過不去，使咱們計劃三年，幾乎功虧一簣。」

伍耀連道：「除了桂老頭子，還會有誰？」

桂夫人道：「不過他跟我每晚都在一起，決不可能是他。」

伍耀連說道：「莫非是他的兩個小畜牲？」

桂夫人道：「也不可能，天韻姊弟雖然會一點武功，只不過花拳綉腿，藉以強健筋骨罷了。」

伍耀連道：「難道是老管家桂安深藏不露？」

桂夫人道：「嗯，這個，倒是有點可能。」

他們剛剛提到桂安，老管家的嗓門已遙遙傳來：「舅老爺……舅老爺……大事不好……」

伍耀連心頭一震，急忙奔出去道：「又怎麼啦？桂安。」

老管家道：「石獅子又滴血了，這回是十二滴。」

伍耀連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等事？適才的九滴你沒有洗，又加上了三滴？」

老管家桂安道：「你這是什麼話？舅老爺，適才小的帶人洗那九滴血水之際，還有二俠在一旁瞧看，咱們洗得乾乾淨淨，舅老爺要是不信可以問問史二俠。」

此時郭錕，史向春，沈憐香聯袂奔來，伍耀連雙拳一抱道：「史二俠，適才你曾經瞧着桂安洗淨石獅子下面的血水？」

史向春道：「不錯，老管家十分仔細，洗得半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伍耀連道：「以後，沒有人看守石獅子？」

史向春一嘆道：「有，但咱們丟人現眼，有負伍大俠的重託。」

伍耀連道：「這話怎說？莫非……」

史向春道：「家兄及兩名門下全被人點了穴道——」

伍耀連悚然一驚道：「竟會有這等事，史大俠呢？」

史向春道：「家兄無顏見伍大俠，已帶着門下回中條去了，小弟也要向伍大俠告辭。」

巫山神猿接着道：「石獅子滴了十二滴血水，主人家毫無損失，這件事總算平安渡過了，兄弟留此無益，就此告辭。」

毒花沈憐香道：「小妹還有待辦之事，以後伍大俠如果還有什麼差遣，只要捎一個信，小妹一定親身趕來，告辭。」

形勢既已如此，伍耀連還能說些什麼？只得連聲道謝，送走了這批拔刀相助的友人。

現在桂府清靜了，只有一羣瞧熱鬧的，在圍着石獅子議論紛紛。

伍耀連無心再管這些，寒着一張像死灰似的面孔走了進來。

桂漱泉經桂安稟報，也已來到後堂，迎着伍耀連微微一笑道：「客人都走了麼？耀連，雖然咱們平安的渡過了這個難關，也應該留那般古道熱腸的朋友多作幾天盤桓。」

伍耀連冷冷一哂，道：「我曾經留過，但留他們不住，此間既已無事，我也應該走了。」

桂漱泉道：「我知道你是忙人，不過你不能走，咱們應該慶祝一下，飲他一個不醉無休。」

伍耀連道：「要飲酒那天都可以，可是我還有事，現在不行。」

桂漱泉道：「你當眞要走？」

伍耀連道：「咱們誼屬至親，用不着這些客套，告辭。」

桂夫人道：「慢點，大哥，我幾年不見嫂嫂侄兒他們，想跟你回去瞧瞧。」

桂漱泉道：「應該，既是留不住耀連，那麼你們兄妹一道走，路上也好有個伴兒。」

送走了這對兄妹，桂漱泉那平靜無波的面頰忽然一肅。

「桂安，快叫小姐少爺出來。」

「是，老爺。」

待天韻姊弟來到了後堂，桂漱泉長長一吁道：「韻兒，快去收拾一下，帶妳弟弟前往南海。」

桂天韻一呆道：「爹，事情已經過去了，爲甚麼還要走？」

桂漱泉道：「是的，事情的確已經過去，只不過這只是他們的第一計。」

桂天韻道：「爹是說賊人一計不成不算完，可能還有第二計？」

桂漱泉點點頭道：「第二計將是一個不擇手段，令人防不勝防的毒計，所以你們姊弟必須快走。」

桂天韻道：「究竟是什麼人非得害死咱們不可？」

桂漱泉道：「這個妳就不必管了，妳對易容之術頗有研究，趕快改扮一下，帶着天聲立刻上路。」

桂天聲道：「爹，你呢？」

桂漱泉道：「爹也要走，但不能跟你們一道，等辦完了事，爹會帶着桂安去南海找你們的。」

桂天聲的眼眶紅了，一股淚水滾滾落下。

這也難怪，他還是一個孩子。

而且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家。

桂漱泉是他的父親，也是他的依靠和寄託，現在雖然只是暫別，他仍無法控制別離的情緒。

桂漱泉的心情又何嘗好過，只不過他不得不隱忍下來。

何況，他明白，他還要去做一件除了他別人無法去做的事情，暫別也許就是永別。

不過他還是面色一沉，道：「聲兒，男兒有淚不輕彈，記住，你是咱們桂家惟一的男孩子，你要是如此軟弱，叫爹如何放心得下？」

桂天聲抹乾淚水，道：「是，爹，孩兒知錯了。」

桂漱泉身形一轉，向廳外緩緩走去，並以十分平淡的口吻道：「一路當心，爹不送你們了。」

「爹……」

桂天韻姊弟同時跪了下來，同時以顫抖的口音呼喚着。

桂漱泉沒有轉身瞧看他這雙兒女一眼，仍以穩健的步伐，踱向廳外，他沒有半點悲傷的表情，只有嘴唇輕輕的抖動了兩下。

× × ×

四月八日是浴佛節。

時序剛剛跨入了初夏，才渡過桐花三月。

此時人們穿上薄薄的輕衫，正是綠柳才黃半未勻的時候。

所謂留春春去春寒消，九眼橋畔綠柳嬌，成都明媚的風光，似乎只有此時最爲突出。

北門文殊院前的廣場上，正在舉行放生會，賣給人家放生的各類小動物，應有盡有，還有香燭攤，小食攤，當眞是摩肩接踵，熱鬧非凡。

惟一例外的只有一個，他是一個賣字的藍衫少年。

在廣場的一角，擺着一張半桌，桌上除了文房四寶，還有寫好了的幾幅對聯。

他的字寫得不錯，豪邁挺秀，力透紙背，可惜現在不是時候，他枯坐半日竟無人問津。

正當他意興闌珊之際，耳旁忽然響起一聲嬌呼：「喂……」

藍衫少年扭頭一瞥，原來是一位青衣紅裙，頭上梳着兩條大辮子的姑娘。

「啊，姑娘，莫非你要問路？」

「不錯，我想到月宮找嫦娥姐姐，不知怎麼走法？」

「姑娘說笑話了。」

「本來就是笑話嘛，誰又找你問路來着？」

「對不起，姑娘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我只是有點奇怪。」

「奇怪？」

「別人都在湊熱鬧，你却一個人坐在這兒發呆，難道這還不算奇怪？」

「姑娘是在挖苦我了，小生爲了飢寒所迫，才在這兒獻醜。」

「對不起，公子，我適才是跟你鬧着玩的，這幾幅對聯我買了，五兩銀子够不够？」

「太多了，姑娘給一兩吧。」

「不多，哦，公子尊姓大名？你住在那兒？」

「小生申天桂，就住在這附近的蓉城客棧。」

「咱們小姐很喜歡你的字，也許明天還會自己來買你的。」

輕盈的一笑，青衣姑娘走了，他却瞅着那擾攘的人羣，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輕嘆。

潦倒窮途，落得賣字爲生，這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一錢難倒英雄漢，世事，就是這麼殘酷。

現在他的心情比較輕鬆一點了，五兩銀子最起碼可以維持十天生活。

回到店中，他要了兩樣小菜，一壺老酒，今天開市大吉，總得慶祝一下。

他好像只喝了一杯。

他好像就醉了過去。

他原本不會喝酒，一杯就醉，也不能算作出奇。

× × ×

「申天桂，上課了，快起來。」

上課了，在申天桂聽來，這倒是一個稀罕的名詞。

他張開雙眼，瞧到一名手持皮鞭的虯髯大漢，不由一怔，道：「啊，你要做什麼？」

吧的一聲，虯髯大漢的皮鞭在空中抽出一聲脆响，然後嘿嘿一陣冷笑道：「做什麼？嘿嘿，別人都去上課了，你還在房裏睡懶覺，莫非你想嚐嚐皮鞭的滋味！」

申天桂不明白虯髯大漢在說些什麼，但他流目向四週一瞧，不由大吃一驚。

這决不是蓉城客棧的客房，客房怎會如此寬大？

兩排長長的統鋪，至少在六十尺以上，折疊得十分整齊的被褥，約莫每隔三尺，擺着一具。

這像是營房，只不過被褥陳設十分華貴，與營房又有些不像。

投目窗外，只見綠樹成蔭，水聲潺潺，這分明是荒郊野外，蓉城客棧怎會有如此清幽的環境？

他記起賣字賺了五兩銀子來了……

雖然他從不喝酒，爲了慶祝開市大吉，他終於喝了一杯。

他醉了，但無論如何酒醉，總不至於醉倒了自己！

天下的怪事很多，像他遇到的這件怪事，却也十分罕見。

因此，他起身下了統鋪，要將此事弄個明白。

此時他才發覺衣衫也有改變，緊衣窄袖，一身武士裝束，衣色是寶藍的，質料頗爲名貴。

壁間掛有一件紅色風氅，配上這套衣衫，裝扮倒是不俗。

他披上風氅，再問虯髯大漢道：「到那裏上課？」

虯髯大漢道：「你這小子眞是胡塗，如非大小姐一再交待，我非抽你一頓鞭子不可。」

語音一落，轉身向門外走去。

申天桂不知道大小姐是誰，也不願跟虯髯大漢爭辯，逕自邁開脚步，跟着虯髯

大漢走出寢室。

門外是一片槐林，一條羊腸小徑通往其間，槐樹密度很厚，他瞧不到林外有些什麼，有時會聽到一陣欸乃之聲，說明他們所居之處必然接近水邊。

曲徑通幽，經過約莫里許，才到達另一幢雄偉的建築。

進門是一個院落，蒔花處處，佈置頗爲不俗。

虯髯大漢將他帶到一個房間，道：「你自己進去吧，這是一門十分有趣的學問，可惜我這副長相，哈哈……」

申天桂不明白虯髯大漢在說些什麼，逕自推開一扇虛掩着的房門，一脚跨了進去。

「啊，這麼多人！」

他心裏在喊，嘴裏可沒有說它出來。

這裏面的人實在不少，坐着的三十七個，還有一個站着。

坐着的全是十六七歲，長相英俊的小伙子，服裝也跟申天桂一模一樣。

站着的約莫四旬上下，穿着一件閃閃發光的銀色長衫，他的年齡雖是大了幾歲，但英朗洒脫，風華頗爲不惡。

「坐下來，申天桂，那邊有空着的椅子。」

銀衫人居然知道他叫申天桂，他不由微微一呆。

這一呆十分暫短，他立刻在一張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銀衫人目光四掠，向坐着的這般小伙子每人掠上一眼，然後微微一笑道：「你們必然都知道我叫冉東吾了，我是你們的儀態教師。」

申天桂的心頭琴的一震，暗道：「什麼？儀態教師，男人也要學儀態，這豈不是千古奇聞？」

冉東吾似巳瞧出這班少年的懷疑，他對儀態二字作了一番扼要註釋。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儀就是容，就是態，就是外表，就是威儀，人們常常第一眼就會對別人生出好惡感，憑藉的只是對方的儀態，所以儀態不是女人專有，男人也必須學習……」

此人腹藏極豐，他將儀態引伸爲禮，說明周公孔子爲儀態而習禮，說明古人爲禮儀而著書。

申天桂原本滿腹經綸，如此一來，倒是引起了他的興趣。

只不過這門儀態的傳授，似乎偏重於對付女人，對申天桂的興趣，難免要打一個折扣了。

下課後冉東吾叫他們在附近歇息，但不可走遠，下一課還有語言教學。

申天桂迷惑了，這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爲什麼要教他們學習這些？

還有，他怎樣來到此地？這兒又是什麼地方？

疑惑之事雖多，却無法獲得解答，因爲他能够接觸的只是共同受教的這些少年們。這班人可能跟他遭遇相同，有着滿肚皮的疑問，他縱使跟他們交談，也必然問不出什麼。

接着鈴聲大震，他們又接受了語言教學。

教師是一個年約五旬的徐娘，她先作自我介紹，名叫凌妙音。

她的確音韻美妙，是一個語言專才。方言，口技，變音，以及講話的技巧，都是他們應該學習的。

現在申天桂的興趣當眞被凌妙音提了起來，因爲他覺得有趣。

其實有趣的十分之多，此後他們還學習騎術，游泳，詩歌，賭博，偸竊，武功，似乎要將這些少年，訓練成爲十分難得的全才。

課程緊密，要求嚴格，一天學習下來，幾乎筋疲力盡，因而這班少年雖是朝夕與共，交談的機會並不太多。

這些課程雖然有趣，由於要求嚴格，必須中人以上的智慧才能接受。

於是在第二個月起開始淘汰，半年下來就只剩下十二個人了。

這十二個同學之中，以申天桂的成就最高，他自然成了教師的寵兒，同學的領袖了。

這天是難得一次的休息，申天桂準備到各處走走，希望將這塊神秘的土地弄個明白。

但……

「天桂，有人找你。」

「別瞎說，誰會找我？」

「不信你出來瞧瞧。」

他的確有些不信，不過還是走了出來，及順着同學狄人芳所指處一瞧，他的目光不由一亮。

在一顆槐樹之下，立着兩位姑娘，其中一個青衣紅裙的少女，正是在成都文殊院前向他買對聯的那一位。

賺得五兩銀子，買來一壺老酒，他就這麼莫明其妙的被弄到這兒來了，現在青衣少女既然找來，他正好向她討個公道。

於是他走了過去，雙拳一抱道：「姑娘，久違了。」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向他由脚跟到髮頂，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打量一陣道：「公子果然是人中蛟龍，越長越英俊了，將來不知多少女孩子爲你顚倒呢！」

申天桂面色一沉道：「姑娘今天來找在下，就是爲了說這個？」

青衣少女道：「喲，瞧你這兒巴巴的樣兒，冉老師是怎麼教你的？」

冉東吾並未白教，他果然面色一霽道：「對不起，姑娘，在下只是想到那五兩銀子……」

青衣少女嗤的一笑道：「還有一壺老酒，害得你胡裏胡塗跑到這兒來了？哼！這可是咱們小姐的栽培也算你的運氣，別人八輩子都修不來的，讓你輕輕易易的就得到了，怎麼，莫非你還不滿意？」

申天桂道：「這個……咳！這的確是一樁奇遇，在下怎敢不滿，只不過滿肚皮圈圈點點，以及行動不太自由而已。」

青衣少女又是噗哧一笑道：「滿肚皮圈圈點點，你的疑問一定很多了，再加上行動不太自由，所以你適才有那麼大的火氣，其實你應該想一想，學習任何東西，都不能分心，何況，你們接受的是全能訓練。」

申天桂一想這話不錯，不由吶吶道：「姑娘說的是。」

青衣少女道：「專心學習吧，公子，

一旦你學有所成，你就不會再受任何拘束了。」

申天桂道：「多謝姑娘。」

青衣少女道：「不敢當，公子以後叫我雪兒就是，再說你也謝錯人了。小婢祇是奉命而行，該謝的是我們小姐。」

申天桂在與青衣少女雪兒交談之際，槐樹下的另一名紫衣少女始終沒有回過頭來，此時經雪兒用言語一點，再指着紫衣少女向他示意，他自然明白這位姑娘的身份了。

於是他踏前一步，抱拳一拱道：「申天桂見過小姐。」

紫衣少女擰轉身形，申天桂一眼瞧見，幾乎使他目瞪口呆。

他沒有走過多少江湖，但對女人的美醜一眼就可分辨，因爲他同胞的姊姊就是人間殊色，只是無論如何美麗的姑娘，都不能和紫衣姑娘比，無論她一顰一笑，都是那麼優美，勿怪英雄難過美人關，多少人爲他們而傾心了。

雪兒輕佻的一笑道：「怎麼啦？公子，還不快謝咱們小姐。」

申天桂啊了一聲道：「多謝小姐提携，在下……咳……」

雪兒抿嘴一笑道：「凌妙音的語言學是怎教的？教來教去，倒教出一個結巴來了。」

紫衣少女白她一眼道：「雪兒，妳太放肆了，對申公子怎能口不擇言？」

雪兒櫻唇一噘道：「對不起，公子，小婢有口無心，請你不要見怪。」

申天桂道：「姑娘言重在下怎敢。」

雪兒笑笑道：「小姐，你天天悶在家裏，難得出來一次，今天申公子又沒有課，咱們弄一條船遊遊湖妳看可好？」

紫衣少女道：「妳不要一厢情願，先問問申公子有沒有興趣？」

申天桂在此地住了不少時日，至今還不知道身在何處，遊湖正是求之不得，那有不願意的道理？

因而微微一笑道：「這是在下的榮幸，待在下告訴龔管事一聲……」

雪兒道：「不必，龔管事已經來了，公子也不必開口，小婢自會向他交待。」

龔管事就是管理他們生活的虬髯大漢，他果然正向着他們立身之處奔來。

「小的龔虎參見小姐。」

紫衣少女只是擺了一下手，雪兒却接着開了腔。

「龔管事，小姐要跟申公子遊湖，你快去準備一艘遊艇。」

「是，小的就去準備，請小姐到屋內稍作歇息。」

「不必，你快去準備吧！」

「小的遵命。」

片刻之後，龔虎匆匆奔來，道：「稟小姐，遊艇已經準備妥當，小的帶路。」

一座石砌的碼頭，拴着一艘華麗的遊艇，但見碧波萬頃，一望無際，遠處漁舟點點，在那兒隨波逐流的盪漾着，這景象實在美麗無比，申天桂竟忘情的叫起來。

雪兒抿嘴一笑道：「在籠子裏關太久了，一旦離開樊籠，什麼都是好的了。」

紫衣少女正待叱喝雪兒放肆，申天桂却微微一笑道：「這沒有什麼，雪兒只不過心直口快罷了，其實她說的很對，事實本來就是這樣的。」

紫衣少女道：「這丫頭沒大沒小，已經夠瘋的了，你可不要再寵她！」

雪兒噘着嘴道：「小姐就只會責罵我，妳瞧人家申公子多講理。」

他們談笑之間，已經上了遊艇，申天桂略作流覽，發覺這艘遊艇豪華得驚人。

它不只是一物之微非千金莫辦，而且應有盡有，縱使長期居住艇上，也不會有不便的感覺。

艇上已有四人，全是十八九歲的姑娘，兩名身穿綠衣的負責駛船，穿紅衣的負責侍候。

他們在艙裏坐定之後，紅衣姑娘就忙了起來，茶水點心忙個不停，連雪兒也成了貴賓了。

此時駕船的綠衣姑娘進來請示道：「請小姐吩咐，遊艇往那兒開？」

紫衣少女道：「申公子，你說呢？」

申天桂道：「悉聽小姐吩咐，實際上在下對此地的環境一無所知。」

紫衣少女對綠衣船娘道：「往東划吧，那兒蘆花遍地，鳥飛魚躍，情調比較好一點。」

綠衣船娘道：「是。」

當遊艇盪入湖心之後，只見水天相接，習習涼風吹來，使人有心曠神怡之感。

雪兒道：「公子，你可知道這兒是何處？」

申天桂道：「在下正要請教。」

雪兒道：「太湖，以前到過麼？」

申天桂道：「敢情這就是『三萬六千頃的太湖』，難怪汪洋如海，氣勢這等雄偉了，在下孤陋得很，以前從未到過，只是……」

雪兒道：「只是什麼？」

申天桂道：「蓉城距此地何止千里，姑娘是怎樣將在下弄來的？」

雪兒笑笑道：「這還不簡單，給你喝下一杯百日醉，不就可以把你弄到這兒來了麼？」

申天桂啊了一聲道：「原來在下喝的是百日醉，勿怪一杯下肚就不省人事。」

紫衣少女道：「咱們失禮得很，希濕申公子不要見怪。」

申天桂道：「好說，不過……」

紫衣少女道：「不必顧慮，申公子有話盡管說。」

申天桂道：「這個……」

雪兒道：「申公子滿肚皮的圈圈點點，問題太多，一時不知道從那兒說起，是麼？」

申天桂道：「是的，在下的確是有這般感覺。」

雪兒道：「這樣吧，咱們揀能夠說的告訴你，不能說的你問了也是白問。」

申天桂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雪兒道：「在小婢說出一切之前，有一點小婢必須先作解釋。」

申天桂道：「哦。」

雪兒道：「公子雖是很少行走江湖，但飽讀詩書，氣質軒昂，對炎涼的世態，與險惡的人心，多少總會有些瞭解，是麼？公子。」

申天桂點頭道：「不錯，在下落拓江、

湖，幾乎三餐難繼，的確有這種感觸。」

雪兒道：「公子既有這種感觸，在想法上咱們就可以溝通了，請問公子，你可曾聽過『黃鐘聖教』這個門派？」

申天桂道：「沒有。」

雪兒道：「魔教呢？你總該聽說過了吧？」

申天桂道：「也沒有，家父終年閉門課子，從不言及江湖之事。」

雪兒道：「不知道不要緊，如果從名稱上推想，魔教之中必然沒有好人了？」

申天桂道：「不，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姑娘此等說法，在下未便苟同。」

紫衣少女微頷螓首道：「公子見識超人，果然不同凡俗。」

雪兒柳眉一揚道：「我說呢，那還錯得了？」

申天桂面色一紅道：「給兩位這麼一捧，在下倒有點受寵若驚了。」

雪兒道：「叫你吃驚的還在後頭呢，你知道咱們小姐是誰？」

申天桂道：「在下久欲請教，只是不敢唐突。」

雪兒道：「那小婢就告訴你吧，咱們小姐正是江湖上稱爲魔教的教主千金。」

申天桂愕然道：「小姐美勝嫦娥，果然不是常人。」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不敢當，我名歐陽玲琅，以後就叫我的名字，別小姐小姐的。」

申天桂道：「在下不敢。」

雪兒道：「江湖兒女講的是豪放二字，這有什麼敢不敢的？」

這位口齒伶俐的小丫頭居然嘆了一口氣，道：「人性是自私的，一般人滿嘴皮子的仁義道德，但所行所爲，那有一件不是爭名奪利的，你說是麼？公子。」

申天桂道：「姑娘說的是。」

雪兒道：「習武之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追究江湖上的亂源，自然是來自武林各派了，咱們教主爲了消弭江湖動亂，反被蒙上一個魔教之名，說起來實在痛心得很。」

申天桂道：「好人難做，自古皆然，教主海晏河清之志，必然受到了挫折？」

雪兒道：「正是如此，不過咱們教主除奸鋤劣，救世活人之心愈挫愈堅，決不向那些假兇僞善的人低頭，只是這項心願，十分艱巨，希望公子能帮助咱們完成偉擧。」

申天桂道：「姑娘如此說法太抬高在下了，只要教主用得着在下，無論水裏火裏在下當全力以赴。」

歐陽玲琅忽然面色一正道：「言出如風，說出的話你可不能反悔。」

申天桂道：「君子一言如白染皀，在下豈有反悔之理。」

這一次遊湖申天桂獲得一個紅顏知己，也被套上一個不易解脫的籠頭。

少年人血氣方剛，一般都是缺乏思考，易於衝動的。

不管他這項承諾錯與不錯，在一個老成持重之人必然會留下一個退步。

他沒有預留退步，而是勇往直前，也許這就是年輕人的可愛之處吧。

× × ×

太湖三萬六千頃，自然不可能於一日之間遊遍，不過他們已盡了興，而且感情的發展如同乳水交融。

翌日聖教五大聖使之一的慕容明山來到西洞庭山，爲他們十二個傑出的少年擧行入教儀式。

然後，慕容明山就留了下來，傳授他們高深武功。

這十二名加入黃鐘聖教的少年，目前是教主歐陽嘯天的記名弟子，今後在教中的地位就要看他們的表現了。

半年之後慕容明山走了，另一位聖使崔崧接替了傳授武功的任務。

黃鐘聖教的五大聖使，都具有一身超凡拔俗的獨門武功，他們輪流來到太湖，將一身所學傾囊傳援給這十二位傑出的少年。

三年過去了，這班少年已獲得五家之長，但成就最高的還是申天桂。

× × ×

樊籠終於打開了，十二位黃鐘聖教的記名弟子，奉命到江湖上磨練。

不過，他們是負有使命的。

× × ×

一葉扁舟亦將申天桂送往鼎山，這兒是太湖西岸的一個鎮集，北達鎮江，西通金陵，交通十分便利。

申天桂棄舟登岸之後，禁不住輕輕吐出一口長氣。

人生的際遇是奇妙的，未來禍福令人難以預測。

申天桂莫名其妙的被弄到太湖的西洞庭山，經過四年的漫長時間，習得一身罕見的奇技。

現在他雖是身負特殊的任務，但海闊天空，總比在西洞庭山，要自由自在的多了。

他原是以爲會自由自在的，及抬頭一瞥，那興奮的心情像是被人澆上一盆冷水，面頰也跟着僵了起來。

× × ×

「公子，你才來？咱們等了半個多時辰了。」

「啊，雪兒，妳在等誰？」

「等誰？除了你還會有誰？你這不是明知故問？」

「我不懂，雪兒，妳等我做什麼？」

「跟妳闖江湖見世面呀，這有什麼不懂的？」

「跟我闖江湖？不行！」

「爲什麼？咱們又不碍着你，而且你的身邊總得有人照顧你呀！」

「不勞費心，我會照顧自己的，告辭了。」

「啊，小姐，這個人反臉無情不理咱們了，妳快出來呀！」

申天桂原已猜到歐陽玲琅也來了，她既未現身，他也就假裝胡塗，最後拔腿一走，豈不是自由自在？

他這個算盤打錯了，人家既是存心跟着他，豈能讓他拔腿一走。

他果然不能拔腿一走，因爲歐陽玲琅已經攔住他的去路。

「怎麼？這麼快就討厭了我，別人是過河拆橋，你才過一個湖啊。」（未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郎如鐵帶着海飄，八腿貓等來到百里賭場，在賭場裏，八腿貓賭輸錢鬧事和賭場裏人打起來而引出了賭場老闆譚人島，此人本是綠林大盜，現改爲經營賭場，此時八腿貓面對四名錦衣刀手正心驚之際，海飄出手了，她的飛星九絕劍攻勢凌厲、奇快，使譚人島看得呆了，四名錦衣刀手無法敵過她，百里賭場多年來第一次遭人砸，但譚人島還不出手，而郎如鐵也適時出現，他指出强秦帮是他的後台，而郎如鐵的目的也正是找强秦帮的麻煩……

英雄槍逞威

（一）

兩張木無表情的臉，雖然他們的相貌絕不相同，但在另一個角度看來，他們却又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人！

賭場內，譚人島節節佔據上風。

他的神態更囂張。他的笑聲更響亮。

但秦大官人却在這時候冷冷的道：「他死定了。」

× × ×

方殺站在他的背後，一直都沒有說過半個字。他是個殺手。

秦大官人重用他，並不是欣賞他的說話，而是欣賞他的殺人手段。

在雪域對付霍十三刀那一戰，秦大官人當然沒有忘記，方殺是用甚麼方法逼令霍十三刀自斷雙臂的。

他爲甚麼要用這種可怕的方法？

秦大官人當然知道。

方殺也知道。

因爲他們都已在最後關頭發覺，霍十三刀已練成了一種厲害的刀法，即使强如方殺，也不是他的對手。

血濺賭場外

當然，很多人寧願死，也絕不肯用那種方法來逼使霍十三刀自斷雙臂的。

但方殺願意。

爲了要打擊別人，他不惜用盡一切方法。就算是拚個同歸於盡，他也在所不惜的。

這種人雖然世間罕見，但却並非絕對沒有。方殺就是這種人！

所以霍十三刀實在很倒霉，很倒霉。

但眞正害了他一雙手臂，和他自己一身武功的，還是他自己。

誰叫他是個遵守諾言，言出不悔的君子呢？

倘若換上別人，就算方殺把自己全身的肌肉一塊一塊割下來，也休想對方自斷雙臂。

但霍十三刀也許是個君子。

但也許是個獃子。

所以，他的手斷了，他的刀法也隨着雙手而消失殆盡。

對於一個刀客而言，還有甚麼事情會比失去雙手更加可怕呢？

「他死定了。」

× × ×

秦大官人口中所指的「他」，並非郎如鐵，而是譚人島。

譚人島雖然佔據上風，但秦大官人却已看出，他根本就沒有力量可以擊敗郎如鐵。

否則，郎如鐵早已是一個死人。

既然譚人島無法擊敗對方，他自己就難逃失敗的命運。

郎如鐵並非娘娘腔的姐兒。

他不是海飄，也不是個心軟手軟的公子哥兒。

只要他的英雄槍一經發動攻勢，譚人島立刻就會變成死人！

秦大官人是否看錯呢？

沒有。

他看得很準，譚人島的確不是郎如鐵的對手。

秦大官人忽然對方殺道：「你絕不可出手救他，你要仔細的看，用心的觀察，你要留意郎如鐵的槍法，切記！切記！」

方殺仍然緘默。

他已在仔細的看，用心的觀察。

他正在密切留意郎如鐵的槍法。

可是，郎如鐵的英雄槍，竟然一直都沒有施展出精妙的招數。

他用的只不過是平平凡凡的槍法，就連初練武的庸手也懂得使用。

但說來奇怪，這麼平凡的槍法，居然就會令到譚人島屢攻不下！

譚人島久經大陣，可是他從來都沒有遭遇過這麼奇怪的事。

郎如鐵所用的槍法，只不過是平平無奇的「橫掃千軍」、「力拔山河」、「白蛇吐信」之類的槍法，但譚人島居然用盡方法，還是無法取得勝利。

他洋洋自得的神態，已漸漸變得有點驚惶、急躁。

郎如鐵突然一聲冷喝，又是一招平平無奇的「白蛇吐信」。

這一槍看來完全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譚人島不知如何，偏偏就是無法閃避。

「吔！」

譚人島的慘叫聲，是相當驚人的，就像是半空中忽然响起了一個焦雷一樣。

郎如鐵的槍，已貫穿過他的咽喉，槍尖恰恰從他的頸後透出少許。

× × ×

譚人島在這個地方上稱雄了一段不算短淺的日子。

但就在這一刻間，他已和世間上所有的死人完全沒有任何分別。

這時候，海飄正與錦衣刀衞殺得難分難解。

但當譚人島倒下去之後，那些錦衣刀衞相顧駭然，紛紛棄戰逃走。

海飄沒有窮追。

雖然她只是初出江湖，但「窮寇莫追」的道理她還是懂得的。

× × ×

秦大官人和方殺都親眼看見了郎如鐵的槍法。

他們也親眼看見了譚人島是怎樣死在郎如鐵槍下的。

同時，他們更看見譚人島餘下來的四個錦衣刀衞，棄戰而逃。

當譚人島倒下去的時候，秦大官人的臉色還是那末冷漠、平淡。

但當他看見錦衣刀衞棄戰逃走的時候，他的眼睛突然射出憤怒的光芒。

他沉聲道：「這四人可惡！」

方殺仍然緘默不語。

但他又明白了秦大官人的意思，他忽然就像一陣輕風般，消失在秦大官人的背後。

× × ×

四個錦衣刀衞是從賭坊的後門奪路奔逃的。

他們的刀法不錯，輕功也不錯，尤其是在逃命的時候，他們的輕功更是快速幾分。

賭坊的地形，他們當然很熟悉，他們很快就已逃到後門，穿過一條小小的石階路。

路的盡頭，有一輛馬車，本是譚老闆專用的。

譚老闆已死，這輛馬車當然就成爲了他們逃命的工具。

他們很快登上馬車。

馬兒嘶鳴，車輪輾動。

但馬車只是駛出數十丈，就已停頓下來。

馬兒仍然精神煥發，但負責駕車的刀手却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他的額上穿了一個洞，鮮血在奔流不息。

車廂內三個錦衣刀衞大驚，其中一人怒喝道：「何方鼠輩橫施暗算？」

車頂上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

「是我。」

「你是誰？」

「方殺！」

乍聞「方殺」這兩個字，這三個錦衣刀衞的臉色已變得有如白雪。

三人分別向西、北及東南飛竄。

但他們的身形剛剛掠起，黑暗中就有三道寒芒，分別向西、北及東南方激射過去。

三人同時驚呼。三人同時倒下。

他們直到嚥氣的一剎那，還不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快的劍法！

黑暗中又响起了方殺冰冷的笑聲。

「誰怕死，誰就先死！」

這是强秦帮的法律。

這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牢牢記住的。

（二）

百里賭坊內固然是一片腥風血雨，在賭坊外的形勢也是殺聲震天，雙方殺個不亦樂乎。

八腿貓檢起了兩把刀，果然眞的向外面衝去。

他剛衝出去，立刻就碰上了兩個灰衣武士。

這兩個灰衣武士一個手持利斧，另一個用的武器却是又長又沉重的狼牙棒。

利斧立刻向八腿貓迎頭砍下。

八腿貓臉色一變，露出了吃驚之色。

他吃驚有一半是眞的。

他想不到剛踏出賭坊大門，就有一把斧頭向自己打招呼。

但他吃驚的神色，還有一半是裝出來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讓對方看輕自己，以爲自己是個膿包。

果然，手持狼牙棒的灰衣武士見八腿貓神色慌張，以爲他「材料有限」，相信自己的伙伴已足够解決對方有餘，所以他的狼牙棒沒有發動攻勢。

八腿貓的武功就算不太高，但畢竟勝在輕功和身法俱達第一流境界，就算攻勢不够兇狠，閃避騰挪之術總是遠勝他人甚多的。

所以，灰衣武士的那一斧，他很輕鬆的就閃避了開去。

灰衣武士一斧砍下，以爲必中無疑，孰料這一斧居然砍了個空。

由於力度過猛，這一斧砍在大門的木柱上，「奪」的一聲，斧頭竟然無法拔得出來。

他的伙伴也是爲之一呆。

但就在兩人同時發楞的時候，八腿貓的雙刀已分別插在他們的胸腹上！

× × ×

八腿貓一擊得手，神氣活現極了。

因爲海飄已在這個時候走出來，她担心八腿貓無法應付敵人，所以急急上前接應。

八腿貓哈哈一笑。「老夫的武功還不太差罷！」

他的年紀本來不大，但由於近日來都是以「白髮老人」的身份出現，慣於自稱「老夫」，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改口。

別人看來也沒有覺得怎樣，因爲他看來的確已年紀甚老。

但郎如鐵和海飄都是知道他年紀有多大的，對於他自稱「老夫」，實在只有啼笑皆非之感。

八腿貓連殺兩人，信心大增。

他的輕功極高，縱然武功平凡一點，但如果與人展開游鬥，却是佔了極大的便宜。

他直殺出去，轉瞬間竟然又有三個灰衣武士，或死或傷的倒在他的刀下！

海飄也跟隨着八腿貓往外直闖，但當她看見杜冰鴻的時候，不禁舌頭伸出一大半，暗叫糟糕。

「這個老怪物怎麼也在這裏。」

杜冰鴻老眼尚未昏花，他當然也看見了海飄。

但這時候他也無暇理會海飄，因爲他正在與「殺人宰相」程奔展開一場驚險萬分的惡鬥。

程奔雖然擅用一柄巨斧，但此刻他竟然放下巨斧，與杜冰鴻互拚掌力。

杜冰鴻掌力渾雄，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程奔竟然絲毫不懼，顯見他也是有恃無恐。

眼見他們四隻手掌巳快要黏在一起。只要他們雙掌一合，就是比拚內力，不到決定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誰也無法鬆手罷戰。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不遠處傳來了一陣尖銳的竹哨聲。

（三）

竹哨聲尖銳而响亮。

當那些灰衣武士聽見竹哨聲响之後，立刻就四下散開，消失在黑暗之中。

程奔當然也聽到這一陣竹哨之聲，同時，他也知道這是帮主下令撤退的訊號。

但他現在却不能走。

他正與杜冰鴻展開惡鬥，無論那一方欲逃走，立刻就會給對方有機可乘，必然會招致極嚴重的惡果。

程奔號稱「殺人宰相」，在强秦帮的地位極高，像他這種高手，當然不會不明白這種道理。

所以，他不能走。

在杜冰鴻未曾倒下去之前，他絕不能走！

× × ×

長街冷寂，剛才在賭坊中被嚇得魂不附體的賭客也紛紛奪門離去。

郎如鐵倒提着英雄槍，他的眼睛仍然那末光亮，那末迷人。

海飄忽然看了他一眼。

不知怎的，她看他一眼之後，心跳忽然加快了一倍。

她以前曾聽過「芳心鹿撞」這四個字，但一直都不懂得那是甚麼意思。

但她現在開始懂了。

她今天開始懂的事，是她過去十八年完全未曾領略過的。

她覺得這實在是很愉快的一天。

× × ×

麵攤前的惡鬥，眼看就快進入比拚內力的兇險階段。

但杜冰鴻却在這個時候說道：「强秦帮的撤退訊號巳經响起了，你爲甚麼還不走？」

程奔冷笑。

「我若鬆手，你豈有不乘虛而入之理？程某可不上這個當。」

杜冰鴻道：「現在你巳身陷重圍，老夫若在這種情況下把你擊敗，可謂勝之不武，只要你願罷手，老夫願放你一馬！」

程奔雙目一瞪：「此話當眞？」

杜冰鴻冷冷道：「老夫從來不乘人之危，而且與敵人談判的時候，决不會出此欺詐無耻的伎倆。」

程奔仍然不肯相信。

「除非你首先罷手，否則咱們還是力拚到底，且看鹿死誰手好了。」

杜冰鴻道：「好吧！老夫就首先罷手了！」

他說罷手，果然眞的收歛內力，不再與程奔再拚下去。

但程奔目中閃過一絲狡猾的光芒，竟然沒有依照雙方的約定把內力收歛，反而掌力不斷增加！

杜冰鴻登時落了下風。

「你好卑鄙！」

程奔一言不發，雙掌出招更是兇悍凌厲。

掌風疾勁，緊追杜鴻冰苦纏不放。

杜冰鴻在這種情況之下，唯有一味死守。

但程奔絕不放鬆，一掌比一掌兇，一招比一招狠，竟然存心要把杜冰鴻當場立斃。

然而，他還是算漏了一件事。

杜冰鴻敢如此大方與程奔談判，最後更先行讓步，完全是因爲郎如鐵就在一旁之故。

他深信程奔就算不肯依照約定，郎如

鐵也絕不會袖手旁觀的。

杜鴻冰是個很有趣的江湖怪傑，但他的有趣，並非等如幼稚。

他也有老謀深算的一面。

他這樣做當然是具有目的的！

（四）

杜冰鴻並不愚蠢。

郎如鐵也不愚蠢。

他巳看出杜冰鴻這樣做，完全是要藉此把自己拉進這個漩渦裏。

程奔是强秦帮中一等一的高手，杜冰鴻全力與對方週旋，尚可拉成平手，一旦放棄全力作戰，而對方又存心食言加緊進攻的話，那麼杜冰鴻勢必險象環生，隨時都可能死在程奔的掌下。

郎如鐵能袖手旁觀嗎？

當然不！

杜冰鴻用自己的性命作賭注，他肯定郎如鐵一定會替自己解圍的。

萬一郎如鐵隔江觀火，海飄也會央求他出手的。

杜冰鴻畢竟是海三爺的老朋友，也是海飄的叔伯輩，叔伯被奸徒欺負，海飄焉能不理？

來來去去，左算右算，杜冰鴻都算準郎如鐵一定會出手的。

這一次，杜冰鴻很聰明，就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的確很聰明。

郎如鐵終於出手。

程奔這個又燙又熱的大山芋，就由郎如鐵代爲接住。

杜冰鴻鬆了口氣。

但他隨即破口大罵：「姓程的，老夫還以爲你娘的個龜兒子是條好漢，誰知你竟是個豬狗不如的畜牲，老夫看錯了你，他媽的巴拉子，呸你祖宗個屁……」

他一面破口大罵，一面却牽着海飄，向北方而去。

郎如鐵暗暗冷笑：「想不到雪中雄是條雪狐狸，我在拚命，他却準備把海飄帶回海星堡了。」

海飄初時也不明白杜冰鴻的計策，但她到底冰雪聰明，當杜冰鴻拖着她越走越遠的時候，她終於忍不住嚷了起來：「我知道你要把我帶回海星堡，我不去！」

杜冰鴻大笑道：「妳就是那麼佻皮，自從妳離開海星堡，海三爺的肚皮差點給氣破了，還不快回去，像甚麼話？」

海飄掙脫開杜冰鴻的手，道：「我偏就是不回去，悶死人啦！」

杜冰鴻笑道：「甚麼悶生人悶死人的·簡直胡說八道，難道妳要跟着這個渾小子到處東奔西跑！也不怕別人笑話？」

海飄俏臉一紅，道：「誰說我要跟着他了？」

杜冰鴻向站在遠處發楞的八腿貓一指，笑道：「難道妳喜歡跟隨着那個老頭兒麼？」

海飄搖搖頭，大聲道：「我甚麼人都不跟隨，我要獨個兒到處走動走動，難道那算是犯法？」

杜冰鴻嘆了口氣：「妳就是那麼刁蠻任性，海老三究竟幹了甚麼缺德的事，竟然會養下一個這麼樣的寶貝女兒？」

海飄咬了咬牙，忍不住道：「我看你是越老越不像話了，求求你，別再纏着我好不好？」

這時候，八腿貓巳走了過來。

他皺眉道：「郎大俠正在拚命，你們怎麼忽然吵了起來？」

杜冰鴻橫了他一眼，揮手道：「這裏沒有你的事，快走。」

八腿貓板起了臉孔：「老夫不走！」

「老夫？」杜冰鴻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忽然大笑：「小子，別再在老夫面前裝老扮聾了，老夫才是眞眞正正的老夫，當老夫在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恐怕你還在你娘的懷裏吃奶數星星！」

八腿貓臉色一變。

他這個「白髮老人」顯然也被杜冰鴻看出了破綻。

杜冰鴻的笑聲漸漸收歛，不再理睬八腿貓，又催促海飄回海星堡。

「妳再不回去，杜伯伯可要把妳撵回去！」

突聽一人冷冷一笑，道：「海姑娘這麼漂亮的，還是由在下把他撵回去比較合適一些！」

聲音並不响亮，但却陰陽怪氣的，令人聽來渾身不自在到極點。

杜冰鴻心頭一震。

他看見了一個神情冷漠的白衣人。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

大的是他的瞳孔。

然而，他的一雙眼睛却是白多黑少，而且該白的地方又黃又濁，該黑的地方却是灰灰濛濛，就像是晒乾了的死魚一樣。

他的手中有一把劍，劍巳出鞘，劍鋒薄而鋒利。

人與劍都帶着濃厚的殺氣。

而人更在殺氣之中透着幾分邪氣。

杜冰鴻冷喝：「你是甚麼人？」

「方殺。」

「方殺？」

「不錯。」

「錯！」杜冰鴻冷笑道：「你絕不會是方殺。」

白衣人冷冷道：「你認識方殺？」

杜冰鴻搖頭。

「老夫不認識方殺。」

「既然你不認識方殺，又豈知在下並非方殺？」

「老夫雖然從未見過方殺，但江湖上有誰不知，方殺的兵器是一根鐵棒？」

白衣人「哦」一聲，冷笑着：「你指的是那根要命棒？」

「不錯！」杜冰鴻盯着他的劍，續道：「但閣下現在所用的兵器不是要命棒，而只是一把劍。」

「只是一把劍？」白衣人突然大笑：「棒可以要別人的命，難道劍就不能？」

杜冰鴻緩緩道：「你的棒呢？」

白衣人道：「毀了。」

杜冰鴻道：「是給誰毀掉的？」

白衣人道：「是我自己。」

杜冰鴻道：「方殺居然也會毀掉自己的棒？」

白衣人的臉突然一陣扭曲，他的目光忽然變得很可怕，就像隻準備擇人而噬的餓狼。

杜冰鴻厲聲道：「無論你是誰，但你絕不會是方殺，你的謊話只能去騙騙孩子

罷了！」

這個有趣的江湖怪傑，他的表情不再有趣，他也像是另一條兇惡的豺狼。

但海飄仍然覺得他很有趣。

就算他的表情再兇惡，杜冰鴻還是杜冰鴻，他的臉孔又怎能令人望而生畏呢？

然而，你若知道杜冰鴻在這三十年來挖過多少人的心肝，擊破過多少人的腦袋，你就不會覺得這條兇惡的豺狼如何有趣了。

但他若不挖掉那些人的心肝，不擊破那些人的腦袋，恐怕將會有更多無辜的人死在惡人的手上。

× × ×

杜冰鴻怎樣也不相信這個白衣人就是方殺。

但在遠處正與程奔拚命的郎如鐵，却知道這人就是方殺。

他想告訴杜冰鴻，但這時候他與程奔的惡鬥正處於生死存亡的決勝階段，他非但不能走過去告訴杜冰鴻，就算想開口說話也極爲困難。

程奔沒有用斧，郎如鐵的英雄槍也斜插在腰間，沒有使用。

他們拚的是內力。

他們拚的是雙方的性命。

無論是誰偶有差池，都一定會死在對方的掌下！

× × ×

程奔不愧是強秦帮的殺人宰相。

他知道郎如鐵以一桿英雄槍縱橫江湖，未逢放手，倘若彼此以兵器交戰，自己未必就能佔到上風。

所以，他棄斧用掌，就是逼使郎如鐵與自己拚掌。

在這一方面，程奔是信心十足的。

他認爲郎如鐵年紀並不大，槍法也許相當厲害，但論到內力，必然不及自己多年潛修苦練所得的成果。可是，一經接戰之下，他才漸漸發覺自己的判斷錯了！

殺人宰相穿喉槍

（一）

雖然天寒地冷，程奔的額上竟然不斷地冒陣陣輕烟。

那就像是蒸鍋裏冒出來的蒸氣，初時還不怎樣覺得，但到了半盞茶時光之後，那些蒸氣也許已足够蒸熟一隻大螃蟹。

這裏沒有螃蟹。

大螃蟹小螃蟹都沒有。

但程奔忽然發覺自己的脚步移動，竟然不由自主的向橫伸展，就像隻受驚的大螃蟹一樣。

他不想移動脚步。但他的雙腿竟然不由自主的，一步一步向橫踏出去。

程奔心頭大震。

他的腿竟然已不受自己的控制，就像是中了邪毒一樣。

郎如鐵的脚步也在移動。

他的脚步也是向橫伸展的，但他却是出於主動，而不是被動。

程奔橫行，就是郎如鐵把他牽着的。

郎如鐵向左橫行，他也向左橫行，郎如鐵向右橫行，他也同樣向右橫行，就像是一隻被人用綫拖着的大木偶。

程奔的呼吸越來越是急促。

他的額頂在冒烟，但臉上却是汗水如醬。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些汗是冷的還是熱的。

他久經大陣，會過不少的江湖高手，但從來也沒有遭遇到這麼狠狽的情形。

他知道繼續這樣打下去，絕不是辦法，倘若不能掙脫的話，一定會給郎如鐵累死的。

他唯有作最後一擊，把全身的內力都是集中在雙掌之上，希望能一鼓作氣擊敗郎如鐵。

「嗨！」一聲暴喝，程奔的身子向前欺近半尺，他已把所有的力量，都豁了出去。

郎如鐵的身子猛然一震，程奔這一下子的衝擊力，的確非同小可。

程奔知道自己的反擊已生效力，遂再接再厲，拚盡全身氣力，揮掌再向郎如鐵進攻。

郎如鐵的身子彷彿有點搖晃。

他甚至連站立都有點不穩。

程奔見機不可失，更是不願放過這種殺敵立功的大好機會。

可是當他第二次攻勢排山倒海般擊出之後，才發覺郎如鐵的人已不在原處。

郎如鐵在那裏？

他看不見，他只是看見一桿槍，槍尖從天而降，斜斜插向自己的咽喉。

程奔臉色驟變。

他想不到郎如鐵的身法，在這個時候仍然那麼快，他更想不到一直與自己硬拚掌力的敵人，忽然會使用英雄槍。

在刹那間，他感到意外的事實在是太多了。

他必須閃避，否則必死。

但他豁盡全力，招式已老，又怎能在這個時候閃開如此突然的一槍？

颯！

郎如鐵的身子還在半空，但他的英雄槍已在程奔的咽喉貫穿而過！

（二）

百里賭坊左側，有一道不算太高，也不算太矮的牆。

牆的四週，全是經已盛開的桃花。

雖然在黑夜中，這些桃花看來仍然是那麼燦爛可愛。但在桃花叢中，却有一張陰沉得令人可怕的臉，而這張臉的眼睛，已注視着麵攤外的戰況。

牆本無隙，但這人輕輕伸手一控就控出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牆是用堅固的青磚砌成的，但這些青磚在這人的手下，却竟似變成了豆腐。

沒有人留意到桃花叢中有人，更沒有人想到這人赫然正是強秦帮的帮主秦大官人。

× × ×

在百里賭坊屋簷背後，也有另一隻眼睛，正在密切注視着郎如鐵怎樣與程奔交手。

不是一雙眼睛，而是一隻。

這人只有一隻眼睛，那是左眼！

他的右眼已瞎，只剩下一個三角形，長滿小肉瘤的深洞。

他的右半邊臉，簡直就不像是人的臉

，上面竟然長滿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個的肉瘤。

秦大官人的臉孔雖然陰沉可怕，但若和這個人一比，却變得可愛得多了。

他所看見的和秦大官人看見的，都是同樣的事。

他們都看見程奔怎樣死在郞如鐵的英雄槍下。

（三）

程奔還沒有倒下去，郎如鐵的影子就已像一陣輕風般消失。

程奔滿臉錯愕，不相信的神色。他不相信自己居然會死在郎如鐵的槍下。

但郎如鐵已把他的生命結束，無論他是否願意相信，他已掉進死神的懷抱。

郎如鐵不必再看程奔，更不必担心程奔會忽然從後趕上跟自己拚命。

因爲他知道，無論任何人捱了這麼一槍都必然已是個死人。

他現在担心的是杜冰鴻。

雖然杜冰鴻曾用計逼使他與程奔交手，但他沒有怪責這個老江湖。

程奔這種人本來就該殺，他死在誰的手中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郎如鐵能親手殺死程奔這種大壞蛋，光是這件事就已值得大醉千杯。

但現在絕非喝酒的時候。

雖然他已解決程奔，但更厲害的對手仍然存在。

這對手當然就是方殺。

× × ×

雖然秦大官人的撤退訊號早已發出，但强秦帮的人並未眞的完全撤退。

最少，方殺仍在戰陣之上。

杜冰鴻不相信方殺就是方殺，但來者確是方殺。

方殺的要命棒的確毀了，誰也不知道他爲甚麼毀掉它。

也許唯一了解方殺的，就只有秦大官人一個。

秦大官人和方殺並不能算是完全相同的一種人，但無可否認，他們最少有許多相同之處。

最少，他們都同樣狠，同樣絕。

爲求達到目的，他們永遠不擇手段，既不惜傷害別人，而且往往更不惜傷害自己。

假若你有一個這麼樣的敵人，那可是一件倒霉透頂的事。

× × ×

咏！

方殺發出了第一劍。

這一劍並不快，招式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但他這一劍發出之後，原本在右手的劍，忽然就落在左手之上。

而他所站立的位置，和準備出手的姿勢，也恰和剛才的完全相反。

杜冰鴻冷冷一笑，道：「這種劍法很好看。」

——好看的劍法並不一定能殺人，能殺人的劍法並不一定好看。

這道理海飄和八腿貓都懂。

方殺冷笑，第二劍又已刺出。

他這第二劍遠比第一劍快，但仍然不算極快。

杜冰鴻倏地發出一聲暴喝，揮掌反擊，他連發出五掌。

每一掌都可以把最堅硬的石頭一下子就擊成粉碎。

劍影忽然消失、方殺已被杜冰鴻的鐵掌所籠罩。

現在本該是杜冰鴻大顯神威的時候，但已經消失了的劍影，忽然又再度飛掠而起。

杜冰鴻的眼睛陡地睜大兩倍，他的身子突然像皮球被人一脚踢開般，也凌空飛了起來。

海飄驚呼。

八腿貓也衝前去，居然準備與方殺一戰。

杜冰鴻凌空飛起，瞬即急落。

在他胸腹之間，已出現了一道差不多一尺長的血痕。

他已受傷。而且傷勢非輕。

方殺冷酷無情的臉浮掠過一絲笑意，長劍再度襲擊杜冰鴻。

就算不補這一劍，杜冰鴻已是生死難料，倘若再加一劍，雪中雄立刻就得變成雪中屍。

八腿貓拚命衝前，揮刀疾斬方殺。

他與杜冰鴻並無深交，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甚麼要爲這老頭兒拚命。

雖然他不知道，但他還是拚命去了。

你說，八腿貓是不是一隻胡塗貓呢？

（四）

現在，誰也不必再懷疑這個白衣人是否就是方殺。

他若不是方殺，誰才是方殺？

海飄並非故意不理會杜冰鴻的死活，而是她根本就沒有出手的機會。

八腿貓輕功奇高，早已比她搶先一步纏着方殺。

但方殺又豈是八腿貓所纏得住的？

他甚至不屑用劍來對付八腿貓，他只是用另外一隻手輕輕揮動，就在八腿貓的臉上賞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這兩記耳光打的眞還不輕。

八腿貓連方殺的手掌都沒有看見，就已經被打的滿天星斗，蹌踉後退三四丈之外。

海飄臉色一變，飛星劍早已出鞘。

但她的劍距離方殺甚遠，而方殺的劍已如閃電般刺向杜冰鴻的眉心。

這一劍極快，也極狠。

杜冰鴻睜大眼睛，竟然無從閃避。

眼看他立時就要死在方殺的劍下，突然一蓬燦爛的星火四處飛濺，「鏗」的一聲，方殺的長劍竟被一桿槍震開。

槍無恙。

劍也無損。

方殺橫劍當胸，他冷然說道：「好槍法！」

把杜冰鴻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的，正是英雄槍郎如鐵！

× × ×

「好槍法！」

說完這三個字之後，方殺的人忽然就消失在黑暗裏。

郎如鐵沒有追趕！

現在並不是追趕敵人的時候，治療杜冰鴻的傷勢遠比其他事重要得多。

何況郎如鐵更知道，方殺雖然走了，但他們遲早還是要再碰頭的。

看見杜冰鴻的傷勢，八腿貓苦着臉，道：「這個老怪物可眞倒霉，這裏連大夫都很難找得着。」

郎如鐵把金創藥塗在杜冰鴻的傷口，才對八腿貓道：「老尉遲有個老師，你可知道他是誰？」

八腿貓一呆。

老尉遲已很老，他居然還有個甚麼老師？

他忍不住道：「是活的老師還是死的老師？」

郎如鐵淡淡道：「這個老師若小心保養身體，他最少還可以再活七八十年。」

八腿貓更是發楞：「老尉遲的老師現在只怕已差不多一百歲，再活七八十歲，豈非變成了老妖怪？」

海飄冷笑道：「你才是個大妖怪！」

八腿貓舌頭一伸，訕訕一笑。

郎如鐵道：「只要能找到老尉遲的老師，杜老俠的傷勢就絕對不成問題。」

杜冰鴻瞪着眼：「別……拍老夫馬屁，老夫可不是個甚麼老俠嫩俠！」

雖然他已身受重傷，居然還是嘴舌不饒人。

郎如鐵嘆了口氣，索性連一個字都不說。

被人視爲「拍馬屁」，這種滋味相當難受，倒不如拍拍自己的屁股舒服多了。

（五）

夜已深！

在一座荒涼，已被人廢棄了二十年的堡壘內，隱約傳出一陣微弱的火光。

這一座堡壘，本是北武林七大名堡之一的「洞仙堡」，但自從二十年前堡中發生內鬨之後，「洞仙堡」中八十餘高手，竟然無一生還。

二十年來，洞仙堡都被廢置，從來也沒有人把它據爲己有。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座堡壘，不時傳出鬼哭神號的聲音，而且更有不少人進入這座堡壘之後，就永遠在人間消失。

初時在這座堡壘內失踪的，只是附近的村民，他們進入洞仙堡的目的，有些是爲了好奇，也有些是爲了「尋寶」。

一直都有人傳說，洞仙堡中有不少金銀珠寶，那正是引起內鬨的主要因素。

但自從一批又一批的尋寶者，在這座堡壘相繼失踪後，敢進入洞仙堡的人就越來越少了。

直到八年前，江南十毒教、湘北天王帮、南海天鯨門聯合一致，齊闖洞仙堡，結果居然又再全數在堡內失踪之後，這八年來已沒有人敢冒這種危險進入洞仙堡。

洞仙堡在二十年前已在江湖上大有名氣。

到了現在，這一座堡壘雖然已遭廢棄，但却名氣更大了！

× × ×

姑勿論世間上是否眞有「鬼怪」這一回事，最少郎如鐵就絕不相信。

他早已有了這麼的打算，準備到堡中闖一闖，看看自己是否也會被堡中的鬼怪吃掉。

現在，他距離洞仙堡最少有數百里。

他已駕駛着一輛馬車，載着杜冰鴻回去雪城。

老尉遲在雪城。老尉遲的師父也在雪城。正當他們匆匆趕回雪城的時候，洞仙堡中又發生了一件怪事。

× × ×

洞仙堡在這二十年來，一直以鬧鬼的傳說哄動武林。但就在這一個晚上，居然有十二隻鬼闖進了這座鬧鬼的堡壘中。

這十二隻鬼的臉孔都很可怕，事實上他們的臉絕對不像是人，而是像鬼。他們都手持一根白色的蠟燭，他們的指甲竟然有手指一半那麼長短。無論是誰看見他們，都一定會認爲這些絕不是人，而是鬼！

鬼域之王

（一）

洞仙堡外貌深沉雄偉，堡中更是路徑迂迴曲折，就像是一個龐大的迷陣。

任何人來到這裏，都難免會有迷路的危險。

因爲堡中的路徑，的確是一個奇陣。

不少人在這些路徑上，左轉右轉，兜來兜去的還是回到原處。

不懂得陣法竅門的人，當他們走到這裏的時候，不必堡中的「鬼怪」出手，便已注定終身被困在陣中。

被困在陣中的人也絕不會活得長久，因爲他們沒有糧食，沒有水。

他們會筋疲力竭而死。

所以，在這迷陣內，處處可見一堆又一堆的骷髏白骨。

除了白骨之外，還可以發現許多許多兵器。

闖堡的人雖然死掉，而且連屍體也已枯化，但是他們的兵器仍然沒有多大的變化。

他們本是準備「大破鬼堡」的，可惜他們連鬼影都沒有看見，自己就已變成了鬼。

× × ×

這十二隻鬼沒有被迷陣所困。

他們一直穿過了三座迷陣，終於來到堡中最雄偉的「聚仙堂」。

「聚仙堂」本是「聚仙之地」，但現在却已變成一片鬼域的世界。

（二）

鬼域！

還有另一個鬼域在苗疆。

苗疆血霧坡上的千年鬼域，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地。

在那裏，屍骨最少比洞仙堡的迷陣多出一千倍。

鬼域之王賴隆，就是整個苗疆中最可怕的殺人王！

× × ×

聚仙堂內。

爐火熊熊。

一個臉色森冷的錦袍人，正獨坐在聚仙堂內的一張豹皮大椅上。

他不是鬼，而是人！

但這人也許比鬼更可怕。

常言道：「人不犯鬼，鬼不侵人。」

但這人却會無緣無故的把別人殺害。

只要他高興，他就會殺人。

當他不高興的時候，殺人更多。

雖然近年來他已很少出手，但殺人這種事，本就不需要自己親自去幹的。

借刀殺人，豈非更高明的策略？

× × ×

十二隻鬼的首領，就是那個右眼已瞎，而且右半臉長滿肉瘤的惡鬼。

他在不久之前，還在百里賭坊屋簷背後，密切注視着郎如鐵。

現在他却又來到了洞仙堡之中。

江湖上的人若知道他已來到了北武林，勢必成爲哄動江湖的大事。

因爲他就是鬼域之王賴隆！

× × ×

秦大官人以主人的身份，接見來自苗疆鬼域的十二隻惡鬼。

賴隆非但右眼已瞎，左手也已斷了五根手指。

但在他的左手上，却有嵌上了一隻烏溜溜的鋼球，網球上又嵌着一隻藍汪汪的毒鈎子。

賴隆走進聚仙堂中，發現居然沒有座椅供他坐下，不由臉色一變。

「秦帮主，本王不慣站着與別人談話的。」

秦大官人淡淡一笑：「本帮主也不慣這樣子站着談話。」

賴隆「哼」的一聲：「倘無椅子可坐，本王告辭。」

秦大官人仍然坐在豹皮大椅上，緩緩道：「大王不必生氣，本帮主早已爲諸位準備一切。」

他忽然輕輕鼓擊三聲。

聚仙堂兩側，陡地出現了二十四個精壯如牛的大漢。

他們兩人一組，總共抬着十二張椅子出來。

這十二張椅子，竟然都是用黃金鑄成的。

賴隆目光一亮，脫口道：「好椅！」

秦大官人道：「這些椅子雖然笨重一些，而且坐上去也不見得怎樣舒服，但却是本帮主唯一能送給諸位的賀禮。」

賴隆哈哈大笑，首先坐在其中一張金椅上：「這些椅子價值不菲，却不知道算是甚麼賀禮？」

秦大官人道：「憑諸位的武功，不難把郎如鐵那小子收拾，難道這還不值得祝賀？」

賴隆道：「殺郎如鐵只對秦帮主有利，却如何會變成向咱們祝賀？」

秦大官人嘆息一聲：「大王此言差矣，鬼域高手如雲，本已威震天下，倘若連郎如鐵都敗在諸位手下，將來鬼域高手在中原武林的地位，自然更是大大的提高，難道還不值得祝賀？」

這一番道理似是而非，但賴隆居然聽得眉開眼笑。

可惜他的尊容實在令人不敢恭維，他越是開懷，容貌却反而更是難看幾分。

他也老實不客氣：「既然秦帮主如此看重鬼域殺手，本王亦恭敬不如從命，先把這十二張金椅收下。」

秦大官人說：「各位只要把郎如鐵置諸死地，金銀財帛，本帮主絕不吝嗇。」

賴隆大悅，道：「好，果然不愧中原第一大帮帮主風範，本王算是服了你，至於姓郎的一條小命，包在本王身上！」

秦大官人莞爾一笑。

他現在的心情愉快多了。

（三）

又下雪了。

對繆決來說，下雪天最好的享受，是一壺酒，再加兩斤炆得又香又爛的狗肉。

他的酒量不大，一壺已夠。

他的酒壺載的酒也不多，最少他認爲這壺子實在太細小。

他的酒壺可載酒二十斤。

二十斤竹葉青灌下肚子的滋味如何，很少人敢去領教。

但繆決却認爲這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他不喜歡醉酒。

他覺得爲了喝酒而要嘔吐，那是世間上最不化算的事。

自從他在十年前，因爲喝二十三斤酒而醉倒之後，他以後就再也不敢把超過二十斤的酒灌進自己的肚子裏。

這是他喝酒的原則。

他吃狗肉也有原則。

兩斤下肚，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超過兩斤，腸胃吃不消，也是莫大的受罪。

吃喝是人生最大的享受，若把享受變爲受罪，那實在是比笨驢還笨八百倍。

笨事，繆決永不幹。

所以，他是個很不笨的人。

但不笨的人是否一定就是聰明呢？

這又絕不一定。

有時候這個不笨的人，他所幹出來的事，就連他肚子裏的蛔虫都覺得他很笨！

× × ×

繆決並不是個大夫。

最少他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個大夫。

大夫的職責，是替別人治病。

雖然他的醫術非常了得，就算用「再世華陀」這四個字來形容他，也沒有人會覺得過份。

但他的確不像個大夫。

因爲他不喜歡替別人治病，他只喜歡替自己治病。

他並不常病。

但他却曾多次令到自己生病，然後又自己替自己治病。

每一次他都「着手回春」，甚至有時候連老尉遲都認爲他眞的要病死，結果三幾天後，他又活跳跳的對老尉遲道：「爲師已痊癒啦！」

× × ×

老尉遲在六十五歲之前，還沒有拜過任何人爲師父。

他的武功是家學淵源，所以他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師父。

但父親畢竟還是父親，而不是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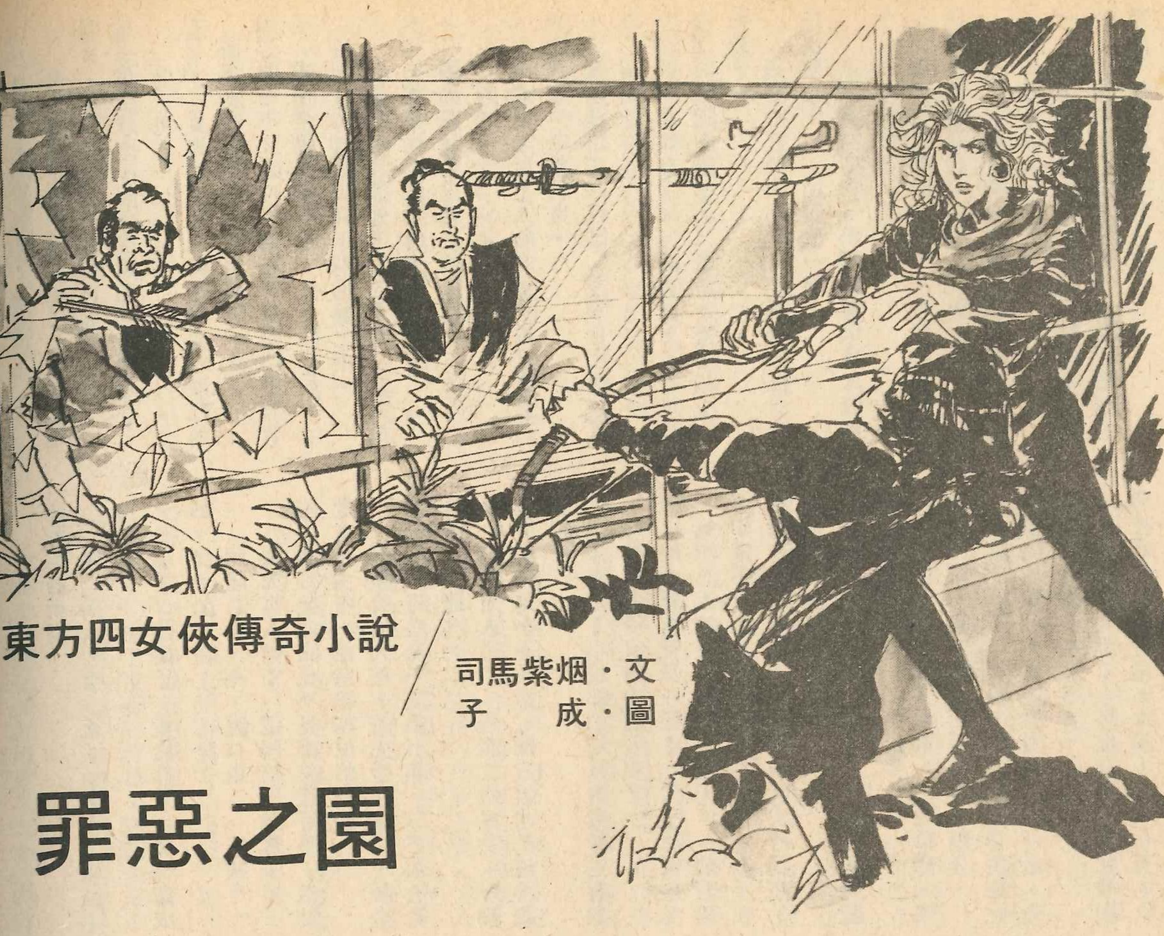
直到六十五歲那年，他居然拜了繆決爲師。

繆決並不老，他的年紀還不及老尉遲的一半。

老尉遲拜他爲師，是爲了一項打賭。

他打賭繆決一定會中毒而死，因爲繆決爲了試一試自己的藥方是否具有解百毒的靈效，居然去找蜀中唐門的奪魂書生唐百毒決鬥！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罪惡之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與葉長青，馬佳俐，魯意絲等在天堂島上的海底密室中接受了島上隱藏的殺手武士的挑戰，這些武士都是各地的有名技擊好手，被胡可爲所羅致，作爲島上武力，陳秀蓮發現這些武士的挑戰行動並沒得到胡可爲的同意，他們這種私自挑戰行爲陳秀蓮認爲是脫身的機會，所以授令諸女將應戰……陳秀蓮選擇魯意絲爲她進行死亡遊戲的伙伴，她帶魯意絲來到上面，意外又得到李昆的帮助，把他專用帆船給她們使用，還暗示船上的全套鈎魚用具，均可作爲殺人工具……

雙嬌定密計　花子護島主

「會有那麼狠毒嗎？」

「李昆說過了，有的人來了不習慣想回去，但是在外面却沒有聽過天堂島的一切。」

「也許是我們沒遇上而已。」

「魯薏絲，妳看看這些人是能保密的人嗎？」

「我只是爲自己消弭一點殺機而已，我也知道滅口最好的辦法是把人抛下大海，換成我是胡可爲，我也一定會如此做的，因爲我原就是這一類的人，我一想到要殺人，就全身興奮不已，所以我必須要找出一點胡可爲不該殺的原因，使我的殺機消沉一點，否則我怕經過這段日子馴伏的野性，又會被挑了起來。」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放心，我對妳有信心，一個從地獄裏跳出來的人就不會再回去了，我們不要再說廢話，開始工作吧。」

她從船艙裏找出了那一袋漁具，首先找了一副套筒的，選用中間的一截作爲箭桿，把兩枚鷄腿骨，磨得很尖，拆下魚綫，把骨頭綁在前面，又從船上的鷄毛帚子上拆下幾根羽毛，夾在尾部，做好了兩枝箭。

然後她選了一枝彈性很强的魚釣竿，作爲弓身，用粗綫綁上了當作弓弦。

看看她粗製的弓箭，魯薏絲問道：「這能用嗎？」

陳秀蓮笑笑道：「可以試驗的，現在我也沒多大把握。」

她把箭搭上弓弦，向海面注視着，已是黃昏，不住有銀白色的魚，跳出海面來透氣，陳秀蓮看準了，呼的一聲，射出第一枝箭，箭擦着魚身滑過了。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行，有點偏差，須要修正一下。」

魯薏絲却道：「大姊，我以爲很够了，因爲我們的目標是一個人，比魚大得多了。」

「不！我們的目的是殺死胡可爲，不是使他受傷，必須一發中的，否則還是失敗的。」

說着她又射出了第二箭，這次很準，前身穿過魚腹，把一條尺來長的魚釘在海面上亂跳。

陳秀蓮一指道：「把箭去拾上來，我們可經不起損失。」

魯薏絲的動作很快，她以最快的速度捷泳而前，把兩支箭都檢了回來，笑着道：「我們該多做幾次，就憑這個，已經够了。」

陳秀蓮搖搖頭：「箭有兩枝够了，如果這兩枝不中，沒有第三次機會了，現在麻煩妳一下，在海邊找找看，我要兩枚貝殼，有巴掌那麼大，却要半尺多長，我知道這兒靠海的地方有，潛得深一點，在石洞中去摸，一定會有的。」

魯薏絲一個猛子扎下去，約莫過了四分鐘才浮上來，失望地攤開了雙手，陳秀蓮笑着道：「別洩氣，繼續找，妳要想到這是我們活命的關鍵，就會有更多的信心了。」

魯薏絲只好繼續下去，在她第七次浮上水面的時候，終於勝利地托着一隻長如彎月的貝蚌上來。

陳秀蓮也很高興，接過貝殼來，開始耐心地在石上磨着，那枚貝殼有一公分厚，殼很厚，磨了有十幾分鐘，才把一邊磨通，她用手掏出了裏面的蚌肉，又開始磨另一邊，魯薏絲問了兩遍，她總是笑而不答。

魯薏絲乾脆自己到海邊去玩了，她也得利用自己的智慧，找找有什麼可用的東西。

約莫一個小時，夕陽整個西沉，海風吹在身上已有涼意，但是月光很亮，魯薏絲回來時很高興。

「大姊！妳知道我找到了什麼？」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在那邊足足消磨了一個小時，必然是大有收穫，但不必要我猜，猜了妳會很掃興。」

「這是說妳已經猜到了。」

「百分之百。」

「我不信，除非妳悄悄地去看過我在工作。」

「保證沒有，這一個小時我連位置都沒換過，但我知道妳找到了飛鏢，尖矛，還有短刺棒。」

魯薏絲的臉上不是失望而是欽佩，她背在後面的雙手移到了前面，果然是一束尺來長的白色短棒，每根都磨得尖尖的，粗細不一，但是歸納用途，果然不外乎那之類，她佩服地道：「大姊，妳怎麼知道的？」

陳秀蓮一笑道：「我在工作的時候，有幾位訪客來臨，把我挖出的蚌肉吃掉了，我從那些蜘蛛蟹的形狀，已經想到牠們的長脚可以作那些用途，只要找到一隻够大的，我本來想招呼妳的，可是聽見妳在那邊搬大石頭打東西，就知道妳的運氣很好，已經大有收穫了。」

魯薏絲吐了口氣：「大姊！如果我是胡可爲，絕不跟妳打這個賭，因爲那等於是自殺，什麼都瞞不過妳，但是我們却猜不透妳。」

陳秀蓮淒涼地一笑：「魯薏絲，妳不要太高興，我們使用的是原始的武器，而對方却有着最現代化的防禦設備，智慧是無法與科學去競爭的，當年亞歷山大橫掃歐洲的大軍，今天只要一個機槍排就可以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魯薏絲不禁又有點洩氣。

「那我們是根本沒有勝望了。」

「那也不見得，亞歷山大不知道機槍的厲害，我們却知道的，他擄獲了機槍，只能當作廢物，我們却能用來攻擊敵人，所以我們還是有勝利希望。」

她已經把兩片貝殼凸面都磨平了，正用一塊小圓石，修磨圈圈的內部，魯薏絲這才發現她一個多小時的苦工沒有白費，殼中的圓洞正好把手伸進去作爲握柄，而貝殼外緣的邊刃鋒利得像把刀。

這東西很像中國古代奇門兵刃中的刀環，那是一個鋼環把邊緣磨成鋒，祇留出一部份包上熟皮或綢布作爲握手的把柄，使用時十分靈便趁手，殺傷力也强。

這貝殼磨成的環刃自然沒有那麼堅韌，因爲它太脆弱，只能攻擊徒手的對象，而不能作防禦之用，但她們這一場死亡搏鬥原本是只要攻擊而無須防禦的。

她拿起另外的半片要幫忙，陳秀蓮笑道：「不！妳準備妳的去，這一隻蜘蛛蟹很大，最少有臉盆那麼大吧，妳殺死牠一定費了很大的勁。」

「可不是，是牠自己找死，居然自動找我攻擊，我給了牠一掌，劈在牠的背上，牠居然絲毫未動，沒辦法，我只好找了塊大石頭，才把牠給砸爛了。」

「其實妳太緊張了，牠的攻擊行動只是虛張聲勢，想把妳嚇跑而已，因爲牠是素食動物。」

「大姊怎麼知道的？」

「書本上說的，牠之所以長了這麼長的脚，就是爲了方便爬樹或挖掘地下的瓜果，牠的長鉗很厲害，可以一下子剪開椰子的厚殼，不過牠是不會傷人的。」

魯薏絲笑道：「假如牠只是吃素，怎麼會把妳掏出的蚌肉吃掉了，書上的話未必可信，生物因地因時而改變的，人不吃同類，這句話應該可以相信了，可是不僅是在非洲有食人部落，前兩年在泰國西部，還發現一個以人肉爲食粮的家族，殺了一百多個過路的孤客。」

陳秀蓮笑笑道：「中國有兩句話，一句是三人行必有吾師，另一句則是盡信書不如無書，今天全得了證實，魯薏絲，妳不必太倚賴我了，今天我就從妳這兒得了個教訓。」

這的確是兩個不平凡的女性，她們即將從事一次公開的謀殺行動，一次殺人的遊戲，可是她們很輕鬆，也很從容，沒有一點緊張的樣子。

全部準備完善，她們每個人身上至少都有五六種可以殺人的武器，雖然全是利用天然材料粗製的，但是在她們手中，殺傷的能力並不遜於一支來福步槍或是一柄左輪，陳秀蓮看看錶，這是她所有唯一的現代化工具，但只是用來計時的。

「休息幾小時，培養體能，然後我們開始出發。」

「那我們到船上去，一面休息，一面行駛不好嗎？」

「不！不乘船，我們從這兒上去。」

「大姊！妳不是開玩笑吧。」

「不開玩笑，這兒上面就是胡可爲的寢室，也是最近的一條路，所以我才選在此地停泊。」

「可是這上面有一百多公尺的懸岩，我們難道長翅膀飛上去？」

「不能飛，我們沒有翅膀，但是可以用雙手攀上去。」

「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有最好的爬山工具。」

「我們只有最簡單的工具，但是並非不可能，我早已觀察過了，這是死角，也是防禦最疏的地方。」

她從船上取下了兩綑尼龍繩索，然後把船舵校正了方向，拉足了帆，叫魯薏絲揚帆駛出。

「我們不是要在這裏攀登嗎？」

陳秀蓮道：「是的，所以我才把工具都留下了。」

「那我們爲甚麼要把船駛開呢？」

「不讓別人知道我們身在何處，胡可爲一定也想知道我們在那裏，好捉摸我們的行踪。」

魯薏絲心中更增加了一重敬佩之意，儘管她本身是黑社會裏闖出來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她還是差得多了。

帆船到了差不多的地方，陳秀蓮再度校正了舵輪，向着碼頭的方向直駛而去，她才道：「由另一邊跳下海去，慢慢地潛泳，保持體力，不要濺動水花，呼氣的時候，只露出口鼻就行，到他們發現船上沒人，我們有一個小時，足够我們從容登陸了。」

她們離岸有兩百多公呎的水程，但是她們却費了六十分鐘的時間才到達岸上，却只用一分鐘的時間，把工具全帶在身上，而且每一件工具都紮得緊緊的。

陳秀蓮的確經過仔細的觀察，把每個落脚的地點都看準了，如何使用繩子的帮助，也在她的腦子裏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作業計劃！

但這是一個超人的計劃，除了她與魯薏絲這樣的身手，換了普通的女孩子，恐怕連看看都會嚇得驚叫起來！

這一百多公呎高的懸岩，足足費了她們三十分鐘，總算爬到了岩頂，上面是一個平台，很寬廣，奇石嶙峋，狀如魔鬼，原來是利用天然的石柱，雕成了原始人的圖騰，柱身上的鬼頭還用磷光塗着，令人有心驚胆駭的感覺。

遠處有燈光閃爍，一棟中式的小樓孤獨地聳立，畫簷飛角，在月光下可以看出個大概的輪廓。

魯薏絲壓低了聲音道：「這傢伙是個瘋子，幹嗎把住所弄得這麼鬼氣沉沉。」

「妳怕不怕？」

「如果是我一個人，我的確害怕。」

「這就是他的目的了，連妳這樣一頭雌豹子都會感到害怕，其他的人，就不必說了，他要把自己造成一個人人敬畏的天神。」

魯薏絲沉默了片刻。

「大姊，我們是否就過去？」

「等一下，我們還有一點時間，要確定他是否在屋子裏，現在，他還沒有發現我們不在船上，恐怕還不會在屋子裏，我們過去也沒有用。」

「他不是說過給妳一具雷達指示器隨時標明他的所在嗎？妳一看就知道了。」

「我把它放在船上沒帶來。」

「爲甚麼？這樣不是難以找到了他了嗎？」

「是的，會增加一點困難，使用那具儀器，固然能很方便找到他，但是同樣地也會讓他知道我們在那裏，這不是得不償失嗎？」

魯薏絲吁了口氣。

「這傢伙眞狡猾，原來內中還有這點花樣。」

「是的，所以永遠不要相信魔鬼的眞話。」

「大姊，人家只說不要相信魔鬼的謊言。」

「魔鬼的謊言只是美麗的陷阱，但魔鬼的眞話却更危險，他告訴你一句眞的話，就是他對這句眞話所透露的秘密已有充份的把握，不會被人利用作爲攻擊他的弱點了，所以我寧可聽他的謊言。」

說着話，她不斷地看着錶：「現在那條帆船已經駛過碼頭了，船不靠岸，他一定會感到奇怪，會派人去看一看，發現我們不在船上，他會緊張起來，那才是我們行動的時候。」

魯薏絲並不同意這個辦法，但是她知道對島上的情形也好，對胡可爲的了解也好，她不如陳秀蓮，所以她沒有提出意見，兩個人在附近隨意的蹓躂着。

忽然魯薏絲摸到一個圓圓的鐵筒，裝在一個架子上，可以四面轉動的，連忙問道：「這是甚麼？」

陳秀蓮過來看了一下，旋下圓筒上的外套，才發現這是一具遠程的望遠鏡。

她湊上去看了一下，失聲道：「好傢伙，這居然是一部最精密的望遠鏡，不但有紅外光的裝置，而且精密的程度，不下於一架天文台望逺鏡。」

鏡筒附設有很多小的調整螺，上面都是德文的說明，魯薏絲是懂得德文的，連讀帶看，慢慢地總算弄清楚了每一個旋鈕的用途。

廣角的，折射角的，而且還能與島上其他地方一些暗裝的反射鏡頭裝置配合，把映像全收眼底。

有了這一個鏡筒，不但可以望見全島，而且島的四周兩百公里的海面上，都可以一覽無遺。

陳秀蓮調整到後兩個旋螺，差點叫起來。

因爲她看見的景象太不平凡了。

第一個按鈕是接通了海底的雷達光幕，可以了解全部海域的狀況，這並不稀奇，但是旋轉到最後一個刻度上，那個按鈕居然往上一跳，然後在她的眼前居然出現了一個方形的螢光幕，而幕上現出的景色居然是她們剛才休息的石頭，這使她感到奇怪！

螢光幕的出現，自然是閉路電視的裝置，可是爲甚麼要照到那個地方呢？

她認識那個地方，絕不會錯，因爲她磨貝殼的那塊石頭上刻出了一些條紋印象很深刻，閉路電視的鏡頭照到這個位置，那又有甚麼用意呢？

在好奇的心情下，她又開始去調整那個按鈕，先是順時鐘的方向，她看見鏡頭拉高。

沒錯，上面就是懸崖，但是只移動了一點，就無法再調整了，她又向反時鐘的方向調整。

鏡頭向下移，漸漸移向水下面，都可以看得很楚清，一直推到海水下面五公呎的地方，她看見一個圓形像窗子般的東西，亮亮的，像是一輪滿月。

這又是甚麼，她不住地問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忽然，她靈機一觸：「魯薏絲，妳伸頭出去看看，我們脚下的海面有甚麼異狀，盡快地告訴我。」

魯薏絲探頭出去，看了一下道：「沒有呀，大姊，妳要我看甚麼？哦！有了，好像底下有着發亮的東西……又沒有了……又有了！」

陳秀蓮却完全懂了，她把按鈕反時鐘調到底向下一拉，眼前的螢光幕消失了，再拉出來，又是那個地方，所以魯薏絲看見了底下的光忽現忽隱。

這表示那海水下面是一道密閉的門，圓形的發光處是門內的燈光，由這個按鈕操縱燈光，目的就方便從上面的觀察，那門裏又是甚麼呢？想必又是一個秘密的裝置，而這個裝置不能時常去觀察，只有在這上面利用閉路電視時時地看一下！

因此，一定還有一個方法可以看到門裏面，有一個機鈕把鏡頭調整到裏面，那一個呢？

這個機鈕既然有按撥的裝置，那就還是在這上面去想辦法吧，根據她所知的電子儀器常識，一個按鈕可以有多種用途的，先往下按。

沒有用，這祇是控制電源的開關，以及使鏡頭產生作用，於是她只有往上提。

有了，那是個兩段拔提的裝置，第一段是打開電源，第二段則是電門的操縱。

她看見那圓形的光面向旁邊移動，露出裏面的情形，一艘小型的袖珍潛艇靜靜地躺在水底下，再度向順時鐘方向轉動按鈕，鏡頭又拉高，慢慢地移到水面上。

她看見了一個很小的房間，安放着一套潛水裝備，以及幾個方向盤似的圓形開關，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已經够了，陳秀蓮把鐵門再度關好，她發現了一個秘密，一個只有胡可爲一個人獨享的秘密。

這具潛艇是胡可爲準備在必要時一個人用來離開天堂島的工具，所以只有一具潛水衣。

那就是說他在遇襲時，將會一個人在此地指揮作戰，如果戰況不佳，他就一個人從此地下到海中。

門的開關可以在上面控制，但是打開潛艇的門，而且還要搬運一些必要的東西進入艇，却需要較久的時間，所以必須要具備一套潛水衣。

而那一個個的圓盤，好像是秘密保險箱的裝置，那裏面一定放着足够數量的現欵，股票，珠寶，以及一些各種身份的護照，足够使他在另一個國家生活下來。

但是這個計劃只有他一個人實行，而這個地方，也必然是禁區中的禁區。

陳秀蓮心中在盤算着，如何運用這個秘密，手自然而然地按向另一個按鈕，鏡頭這次是轉向另一個頻道，螢幕上出現了李昆帶她去參觀過的船塢，停泊着她的女神號與原屬於此地的天堂號兩艘遊艇，以及另外一艘大型的潛艇，與一艘小型的炮艦。

船塢裏有人在操作着，都是些粗壯的男男女女，全副武裝，阮明秀與楊絲絲也在那兒，端着衝鋒槍，指揮着他們作備戰的演習。

男的在潛艇上，女的在炮艦上，這是天堂島上的地下武力，可見這些人並不空閒，而且胡可爲也在那兒！

陳秀蓮發現這次演習很逼眞，尤其是潛艇上的人，已經一個個都進入了位置，準備潛航出去！

她知道一定是胡可爲發現了帆船上沒有人，以爲自己與魯薏絲潛逃了，準備發動搜索。

她不敢多事逗留，因爲胡可爲很可能不久就要上來了，他一定要到這個地方來從事觀察的。

連忙把一切都歸向於零，套好封筒，拉着魯薏絲離開了這個位置，穿過好幾道石柱，再回頭看看，那具望逺鏡已經隱在一個很巧妙的掩飾中。

她不禁唔呼一聲運氣，如果她們不是從懸岩處上來，絕對無法發現這具望逺鏡的。

她選了一個死角攀登上來，但是也巧合地發現了這麼多秘密，因此她們必須儘快地找到另一個可能登越的地方，使胡可爲不知道她們是從那兒上來的。

陳秀蓮走得很大胆，也很放心，因爲她知道這個地區有胡可爲不願意讓人知道的秘密，自然也是不願讓人來到的地方，因此絕不怕被人發現。

來到了那所中式小樓附近，燈光亮着，陳秀蓮探頭出去，看見室中有着一個女郎！

那是個東方人，很年輕，也很美，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高髻，露出一段雪白的頸子。

圓圓的臉，顯着一片稚氣，只在細心地整理着屋子，拿着一塊布，擦拭着古紅木的傢具。

地上是鋪着極爲細緻的他他米，屋中的陳設是日本的貴族式，這是胡可爲矛盾性格的另一面。

他使用着一切現代化的設備，可是他的生活，却是傾向於東方的古典式的，而這種生活方法，日本雖承繼於中華，却比中國人保存得更完善！

魯薏絲看中了屋角木架上的一柄古劍，那應該說是武士刀才對，那個女子小心翼翼地捧起來，用布擦拭着。

閃亮的刀身發着寒光，也使魯薏絲的眼睛發光：「大姊，我們可以制服那個女的，把刀奪過來。」

「不行，現在不宜驚動人。」

魯薏絲道：「有了那柄刀，我們可以更爲得力。」

「妳會用嗎？日本的劍道是一項很高深的武技，如果使用不得法，妳會反而傷害自己。」

魯薏絲伸伸舌頭：「我不會，但大姊也不會嗎？」

「是的，我不是事事精通的，不過我知道這種武器極難使用，那是必須以時間與火候去磨練出來的，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那個女子已經把劍擦好了，雙手擎着劍，刷刷地舞了幾下，寒光四射，靈捷輕盈，一看就知道她在這方面有相當深的造詣。

約莫舞了十幾招，她才含笑把刀插回鞘中，又把刀放回原處，然後對鏡子去整容了！

陳秀蓮一拉魯薏絲，兩人輕捷地離開了屋子，向前面去，然後躲進一個黑洞中，因爲她們已經聽見了脚步聲，然後過了不久，她們看見了龍之介與黑約克從面前走了過去，一直走到屋子前面的玄關外。

龍之介恭身向裏面道：「花子小姐，剛才接到通知，主人快要回來了。」

說的是日語，然後只見那女子從窗口處探頭出來，笑了一笑才道：「是的，謝謝你，龍二先生，請進來喝杯茶。」

龍之介再度恭身：「不敢當，花子小姐，主人吩咐過不准我們進入屋子。」

花子嘆了口氣：「那就太抱歉了，眞掃興，好容易遇到一個同胞，眞希望能跟您談談故園的情形，龍二先生，您離開本國多久了？」

「不太記得了，大概是四年了。」

「啊，這麼久啊，那我還比您晚兩年呢，家鄉的情形恐怕我還比您熟悉一點呢，今天是四月廿日，富士山的櫻花正是盛開的時候。」

「是的，櫻花祭剛過去。」

語中有着對故國的神往，花子嘆了口氣：「想到日本的日子眞令人神往，才離開兩年，就像有二十年那麼久了，去年我要了幾棵櫻花樹來，種在園子裏，可惜還小，明年此地可能看到櫻花了。」

龍之介似乎不想多談下去。「花子小姐，我們要到前面去巡邏了，主人回來，看見我們在這裏，一定會很生氣的。」

「這樣嗎，那就辛苦二位，等明天主人出去的時候，我把茶具搬到門口，烹一點好茶跟您再聊聊天吧。」

龍之介用袖子擦擦眼睛，這個冷淡的老人似乎已被鄉愁觸動了離情，正要轉身的時候，花子却又吩咐道：「龍先生，園門外拴的兩條狠狗別放開，牠們很野，除了我跟主人，誰都會咬的。」

「是的，花子小姐，主人已經吩咐過了，我們上來的時候，主人還特地叫迩把牠們牽開了。」

「其實有這兩條狗，已經很安全了，只有一條通路，一個門戶，兩條狗的鍊子都恰好能管住了，實在不必麻煩二位這麼辛苦的。」

「誰知道呢，主人特地調我們上來，想必是有特別的事故的。」

「會有甚麼事呢，兩年來，這裏連一點變故都沒有，不過我倒是很高興，至少有您來可以談談天，以前主人也召了些女郎前來，却叫我躲起來，不讓她們見到我，除了主人外，我簡直找不到一個聊天的人，寂寞死了，龍二先生您會劍道吧？」

龍之介微微一怔：「略知一二，我是老派的武士，學劍是入門的功夫。」

「那更好了，明天希望能跟您切磋一下，我是女子六段，不過跟您比起就差多了，晚安。」

龍之介也道了聲晚安，就跟黑約克兩人回到前面去了，陳秀蓮一拉魯薏絲悄悄地跟着。

走了沒有多久，龍之介已經發現了，但是却沒有作聲，只是向後面打了個手勢，示意她們也不必招呼。

陳秀蓮會意，立刻又閃入黑暗中，沒有多久，果然看見胡可爲，輕鬆地走了過來！

兩個人都向他行了禮，胡可爲笑了一笑：「二位辛苦了，今天麻煩二位來，是因爲回頭可能有兩位小姐前來拜訪，你們儘量地攔住她們，但不可傷得她們太重，最好是生擒她們。」

龍之介頓了一頓才道：「是怎麼樣的兩個女子？」

「一個東方中國人，一個西方人，別以爲是兩個女子，你們就鬆懈了，這兩個女的都有一身好功夫。」

「是的，我們一定盡力。」

「假如實在攔不住她們，就放她們進來好了，讓花子跟她們較量一下，我倒想看看她們是否能勝過花子的劍。」

黑約克咕噥着道：「只是兩個女的，還怕她們怎麼樣？」

胡可爲笑笑道：「黑約克，別忘了我的命令，不能殺死她們，連擊成重傷都不行，因此下手要輕一點，這樣子你們受了拘束，攔住她們的可能就減少了，因此你們主要的任務是發現她們，讓我知道她們來了。」

兩人都點點頭，胡可爲一直走向屋子去了！

魯薏絲握緊了手中的標槍，幾乎就想出手了，但是硬被陳秀蓮攔住了。

等到胡可爲進了屋子，陳秀蓮却拉着魯薏絲往外面走，距離屋子有百來公尺，估計着聽不見這邊的聲音，魯薏絲立刻問：「大姊，爲甚麼不讓我出手？」

「情況對我們有利，自然要加以利用才對。」

「甚麼情況？」

「龍之介跟黑約克似乎有意幫助我們，這就是由二對二變成四對二了，不是更爲有利嗎？」

「二對二，那個女的也算一個嗎？」

「她是劍道六段，難道妳沒聽見她跟龍之介的談話。」

「聽見了，但是我不懂日本語。」

「她叫花子，可能是胡可爲最秘密的貼身女衛士，身手很不錯，妳看見她舞劍的手法就知道了。」

「我不服氣，回頭我對付她。」

「不！我對付她，因爲我對劍道多少還懂得一點，妳一定會吃虧的，妳負責狙殺胡可爲，記住，我告訴妳的秘訣，藏起自己的優點，作致命的一擊。」

兩人順着花木扶疏的走道，來到個拐彎處，龍之介已經站在那兒，輕聲道：「陳小姐，是妳們嗎？」

「是的，龍之介先生。」

「二位眞有本事，居然摸進來了，二位的目的是……」

「要殺掉胡可爲，這是我跟他訂的賭約。」

「我猜想也是這麼回事，否則他不會把我們調上來的，當那個女魔選中我跟黑約克時，我就知道是妳的推荐。」

「我就是下去找助手的，但是恰巧也知道了胡可爲要兩個人上去，我相信二位會帮助我們的，所以想出了一大片理由，要她把二位調上來。」

「二位已經上來了，應該躲在裏面，更有機會得手。」

陳秀蓮想想道：「那就害了二位了，萬一我們不能得手，二位居然毫無所覺，胡可爲會認爲二位是故意放我們過去的，我既然推荐二位上來，就不能害二位。」

「謝謝妳，陳小姐，現在二位打算怎麼辦？」

「二位是否決心要離開此地？」

「當然了，誰都想離開此地，只是沒機會。」

「有一個機會，我發現了一條秘密通路，還有交通工具，如果能够殺死胡可爲，當然就不必用到它，如果不行，我希望能與二位合作，一起利用那條通道——」

「陳小姐，交通工具是甚麼？」

「潛艇，二位懂得操作嗎？」

「懂，我們都會，只是那條潛艇四個人不够操作的。」

「不是那條大的，另外有條小的，最大的容量不會超過八個人，只要一個人操作就够了。」

「眞有那回事，那太好了，那潛艇在那裏？」

那兩個人顯然也很興奮，於是陳秀蓮說出了她的計劃，屠龍作業，也揭開了序幕。

屠龍作業是陳秀蓮爲整個謀殺行動而起的名稱，事實上這個作業命名很恰當，也很有意思。

胡可爲就像海上的孽龍，在無際的海上掀風作浪，他的爪牙，就是深閉在海底基地的一批亡命殺手。

而胡可爲本人也像是一條行蹤飄忽，不見首尾的神龍，他的事業——天堂島孤懸海中，不受任何一個國家法律約束，宛如一條不覊的狂龍。

他把自己的地位堆得高高在上，可與天齊，而龍在中國一直是帝王與權力的象徵，是統治者，獨裁者的標記。龍似乎就是胡可爲的化身與寫照，龍在人心目中所造成的印象與概念，也都由胡可爲一個人佔全了。

因此屠龍作業是一項很艱難的行動，陳秀蓮雖然已經有了個構想，但不斷地隨着她對環境的瞭解而改變，一直到她跟月形龍之芥與黑約克兩人會面商定時，已經修改得非常完善了，幾乎連每一個小節都設想完善妥當了。

接着，她開始了第一個行動——除掉那兩條狗。

狗是拴在門外的，而她們已經進入了屋子裏，這個行動似乎是多餘的，但陳秀蓮却認爲這是一個必須的行動。因爲死亡遊戲的進行有三次，這只是第一次，陳秀蓮並不樂觀地認爲這一次必然能成功。

她必須讓胡可爲以爲她們是從外面進來的，假如胡可爲發現她們是從懸崖上進入，一定會敏感地想到她們或許已經發現那一座隱藏的望遠鏡與鏡頭上的聲納雷達與閉路電視裝置，爲了保守這個秘密，他會毫無顧忌地殺人滅口的，因爲這是他絕對的秘密，不僅影響到他的安全，甚至也可以導致他整個系統的失敗。

胡可爲控制人的方法是很高明的，他是以攻心之策，造成每個人對他的敬畏，他幾乎就是等於上帝了。

如果大家發現這位萬能的上帝並非萬能，跟大家一樣，有着內心對失敗的恐懼，而且更自私地安排了一個秘密逃走的丁具，背棄這些忠心的子民時，這種天堂島王國立刻就會掀起政變，即使那些人不會立刻叛變他，也將對他失去了信仰——一種由對强者所產生的倚靠與盲目的崇拜。

每一個人，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兩種絕對矛盾而又和諧地並存的性格傾向——領導慾與倚賴性，治人與治於人。

每個人都起碼地有一點征服人的領袖慾望，那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生都受人的支使而被踩在脚下，但他有了兒子時，他一定要兒子尊敬他聽他的話。

而在危難將臨，徬徨無計的時候，人又怕負責任，希望能有個人出來告訴他如何做，這就是倚賴性的表露。小的時候，有事只會叫媽媽，而成年人在茫茫無從時，也會叫天，叫上帝，這種心理的引伸，就是宗教與政治的產生。胡可爲在天堂島上是個强者，而那些逃生的丁具，則顯示了他內心的弱點。

一個內心的弱點是最秘密的部份，這個秘密如果被人發現，這個人也會變成非常的危險，憤怒、瘋狂而失去自制，陳秀蓮却不想去激怒胡可爲。

兩條狠狗被拴在門口，而這門却是進入這所住宅的唯一道路，同爲四周都是高而厚的圍牆，牆上還插着鐵枝，那些鐵枝上吱吱作響，顯然是通上高壓電流的。

解決這兩條狠狗並不費事，陳秀蓮檢了兩顆圓石子，取出了她自製的拋石器，那是澳洲土人的原始獵器，一根繩子，一塊軟皮，兩端用繩子結牢。

把石子放在軟皮中間，執着繩子繞圈子，越舞越急，然後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放手，使石塊離開軟皮飛出去。

道理很簡單，使用也很方便，困難的是一個準字。陳秀蓮對這種簡單的運動很感興趣，閒暇無事經常練習，這却是第一次使用。石子上有一個鷄蛋大小，投擲的力量大約在三百磅左右，那已經是很强了，但並不足以造成一頭狠犬的死亡，除非是擊中一些特殊的部位。

陳秀蓮對動物的生理學也略事涉獵，知道什麼部位是牠們最脆弱的部位，所以第一塊石子飛出去，恰好擊中在一頭狠犬的鼻樑上方，那是神經中樞，那頭狠犬連一聲都沒吭已經倒了下來。

牠的同伴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看見同伴倒下，但是牠意識已經到危險的降臨，立刻採取了戒備的狀態，只是牠不曉得襲擊來自後方，習慣上，若有災難，一定是從外面來的，所以牠的臉對着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齊國之寶

齊威王和梁惠王在郊野會晤，閒談間梁惠王問：「貴國地大物博，國勢强盛，想必國中定有許多稀世珍寶吧？今日難得一見，何妨說說，也好讓我見識見識！」威王知道惠王所指的是那些俗世的寶器，所以說：「我那有什麼玉石珍玩呢？」惠王一聽，馬上不屑地說：「像我這等的小國，少說都還有十來顆的大明珠呢！這可不是普通的貨色，它的光可是能照到前後二十輛車子之遠哩！怎麼？您眞的沒有寶貝？」威王不以爲然地說：「這個所謂『珍寶』，可是因人而異的嘍！您的珍寶不外乎那些美麗的石頭，而我可不把那些沒生命，沒智慧的東西當成寶貝，我的珍寶是什麼，你不妨聽聽：我有個臣子名叫檀子，派他固守南方的城池，楚國人就絕不敢有入寇的念頭，這還不說，連泗水邊的諸侯國共十二個，都忙不迭遠地前來我國朝貢呢！這檀子是我視爲寶貝的珍物呢！另外一個叫盼子的臣子，是我的第二個寵物，我派他看守高唐地方，結果趙人再也不敢偷偷進入我東河去捕魚了。第三個珍物叫黔夫，派他堅守徐州，結果他的政績使附近的人大爲懾服，不但燕國人時常向我國北門祭拜感恩，就連趙國也時時向我國西門祭拜感恩，歸順他的人家不下七千多戶呢！還有一個寶貝叫種首，我派他維持國中治安，結果竟做到人人路不拾遺，家家夜不閉戶的程度。您想想看，這四個寶貝所發出的光，豈僅僅是照到二十輛車遠的大明珠所能相提並論的嗎？他們的德光恩澤，眞是普及千萬里遠呢！」

王翦請地主釋疑

戰國末期，秦始皇與羣臣討論招兵買馬攻楚，大將李信說不過用二十萬人就足够了，老將王翦却說非要六十萬大兵不可，秦始皇認爲王翦年紀大胆子比較小，就派李信去攻打楚。

李信率領二十萬人前往，被楚國打得一敗塗地，使秦始皇非常生氣，自己親自去見王翦，說明這次是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以致於失敗，現在願意調集六十萬大軍，仍然要請王翦前往攻打楚，王翦推辭說他年紀老，不能應戰，秦始皇說明一定要他去，他很免强地答應下來。

六十萬大軍出發的時候，秦始皇由咸陽到壩上，約有八百多人來送行，王翦這時候請求他給一小塊好的田地園宅，始皇說：「王將軍，現在趕快出發好了，你還怕你將來打勝仗以後會窮困嗎？」王翦答道：「當你的部下，即使功勞很大，也封不到侯爵的地位的，所以我趕快趁着你要我出力的時候，我也及時請求給我些園地，好爲子孫以後立業啊！」秦始皇爲之大笑起來。

王翦率領軍隊到楚的邊界，還先後五次派人回咸陽去請求秦始皇給他一些美好肥沃的田地，有人對王翦說：「像你這樣討債的方法去請求田宅，未免太過份了一點。」王翦就跟他們說：「這並不是我過份，是因爲秦始皇這種人性情雖很坦率，但是他是極難相信別人的，現在他將全國所有的軍隊，一起全部調來給我指揮，若是我不多次請求田宅，說是爲子孫們打算而表示絕無其他不良用意，難道一定要他來懷疑我嗎？」

王翦接替李信後，大軍築營堅守，楚王便發動國內所有的兵隊，幾次前來挑戰，秦國軍隊都置之不理，後來楚軍向東轉進，王翦就指揮着軍隊猛烈地進攻，殺了楚國的將軍項燕，俘虜了楚王，平了楚國。

徐氏爲夫復仇

漢獻帝末年，在孫權屬下作官的丹陽大都督嬀覽暗殺了丹陽太守孫翊，想去迎接曹操屬下的揚州刺吏劉馥前來江北，而以丹陽爲其根據地。

嬀覽殺了丹陽太守之後，就遷入太守府居住。本可天下無事，未料他發現孫翊的遺妻徐氏艷麗動人，就要納她爲妾。

徐氏一看清這情勢，就騙他說：「等到月終，我爲亡夫作了祭祀，除了喪服之後才可聽命於你。」嬀覽信以爲眞就答應了。

徐氏暗中派親信告訴了孫翊最親信的部下孫高、傅嬰，要他們協助復仇的計劃。他們二人受了感召，同聲答應，連同以前的侍從共有壯士二十多人，共同宣誓復仇。這件事在不露聲色之下進行着，嬀覽更是被蒙在鼓裏。

到了月終祭祀這一天，徐氏換除喪服；燃了一對喜燭，面容頗爲平靜。太守府的大小官員都爲徐氏的表現覺得憤怒而寒心。嬀覽絲毫不覺可疑，徐氏一見嬀覽就叫：「孫高、傅嬰快下來下手！」孫傅二人同時奔出一起刺殺嬀覽，其餘在外面的二十多名壯士也趁勢殺了嬀覽的親信。徐氏再換回原來的素白喪服，提着嬀覽的首級來到孫翊墓前親自祭拜。這時全府大小官員無不欽敬徐氏是女中豪傑。

孫權這時趕到丹陽，殺了嬀覽餘黨，陞遷孫高、傅嬰爲將，並且敬悼孫翊，對徐氏厚禮有加。

徐氏至今仍被稱爲智慮過人的女中丈夫。

外面，眼睛也看着外面，這個姿勢却難住了陳秀蓮！

因爲她的甩石器祇能直綫擊出，而且只能攻擊較爲靜止固定的目標，現在她的位置，却在狼犬的斜後方。

擊中狼犬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一下打昏過去，却絕對沒辦法，魯薏絲也很着急：「大姊，我發出點聲音，把牠引回過頭來。」

「不！不行，如果牠回頭一叫，我們的計劃就完了，再說牠突地回頭，身子在移動中，我抛出的石塊就不容易取準了，狗的神經中樞只有鼻尖處那一小塊！」

「那怎麼辦，我們不能一直等下去的呀！」

陳秀蓮想了一下，把繩子解開取了兩塊較長的石子，每端繫上一塊，中間却留下了四尺來長的繩索。

「魯薏絲，妳的弓箭如何？」

「學過，也還過得去，可是那是專作運動比賽的弓箭，妳這種自製的武器，我可沒把握。」

「那就用妳的標槍吧，如果我這一擲失敗，妳就用標槍以最快的速度擲出去，最好是一槍穿胸，那是牠的要害所在，立刻就能致命。」

「大姊！這支標槍我還打算作別的用途的。」

「我還有一支，我們要殺的只有一個胡可爲，因此，只要一種趁手的武器就够了！」

「就是這玩意還趁手，我小時候住在華人區，有個華人武師是少林出身，敎過我少林羅漢棒……」

陳秀蓮忍不住笑了：「幹什麼，難道妳還想跟胡可爲鬥傢伙去，沒那個機會，而且妳也一定輸，胡可爲一身的肌肉很堅實，可見也是練外門功夫的，少林武術是外家之祖……」

「我不鬥他，那是妳的工作，但我想用羅漢棒法鬥那個叫花子的日本女人，長棒破劍，我很有一手！」

「但妳手中的不是棒，是空心的竹竿，對方手裏却是一把寶刀，沾上就斷，別亂來了，如果妳眞要鬥那個日本女子，不如徒手，施展妳的飛脚踢！」

魯薏絲嘆了口氣，對中國功夫，她自承不如陳秀蓮，對日本劍道，她更陌生，陳秀蓮既然這樣說，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陳秀蓮把兩塊石子放均勻了，拿起繩子的尖端，開始急急地揮旋起來，魯薏絲又不懂了：「這是幹嗎？難道兩塊石子就能擊中牠的鼻樑了！」

陳秀蓮沒有回答，石塊連着繩子飛出，到了狼犬身前時，石子已分開了，將繩子拉得筆直，恰好纏在狼犬的脖子上，石塊的進力受了拉扯，餘勁回繞，將狼犬的頸子勒得緊緊的，然後那石塊因爲狼犬掙扎的緣故作了擺動，正好迴過來，敲在鼻樑上。

第二頭狼犬也倒了下來，魯薏絲佩服地道：「大姊，妳眞行，力量用得恰到好處。」

陳秀蓮却吁了口氣：「這完全是意外的收穫，我的目的只是用迴旋的力量勒緊牠的脖子，使牠叫不出聲音，根本沒把石子的撞擊力計算在內，這是運氣好！」

「不是運氣，是技術，技術够了，結果是必然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是運氣，因爲石塊的迴旋力是受繩子的牽扯而產生的，而撞擊的部位却是由繩索的長短而決定的，誰也沒辦法使餘下的繩索恰好够上那個部位，何况還有方向的偏差，假如不是一下子恰好把牠擊昏過去，由於方向已偏，纏勒脖子的力量也不够了，那頭狗一定會叫起來。」

現在魯薏絲也承認是運氣了，熟練的技術固然可以把一些動作的效果都列爲預算了，但是却無法去要求對方來配合這些動作。

她記起小時候讀過的一篇故事，丹麥的抗暴英雄是神箭手，曾在暴君的脅迫下表演箭術，在很遠距離外，用箭射下了頂在他兒子頭上的蘋果！

威廉泰爾沒有失手，並不是因爲他怕殺死自己的兒子而特別小心，而是他的兒子對父親有信心，知道父親的箭無虛發，而他要做的只是頂着蘋果靜立不動。

如果他缺乏信心，就不會面對着略有偏差就能降臨的死亡如此平靜，如果他動了一動，縱然威廉泰爾的箭沒有偏差，但是目標動了，箭就難以中的。

這一幕緊張的戲劇性的局面是相互的信任下才能結果得如此完美，但陳秀蓮的對象却是一條狠犬，而且還是條充滿了敵意的狠狗，自然不會那麼合作的！

祇要一個不對勁，狗會大叫起來，驚動了屋中的胡可爲，她們的計劃就完全失敗了。

這祇有運氣好三個字可以解釋的，不過魯薏絲究竟是經過風浪的，笑了一笑：「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出師大吉！」話說得很輕鬆，但是陳秀蓮却已經急出了汗。

狼狗是解决了，但還有一些善後的工作要做的，兩個人悄悄地過去，陳秀蓮慢慢地解下狗身上的鍊子。

「大姊，妳這又是幹什麼？」

「把牠們綁起來，不知道什麼時候，牠們會醒過來的，如果在我們的行動還沒開始前，豈不誤了事！」

魯薏絲笑了：「大姊很細心，只是太費事了！」

她的手掌猛地斬落下去，砍在一條狠犬的喉管上，狠犬還沒甦醒就報銷了；然後她又回掌解決了另外一頭。

陳秀蓮皺皺眉。「魯薏絲，妳這是做什麼，牠們也是生命！」

「大姊！妳要殺死胡可爲，難道那不是一條生命！」

「那不同，胡可爲已經無可救藥了，我要除去胡可爲，除了自救之外，也是救別的人，再者，這世界上沒有一條法律能治他的罪，我才替天行道，這正是你們西方人所說的上帝的雷劍！」

「胡可爲可殺，這兩條狗就該殺！」

「人犯罪，畜生何辜！」

「大姊！對狠犬我比妳了解得多一點，牠們是最佳的品種，而且在牠們一出世後，就開始接受訓練，這一生祇忠於一個主人，永遠也不會改變的，雖然主人自己

無法照料時，可以叫人去餵飼牠們，但也僅能叫牠們，讓那個餵飼的人接近而不受到攻擊，却無法命令指揮牠們。」

「是的，我也知道，所以這種狠犬的身價才名貴。」

「名貴的狠犬却不懂得是非，牠們跟定了胡可爲，只會成爲他害人的工具，所以我才要除去牠們，再者也是爲了我們今天失手明天妳們可以省點事！」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妳說得對，魯薏絲，有些地方，妳是比我冷靜，將來妳會是個好偵探，我却不免有時會感情用事！」

魯薏絲苦笑一下：「我會成爲一個好偵探，但永遠也不會成爲一個好的妻子，好的情人，好的母親了，那些女性的氣質巳經完全在我身上失去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別這麼說，魯薏絲，妳是個很美麗的女郎，記得在我們辦粉紅色的色狠那件案子時，妳化名海倫，穿起晚禮服去引那頭色狠入阱，美得令人眩目！」

魯薏絲笑笑：「那有什麼用，美麗只是外表，我的心巳經堅如鐵石，我不在乎跟一個男人上牀做愛，然後如有必要，我可以在事後，毫無猶疑地給他頸子上一掌斬！」

「如果妳是爲了愛一個男人而跟一個男人做愛，就會不同了！」

魯薏絲苦笑一聲道：「大姊，長青、朱麗跟佳莉她們都還不難找到愛情，妳跟我最好別存着這種羅曼蒂克的幻想，我們很難會愛上一個男人，因爲妳是了解得太深，我是經歷得太多，我們可以找一個男人，要一個男人，却很難會愛上一個男人，如果有一個男人能配上妳的話，就是胡可爲，但是妳必須殺了他！」

陳秀蓮笑了一笑：「魯薏絲，我對人生沒有妳這麼悲觀，而且我對愛情的看法也沒有妳那麼苛刻與科學，到現在爲止，世界上沒有一種科學能解釋愛情，分析愛情，更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愛情，當它來的時候，它就來了！」

魯薏絲笑笑道：「但世上也沒有永生不朽的愛情，當它走的時候，它就走了，所以我從不强求，也不奢望，很久以前，我巳經把愛情從我的生命中剔除了。」

陳秀蓮一笑道：「這個我不抬槓，而此時此地，也不是討論這個嚴肅問題的時機，我們換個輕鬆的工作來做。」

魯薏絲一怔道：「大姊！輕鬆的工作，我知道妳很達觀，很洒脫，但絕不相信妳會把殺死胡可爲這件事，當作輕鬆的工作。」

陳秀蓮笑笑道：「我也沒有這麼說，我指的輕鬆工作是把龍之介跟黑約克兩人制服。」

魯薏絲也笑了，因爲這的確是件輕鬆的工作，她們走回院子裏的時候，那兩個人正在等着，毫無困難地將雙手反背，讓她們綑上，然後把脚也綑好，陳秀蓮在他們的手上打了個活結。

「介師，如果事情順利，你們互相一拉這個繩頭，就可以鬆綁，如果我們失手了，你們就拉一下那個繩套，抽出繩頭，活結就變成死結，胡可爲就不會懷疑你們了。」

龍之介道：「陳小姐，我們一起進去，機會還多一點。」

陳秀蓮搖搖頭笑道：「不！介師，狡兔三窟，胡可爲是個很狡猾的人，也許我們進去，根本找不到他，或者我們聯手也殺不了他，那就麻煩大了，要殺死胡可爲，必有從海底的基地發動才是最基本的辦法，一共是兩個方案，你都記清楚了！」

「記清楚了，但是我恐怕第二個方案沒有機會實施，很可能因爲我們的失職，他不讓我們再回到海底基地去的。」

陳秀蓮笑笑道：「不會，因爲即使我們失手也不會有危險，胡可爲不會想殺死我們，因此我們仍有機會阻止他這麼做，因此你們一定有機會進行第二個方案，到時別忘記救出我在底下的兩個同件。」

龍之介點點頭道：「好吧，祝二位幸運，即使事情失敗，我們賠上這條命也是心甘情願的。在那海底基地裏，過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一羣野獸，我實在也受够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撕下兩塊布團，塞進他們的口中，拍拍兩人的肩膀，又向院子裏深進。

魯薏絲想了一下：「大姊，我們是否要等一下，等他睡着了再進行。」

「不必，今夜胡可爲不會睡，而且這個時候進去，正是他不防備，在他的估計中，我們不可能進去得這麼早，也是最輕鬆的時候。」

「還有，我們在龍之介與黑約克身上的僞裝做得是否有問題，兩個都是高手，按理說不可能被我們如此輕易制服的，這很難使人相信的。」

陳秀蓮笑笑道：「以我們殺死兩頭狗的身手，採取突擊，並不是不可能，而且他們兩個人在海底下就久了，耳朶裏一直不停響着嗡嗡的馬達聲，抽氣機的聲音，聽覺上遲鈍一點，也是可以解釋的，這種說法對妳是沒有用，但胡可爲是個善於思考的人，他能接受。」

魯薏絲吹了口氣：「好吧，最好是我們一擧得手，也免了那些麻煩。」

兩人巳漸漸地接近了屋子，夜很靜，但又微微有風，風把院子裏的樹葉吹得瑟瑟作響，恰好掩去了他們的脚步聲，而且從密閉的玻璃窗中，還可以聽見隱約的琴聲。

慢慢更接近時，還可以看見側面的窗子上被燈光投出兩個人影，胡可爲正襟危坐，不遠處的花子却在彈奏着一具長長的古木琴。

這個情景顯得很恬靜，而且極饒雅意，任何一個人，際此情景，都會認爲胡可爲是一個具有高深修養的雅士，而且也很難提得起殺機。

魯薏絲沒有作聲，陳秀蓮觀察了一下，附在魯薏絲的身旁，用手指一扇窗子。

「看見那扇窗子了？」

「看見了，大姊有什麼計劃？」

「左邊第二塊玻璃，妳有沒有把握在這種距離下，用一塊石子擊破它。」

「應該是沒問題的。」

「不能說應該沒問題，要絕對有把握，因爲祇有一個機會，如果擊不中，就再

也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擊破玻璃沒有用，只有使裏面的人提高警覺。」

「那當然，但是我不會給他有戒備的機會，就在玻璃乍破之際，我就一箭射進去。」

魯薏絲道：「那要把時間把握得十分準確才行。」

「我能控制的，玻璃破後的十分之三到五秒鐘內，我的箭一定可以跟着穿過破洞。」

「那祇是他的側肩，並不足以致他的命。」

陳秀蓮笑了一下：「但是我還要把人的反應計算在內，他聽見破裂聲，一定會轉身查看，正好箭穿胸膛，那也是很快的刹那，但巳經挨上我的箭了。」

「爲什麼要採用這個方式呢？」

「這是最好的一個機會，他的心理還沒有完成準備，所以要聽聽琴以平衡他的情緒，最易得手。」

魯薏絲嘆了口氣：「這幅情景眞美，我實在不忍心破壞它。」

「是的，但是我認爲天堂島上還有那麼多的人，她們都是正當盛年，如同一朶盛開的花朶，胡可爲却忍心榨取她們的青春，迫害她們的靈魂。」

「大姊，妳不必鼓勵我，我只是說說，眞到行動時，我下得了手的。」

「我對妳有信心，所以我才選妳作第一次任務的助手，今天不成功，明天將更困難，而長青跟佳莉都不是好助手，我的機會更少了。」

魯薏絲沉息了片刻才道：「既然這一次任務如此重要，我也不敢有絲毫大意了，爲了萬全起見，我到窗下去敲玻璃。」

「那當然會更好，但是，妳會很危險的。」

「怎麼危險，一擊不中，我們的身形反正要暴露的。」

「那個花子是劍道高手，變亂乍生，她的反應必然是立即反擊，一擊之威，銳不可當。」

魯薏絲笑了：「我是奧斯陸的雌豹，從來也沒有獵人能用刀劍獵殺豹子，這點我有信心。」

「好吧，妳擊碎玻璃後，立刻滾身避開，不要去管我那一箭是否中的，這是必須記住的。」

魯薏絲點點頭，充滿信心地悄悄地去了，隨手在地下檢一塊大圓石，一直潛行到窗下。

陳秀蓮也抽了一支箭搭上弓弦，拉滿了準備好。

魯薏絲擧起石塊，屋中琴韻悠揚，兩個人端坐如故，似乎根本沒有發覺到危機已迫在眼前。

終於魯薏絲用力把石塊敲向玻璃，陳秀蓮同時放鬆了弓弦，時間拿得絕準，幾乎是玻璃碎聲未歇，長箭巳穿洞而入。

但魯薏絲却沒有立刻躲避，她還要看看結果。

胡可爲沒有閃開那一箭，但也沒有如陳秀蓮所料的轉身，所以那一箭是側面射中他的，可是落箭的部位却是左側的肋骨，箭入很深，那也足以致命的。

魯薏絲挺着標槍，還想看看清楚，陳秀蓮巳經喝叫：「魯薏絲，小心，滾地躲避。」

後面四個字十分急促有力，幾乎是命令方式的，因此魯薏絲沒有考慮的餘地，就地一滾。

這一滾很快，但是巳慢了半步，砰然急響中，一團人影挾着寒光，像顆炮彈般地由窗子裏彈出來。

那是花子，她的身形沒有落地，手中的長刀巳經直劈而下，銳不可當，魯薏絲正好手中握着蟹肢跟魚竿紮成的標槍，再加上她標悍的性格，一看情況危急，乾脆把標槍向前擲了出去。

花子的動作畢竟是受過眞傳的，敵人的招急，她應變也好，刀勢突轉，刷的一聲，巳經把槍尖削了下來，但是這一阻巳經使魯薏絲得以從容躲開了。

花子身形落地後，雙手捧刀，佇立不動，兩眼盯着魯薏絲，一派名家氣度，動若雌虎，靜若母獅。

魯薏絲也站了起來，手裏端着那根魚竿，雖然標槍的頭被削斷了，但是被執在魯薏絲手中，仍然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而魯薏絲負隅而立，也正像一頭豹子。

這兩個嬌滴滴的女郎在平時看來，都是充滿了性感的美艷女郎，但這個時候，她們都失去了平時的嬌艷柔美，眼中充滿了殺機，相互對瞪着，一動都不動。

陳秀蓮巳經悄悄地掩了過來，她也很關心魯薏絲這一戰，因此對中了箭的胡可爲也沒有去看。

花子等了一陣，見魯薏絲居然也很沉得住氣，絲毫沒有西洋女子躁急之態，似乎也感到有點驚異，因此她自己倒有點沉不住氣了，慢慢地移動脚步。

日本劍道以快速見長，然而他們的快速不是先發制人的動法，他們是以靜制動，所謂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後發先至，攻敵之隙。

可是她等了半天，見魯薏絲似乎抱着跟她一樣的心思，就覺有改變戰略的必要了！

因此她想採取誘敵之策，慢慢地移動身軀，用一個虛招來誘使對方先動，只要對方一動，她就有機可乘了。

花子的身子開始移動了，這種心思是瞞不過陳秀蓮的，她正想出聲警告魯薏絲，但是她看見魯薏絲的竹竿也跟着花子在移動，心裏就放心了。

因爲她忽然想起魯薏絲說過，小時候跟一個中國華僑學過少林棒法，少林武功源自空門，也是以靜制動，魯薏絲想必是知道對方用心的，倒是不必多嘴了。

花子移動一個適當的位置後，手中的刀忽地高擧，口中發出了一聲尖喊，似乎要盡全力劈下來。

魯薏絲爲求先機，連忙把竹竿刺了過去，似乎完全中計了，花子的臉上閃出了得意的笑容。

她的刀勢一轉，身子也轉向另一邊，忽地下劈，砍的正是魯薏絲的空門。

但是她沒想到魯薏絲將計就計，她的身形看似隨着一刺落空而前衝，但心裏早巳作了準備，也算準了花子會在另一邊進招的。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子良帶領當代武林七大門派的七位弟子到達金祖林家，想會見白三石，不料王半俠卻夥同火魔宮少主人前來暗襲，幸方寶玉適時自白三石的住處躍下，生擒王半俠等人。方寶玉與萬子良及七位武林弟子相見，寒暄過後，互道離情，不禁氣噓，但見寶玉學成一身驚人武功，各人則驚喜莫名。寶玉自告奮勇，要阻止武林中年青一代的後起之秀互相殘殺。決定逐個挑戰。首戰呂雲旗開得勝。繼而至嘉魚挑戰魚傳甲，兩人相會，正在對峙中……

忍人不能忍　毅然赴征途

魚傳甲道：「魚某年幼之際，曾聞得叔伯父執言道：江湖中有位神童曾在紫衣侯臨危之際受命，擔起迎戰白衣人之責，又曾捨命救了紫衣侯門下姬妾，大破天風水塘，黃鶴樓頭，舌戰江鄂羣豪，揭破王半俠之奸計，今日見了方兄，因此魚某斗膽猜上一猜，不知方兄可就是……」

方寶玉微微笑道：「不錯，昔日那佻皮搗蛋的孩子，就是方寶玉。」

人叢中發出一片歡呼，其中竟還有女子的口音。

魚傳甲沉靜的面容上，亦自泛起微笑，道：「舍妹猜的果然不錯，看來方兄今日少不得又要多件麻煩了。」

方寶玉奇道：「此話怎講？」

魚傳甲笑道：「舍妹幼時，便最是對傳說中那神童崇拜，是以今日定要逼住我來問問方兄，方兄若眞的就是昔日之武林神童，舍妹便要……」

話猶未了，人叢中已掠出兩條人影，雖然都是長衫方巾，男子打扮，但眼波明媚、嬌靨嫣紅，明眼人一望而知乃是女子改扮而成的。

她兩人一個青衫，一個朱衣，掠到方寶玉面前，只是紅着臉望着寶玉癡笑，也說不出話來。

魚傳甲指着青衣人道：「這就是舍妹鳳甲，另一位乃是江南鐵掌馮家的千金馮素文馮姑娘，她兩人不但想見見方兄，還想問方兄要件東西，以作紀念。」

羣豪見得惡戰之前，突然插入了這一段又可流傳江湖的韻事，都不禁拍掌大笑起來，方寶玉的臉卻不禁有些紅了。

他囁嚅着，也不知該說什麼，怔怔地站立那裏。

魚鳳甲、馮素文兩人瞧着他微紅的玉面，那瀟洒中微帶羞澀的神情，委實容易令少女動情，兩人目光更是熾熱，竟突然竄過去，一人扯住了他一隻衣袖，撕下一塊衣襟，又嬌笑着奔了回去，寶玉再也未想到這兩個少女竟有如此大膽，又不禁爲之怔住。

卻不知這些武林世家的千金小姐們，仗着父兄餘蔭，自是驕縱成性，更非那些一步不敢踏出閨門的女子輩可比。

她們平日閑得無聊，就挖空心思，想些新鮮的玩意兒來消遣解悶，來爭奇鬥勝，只要她們興緻來了，很少有什麼事情是她們不敢做的

，何況她們撕下寶玉的一塊衣襟，除了一種對英雄的狂熱崇拜外，還有向別人誇耀之意。

驚笑、拍掌聲中，魚傳甲抱拳苦笑道：「舍妹無禮，但望方兄切莫見怪，此刻便請方兄賜教。」

寶玉定下心神，抱拳道：「請！」

只見魚傳甲手中已多了對外門兵刃，右手的是一柄不及兩尺，精光耀眼的奇形短刀，左手的形狀看來雖是尋常鐵拐，但無論重量、體積，也都比武林常見之鐵拐小了一倍有餘。

這兩件兵刃看來雖都是具體而微，有如兒童嬉戲時所用的一般，但寶兒瞧在眼裏，卻絲毫不敢大意，只因他深知道這兩件兵刃越是短小，招式便必定越是兇險，但聞魚傳甲輕叱一聲，身形半俯，四下遊走，突又輕叱一聲，左手拐平推，右手刀自拐下突出，一溜白光，直取寶玉腰脅。

這一招倒無甚出奇之處，只是快得異乎尋常。

寶玉身形微閃，魚傳甲刀拐急轉，拐掃刀刺，三招過後，刀拐俱已化作一團瑞光，着地向方寶玉捲來。

驕陽初升，不但將刀光映得刺人眼目，也將他滿身五花錦衣映得閃閃發光，兩下交映，更是教人無法逼視。

羣豪但見一團光影圍着寶玉滾動，那裏能辨得出魚傳甲的身形人影？這時衆人才知道魚傳甲穿着了這一身五花錦衣，並非爲了自炫財富，卻只是爲了在動手時眩人眼目，這時衆人也才知道魚傳甲心計之深沉謹密，確非常人可比，他所作所爲，一舉一動，莫不含有深意。

方寶兒所歷險招，已不下十餘次之多，有幾次拐影刀鋒，已幾乎穿透他的衣服，但他卻仍然未還手。

衆豪漸漸不耐，漸漸騷動……

突聽一人嬌呼道：「方寶玉，出手呀！」呼聲竟自是魚鳳甲發出的，她竟不幫自己的兄長，反而幫着方寶玉。

金祖林搖頭笑道：「看來寶兒此後的艷福必定不少，只是最難消受美人恩，他此後的麻煩必也不少。」

莫不屈皺眉道：「只望他……他莫要……哎呀！」

原來他兩人說話之間，魚傳甲刀鋒刺出，眼見已將刺着寶玉的下腹，莫不屈這一聲「哎呀」，正是爲此發出。

那知寶玉身形不知怎地一閃，已將這明明避不開的一刀閃過了，他掌中木劍，也就在此時輕輕揮出。

這一劍穿透刀光，穿過拐影……但聞一連串輕響發出後，拐影刀光突然連退七尺，竟一齊消失，魚傳甲已站起身子，卓立在地，雙手刀拐，俱已垂下——四下數十雙眼睛，竟未有一人瞧出魚傳甲是如何落敗的。

只見方寶玉手中木劍平舉，劍身上已多了一連串晶光，寶玉手掌一拍，晶光落下，落入掌中，竟是十餘枚飛魚刺。

莫不屈嘆道：「魚傳甲一手三絕技果然名下無虛，他這一把飛魚刺是如何發出去的，我竟未能看出。」

萬子良微微笑道：「魚傳甲暗器手法雖高，但寶兒之武功卻更是不可思議，他竟似算準了魚傳甲暗器發出的方向，是以卽一劍穿過刀光拐影後，便已在那裏等着接住了魚傳甲的飛魚刺，而魚傳甲施放暗器之時，不免露出空門，寶兒那一劍，也恰巧乘機劃下，輕輕點了點他右肩『肩井』一大穴。」

這名震天下的「雲夢大俠」目光之銳利，分析之精闢，實是驚人，若非他這一番說話，羣豪委實看不出寶兒那一劍有何妙處。聽了他這一番說話，羣豪都不覺心動神馳，只因事先誰也夢想不到世上竟有此種能將時間、部位拿捏得如此精妙、準確的劍法。

於是人叢中這才發出驚呼，其中自然又雜有少女的拍掌嬌笑，但魚鳳甲卻並未發出聲息，原來她竟已似變得癡了，只是雙手緊握着寶玉那片衣襟，口中不住喃喃低語着道：「方寶玉……方寶玉……」她反覆低唸着這名字，目中淚光瑩然，卻也不知是哭是笑。

× × ×

巢湖之北，合肥城，向陽大街。

這條街自西向東，一眼瞧不見盡頭，兩輛車可並肩行走，兩旁店鋪櫛比，行人往來如鯽，不但可算得上是這大城中最繁榮的街道，而且皖北士人集中之巢湖學館，英雄滙集的天嬌武場，也俱都在這條街上，自長江北岸至潁水盡頭，若論文事武功之盛，也得以此街爲最。

天嬌武場之西，一樓矗然而立，金碧輝煌，便是專做來往此間之江湖豪傑生意的天嬌大酒樓。

黃昏，天嬌樓頭已是座無虛席，在座的無一不是江湖豪傑，所談的自也無一不屬江湖閒事。

「方寶玉！方寶玉……」

也不知是誰，先說出了這名字，簡簡單單的三個字裏，卻似有着種神奇的魔力，三個字說出，立刻吸引了滿樓豪傑的話題。

一位年齡最大的白髮豪傑，感慨似乎最多：「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武林英雄見的多了，若論成名之速，享名之盛，眞還無人超過這方寶玉的。」

「方寶玉之崛起江湖，也不過只是短短十餘日中的事，但此時卻已名滿天下，江湖中若還有不知道方寶玉的，不是聾子，便必定是呆子。唉！十餘日間連敗十餘高手，這也難怪他的成名了。」

話題一開，羣豪立時紛紛議論起來：「洞庭湖畔與『寶馬神槍』呂雲交手，乃是他生平第一戰，此後屢戰屢捷，連嘉魚魚傳甲，武昌匡新生，九江單毅成，南昌高冠英，祁門趙劍明，這些角色，竟也全都敗在他的手下。」

「只可惜咱們自北邊來，雖然屢屢聽得他在江南的戰報，但飛馬傳訊，總有失眞之處，卻不知他武功究竟高到什麼程度？」

「據聞此人劍法已妙參天意，渾洒自如，只要隨手一劍揮出，便非紅塵中武士所能抵擋的。」

「如此說來，他一劍之威，豈非已可與昔日那白衣怪客前後輝映，卻不知道這兩人的劍法是否同一路數？」

「白衣人劍法鋒芒畢露，光焰萬丈，但這方寶玉劍法看來卻是平淡無奇，絲毫不帶斧鑿痕跡。」

「自平淡中顯出的威力，方是武功中上乘妙諦，看來白衣人此番若再東來，我武林中已不愁無人與之相抗了。」

突然有一條滿面風塵的大漢長身而起，大聲道：「小弟今日方自江南來，有關那方寶玉的輝煌戰跡，英雄韻事，小弟所知總比道路傳訊多些，而且還曾親眼瞧得他在小孤山麓與『多臂熊』熊雄之一戰。」

「呀！莫非孤山熊氏也敗在他手下？」

「正是！多臂熊連換刀，槍，判官筆，白蠟大竿子等，四種兵刃，施發了一字甩頭脫手鏢，梅花針，飛蝗沒羽箭，鐵蓮子，七星弩，低背花裝弩，無光鐵蒺藜，鎮山三粒英雄膽等八種暗器，都未沾着方寶玉一片衣袂，但方寶玉以掌中木劍平平淡淡的使出了三招，熊大俠便只有俯首認敗。」

「唉呀！世上竟有此等劍術，當眞令人難

信。」

「小弟若非眼見，亦是難以相信，那日除了小弟之外，前往觀戰的江湖朋友，不下五百人之多，見了他此等劍術，無一不聳然失色，等到大家心神一定，想要請敎他劍法妙諦時，那位方少俠却已悄然而去了。」

「他爲何要悄悄溜走，莫非他還怕什麼不成？」

那大漢面上露出笑容，道：「兄台有所不知，那位方少俠雖是蓋世英雄，却也受不了一些女子之糾纏。」

「女子糾纏？此話怎講？」

「這事起因於魚鳳甲與馮素文兩位姑娘，仰慕英雄之心太盛，竟搶了方少俠兩片衣襟，自此之後，一路上武林世家的少年俠女們，便一路追隨着方少俠，想盡千方百計，要自他身上取得一兩件紀念之物……只要戰局結束，在四下觀戰的少女便立刻嬌呼着一擁而上，方少俠如何不怕，如何不逃？」

「老夫活了這麼大，倒未想到天下竟有如此怪事。」

「這種事確是千百年來江湖中從未發生過的，小弟見到那些少女們對方寶玉如癡如狂之神情，實也不覺有些好笑。但方寶玉若非那麼的少年英雄，若非有那樣的絕世武功，便也不致於令人如此瘋狂了。」

「如此說來，那方寶玉想必是千百年來武林罕見的少年英雄，只可惜我等至今還未有機緣見他一面。」

「那位方少俠模樣倒也並非十分俊美，只是那種風儀神采，唉！小弟縱然搜盡枯腸，却也不知該如何形容。尤其他那似乎從未將任何事放在心上的笑容……唉！小弟若是女子，只怕也忍不住要瘋狂的。」

「如此就難怪他戰事一了，便要溜之大吉了。」

「孤山一戰後，江湖人對那方寶玉更是仰慕，一路上男男女女，要想邀請他一叙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但方少俠却唯有一一婉拒，只恨小弟身有急事，必須他行，此後方少俠武勝關，信陽，麻城之戰，小弟便無法再見到了，其時之戰況，想必更是精采動人。」

「在下別的都不奇怪，只奇怪九江單毅成，麻城孫玉龍，那樣陰沉的角色，怎會也未用奸計來害他一害？」

「兄台這話就說差了，想那方寶玉身側有『雲夢大俠』萬子良以及武林七大弟子隨行，天下還有什麼人敢以奸計加害於他？」

「不錯，萬大俠且不說了，據聞那位武當公孫不智，機智之高，可云天下無雙，別人縱有奸計，也難逃得過他的耳目。」

「正是如此……但不知方少俠今後一戰，對象是誰？」

「方少俠爲了避免觀戰之人太多，發生無謂糾紛，是以儘量將行蹤隱藏，誰也不知他究竟要去何處，但以小弟的推測，他明晨一戰，對手必定是本城天嬌武場的歐陽場主，是以，小弟今夜便先趕來了。」

「兄台想的雖然不錯，小弟們也是爲了觀戰，所以才趕來的。但直到此刻，據小弟所知，歐陽場主還未接着那位方少俠之戰書，只怕明晨……」

猶話未了，突見一個錦衣少年匆匆奔上樓來，滿面俱都是興奮激動之色，喘息着道：「來了！來了……」

這少年正是天嬌武場場主之門弟子李永青，羣豪見他如此神色，不禁紛紛問道：「什麼來了？」

那錦衣少年李永青道：「各位等的總算不寃枉，那位方少俠的書信，已在前一刻裏送到家師的手上了。」

羣豪聳然離座而起，紛紛道：「戰書既至，他人想必也已到了此地，咱們爲何不先去瞧瞧這位少年英雄究竟是何等人物？」

「嗨！偌大的合肥城，却敎咱們如何去找他？」

「想那方寶玉，縱是鐵打的金剛，但大戰當前，他今夜少不得也要好生安歇安歇，總不致在露天遊蕩。」

「對！他既不願借住我合肥武林朋友家裏，想必只有投宿客棧，咱們一家家去找，還怕找不到他麼？」

當下一呼百應，羣豪蜂湧而出，那李永青少年好事，城內城外，路徑又熟，自是由他帶路前行。

但羣豪將合肥城中大小三數十家客棧尋找一遍，還是未尋着方寶玉的影子，却又遇着了不少來自四方，聚集此地，專等着瞧方寶玉與天嬌武場主人一戰的江湖豪士，這等人的行列，也就越來越大。

到最後有人提議：「城裏的客棧既尋不着，城外還有三家客棧，咱們也得去瞧瞧，尤其是那家森記迎賓館。」

於是羣豪又自哄然響應，一湧出城。

× × ×

就在這時，却有兩輛烏篷大車，首尾相接，悄然入城，在沿着城腳一家生意清淡的客棧停下。

車子裏的，正是萬子良，金祖林，牛鐵娃，七大弟子與方寶玉，十一個人悄然下車，悄然入店。

萬子良微笑道：「公孫二俠的主意果然不錯，等他們找過這家客棧之後，才來投宿，否則方才便要被他們找着了。」

這時公孫不智的機智，雖還未傳遍江湖，却已令萬子良此等老江湖大是欽服。

是以一路上投宿行止，明雖是萬子良發號施令，其實却是公孫不智在暗中調度，這一路上他果然擺脫了不少江湖豪傑的追蹤，省却了不少麻煩，方寶玉更是容光煥發，無論精神、體力，都已達到巔峯。

衆人匆匆洗漱過了，便待傳呼酒飯，爲了彌補寶兒體力的消耗，這一路吃是吃得極好，但酒却是嚴禁之物。

最苦的自是金祖林，也虧他能咬牙忍住，衆人方自進入飯廳，只見廳中已擺着一桌豐盛的酒菜，菜正香，酒正溫，銀製的杯、筷，在燈光下閃閃發光，但四下却瞧不見有人前來享用。

金祖林瞧着這一桌豐盛的酒菜，口中只是不住嘆氣，喃喃道：「不知是誰有這麼好的福氣……」

公孫不智雙眉却已皺起，喚過店家，沉聲道：「此間若是有人宴客，就請你將我等飯菜送入房中去吧。」

店伙陪笑道：「這裏除了大爺們，就沒有別的客人。」

公孫不智面色一沉，道：「這酒菜却又是誰叫的？」

店伙道：「這桌酒菜乃是天嬌武場歐陽場主的夫人特別定製，送給各位大爺們享用的，你老怎的還不知道？」

公孫不智微微變色，道：「歐陽夫人？她怎知我等在這裏？」他目光掃了衆人一眼，衆人俱已動容，都在搖頭。

那店伙面上也露出詫異之色，吶吶道：「歐陽夫人不但叫來這桌酒菜，就連各位的客房，也是歐陽夫人早已定下的，難道這……這錯了麼？」

公孫不智沉聲道：「沒有錯，這裏不用你

張羅，快快退下吧！」店伙諾諾連聲，但神色間却仍充滿疑惑。

公孫不智等人，更是滿腹疑雲，萬子良道：「這位歐陽夫人是何許人物，各位可認得她嗎？」

莫不屈道：「萬大俠不認得，在下更不認得了。」

公孫不智一皺眉頭道：「她又怎知咱們住在這裏？又爲何要送來這桌酒菜？這其中莫非有詐？」

鐵娃大聲嚷道：「管她是誰，先吃了再說吧。」

金不畏笑道：「對……」

金祖林拊掌道：「有道理，不吃白不吃，待你我先吃它個痛快。」方自取起筷子，手掌已被公孫不智按住。

金不畏道：「你怕什麼？想那歐陽天嬌，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又怎會在這酒菜中下毒呢？」

公孫不智道：「歐陽天嬌雖是個人物，但他那夫人又如何？她生得是白是黑，她心裏是好是壞，你可知道麼？」

金不畏怔了一怔，道：「這……」

突見那店伙又自外大步奔入，雙手高舉着一張淡紅拜帖，大聲道：「外面有位歐陽夫人求見各位大爺。」

萬子良面色凝重，接過拜帖，只見上面具名的只有「歐陽珠」三字，却無歐陽天嬌的名字。

公孫不智皺眉道：「歐陽天嬌還未露面，這歐陽夫人反倒來了，她如此留意我等行蹤，却又是爲了什麼？」

衆人面面相覷，都只覺這位歐陽夫人所作所爲，委實有些神秘詫異，饒是公孫不智機智百出，却也捉摸不透她的心意。

萬子良目注公孫不智，沉吟道：「是見還是不見？」

話猶未了，已有一陣環珮叮噹聲，步履響動聲，隨着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自門外傳了進來。

莫不屈嘆道：「要想不見，只怕也不行了。」率先離座而起，一個滿身珠光寶氣，艷光照人的宮鬢麗人，已翩然走了進來。

萬子良肅然行禮道：「夫人光臨，不知有何見敎？」

宮鬢麗人眼皮四下一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寶玉身上，口中嬌笑道：「我是來看他的。」

萬子良微微皺眉，只道她也是爲了要向寶玉糾纏而來，那知寶玉瞧見她，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宮鬢麗人緩緩道：「寶兒，你……你還認得我麼？」

方寶玉突然大呼一聲，飛身而起，越過桌子，掠在她的面前，一把捏住了她肩頭，道：「你是珠兒！」

宮鬢麗人顫聲道：「不錯，我是珠兒……好寶兒，不想你……你竟還認得我……」話猶未了，已是熱淚盈眶。

原來這宮鬢麗人歐陽珠，竟就是昔日五色帆船上紫衣侯之艷姬珠兒，昔日王謝堂前燕，今已飛入了江湖尋常武師家。

這些年來，珠兒自然又有段辛酸的遭遇，但寶玉的遭遇却更不尋常，兩人相見，自又有一番悲喜叙說。

尤其是寶玉，見了她，那想念胡不愁，水天姬，小公主之心，便再也難以遏止，心頭當眞是有百感交集，紛至沓來。公孫不智雖不願他在大戰前夕，心情太過激動，但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又有誰能勸阻於他？

歐陽珠面上淚痕未乾，口中却嬌笑着道：「我一聽說江湖中出了個了不年起的少年英雄，便猜到除了寶兒外再無別人……我……我猜的果然不錯，但我却未猜到，昔日那佻皮的孩子，今日竟變成如此英俊的少年！難怪……難怪江湖中那些少年女子，都要爲你瘋狂了。」

寶玉臉又不禁紅了，歐陽珠目光四顧，道：「多日以來，寶兒承各位如此照顧，賤妾先敬各位一杯。」

金祖林喉嚨裏早已癢癢的，聞言立卽應聲道：「正該如此。」

歐陽珠首先乾杯，金祖林跟着一飲而盡，別人也不得不跟着喝了。

酒一入喉，衆人但覺一股暖意直下腸胃。

金祖林更是不住大聲稱讚道：「好酒！好酒！在下飲酒多年，這般醇厚的女兒紅，還是第一次喝到。」

歐陽珠道：「這是賤妾自江南重金購來的，各位不妨多喝幾杯，寶兒，你說咱們該如何喝法？」

方寶兒驟遇故人，心頭那歡喜之情，自非語言所能形容，當上連喝三杯，公孫不智却不禁瞧得暗暗皺眉。但酒席之上，除了公孫不智外，人人都在爲寶兒歡喜，人人俱是興高采烈，就連莫不屈，石不爲，都不免多喝了幾杯。

歐陽珠道：「你可記得昔日小公王故意折磨你的模樣，忽而要你爬兩圈，忽而要你翻觔斗……」

寶玉笑道：「怎會不記得，最缺德是她定要我哭給她看，只可憐那時我那裏哭得出來，只有弄些水塗在臉上。」說着說着，他眼前似乎已記起自己昔日愁眉苦臉，被小公主捉弄時的光景，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兩人一面痛飲，一面大笑，都不覺笑出了眼淚。

歐陽珠格格笑道：「但小公主見了那位水姑娘，却有如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點兒法子都沒有啦！」

寶玉大笑道：「但那水姑娘却就是怕老鼠，你可記得……」

他兩人談論着昔日的趣事，別人也插不進口去，但見到他兩人笑得如此開心，大家也不禁都覺得高興得很。

歐陽珠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只可惜逝去的日子永遠也不會再來了，水姑娘，小公主她……她們也不知去了那裏。」說着說着，面上歡樂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見，面上已流滿了眼淚。

方寶玉幾杯酒下肚，本已對水天姬、小公主、胡不愁等人思念不已，此刻聽了她的話，更是心如刀割。

只聽他口中喃喃的道：「你們在那裏……你們在那裏……」神情固是黯然欲絕，目中更是熱淚盈眶。

這時他心情忽而一陣歡喜，忽而一陣悲痛，大悲大喜，交相起伏，那心緒之激動自是可想而知，

而無論是誰，若在心情激動之下，喝起酒來，定要比喝水容易得多，只見他酒到杯乾，別人也難以勸阻。

公孫不智喝的雖少，但此刻已發覺這酒入口雖溫和，但後勁之大，却大出他意料之外。轉目四望，連莫不屈等人，面上都已有了酒意。

公孫不智心頭一凜，暗暗忖道：「莫非這歐陽珠夫人今夜乃是要來灌醉寶兒，好敎寶兒明日無法與她夫婿交手？」

此念一生，他不禁立時有了警戒之心。

那知就在此時，歐陽珠却已盈盈站了起來，笑道：「我雖想再陪你喝，但明晨你還要與

人交手，我可不能讓你喝醉了，你還是好生安歇吧，明天將我那寶貝的老公打得服服貼貼的，也算給我出了口氣。」

她帶着那銀鈴般笑聲而來，此刻又帶着銀鈴般笑聲而去，衆人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心頭都似乎覺得有些惘然。

公孫不智更在暗中慚愧：「看來我倒是錯怪她了，以她與寶兒的淵源，她又怎會在暗中陷害寶兒呢？」

× ×

第二日清晨，公孫不智被一陣嘈聲驚醒，但見曙色早已染白窗紙，他原該在半個時辰以前便已起來的。

那知別人却比他更遲，他居然還是第一個醒來，然後莫不屈等人方自驚醒，金祖林口中猶自喃喃道：「好酒……好酒……」

公孫不智心頭一動，脫口道：「你酒還未醒麼？」

金祖林笑道：「這麼好的酒，我委實從未喝過，從昨夜到此刻，我酒非但未醒，酒意反似更濃了些，你說……」

他突然頓住語聲，只因此刻人人面上俱是一片慘白，而他也自這些人慘白的面容上，發現一件可怕的事：「寶兒酒意若也更重了，如何與人交手？」

衆人面面相覷，都已發覺酒中必有古怪，不約而同，一齊衝進寶玉房裏，只見寶玉扶牆而立，竟似站不穩身子。這時，牆外嘈聲已越來越大，突然，一羣人擁入了院中，接着，又有人掠上牆頭，掠上屋頂。

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晃眼間，便擠得水洩不通，人人面上都帶着興奮激動之色，顯見都是要來瞧瞧這百年來武林第一位少年英雄方寶玉的——而方寶玉此刻却是四肢無力，頭疼欲裂。

一人勁裝疾服，卓立庭院中央，身形雖不高大，但神氣却十分威猛，雙目更是顧盼自雄，炯炯發光。

只聽他抱拳沉聲道：「在下在場中久候方少俠不至，聞得方少俠借宿此間，是以趕來候教。」

語聲沉着，中氣充足，正是皖北武林大豪歐陽天嬌。

萬子良等人俱是面色大變，公孫不智匆匆掩起了窗門，楊不怒咬牙怒罵道：「好狠毒的婦人！」

公孫不智冷冷道：「這只能怪我等太過疏忽，怎能夠怪得了別人，你我若是說出去，只有自取其辱。」

莫不屈皺眉道：「但……但若不將這理由說出來……瞧寶兒如此模樣，又怎能與人交手呢？」

金不畏連連頓足，楊不怒咬牙切齒，自搥胸膛。

寶玉笑道：「我實未想到她竟……」想到自己曾經捨命救了她們，換來的却是這般結果，心頭一陣慘然，話也無法繼續。

只聽歐陽天嬌沉聲又道：「方少俠怎地還不現身？莫非少俠竟改變了主意？但戰書乃是方少俠所下……」

他話未說完，話聲已被一陣宏大的吼聲掩沒，四下成千成百的武林豪傑，口中不約而同，齊聲大吼道：「方寶玉……戰！方寶玉……戰……」

吼聲越來越響，當眞是聲震天地，但反來覆去，吼的只是四個字：「方寶玉，戰！」也不知吼了多少次。

此情此景，方寶玉除了一戰之外，實已別無選擇，但此刻他若出戰，也實是必敗無疑。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免强站直身子，大步走向門外。

金不畏突然道：「寶兒，這一仗二叔代你打。」

寶玉道：「多謝二叔好意，但此戰實非他人所能代替。」

金不畏着急道：「你……你這樣豈非去送死麼？」

寶玉道：「明知送死，也要去的。」

羣豪知他實別無選擇，是以誰也無法攔阻於他，一時之間，人人俱是熱血沸騰，熱淚盈眶。

寶玉伸手推開了門戶，大步走了出去。

他身形還未全部邁出，四下已響起一片驚天動地的歡呼聲，呼聲只有三個字：「方寶玉……方寶玉……」

寶玉目光四轉，瞧着這成千成百爲他歡呼的武林豪傑，那滿眶熱淚，委實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他趕緊咬牙忍住，抱拳强笑道：「方寶玉在此候教。」

歐陽天嬌一雙鷹隼般的目光，早已瞬也不瞬地凝注在他身上——方寶玉已一步步走下石階，走入院中。莫不屈等人明知他每走一步，便距離失敗與死亡更近一步——他們縱是鐵石心腸，此刻也不忍去看。

突聽四下一陣驚呼，一陣騷動，其中還夾雜着有少女的尖叫聲，原來寶玉脚下一個踉蹌，竟幾乎跌倒。

歐陽天嬌面色似也微微一變，道：「方少俠怎地了？」

寶玉强笑道：「沒有什麼。」

歐陽天嬌上下瞧了寶玉幾眼，忍不住又道：「看方少俠今日的模樣，莫非有什麼事？」

寶玉還未說話，鐵娃已忍不住大聲怒罵道：「兀那娘，這你明明知道，還在這裏裝什麼蒜？」

歐陽天嬌變色道：「此話怎講？」

鐵娃大叫道：「你們莫攔我，縱然丟人，我也要說了……昨夜你老婆將我大哥灌醉了，今日你再和他動手……」這話說將起來，委實有些不堪入耳，是以公孫不智等人上當後也不肯說出，只因其中詳情一時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衆豪聽了這話，果然不等鐵娃說出，便已嘩然大亂，少女們的大叫聲更響，有的驚呼，有的笑罵：「歐陽夫人怎會跑去灌方寶玉的酒？方寶玉爲何要喝？」

歐陽天嬌更是面色慘變，厲聲道：「此話當眞？」

他問這話時，目光刀一般凝注萬子良，只因江湖中人人知道，「雲夢大俠」一生中從無半字虛言說出。

只聽萬子良一字字道：「當眞！而且酒中還有迷藥。」

歐陽天嬌突然頓一頓足，便待轉身奔去。

莫不屈等人見他如此模樣，竟似對昨夜之事毫不知情，心頭方自奇怪，那知就在這刹那間……

人叢中突然走出個黑衣婦人，面色蒼白如死。

歐陽天嬌見了這黑衣婦人，目眦盡裂，恨聲道：「賤人，我歐陽天嬌一世英名，全被你這賤人斷送了！」

黑衣婦人却連望也不望他一眼，雙目直視着萬子良，目光中充滿怨毒之意，嘶聲叫道：「你血口噴人，卑鄙無恥……我便是歐陽天嬌的妻子，有誰敢說我昨夜灌過方寶玉一滴酒來着？」

莫不屈，萬子良，方寶玉等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有如一道霹靂自天而降，震得他們人人目定口呆，動彈不得。

原來昨夜來的那「歐陽珠」竟非歐陽天嬌的妻子，此刻站在他們面前的這歐陽夫人，他們一生中從未見過！

金不畏吶吶道：「你……你只有這一個妻子麼？」

歐陽天嬌怒道：「自然只有一個。」

金不畏大喝一聲，仆倒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那珠兒若眞是歐陽天嬌之妻子，還可說她夫妻情深，生怕自家夫婿威名掃地，是以才狠心暗害寶兒。

但珠兒竟非歐陽天嬌之妻，而且寶兒還有恩於她，她來陷害寶兒，却又爲的是什麼？寶兒若是失敗了，於她又有何好處？

方寶玉、公孫不智等人又是驚駭，又是詫異，縱然用盡心思，却也不得其解，何況此時此刻，也根本不容他們多加思索。

四下羣豪，早已再次騷動起來，有的怒喝，有的笑罵：「我只當方寶玉如何英雄了得，原來却是個騙子。」

「方寶玉，你若不敢與歐陽場主交手，夾着尾巴逃了便是，又何苦污穢了歐陽夫人的名譽。」

有的人親眼瞧見寶玉，縱想爲他分辯，但「方寶玉是個騙子」這吼聲已怒潮般響了起來，早將他們語聲淹沒。

何況，今日之事，的確令人無法原諒，而衆情激動之下，方寶玉等人縱有百口，也無法解釋。

歐陽天嬌鬚髮皆張，目光盡赤，一步掠到寶玉面前，怒喝道：「你……你還有什麼話說，動手！快動手！」

寶玉有如石像般木立當地，動也不動，歐陽天嬌暴喝一聲，反手一掌摑出，但手掌却被歐陽夫人拉住。她目光中交熾着悲憤與輕蔑，大聲道：「這樣的人，你與他動手，豈非失了你的身份，走，咱們走。」

歐陽天嬌恨恨瞧了寶玉兩眼，突然「呸」的吐了口唾沫，吐在寶玉面前，狠狠頓了頓足，掉頭不顧而去。

這比「死」還要難堪的羞辱與輕蔑，實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的，但寶玉却咬牙忍耐了下來。

海潮般的辱罵訕笑聲中，楊不怒、金不畏突然大喝一聲，雙雙搶出，但却被寶玉苦苦拉住。

楊不怒嘶聲道：「放手！今日之羞辱，唯有以血方能洗清！你……你我今日只有戰死這裏！你還等什麼？」

寶玉慘然道：「縱然戰死！誤會還是不能解釋，侮辱還是不能洗清，只不過落得個千秋罵名。」

楊不怒身子一震，呆在當地，只聽四下罵聲不絕：「既是武功不佳，就莫要學人裝英雄了。」

「方寶玉，俺瞧你還是回去抱孩子吧！」

也不知是誰，笑罵着抛了塊瓦片下來，瞬息間，帽子，烟袋，荷包，碎銀，饅頭，鍋蓋，破瓦，樹枝，甚至靴子，布襪……幾十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俱都暴雨般擲了下來。

寶玉仍是木然呆立，動也不動，任憑這些東西打在他身上、臉上……此時此刻，他目光中竟露出種鋼鐵般堅强的神色。

鐵娃雷震般大喝一聲，飛奔而出，擋在寶兒身前怒吼道：「你們誰敢再抛，我就……我就……」同手一拳擊出！

只聽「轟」的一聲，石階前一株巨樹，竟被他一拳打爲兩段，上半段枝葉橫飛，下半段竟連根拔起。

一來羣豪被他神力所驚，二來也罵得够了，這才笑罵着紛紛散去，只剩下幾個癡情的少女，猶自孤零零的站在四下角落裏，癡癡地瞧着寶玉，瞧了幾眼——突然一齊掩面痛哭着飛奔而去——她們心目中的偶像已破滅，她們心裏正是充滿了浮沉的悲哀，無助的失望……四面虛空，滿地狼藉。

寶玉動也不動地站在這令人心碎的殘局中央，久久未曾動彈，他四側的萬子良，金祖林，莫不畏，公孫不智，石不爲，西門不弱，楊不怒，甚至牛鐵娃，也都是呆呆的站着，不能動彈。

也不知過了多久，金祖林突然大喝一聲，道：「酒，酒！人生不如意，一醉解千愁。」

呼聲未了，他已奔入廳房，那呼聲中實是充滿着怨憤之意，西門不弱聽在耳裏，目中突然流下淚來。

公孫不智突然走到萬子良面前，恭恭敬敬叩下頭去。

萬子良一面還禮，一面相扶，駭然道：「兄台何故如此大禮？」

公孫不智面上有如木石般絕無絲毫表情，口中一字字道：「今日連累萬大俠之聲名受累，我弟兄實是百死難贖其罪。」

萬子良黯然嘆道：「今日之事，又怎能怪得了各位，又有誰想到奸人之毒計，竟一毒至斯！」

他長長嘆息一聲，接道：「我今日才知道羣情激動時竟是如此可怕，竟絲毫不與人解釋機會……那人使出此計時，想必早已將這一步算了進去，但……但她如此深謀遠慮，來加害寶玉，却又爲的是什麼？」

莫不屈沉聲道：「這些事縱然推敲出來，却也無益，今日之後，我等何去何從，才是我等應謀之計。」

他目光霍然凝注到寶兒身上，語聲也變得更是沉重，緩緩道：「前途日漸艱險，不知你要如何走法？」

這句話正是每個人都想向寶兒問出來的，只因這突然而來的打擊，委實太過鉅大，委實令人不能忍受。

他本是江湖中人人艷羨的少年英俠，頃刻之間，竟變成了人人唾棄的騙子，在明星日漸凋落的武林中，他本是一粒初生的新星，他所放射的光芒，曾有如閃電般眩亮了天下人的眼睛。

然而在片刻之間，這新星的光芒便已爲陰雲掩沒。

年紀輕輕，初入江湖的寶兒，在遭受了這無情的打擊後，精神是否會頹廢？意志是否會消沉？他是否會從此沉沒？

羣衆總是十分無情，他們雖能令人迅速的成功，但毁滅却有時來得更快，萬子良等人，久歷世情，已見過不知多少有爲的少年，被毁滅在這種無情的波折中，方寶玉，他是否能例外？

只見寶玉目光堅定地凝注着遥方燦爛的朝陽，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道路縱然艱險，但却阻止不了決心的脚步。」

萬子良、金祖林等人目光齊地一閃，莫不屈大聲道：「如此說來，這條路你還要走下去了？」

寶玉道：「有去無回，義無反顧。」

他面容雖有些憔悴，喉音雖有些嘶啞，但這八個字說將出來，却當眞有如金鐘玉鼓，足可聲震天地。

萬子良等人精神不覺齊地爲之一振，就連那冷如冰雪，堅如鐵石的石不爲，都已喜動顏色。

萬子良喃喃道：「好……好……不想這足以令人灰心的打擊，竟未能將你擊倒，若換了

我，只怕是……唉！」

楊不怒滿面赤紅，動容道：「若換了我被人如此誤解，我……我只怕早已要發瘋了。」

公孫不智微微的嘆息道：「被人誤會，被人汚辱，委實是最不能忍受之事，寶兒，你……你委實是個超人，你武功縱能冠絕天下，三叔還未見服你，但你身經此變還能夠不倒，三叔却眞眞服了你了。」

寶玉垂首道：「多謝三叔誇獎，但……但此事小姪既已決心要做，除非小姪眞的被人擊倒，否則任何人也休想令小姪退縮。」

金不畏突然大聲道：「好！咱們這就去找歐陽天嬌。」

寶玉道：「此刻不能去的。」

金不畏道：「那……那該等到何時？」

寶玉道：「烏雲終會散去，誤會終必消失，到了那一日，小姪自當再與歐陽天嬌作一決戰。」

他語聲中，充滿了堅强的意志，也充滿了不變的信心，這份堅定與信心，便造成了他那對任何事都無所畏懼的勇氣。

金不畏仰天大呼道：「好！好孩子，看在老天的份上，好好的幹吧！到了那一日，也好教我出一出今日這口悶氣。」

×　×　×

金陵，六朝金粉所在，長江鍾山，龍蟠虎踞，自古以來，便是文采風流，英雄輩出之勝地。

金陵城，「風雨神鷹」英鐵翎，獨據鍾山，名震天下，掌中一雙「風雨無雙混元牌」，乃天下英雄聞名色變的一十三種外門兵刄之一。英鐵翎「飛鷹一百三十式」，走南闖北，所向無敵。

英鐵翎長身玉立，身手矯健如鷹，慷慨好友，「飛鷹堂」上，座上豪客常滿，樽中美酒不空。

清晨，英鐵翎已卓立堂前，一身褐衣，乾淨俐落，二十餘條江湖好漢，相隨在旁，突有一人道：「英兄眞的要去？」

英鐵翎微微笑道：「我若不去，豈非怕了他？」

那人面上滿帶不屑輕蔑之色，搖頭笑道：「此刻誰不知道，姓方的那厮不過是個騙子而已，怎配與英兄動手？」

英鐵翎微笑道：「要那騙子嚐嚐我風雨雙牌的滋味，又有何不好？」羣豪哄然大笑，一行人蜂湧而出。

他們還遠在數十丈外，卓立在玄武湖的萬子良，金祖林，七大弟子與方寶玉等，便已見到他們來了。

寶玉面色仍蒼白得可怕。

萬子良雙眉微皺，關切地凝注着他，終於，忍不住輕輕問道：「寶兒，今日你眞的能戰麼？」

寶兒微微一笑，代替了回答。

微風中，已傳來人們譏諷與訕笑之聲。

萬子良等人心頭的憂慮與沉重，都已不可掩飾的在面上顯露出來，人人心中都在暗問：「寶兒今日眞的能戰麼？」

朝陽之下，已可看見英鐵翎健步而來。

他面上容光煥發，脚步輕靈而矯健，看來渾身都充滿了活力，充滿了鬥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相形之下，寶玉面色更顯得蒼白，這時就連萬子良等人，都已對他失去了信心，何況別人？

他扶正身後木劍，緩步迎了過去，陽光，將他的身影長長的拖在地上，看來是那麼消沉，那麼孤獨……

所有精神的支援，此刻都已離他而去了，所有的歡呼與愛戴，此刻都已變作了輕蔑與訕笑。

四面雖然人頭擁擠，但寶玉却實是完全孤獨的，朝陽雖然照耀滿天，他看來却是說不出的寒冷。

英鐵翎只向萬子良微一抱拳，只因其餘的他根本未看在眼裏，他甚至瞧也未瞧寶玉一眼，便朗聲道：「方寶玉就是你麼？」

寶玉忍受了他的無禮，沉聲回答道：「正是。」

英鐵翎一笑，道：「好！」

微一拍手，轉身道：「看牌。」

一條勁裝大漢，捧來了他威震江湖的「風雨雙牌」，沉重的鐵牌，在陽光下閃爍着懾人的光采。

英鐵翎反身提牌，雙臂一振，但聞「嗆」的一聲龍吟，響徹霄漢，湖上金波閃動，似乎連湖底的游魚都已被驚起。

羣豪哄然爲他喝起采來。英鐵翎微微一笑，目光睥睨，輕叱一聲道：「方寶玉，放馬過來。」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脚步還未抬起，四下已響起一片訕笑譏嘲之聲，也不知是誰大聲嚷道：「方寶玉，今日你可喝醉酒了麼？」

於是，四下笑聲更響，方寶玉便在此等難堪的笑聲中，跨出了脚步，面對着意氣飛揚的英鐵翎。

公孫不智悄悄拉過了萬子良。低語道：「今日之戰，英鐵翎絕不會點到爲止，寶玉若是現出敗象，但望萬大俠攔住英鐵翎的殺手。」

萬子良黯然點了點頭，却又輕嘆道：「但寶兒的武功，其實用不着……」

公孫不智截口道：「不錯，寶兒的武功，本用不着你我擔心，但在今日此等情況之下……唉！他心神怎能不受影響？」

萬子良聽着四下的訕笑聲，神色更是黯然，喃喃道：「不錯，我若被人如此訕笑，武功只怕連五成都無法施展得出，又何況是他……何況是他……」

要知寶兒武功本以「心」爲主，心神一亂，他又怎麼還能自對方招式中窺出破綻？他又怎麼還能施展出妙參天機的一劍？

何況精神、鬥志、信心，更都是高手相爭時致勝的要素，在這方面，寶玉無疑早已大落下風。

只見寶玉面上毫無表情，既無頹傷之態，亦無悲憤之容，他只是緩緩反腕拔出木劍，沉聲道：「請。」

英鐵翎大喝道：「好，來吧！」雙牌又是一振，左右反擊而出。

他這一雙「風雨鐵牌」不但招式詭異，功用奇巧，而且威猛霸道已極，重量絕不在天下任何兵刄之下。

只見他雙牌乍出，已有一股强勁風聲激盪而來，一招未了，後着已綿綿而至，如急風，如驟雨，懾人魂魄。

四下采聲如雷，漫天牌影繽紛，方寶玉平劍當胸，澄心靜志，脚下飄飄移動，已避過了十餘招之多。

「風雨神鷹」英鐵翎戰意方生，鬥志正濃，口中輕叱一聲，「飛鷹一百三十式」源源施出。

顧名思義，他這「風雨雙牌」招式，自是以威猛迅速見長，此番招式施展開來，那一股風雨雷霆之威，確是令人難當。

寶玉仍是以守爲攻，並未反擊，只是他那一雙澄明如湖水的眼睛，從未放過英鐵翎任何一招的變化。

但見英鐵翎左牌厲風，忽而如狂風過地，威可拔樹，忽而如微風拂柳，輕柔曼妙，變幻

無窮。

他右牌自是厲雨，忽而如暴雨傾盆，招式奇密奇急，忽而又如微雨淅瀝，風牌攻出三招，這雨牌還未施出一式。

天下武林豪傑，使用此等「雙兵刄」，俱有一子一母，一雄一雌，或是以左手兵刄爲主，右手兵刄爲輔，或是以右手兵刄爲主，左手兵刄爲輔，王大娘，魚傳甲等人，俱是如此。

但此刻英鐵翎這「風雨雙牌」，却一反常規，他有時雖以風牌爲主，雨牌爲輔，有時却又以雨牌爲主，風牌爲輔，招式之變化，固是令人不可捉摸，輕重的分別，更是令人無法拿捏。

四下采聲更響，羣豪紛紛笑喝道：「方寶玉，你既然不敢還手，還是乖乖的認輸吧，莫非你那日酒醉，到此刻還未醒麼？」

這喧嚷與嘲罵，竟已使寶玉澄明的眼神，露出了一絲紊亂之意，萬子良等人瞧在眼裏，心情更是沉重。

莫不屈黯然道：「這風雨雙牌，招式果然不同凡響，若要自他此等招式之中尋出空隙與破綻，只怕……」苦嘆一聲，住口不語。

萬子良道：「江湖中早有傳言，這『風雨神鷹』英鐵翎，乃是泰山之會，四十高手中奪標呼聲最高之一人。」

金祖林道：「聞得此人這一雙『風雨鐵牌』不但招式霸道，其中還另藏有幾種令人防不勝防的變化。」

萬子良沉聲道：「我雖也不知他這些變化究竟如何，但『風雨雙牌』能在天下最具威名之一十三種外門兵刄中列名第四，牌中所藏之變化，自是非同小可。」他雙手俱都藏在袖中，顯然正在隨時準備出手阻止英鐵翎的殺手。

此刻人人心中，對寶玉戰勝的把握，已更覺渺茫。

石不爲面沉如水，楊不怒目光赤紅，金不畏牙齒咬得咯咯作響，魏不貪額角之上，已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鐵娃以拳擊掌，打得「吧吧」作響，他心情正如石不爲等人一樣，只等着方寶玉一劍刺穿英鐵翎的雙牌。

但，寶玉仍未出手。

他並非不願出手，實在不能出手。

他澄明的心智，突然有了空前未有的紊亂與不安，在這種武林高手，生死存亡繫於一綫的激烈搏鬥中，紊亂與不安，正是不可補救的致命傷，方寶玉只覺眼前這狂風驟雨般的牌影，已與四下的譏嘲訕笑交織成一面絕無疏漏的巨網，將他靈魂與智慧都束縛了起來，一重重束縛了起來。

他怎能出手？怎能出手？

但是，四下的喧嚷更響，人人都在逼着他出手。

「風雨神鷹」英鐵翎戰志更是高昂，招式更是凌厲。

莫不屈等人額角之上，已沁出了汗珠——大家都已隱隱的覺出，方寶玉今日這一戰實已是凶多吉少的了。

朝陽漸升漸高，四面人聲波濤般笑罵道：「不敢出手的是膿包……膿包……」

突然間，方寶玉平平一劍削出。

在這一瞬間，莫不屈等人固然似乎連心臟都停止了跳動，別的人嘴角也不禁起了一陣抽搐，喝嚷笑罵頓住。

只見這一劍劍式輕盈，遊走自如，眼見已將穿過英鐵翎那狂風驟雨般的滿天繽紛牌影。

但，「勃」的一聲輕響，木劍却刺着了鐵牌。

方寶玉終於還是把握不住那稍縱即逝的空隙，他劍尖有了一厘偏差，這一厘偏差。便成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英鐵翎輕叱一聲，鐵牌一揮，木劍「喀」的折爲兩段。

方寶玉連退七步，手中木劍，已只剩下半截。

四下轟然大喝起來：「方寶玉，你輸了，還不認輸。」

方寶玉手掌一垂，鐵娃突然大喝道：「大哥，你還未輸，誰說你輸了，再打！」

霹靂般的呼聲，頓時將四面呼聲都壓了下來。

方寶玉精神一震，英鐵翎縱聲狂笑，道：「原來你這一劍也不過如此。」揮牌再攻，這一次他精神更是振奮，招式更是猛烈。

羣豪大嚷道：「方寶玉，你明明輸了，竟敢還不認輸麼？簡直是個無恥之徒。」這其中有兩人叫得最響。

鐵娃突然踏開大步，三脚兩步，便已衝到那叫得最響的兩人面前，那兩人見到這鐵塔般的大漢衝來，不禁也有些慌了，口中却仍抗聲道：「你要作什？」

牛鐵娃怒道：「要你閉住這張鳥嘴！」怒喝聲中，突然伸出手來，向這兩人抓了過去。

那兩人大驚之下，揮拳反擊，那知鐵娃手脚看來雖笨，但不知怎地一來，竟已將這兩人提起。

羣豪都知道兩人武功不弱，那知在這大漢面前却有如吃奶奶的孩子遇着大人似的，被人凌空提起竟連掙扎都無法掙扎。

鐵娃將兩人高舉過頂，在衆人面前走了一圈，大聲道：「閉住咀乖乖的瞧着，我大哥眞的敗了，你們再鬼叫也不遲。」羣豪又驚又駭，那裏還敢多口。

莫不屈等人實也未想到這蠢漢竟也能施出那般巧妙的招式來，雖有些奇怪，自然更是歡喜。

靜寂之中，只剩下英鐵翎雙牌風聲，呼嘯作響，方寶玉滯澀的身形，却已漸漸流動自如了。

萬子良等百戰老手，已發覺英鐵翎招式雖更凌厲，但神情間却已顯得有些不耐，似乎急於要將寶玉制服。

公孫不智沉聲道：「英鐵翎只怕已將施出殺手。」

只見他身形冲天而起，有如神鷹翱翔，雙牌有如神鷹巨翅，突然，兩面鐵牌裂成四面，四面鐵牌脫手飛出。

原來他這風雨鐵牌，柄中有機簧，可隨意伸縮，此刻由四個方向，凌空擊下！

方寶玉身前身後，身左身右，周圍五丈方圓之中，俱已被他鐵牌籠罩，英鐵翎這一擊之威，竟較崑崙飛龍式尤勝幾分。

莫不屈等人失色驚呼，羣豪再也忍不住放聲喝起采來，風雨神鷹這一招殺手鐧，果然足以威鎭天下！

但寶玉此刻的心却更是出奇平靜，他掌中半截木劍輕描淡寫的劃了個半圓，那有如泰山壓頂而來的四面鐵牌竟被他一一隨手點中，英鐵翎方自大驚，但雙足足踝也已被木劍掃中，半空中落了下來，噗地跌倒在地，他到死也弄不懂方寶玉如此平易輕淡的一劍，怎會有如此威力？

若非在塲親眼目睹之人，誰也無法想像這變化發生之快，羣豪爲英鐵翎喝采之聲方自發出，英鐵翎已跌下地來。

采聲發出一半，便被哽住，四下突然靜寂如死。

鐵娃歡呼一聲，抛下掌中兩人，手舞足蹈起來。

金不畏揉了揉眼睛，突然仰天狂呼：「勝了！勝了，寶兒勝了。」

萬子良、莫不屈、石不爲、楊不怒……這些鎮定而冷靜的武林高手，不知怎地，目中竟突然湧出了淚珠。他們只覺自己一生之中，心情從未有如此刻般激動，四下羣豪却是一個個呆如木鷄，也不知怎生是好。

英鐵翎呆望着方寶玉，良久良久，終於長嘆道：「佩服。」

方寶玉長長吐了口氣，道：「承讓。」

兩人對答，雖只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但在簡簡單單的四個字裏，却不知包含着多少艱難，多少委屈，多少血淚，多少辛酸……失敗者的心中自是酸楚，成功者的……唉！這成功得來又是何等艱苦！

× × ×

驕陽滿天。

滿天的驕陽都似已照耀在方寶玉一個人臉上，但寶玉目中却是淚光瑩然，爲了什麼？他自己也分不出。

黃昏後，有微雨。

窗外雨冷，窗內燈黯。

但昏燈冷雨中的萬子良、莫不屈等人，却是神采飛揚，心熱如火。

金不畏大聲笑道：「好孩子，今日這一戰，你打得眞是漂亮，縱是紫衣侯復生，想來也不過如此了。」

萬子良道：「我平日也曾聽過不少武林前輩膾炙人口的戰跡，但能在那般艱難的環境下反敗爲勝的，千百年來，又有幾人？」

金祖林笑道：「若換了我，在別人那般羞侮譏嘲之下，早已氣得瘋了……還有鐵娃出手那一招，也端的漂亮已極！」

鐵娃嘻嘻笑道：「我跟隨大哥多年，學會的也不過只有三招而已，若連這三招都學不好，那我可眞是呆子了。」

萬子良正色道：「武學之道，貴精不貴多，你學的雖只有三招，但却無一不是妙絕人寰的招式，放眼天下武林，能擋得住你那三招的，只怕已寥寥無幾！」這話自「雲夢大俠」口中說將出來，份量自是非同小可。

鐵娃又是歡喜，又是得意，喃喃道：「這話但願她也能聽到就好了。」別人雖不知鐵娃口中的「她」是誰，寶玉却是知道的，兩人相視一笑，盡在不言之中。

公孫不智道：「『敗而不餒，忍辱負重。』這八個字說來雖易，做來却難如登天，寶兒你今且能做到這八個字，實非常人能及。今晨一戰之後，江湖中人對你的印象，必定又將大爲改觀，從此那『勝而不驕』四字，你更該牢記在心。」

寶玉肅然道：「三叔教訓，小姪永遠不敢忘記。」

公孫不智道：「但此時此刻，只不過是黑暗中微現曙光，你若想將羞辱誤會完全洗清，還有待於你再接再厲，不斷之努力，尤其在明晨對『天刀』梅謙之一戰，於你今後之聲名，更有決定性之影響。」

他目光環顧，但見人人俱在凝神傾聽，便又接道：「只因江湖消息傳播最是迅速，你今日一戰，不出黃昏時便已將遠傳四方，武林中人對你這一戰之成果，必定半信半疑，明日少不得都要趕來高郵湖畔，一瞧究竟，是以明日觀戰之人，必定更勝往昔。」

萬子良頷首道：「想來定必如此。」

公孫不智道：「是以你明日與『天刀』梅謙這一戰若勝了，那許多觀戰豪傑，便都是你的證人，證明你並非不學無術的騙子，但你若敗了，那污名便再也休想洗脫，甚至今日曾親眼見到你戰勝英鐵翎之人，也要當你是僥倖勝的。」

萬子良沉聲道：「公孫三俠說的實是中肯已極，江湖中人多易混淆黑白，到時衆口鑠金，你再想洗脫，更是難上加難了。」

莫不屈皺眉道：「聞說那『天刀』梅謙，乃海內鎖鐮刀第一名手，却不知道這鎖鐮刀的招式，究竟與別家刀法有何不同？」

萬子良道：「我也只知道這鎖鐮刀在天下一十三種外門兵刃中，雖僅名列第五，但厲害並不在『風雨雙牌』之下。」

西門不弱忽然道：「小弟曾聽家師言及，鎖鐮刀乃近三十年來方自傳入中土的兵刃，源出東瀛伊勢之雲林武院，招式詭秘，自成一派，那『天刀』梅謙成名更是近七年來的事，他本是一個海客，飄流海上多年，不知自那裏學得這鎖鐮秘法，返回中原後，便自卓然而成大家。」

莫不屈道：「却不知道這鎖鐮刀究竟是何模樣？」

寶玉緩緩道：「小姪却也曾聽師傅他老人家說過……」

莫不屈面露喜色，道：「不錯，他老人家武學之淵博，天下無雙，鎖鐮刀縱是海外異兵，但他老人家想必也該知道。」

寶玉道：「那鎖鐮刀乃是根一尺四寸長的砂金鐵棒，棒頭鐵環上，連着根長達兩丈的手鏈，鏈上又掛着重約十斤的五芒鐵球。」

莫不屈奇道：「那刀却在那裏？」

寶玉微微一笑，道：「原來那棒子裏內藏機簧，輕輕一按，便有柄月牙形的彎刀飛出，若是伊勢名匠宍戶打造的原刀，便有削鐵如泥之威，但直到如今，宍戶刀不過只剩下了一柄而已，想來還不致落入梅謙之手。」

莫不屈、萬子良等人齊地恍然道：「原來如此。」

寶玉接道：「最厲害的是，這鎖鐮刀雖只一件，却可當兩件兵刃使，伊勢名家，俱在左手握着刀棒，右手握着掛球的鎖鐮，左手刀法，右手鏈球招法，却有些與中土北派流星鎚相似，可長可遠，是以這一件兵刃却兼具軟硬長短兵刃之長，既可遠攻，又可近取，端的厲害已極！只是這種兵刃在中土流傳不廣，『天刀』梅謙成名更晚，是以僅在十三外門兵刃中名列第五。」

這番話只聽得萬子良等武林高手，俱不禁爲之聳然動容，各各面面相覷，良久說不出話來。

過了半晌，萬子良喟然嘆道：「令師他老人家，確是人傑，他老人家退隱已有如許多年，竟對天下武林名家所學的武功兵刃，還是如此熟悉，而我輩終日混跡江湖，反而一無所知……唉！說來當眞是慚愧得很！」

鐵娃揉了揉眼睛，道：「只可惜他老人家又無緣無故的拋下我們，走得不知去向了，只留下張紙條說『……說什麼……他日有緣，必再相會。』但……但什麼時候才算有緣？」

說着說着，他眼睛已紅，衆人心頭亦不覺黯然。

公孫不智道：「無論如何，這『天刀』梅謙必是寶兒一大勁敵，明日之戰只怕比今日還要艱苦。」

石不爲突然截口道：「寶兒，睡吧。」

萬子良道：「不錯，今日我等已急馳數百里，爲了要應付明日之惡戰，寶兒你正是該早歇息才是。」

公孫不智肅然道：「今晚無論有任何事故，寶兒你都不可答理，只因明晨便是你成敗關頭，你必須養精蓄銳，全力以赴！」

寶兒恭聲應了，便待告退。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嚮往學海中　竟作斯文賊

裴大希不放的心道：「要是封死了，你也有辦法麼？」

白如雲點頭道：「你放心，絕不會困在這裏，封死了倒溫和些！」

裴大希搓了一下手，說道：「我忘了你是會武藝的人了！」

他說着把洞中的枯枝，收集了一些，推在一處，笑着道：「吃飯可要舒舒服服的，我點個火！」

他說着由身上取出了火摺，點着了這堆枯柴。

白如雲與裴大希，同時移到了避烟之處，烤着火，吃起乾糧來。

這種生活白如雲還是第一次經歷，不禁興趣盎然。

這時裴大希話題一轉，講些經典上的笑話，白如雲雖然拘謹着，可是也忍俊不已。

裴大希又談到二十年山居之樂，其中趣事無窮，娓娓道來，確實引人入勝。

白如雲變了，他從不會這麼坐着聽人談話，也從不會對人這麼和善——包括他所深愛的伍青萍在內。

可是對於裴大希，他却表現得令人驚異，因爲裴大希博學善辯，深深了解白如雲的心理，加上白如雲對讀書人的一種崇拜，所以便有些不同了。

等到他們吃完乾糧，又是一個時辰過去。

白如雲取出馬料，餵過了馬，再看裴大希，已然靠在石牆，閉着雙目，似在休息。

白如雲心中不禁想道：「一個讀書人，居然能耐此奇寒，也眞是不簡單了。」

白如雲想着，低聲的喚了他兩聲，不見答應，心中頗爲奇怪，忖道：「咦！他竟然睡着了！」

白如雲輕輕的把斗蓬與他蓋上，然後自己也靠在石壁上坐下，腦中思忖着這奇異的遭遇。

他忖道：「不論他說的對不對，要找，自己唸書以後就知道了！」

這時，白如雲對讀書，竟有着極大的渴望，他決心在雪頂學藝的這一段時間內，要把羣籍讀遍。

可是由什麼地方去得到這些書籍？

白如雲自然的聯想到裴大希，他不禁望了一眼鼾睡的裴大希，忖道：「我可以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如雲懲罰了莫雨秋和李八斗，將他們分別判了刑，由得他們自己上巫山十二峯頂找老道秦狸入牢，就又忙着趕路……來到廬山山脚下歇休一日後繼續上山，天正下着大雪，山路難行，更無一人，行至半路，忽遇一位讀書人裴大希，白如雲覺得他的風度，談吐都有一股莫大的吸引力，使人樂意去接近，因此和他同行，而裴大希在談話中，也看出白如雲個性孤僻，有心把他感化過來，所以，就和他人談起讀書的好處……此時白如雲對讀書也開始有了興趣。

找他借，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問問他。」

白如雲作了這個決定之後，心中很高興，他深深感覺到，自己這一趟實在沒有白來。

他又在火堆上加了幾倍枯枝，洞內暖和如春。

白如雲昨夜未曾睡好，便靠着牆壁，閉上了眼睛，靜心養神。

這時他的心情很平和，耳聽得洞外風雪咆哮之聲，很快的入了睡。

不知過了多久，白如雲醒來，覺得身上有些寒。

燃着的火已經熄了，洞外風雪更大，洞口已然積了五六尺的雪。

白如雲揉了揉眼睛，四下看時，却不見裴大希的踪跡，心中好不奇怪，忖道：「他到那裏去？」

白如雲正在詫異，只見洞口有一處，

積雪被人打開，不禁想道：「這麼大的雪，他到洞外去作什麼？」

白如雲想着站起了身子，略爲活動，忖道：「我到洞外去看看。」

白如雲想着，他單掌一揮，只聽「砰」的一聲大响，洞口的積雪，被他一掌打得四下飛濺。

白如雲打開積雪之後，便緩步走了出來。

寒風凜冽，飛雪滿天，加上陣陣的雪濤水哨之聲，顯得恐怖異常。

白如雲雪中漫步，別有一番滋味！

由於風雪太大，白如雲雖然目力奇佳，可是也無法視物。

他施展開出奇的輕功，身如飛塵，在浮雪上遊行如飛，霎那失去影踪。

他把附近百十丈以內，都找尋了一遍，可是却沒有發現裴大希。

白如雲尋了一陣，始終不見裴大希，心中好不奇怪，忖道：「這大的風雪，他又不會武功，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白如雲想着，又往四下尋找一番，始終沒有一絲踪影，只好回洞而去。

回到洞內，也是不見裴大希的踪跡，白如雲心中奇怪，又忖道：「莫非他回去了？」

想到這裏，白如雲不禁有些生氣，忖道：「他是讀書明理的人，怎麼竟不辭而別呢？」

白如雲生了一陣氣，也就坐了下來。

這時他按照老道所傳心法，靜靜的坐起禪來。

一坐醒來，洞內已昏暗異常，天色已是傍晚時分了。

白如雲忖道：「我今天在此過夜，明天一早就走，不管他風雪再大，我也要上山！」

白如雲正在想着，突聽洞外有人喘息之聲，連忙趕到洞口。

只見裴大希一身落雪，七倒八歪的向石洞走來，他手中抱着一大堆草籐之類。

白如雲連忙擊開洞口積雪，迎了過去，問道：「你到那裏去了？我找了你大半天呢！」

裴大希凍得渾身發抖，說道：「進去再說！」

於是，他在白如雲的扶持下，進入了石洞，已然喘成了一團。

裴大希進洞之時，立時坐在地下，喘道：「白兄弟，先把火點上！」

白如雲連忙取過了火摺了，燃上了枯樹。

裴大希伸出了兩隻枯瘦的手，就着火上烤了半天，嘆了一口氣道：「唉！眞是上了年紀，前幾年還不致於這樣哩！」

白如雲問道：「看你樣子跑了不少路，你到底到那去了？」

裴大希用手指着地上的草籐，說道：「我突然記起了幾種草藥，非常有用的，所以去採了來。」

白如雲笑道：「你要採藥可以告訴我，比你去方便多了！」

裴大希搖頭道：「你不懂，採藥沒這麼簡單！」

他說着，由草袋中取出了一隻瓦罐，對白如雲道：「勞駕，取些雪來！」

白如雲接過瓦罐，走往洞口，裝滿了浮雪，送了回來，問道：「你可是要煮藥麼？」

裴大希點頭道：「是的！」

他說着，把瓦罐放在火上，然後低頭仔細的挑選草籐。

白如雲在旁，看得甚有興趣，一言不發。

裴大希挑了好半天，才挑出了一大把，塞在了瓦罐中。

他把其餘的草籐，小心的用布包好，放在了革囊中，這才帶出了一絲安慰的笑容，說道：「啊……這個冬天又可以過去了！」

白如雲奇道：「莫非你是靠採藥爲生的？」

裴大希笑着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我不比你們練武人，如果住在山上，必需要有禦寒的方法，這種叫『燒籐』，每天服用一杯，連服十天，就可以禦一年之寒了！」

白如雲睜大了眼睛道：「這也是書上說的嗎？」

裴大希一笑道：「當然呀！這是藥理，書上記載的！」

白如雲却有些不信，說道：「這不過是些草籐子，難道有這麼大功效？」

裴大希聞言，笑了起來，說道：「老弟！你不要小看了這幾根草籐，恐怕除了我，還沒人找得着呢！」

那些草籐，放在了煮開的雪水中，立時發出了一陣嘶嘶之聲。

白如雲鼻端立時聞得一陣異香，忖道：「看樣子，還眞像回事呢！」

裴大希折下了一節小木棍，慢慢的攪拌着。

他全神貫注的煮着藥，不時的用小木棍挑起一些來，聞了又聞，舐了又舐，其狀甚是怪異。

白如雲興趣盎然的在旁觀察着，這時裴大希又嚐了一下，搖頭道：「唉呀！可惜……」

白如雲正要問故，裴大希已然又嚐了一口，轉憂爲喜，笑道：「還好！還好，總算沒有白費工夫！」

白如雲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裴大希小心的把瓦罐蓋好，這才轉過了頭，笑咪咪的說道：「你那裏知道，這『燒籐』極難取得，如果不懂的人，把它中莖割斷，那麼藥性就全沒有了！」

白如雲奇道：「你剛才嚐一嚐，怎麼就知道了？」

裴大希笑道：「這就是學問了，中莖如果割斷的話，香味雖然很濃，可是缺少苦味，剛才我頭一次嚐，毫無苦味，只當把中莖割斷了，誰知道第二次嚐，就有苦味了。」

白如雲笑道：「居然還有這麼多的名堂！」

裴大希笑笑搓着雙手道：「這就是讀書的好處啊！」

白如雲心中一動，他聰明絕頂，忖道：「這裴大希總是在我面前說讀書好，莫非他有意要我隨他學文麼？」

白如雲想着問道：「你是不是想教我讀書？」

可是出乎白如雲意料之外，裴大希却搖頭道：「我可不收學生，再說我又不知你的品行如何，我只是對你談書罷了！」

白如雲不禁爲之語塞，說不出話來。

他們沉默下來，小瓦罐在火上被燒得咕嚕咕嚕的發响，香味充塞在空間。

裴大希又取了一團雪，加了進去，慢慢的攪拌，接着，他又打開他的話匣子。

他談話的範圍極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山川河流，飛禽走獸，簡直是無所不談。

使白如雲欽佩的，是他無論談到什麼，總能說出一篇道理來。

譬如山川是如何形成的，各種禽獸爲什麼有着特有的性能……等等。

白如雲仔細由他的話中，思索眞理，不禁豁然開朗，把他平日一些百思莫解的問題，都想通了。

過了大半晌，裴大希把瓦罐取下，把藥水倒在了一隻小木碗中，突對白如雲道：「你可要吃些？」

白如雲搖搖頭道：「不了！我可以抗寒！」

裴大希也不再讓，他慢慢的喝着，臉上的表情似乎很複雜。

他好像沉浸在喜悅之中，可是又緊皺着眉頭，足見這藥吃起來，味道一定不大好受。

他一邊吃着藥，一邊問道：「白兄弟！你準備在山上住多久？」

白如雲略一思忖，答道：「不一定，也許一兩天，也許我就不走了！」

裴大希驚異的抬起眼睛，問道：「你也打算住在這裏？」

白如雲點頭道：「大概如此！」

白如雲說到這裏，不欲多話的停了下來。

裴大希又問道：「你年紀輕輕，爲什麼要隱居山上？」

白如雲反問道：「你二十年前上山，不是也很年青麼？」

裴大希撫掌大笑，說道：「你看走眼了，我上山的時候六十六歲了！」

白如雲大奇道：「那麼你現在八十六了？」

裴大希指一指藥碗，笑道：「就是靠這些藥，不然我老早走不動了！」

白如雲驚疑萬分，裴大希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白如雲遲疑了一下，答道：「我叫白如雲！」

裴大希雙目一陣閃動，他想起了一個老朋友，忖道：「啊！原來是老道安排的……我可不能辜負他啊！」

大雪已停，廬山被披上一件白袍，套一句老話，眞可以說是「粉裝玉琢」，美得出奇。

在廬山頂峯的一片小嶺上，有一幢用青石蓋成的小房，四周遍生合抱的大樹，這時都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條，披着白雪，掛着冰條。

在小屋之前，有一條青石鋪成的小道，這時也被冰雪所掩。

遠遠來了一匹駿馬，坐着一老一少，他們就是裴大希與白如雲。

筆者偸暇把這高人介紹一下。

裴大希本是六十年前的一位貴公子，熟讀詩書，學問極佳，可是他却生性豪爽，結交了不少江湖奇士。

他與這一羣奇人相處久了，也動了練武之心，可是却無人肯傳，那時他遇見了一位奇人，名叫孫園詩。

裴大希雖然百般苦求，可是孫園詩只允傳醫術，因此裴大希學成了一位神醫。

六十年前朝中大變，他滿門受了害，隻身逃了出來，在江湖上游蕩了四十年，二十年前才隱在廬山。

墨狐子秦狸也是他的故友，十年前曾來廬山探訪，當時便談起了白如雲，曾說：「將來有機會，就想讓他從你學文，免得和我老道一樣，怪得叫人害怕！」

不料十年之後，白如雲却眞的來了！

這時，他們二人共馬，來到了小屋之前。

裴大希用手指了一下房子道：「你看這裏還可以麼？」

白如雲一笑道：「倒也幽靜出奇，是個好地方！」

裴大希有心留他住此，可是他知道這類奇人，生性怪異，便絕口不提。

他們在門前下了馬，裴大希活動了一下筋骨，笑着說道：「要不是遇見你，恐怕還得兩天才能到家呢！」

裴大希開門之後，接道：「你進來坐坐吧！」

白如雲却搖頭道：「不了，我要走了！……以後我自會常來拜訪的！」

裴大希却把臉一沉，說道：「你這娃兒太奇怪了！難道我這小房子還容不下你麼？」

說也奇怪，這個文弱書生，發起怒來，却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威儀。

白如雲怔了一下，忖道：「反正已經來了，隨他進去看看又有何妨？找『風眼』也不必急在一時。」

白如雲想着，笑道：「好吧！」

裴大希這才把臉色緩和過來，點了點頭道：「進來吧！」

白如雲隨他入房，不禁吃了一驚，原來裴大希書舍的擺設，大大的令人驚異。

這間正廳不過四丈見方。

靠窗放了一張石桌，上面用一張極細的絹紙鋪着。

在桌子的中央，放着一隻極大的古硯，古硯之旁，放着一根雕花的玉戒尺。

其旁有一隻高達五寸的大筆台，黃金爲套，綠翠爲台，眞個是金壁輝煌。

筆架之上，插着大小七八枝精緻的毛筆，大者可寫五尺之字，小的可繪雀翎之羽，至於筆桿之細巧，更令人拍案稱奇。

在書案的左端，有着一隻紫玉大花瓶，其中插着幾枝紅梅，已然凋謝了！

房子的中央，放着一隻紫檀木矮几，上面鋪了一塊白色絨布。

矮几的中央，放着一隻金光閃爍的香爐，雖然多日無人燃香，可是香灰疏鬆，餘香猶存。

在正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張五尺的中堂畫，畫的是蘇武牧羊，筆鋒細膩，古意盎然。

靠左邊牆，放着一套檀木椅几，都墊

有紫絨，並放着四個細磁蓋碗。

蓋碗之上，各雕着一副山水，是春夏秋冬四景，畫工、着色，無一不是上乘。

另外，靠右壁的石牆上，掛着一隻紫竹洞簫，和一把白玉爲柄的拂塵。

在屋頂中央，懸掛着一盞古老的白油燈，燈光似月輝，銀芒燦爛，很是悅目。

白如雲不禁怔在了當地，雖然他自己一向講究，可是陳設佈置，比起裴大希這間書房來，眞個是黯然失色。

裴大希把行囊放在了石桌以下，含笑道：「你先請坐，我去燒茶！」

白如雲處身在這種環境下，似乎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他有些拘謹的點了一下頭，說道：「不必費心！」

說罷，他坐在了木椅上。

不大的工夫，裴大希已然換了一身雪白的長衣，含笑道：「樹枝雪水已然煮上了，快得很，馬上就好，你可要換上衣服麼？」

白如雲搖頭道：「不必！我坐一下就走！」

裴大希面色突然一沉，不悅道：「室內不比曠野，你既然進得房來，就該換上乾衣，不然，我怎麼與你談話？」

白如雲心中又氣又笑，忖道：「讀書人的規矩眞多！我穿濕衣對他算不敬，眞是怪事！」

白如雲一生行事，都使人感到驚奇，可是這時他反而對裴大希的一舉一動，都感到萬分的驚奇。

偏偏他是一個讀書人，白如雲怪異的脾氣，在他面前似乎沒了作用。

他點了點頭，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我換一套好了！」

白如雲說着，由革囊內取出了一套淨衣，問道：「在那裏換？」

裴大希招手道：「你隨我來！」

說罷之後，轉身而去，白如雲靜靜的跟在他的身後。

他彷彿感覺到，自己如同一個小孩子，什麼事都按照裴大希吩囑的話去作。

白如雲這麼想着，不但沒有憤怒，反而暗自好笑，忖道：「要是老道看見我這麼聽話，他一定會大笑起來。」

這時裴大希指着扇門道：「這是我的臥房，你進去換衣，把髒衣服帶出來！」

白如雲點點頭，推門而入，這間臥房的佈置，立時又使得他驚奇起來。

在靠牆之處，橫放着一張紫木小牀，雕製得甚是精巧美觀。

牀上鋪着一塊雪白的絲巾，上面繡着一叢青竹，密密茂茂，其下墊有很厚的棉褥。

牀上放有一牀白緞棉被，另有一牀細毛毯，白如雲心道：「這老傢伙蓋得怪溫暖的！」

在牀頭不遠的地方，放了一張小躺椅，上面墊着金猴軟皮墊。

牀頭靠着一扇小窗，半開半掩，窗外有老梅一株，蓓蕾半吐，隨風傳來了陣陣清香。

白如雲見室內除了寢具及一張躺椅外，別的任何東西皆無。

白如雲不禁暗暗點頭，忖道：「這裴大希果然是讀書人，內外分得極清。」

白如雲匆匆把濕衣脫下，換上了乾淨衣衫。

白如雲一向也很講究衣着，這時他所穿的，是一件淨黑的緞衫，無論工料，都是極上乘的！

白如雲換好以後，推門而出，他把髒衣捲成一束，帶了出來。

正廳之內，裴大希已用雪水煮了兩盃香茶，香氣噴鼻。

裴大希望着白如雲笑道：「你果然是一表人才，衣着也很講究，很合我的脾氣呢！」

白如雪聽他這麼說，反倒有些不自然，尷尬的笑了笑，把髒衣塞在了革囊裏。

裴大希用手拍着椅子，說道：「坐下！喝口茶！」

白如雲坐了下來，端起茶杯，試呷一口，果然芳香可口，以白如雲這麼精細的人，竟品不出是什麼茶葉來。

他實在是第一次使白如雲感到驚奇的人。因此白如雲對他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總覺得他似乎比一般人高出許多。

裴大希等他把茶盃放下之後，含笑道：「你可願意參觀一下？」

白如雲對他的房子有着很大的興趣，聞言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我正想看一看！」

白如雲說着話，站起了身子，裴大希笑道：「我這裏房間很多，放的東西也不少，也許雜亂了一些。」

裴大希說着，在前領略，白如雲隨在他身後，由一條五尺寬的通道向後轉去。

裴大希推開了一間房門，笑道：「這是我的藏書室！」

白如雲隨他進去，打量之下，不禁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了！

原來這間房子，比正廳還要大上一半，裏面滿滿的都是書籍，全是八尺多高的書架，分上、中、下三層，整整齊齊的排列着。

每一格書架上都有標籤，註明了書名和類別及作者的名字。

白如雲順着書架的甬道，轉了一遍，只見藏書怕沒十餘萬册，心中的那份驚奇，簡直就不用提了！

裴大希在旁含笑道：「我的藏書還不算少吧？」

白如雲睜大了一雙俊目道：「啊！太多了……難道你都看過嗎？」

裴大希摸着短鬚，含笑道：「我自從四歲讀書，八十二年未曾間斷，這些書讀都讀過好幾遍了！」

白如雲簡直不敢相信，心中既是驚奇又是羨慕，默默的忖道：「眞是了不起……這麼多書，光是把書名記得，就不得了了！」

白如雲在這個神奇的環境，才眞實的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和無知。

他見書籍的分類極廣，舉凡儒、墨、道、佛……等等，各家著作都分類排好。

白如雲抽出了一本「筍子非十二子篇」，打開看時，只見其上密密麻麻的，有許多圈點和眉批，足見裴大希不但讀過，而且讀得非常仔細。

這時白如雲心中的這種羨慕和敬佩，簡直不可形容，他感覺到，一個讀書人，

八十餘年不離崗位，不斷充實自己，這種毅力，和吃苦的精神，又豈是一般練武人所可以比擬的？

他心中忖道：「什麼時候我也能讀完這些書？那是不可能的！恐怕我一本也讀不完！」

他在羨妒別人，和怨艾自己的心情下，離開了裴大希的書房。

裴大希看出了白如雲的心意，笑問道：「你若是願意讀書的話，可以到我這裏來！」

白如雲卻搖了搖頭，澀苦的道：「我不讀書。」

白如雲的語調有些異常，裴大希早已洞悉了他的心理，知道他並不是畏難，而是他高傲的性格，使他不得不矜持着。

裴大希笑了一下道：「你再看看我的丹房去！」

他又推開了一間房，白如雲好奇的跨入，立時又使他感到莫大的自卑，忖道：「可憐我常以天下奇人自居，看來，這裴大希才眞是天下的奇人呢！」

這間房內，一樣的有着木架，上面擱滿了大小各色的磁瓶，上面標着名稱、功效和用法，爲數何止數千。

此外在靠窗之處，有一個特製的小火爐，以及刀、秤、鍋、罐等等，看來是他煉丹藥之用。

白如雲如入仙境，他簡直不敢想，這是一個平凡人的作爲！

他們一同出了丹房，裴大希又笑道：「再去看看我的古玩室！」

白如雲卻反常的搖着頭，說道：「不看了！不看了！」

他說着走回了正廳，他似乎把心中的恐懼，轉變爲憤怒。

裴大希笑了笑，他很了解白如雲的心情，忖道：「看他樣子，分明愛書如命，卻要矜持着……我乾脆來個怒將法，比勸你讀書還有效！」

這個老文人，慢吞吞的跟了過去，他故意的嘆了一口氣，坐在椅上道：「唉！你們練武不易，我們讀書更難，所以我時常想，我當初沒有選擇練武，實在是對了，因爲練武之人，多半憑自己血氣行事，往往作錯了的事情，自己還以爲作的很對，這就是無知之失了！

「像你長得這麼聰明，當初如能念書多好，可惜現在這麼大，儘作些胡塗事，就是想讀書也讀不好了！」

白如雲心中憤怒，可是又無理反辯，氣道：「我就不讀書，將來未必不能成大事業！」

裴大希一笑，口中發出「嘖嘖」之聲，用手摸着他花白的頭髮道：「憑你這句話，就知道你沒讀過書！唉——天地間的很多道理，與你們沒讀書的人，眞是談都不能談！」

白如雲大怒，也感到極度的悲哀，他抓過了革囊，點了點頭道：「打擾了！」

裴大希神色如常，說道：「不送！」

白如雲氣得回頭就走，他出了門，上馬而去，踏着冰雪離開了這間神奇的小房子。

當他走上那條通道時，耳邊似乎聽得裴大希蒼老的語氣，感嘆着道：「唉！眞是些俗人，討厭得很！」

白如雲用力在馬屁股上打了一掌，馬兒立時奔了出去。

他策馬跑上了不遠的一座雪丘，下了馬，坐在雪地裏，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

這時，他才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無知的人。

「無知」這兩個字，就像是一柄毒刄一樣，深深的刺入了他的心。

他雙臂抱着頭，埋首其中，咬牙道：「難道我眞的不能念書麼？」

這句話像是一個遙遠的希望，對白如雲有着一種強大的誘惑力。

在以往，沒有任何人這樣對待過他，現在對方只是一個文弱的老書生，但卻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

白如雲是一個最要强的人，他決心要抽出餘暇念書，可是他卻不願向裴大希求教！

他自語道：「我一定要讀書！」

× × ×

三天以後，白如雲已然定居下來。

他在裴大希房宅數十丈之外，尋着了「風眼」。

在他開始修練「兩相神功」的頭幾個月裏，他每天只能坐禪半天，以後隨功力而增加。

他在「風眼」之處，打了一個七尺多深的地洞，每當坐禪之時，便一絲不掛的坐在其內，以本身的眞氣，抵抗「風眼」之內的奇寒。

到了晚上，他便居住在簡陋的山洞內，這種艱苦的生活，與他在巫山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這一天白如雲坐完了禪，手脚都幾乎僵硬了，所幸他還能以丹田之熱護體，否則不要說修煉，凍也凍死了！

他在地穴之內，活動了一下軀體，以他這麼高的功力，也覺到有些不能支持，心中忖道：「難怪這麼多會武的人，都不願練『兩相神功』，確實不是容易的！」

他脚尖輕點，躍上洞來，像一個原始人一樣，站在冰雪裏。

他把洞口用一塊枯木製成的大板蓋上，然後回到他所居住的山洞裏。

這座山洞很小，也很簡陋，地上只鋪了一張皮褥和一牀薄毯，這就是這個一代奇俠的居處了。

白如雲取過了一塊布巾，慢慢的擦拭着身子，一直到皮膚發熱時，才穿上了衣服。

他取過了乾糧，和着冰水，慢慢的吃了起來。

他吃得極少，因爲距離他辟穀的時間已經不久了。

他吃完之後，又把馬餵了，這時他不禁有些後悔，忖道：「我眞蠢，當初不該騎馬來，這樣久了！我一入定，馬非餓死不成……再說山上一片冰雪，馬料一完，這匹馬也是非死不可！」

這時白如雲又想到了裴大希，忖道：「他一定存得有糧食。」

可是他很快又把這個念頭打消，很奇怪，他們之間並沒有絲毫的爭執，可是他卻不願意去找裴大希。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心理，也許有些人，對比他高强的人，有一種莫名的仇視。

他揹着手，出了山洞，天色已經很昏暗了，他望着不遠的裴家，燃着銀輝色的燈火，在遍地銀白的環境下，把那所小房子襯托得美麗極了！

白如雲聽得書聲琅琅，陣陣隨風傳來，他不禁輕輕的咬着嘴唇，他心中不由有些恨。

不久，書聲停止了，又傳來一陣悅耳的簫聲，白如雲目力極佳，已然看見裴大希穿着一襲長衣，坐在門首，正在吹簫。

室內的燈光清晰的照着他，看得出他那種優雅的神情，很是令人羨慕。

白如雲心中忖道：「他倒是怪舒服的呢！」

裴大希只吹了一枝極短的曲子，然後把簫放入袖中，張開了嘴，大聲的唱起歌來。

白如雲聽不清他唱些什麼，可是歌詞古雅，雖然稍嫌中氣不足，可是依然鏗鏘有聲。

白如雲入神的注視着他，心中忖道：「他一直這麼快樂，平和，這種生活，才眞是神仙生活啊！」

裴大希唱了一陣，停了下來，自語道：「不早了，我再寫幾張字就該睡了！」

兩下相距雖然數十丈，可是白如雲仍然聽得非常清晰。

裴大希說着，站起了身子，把椅子搬起，「嗯」了一聲道：「嗯——一天又過去了！」

說着進房而去，順手把門關上，白如雲就看不見他了！

白如雲越看心中越難過，他極端羨慕裴大希那種讀書、寫字的生活。

可是他自己却辦不到，他沉默了半晌，直到天色都昏暗下來，這才嘆了口氣，自語道：「也許我生來就是要受罪的！」

他又在雪地裏徘徊頁久，這才頹喪的進入洞來。

白如雲上山之時，也曾帶得油索及燈盤，他用火摺點燃。

洞內立時有了一綫昏黃的燈光，油烟冒起了很高。

燈光照在白如雲的臉上，他似乎消瘦了，但却更精神，也更成熟了！

這一段飯後的時間，是最難打發的。

在巫山之時，白如雲有說不完的事，他可以查監，可以看書習字，可以整修庭院，可以與老道談天，可以……。

但是現在，他只能靜靜的坐在洞裏。

這三天來，有很大的轉變，以前他憎惡大部分的人，可是現在，他却覺得太孤獨了。

他常想：「若是老道也在這裏，那該多好。」

於是，他也想過北星、南水、伍青萍，甚至連他最怕見的哈小敏，他也會思念起來。

前兩個晚上，他都是在回憶中渡過，現在他又墜入了回憶之中。

人類的回憶，似乎是無窮盡的，尤其是對這些不平凡的人來說，應該更有正確性。

白如雲坐了一個更次，直到夜涼越濃時，他才驚覺過來。

「下面的裴大希一定睡了。」

他想着，因爲在前兩天這個時候，裴大希必定入睡，他的生活很正常。

這時，白如雲突然有一個奇怪的想法：「我晚上去偷他一本書，看完以後可以再給他放回去。他一定不知道！」

白如雲當然很容易偷到，而他之所以這麼想，彷彿一個很瘦弱的人，在開始練身體時，不願意被別人知道一樣。

等到有一天，他也强壯了，他才敢公開的鍛煉。

白如雲這麼想着，不禁精神一振，忖道：「對！我今晚就去！」

任何一個人，在他沒有發覺到一件事是他所需要時，他永遠不會想去得到它，或想去作它，可是如果當他一旦發覺到要去得到它時，那種力量便很難使自己猶豫和退縮了！

白如雲正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在以往他一面是生活在「自大」和「自我」的領域之內，他以爲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已是足够了。

可是事實上證明，他所知道的僅僅比無知稍好些，可是距離「博學」二字，却差得很遠！

對於「求知」和讀書的看法，本來他把它們降格在次要的，可是如今，他才發現這是完全錯了，因爲一個有學識的人，他們即使是在寂寞孤獨之中，也同樣能够享受到人生的樂趣，而那種樂趣却是發自內心，至高無上，絕非一般世俗、江湖中人自造的樂趣所可比擬的。

現在他完全明白了，讀書是在改變一個人的氣質，可化遲豫爲敏慧，化暴躁爲溫順，它最大的特點，是能創造你生活新生的快樂和觀感。

這一切，都可由裴先生琅琅的書聲中體會出，他永遠是笑態掬人，高超如聳立的廬山！

他更明白了，讀書人並不一定都是軟弱的人，也許他們是一個很强很强的人，只是他們使人折服的力量，並不是武技和力量，而是那種無形的志魄和超人的學識見解，一如眼前的裴大希先生！

白如雲開始感到了悲哀，因爲在裴先生眼中，他的學識太淺薄了，尤其是裴大希譏諷他的幾句話，都似一枝枝尖銳的箭，刺在他內心的深處，只要一想起來，都會隱隱作痛！

這一切才促使他下了決心，要在這一段時間裏，培養出讀書的興趣，而且要偷裴先生的書來讀。

想到了這些，他再也坐不住了，求知慾之於人，是那麼的奇妙，除非你不去想它，當你一想到，你就會恨不能立刻想得到它！

想着，他把衣服略爲整理一下，十數丈距離，在他來說，也只是起落之間就到了。

他輕輕走到了裴先生石室門口，側耳聽了聽，內中沒有一點聲音，不由暗忖道：「他一定是睡着了。」

想着更不怠慢，輕輕用手一推，不料那門却是上着鎖呢！

白如雲不由微微皺了皺眉，心想：「

糟了，我怎麼進去呢！」

正自發愁，却見當空黑影一閃，原來是一羣大蝙蝠，爲數約有百千，正自投壁而入！

白如雲心中一喜，暗笑道：「裴先生，你雖是鎖了門，可又如何能禁我白如雲隨意出入？」

那只是一個臉盆大小的洞口，本來是裴先生命人開鑿，留爲通風用的，此時蝙蝠出入，才令白如雲發現到，心中不由一陣驚喜。

只見他的身形微微向下一蹲，二臂後搭，倏地向下一縮，看來眞是形同孩童一般。

他輕輕向上一彈，雙手又攀住一塊凸出岩石，吸腹向內一翻，眞是捷比猿猴，已把身子縮了進去，雙手一鬆，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已把身子飄下了地面，隨之抖臂合骨，回了原狀！

室中仍然點着一盞淺淺的焰青油燈，散出一股香噴噴的松子味。

白如雲心想：「這裴先生眞是一個高人，連點燈的油，都是特製的松子油脂，連一點油烟都沒有，明天白天，我得問問他從那裏弄的？我也去弄一點。」

想着輕着步子，穿過了客廳，已到了裴先生臥室門首，側耳聽聽，沒有聲音，白如雲把門推開一縫，室內散出了燈光。

白如雲心中怔了怔，暗想：「這老傢伙也太浪費了，睡覺幹嘛也要點這麼些個燈？」

想着見那燈，就放在牀頭上，裴先生却是半面朝下壓在枕上，早已睡着了。他臉上掛着甜美的微笑，這令白如雲感慨到，爲什麼他永遠這麼快樂。

再留意看，却見他褥上，半合着一本厚厚的綫裝書，白如雲心中一動，暗忖：「原來，他睡覺之前，還在看書啊！」

好奇心促使他輕悄悄的走到了牀前，他把那本書拿起來看看，見是一卷署名「感人集」的著作，筆者是茅鹿門，隨意翻開一頁，見上寫着：「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

白如雲不由點了點頭，心忖：「他說得不錯……」

想着正要往下看去，却見牀上的裴先生翻了個身，白如雲忙把書放下，慌忙離開了這間房子，就手在客廳，把那盞燈端了起來，輕輕的繞向後室而去。

他本是輕車熟路，一拐也就到了。

現在他臉上帶着興奮的微笑，因爲眼前幾乎是一個書的世界。

他眼睛看到的是帙卷如山，鼻中聞到的是陣陣書香，紅綠的標簽紙片，幾乎把他眼都看花了。

他興奮的一一翻去，除了極小部位，是他曾讀過，或知道的以外，其他的，根本他連名字也不知道，在裏面一直翻了有半個時辰，仍不知該看什麼好！

只把他急出了一身汗，心中暗暗責備自己道：「你眞是一個蠢才，好容易有此機會，你却連看什麼書都不知道！」

想着順手拿了一本，却是一卷「李夢陽詩集」，翻開看了看，大小紅圈，密密痲痲，心想：「這裴大希也無聊，看過了，幹嘛還要畫起來，弄得亂七八糟！」

看了一兩首詩，作的雖好，可是他仍覺得不該從詩上着手。

想着把這卷「李夢陽詩集」又放回了原處，順手拿了另一本，上寫着「論衡超奇篇」。

他怔了一下，心忖：「這不是王充的有名著作麼？」

不由大喜，心想，我就看這本好了，想着隨手翻開來看了看，不由又怔住了。

原來內中詞意太深，看起來却是似懂不懂，無奈只好又放回原處了。

這一會他眞急得想哭，暗忖：自己怎麼活的，連一本書也看不懂，眞是廢物。

由是內心求知慾更大大的增加了。

免强把心定了定，暗忖：「光急也沒有用，我得定下心，慢慢的來找，總有適合我讀的！」

想着由第一個書架，慢慢往下察看起來，這一看，可令他大大提起了興趣來了。居然是看一本愛一本，直喜得他愛不釋手。舉凡五經，六經，十流十家，及魏、晋七子各家著作，無不齊備，應有盡有。

只這一會工夫，他已翻過了，計有：子夏、摯虞、鍾嶸、劉彥和，苦水子顯、白居易、朱熹、李夢陽、韓退之、王充、歐陽永叔……等著作，只把他看了個眼花繚亂，簡直不知何所取捨。

最後幾經審閱後，於「朋黨論」、「文心雕龍」、「詩品」、「進學解」之中，覺得韓退之這本「進學解」最合自己味口。想着把其他作品一一放回原處，別看這點工作，也費了他不少工夫。

因爲書太多，找起來眼都花了，又不能亂放，一切就緒之後，他才長長吁了一口氣，心忖：「讀書眞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還沒讀呢，只找書已把我累壞了。」

想着喜孜孜的，把「進學論」卷上的灰塵拍了拍，愈看愈愛，見韓愈另有文集四十卷，及「順宗實錄」三卷，以下依次唐宋八大家文集，眞是琳瑯滿目，心想：「我就由這裏看起，往下有的是！」

想着，把書藏於懷中，這才又輕輕把燈送回去，再看裴先生依然的好夢方酣，也不去驚動他，一個人悄悄的走到原處，施展「縮骨術」，又翻到了外面。

他喜孜孜的跑回到自己居處，打開書坐在牀上就看，看了沒幾篇，東方已露出了曙光來了。

他苦笑着搖了搖頭自語道：「偷書讀，眞是苦事啊！」

想着，更把手中書，視同珍寶也似的捧讀了下去。

「人」都是如此的，愈是難以得到的東西，愈視同珍寶一般！

白如雲捧着這本書，頓時忘了睏累，一字字的細看了下去！

「進學解」，本是韓退之任監察御史時因奏事直言而被帝貶爲博士，自感才高下遷，乃作「進學解」。自喻，全卷充滿明遠淡泊志氣，白如雲看得幾乎忘了一切，直到天已大亮過午了，他才看完，放下了書，洗漱畢後，把書藏好，弄了些東西來吃。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帶領了王翔，王當，桃花童子等人，到達璇璣宮的禁地，先被擋駕，後卒被延入該宮迎賓小築，過了三天，始獲宮主傳見，但進見宮主時，要過五道關卡。桃花童子初顯身手，第一道關卡被他輕易闖過，在第二道關卡時，兪秀凡親自出馬，舉手投足間已擊退把關的人了。把守第三道關卡的，是一位矮老頭，乃神猿丁横，兪秀凡又要獨闖，桃花童子一見，即提醒他要留神此人三十六招追魂掌的厲害，而丁横也勸告不要憑血氣之勇……

步步凶險路　處處死亡關

丁横微微一笑，道：「年輕人血氣方剛，看來，老夫是白說了。」

兪秀凡道：「不論成敗，晚輩們總得一試，還望老前輩手下留情。」

丁横嘖嘖兩聲，道：「唉，好言勸不醒夢中人，既然你堅持要動手，那就四個人一齊上吧！」

兪秀凡道：「不用了，老前輩！晚輩一個人先試試，不成了再讓他們動手。」

丁横冷哼一聲，道：「不知好歹，你出手吧！」

兪秀凡道：「長幼有序，敬老尊賢，還是老前輩先出手。」

丁横右手一抬，奇長的手臂，閃電一般，到了兪秀凡的身前，五指箕張，罩着兪秀凡前胸五處大穴。

任何人，都可看得出來，在丁横的指力籠罩中，簡直是無法避開。

兪秀凡也不禁心頭一震，簡直不知該如何應付對方的攻勢。但他本能的照着自己習練的掌法，拍出一掌。

但聞丁横冷哼一聲，向後退開了五步。

兪秀凡心頭茫然，不知這一掌怎會把丁横迫退了五步。

丁横大怒叱道：「想不到你娃兒深藏不露啊！」

兪秀凡道：「承讓，承讓。」

丁横冷冷接道：「娃兒，老夫沒有落敗，你小心了。」

突然欺身而上，雙手並排，十指開張，抓了過來。指鋒未到，十道凌厲的指風，已然罩上了穴道。

兪秀凡一掌見功，膽氣大壯，忽然閃身一避，拍出一掌。

那巧妙的一避，閃電的一掌，配合的是那麼巧妙，從一個九十度直綫的翻轉中，掠着丁横手臂滑進了丁横身前，一掌落實，拍中丁横的左肩。

丁横一個身子，横裏飛出去八尺左右，才拏樁站穩。

眨動着小眼睛，丁横似是有些不相信剛才發生的事，楞了良久，才緩緩說道：「你用的什麼掌法？」

兪秀凡確無法說出那掌法的名字，因爲，他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掌法，只好隨口說道：「萬花掌。」

丁横口中喃喃自語，連說了兩聲萬花掌後，接道：「老夫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掌法。」

兪秀凡一抱拳，道：「老前輩，多多承讓了！」

丁横道：「娃兒，有機會，老夫還要領教你精妙絕倫的萬花掌法。」

兪秀凡道：「如有機會，晚輩奉陪。不過，不是現在。」

丁横道：「老夫不會强人所難，你已過了第三關。」

一揮手，那高燃火燭，突然熄去。

兩丈外，火光一閃，又亮起了一個火燭。

兪秀凡心中明白，那火光是另一個關口，第四道關卡。

略一沉吟，舉步對那火光行了過去。

王翔、王當、桃花童子，魚貫相隨兪秀凡身後而行。

桃花童子一直想着剛才兪秀凡那兩掌，他自然不相信那是「萬花掌」，如若江湖上眞有這樣一種掌法，能一招挫敗丁横，這掌法早已經傳揚於江湖之上了。

每一次，兪秀凡和人動手時，桃花童子都貫注了全神，但他沒有看淸楚兪秀凡的擒拏法和掌勢的路子。

須知這是艾九靈畢生的精力所籌，也是天下武學精要的組合，沒有門戶，沒有派別，運掌出手，全因對方的攻勢而變，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明亮的燈光下，站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這老人不但鬚髮如霜，而且一張面孔也白如霜雪，但却穿了一件黑袍，黑白分明，燈光下更見耀眼。

兪秀凡行近那老人五尺左右處，便停了下來。

桃花童子一上步，道：「璇璣宮的人才，當眞是不少，大名鼎鼎的白龍商鏢，也在這裏呢。」

商鏢冷然一笑，道：「你年紀不大，但見識倒是廣博的很，老夫已經進入璇璣宮中十五年了，你竟然還能認識老夫。」

桃花童子道：「白龍異像，天下盛傳，在下雖未見過，却是早有聽聞。」

商鏢道：「想不到，江湖上還記着老夫這麼一號人物。」

兪秀凡淡淡一笑，抱拳說道：「晚輩兪秀凡。老前輩守的是第四關了？」

商鏢點點頭，道：「不錯，你闖吧！年輕人。」

兪秀凡道：「那麼，晚輩得罪了。」

身子一側，攻了上去。

商鏢右手一揮，拍出一掌。

這雖是一掌拍出，但却有如數十個手掌一同拍出一般，幻起了一片掌影。

兪秀凡右手一探，五指抓去。在滿天掌影中一抄，竟然扣住了商鏢的右手脈穴。

商鏢楞住了，比他目睹丁横敗在對方一掌之下時還要震驚。

他想不通，這落英繽紛一般的掌勢，怎會被人手指衝了進來，而且扣住了自己的脈穴。

兪秀凡迅快的放開商鏢的右腕，一欠身，道：「晚輩僥倖。」

白龍商鏢歎口氣，閃在一側，道：「你已經過了第四關。」

那一掌名叫「萬花吐蕊」是白龍商鏢生平的絕技，這一掌未能傷敵，再打下去，那是自我出醜了。

兪秀凡道：「老前輩成全。」

商鏢一揮手，火燭熄去。

另一支火燭却燃了起來。

兪秀凡抬頭看去，只見那火燭光亮之後，已到了殿牆後壁。暗暗歎一口氣，兪秀凡已舉步向前行去。只見燭火下，站着一個身着羅衣的中年婦人。

桃花童子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兪秀凡不聞桃花童子叫出對方的名號，忍不住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問道：「這位姑娘是——」

桃花童子答道：「四大金釵之一的飛釵荆鳳。」

中年夫人輕輕歎口氣，道：「你是什麼人，知道這麼多事情？」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有勞動問了。」

飛釵荆鳳緩緩說道：「你不願說姓名身份，還是不敢說出姓名身份？」

桃花童子笑嘻嘻道：「說了只怕姑娘也不知道。」

兪秀凡一抱拳道：「荆姑娘，這可是第五道關卡麼？」

荆鳳道：「不錯，你過了我這一關，就可以順利的見着敝宮宮主了。」

兪秀凡道：「咱們已倖過四關，這一關還希望你姑娘成全。」

荆鳳道：「好說，好說。我已見識你的武功了，我自知機會很小。」

兪秀凡道：「姑娘手下留情。」

荆鳳右手一探，一指點出，指風凌厲，一股暗勁直逼過來。

兪秀凡一閃身，不但避開了荆鳳的指風，人也欺到了荆鳳的身側，五指疾快扣出，搭上了荆鳳的右腕。

荆鳳未再讓避，輕輕歎息一聲，道：「你過了最後一關。」

兪秀凡一抱拳，道：「多謝姑娘。」

荆鳳微微一笑，道：「諸位請隨我來。」

推開後壁處一扇木門，當先行了進去。

這是一座雅緻的小廳，四盞垂蘇宮燈，照的一片通明。

全室中一片白，白綾幔壁，白色的地毡，白木椅子白坐墊，看不到一點雜色。

荆鳳欠欠身，道：「四位請坐。」

兪秀凡道：「貴宮主——」

荆鳳道：「立刻就到，四位請稍坐一會。」說完話，悄然退了出去。

兩個身着白衣的秀美婢女，奉上了四杯香茗。

桃花童子和王翔、王當，互望了一眼，突然站起了身子，並排兒站在了兪秀凡的身後。

兪秀凡微微一皺眉頭，正想讓四人坐下，軟簾啓動，緩步走進來一個白裙、白衫、白紗蒙面的嬌小的女子。

她緩緩走在主位之上坐下，輕啓櫻唇，婉轉發出一縷淸音，道：「四位身手高明，片刻間越過了五道關卡，小妹未能先出迎客，四位鑒諒。」

兪秀凡道：「不敢當，咱們驚動了宮主，心中甚是不安。」

白衣女道：「四位到敝宮有何見敎？」

兪秀凡聽她聲音嬌嫩，年紀似是不大，忍不住道：「姑娘可是璇璣宮主？」

白衣女道：「兪少俠，可是覺着小妹不像麼？」

桃花童子突然接道：「姑娘，恕在下多口，江湖上盛傳璇璣宮主金成山——」

白衣女道：「我是他女兒。」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令尊不在宮中，是麼？」

白衣女道：「諸位若來見先父，那很可歎，諸位來晚了一步，先父不幸於月前過世。」

兪秀凡站起身子，一抱拳，道：「恕在下

出言無禮。」

白衣女接道：「不知者不罪。」

語聲微微一頓，道：「俞少俠率從人到敝宮來，不知有何見教？」

俞秀凡道：「咱們久聞貴宮大名，特來見識一番。」

白衣女道：「俞少俠已經見識過了，先父尚未入土，小妹不能留客，還請四位原諒。」

桃花童子道：「這是逐客令麼？」

白衣女道：「如若諸位覺着我這是逐客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宮主，小的斗膽請教一事。」

白衣女道：「你是什麼身份？」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臉上泛起了一片羞紅，道：「小的只是一個從人的身份。」

白衣女道：「俞少俠，你的從人，是不是一向喜歡多口。」

俞秀凡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淡淡一笑，道：「宮主，他們雖然名義上是我的從人，其實，我們相處的一向是情同手足。」

白衣女接道：「俞少俠，但在咱們談話的時候，最好不要別人插口。」

俞秀凡道：「姑娘，在下的事，一向都是由他代我商談。」

白衣女冷冷接道：「如是由他出面，你最好不要多口。」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好吧！由現在開始，一切事都由他和姑娘洽談。」

白衣女冷然一笑，道：「我該叫一位總管來接見你們的。」

桃花童子一抱拳道：「宮主，敝上一向不太問其他事務，都由小的發言。不過，每次敝上都在旁側，如是小的說錯了，敝上會立刻糾正。」

白衣女道：「夠了。你有什麼話，快些說吧！不過，有很多事，我不一定要答覆呢。」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宮主，小的想說明一件事，咱們自進這璇璣宮後，一直都遵照着貴宮的規矩辦事。」

白衣女道：「是又怎樣？」

桃花童子道：「咱們得見宮主，衝過了五道關卡，如是敝上不幸在任何一道關卡失手，那就無法看到宮主了。」

白衣女怔了一怔，語聲突轉緩和，道：「你想問什麼？」

桃花童子道：「貴宮有一本英雄榜，廣記天下各路英雄，不知咱們是否得瞻仰一番？」

白衣女道：「可以，不過——」

桃花童子道：「不過什麼？」

白衣女道：「那英雄榜放在敝宮一處密室之中，諸位得自己去看。」

桃花童子道：「想來行途之中，定然很多的機關了？」

白衣女道：「機關倒有。不過，諸位在去時，絕不會發動，諸位只要考慮看過了英雄榜後，如何離開就是。」

俞秀凡口齒啓動，似是想問那白衣女，但立刻又忍了下來，回頭對桃花童子道：「英雄榜上，都記述的什麼事情？」

桃花童子道：「近百年來黑白兩道中特殊人物，不是武功有特殊的成就，就是對武林有很大的貢獻。」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照你這麼說來，咱們倒是應該去瞧瞧了。」

桃花童子道：「武林同道，都知道有一本英雄榜，存在璇璣宮中，但見過的人，卻是不多。」

白衣女道：「那是因爲見過英雄榜的人，很少能夠再回到他們來的地方。」

俞秀凡星目一瞪，道：「他們可是都死了麼？」

白衣女道：「我只和一個人交談，俞少俠的問話，恕不作答。」

俞秀凡道：「小桃童，問問看，那些人怎麼了？」

桃花童子一欠身，望着那白衣女問道：「那些看過英雄榜的人呢？」

白衣女道：「人貴自知，如是一個人超越的太多，會是什麼樣的結果，似乎是用不着多說。因爲，有一個幾乎是不變的結果——」

桃花童子道：「死亡！」

白衣女道：「本宮並非嗜殺的組合，所以他們還有活命的機會。」

王當低聲道：「小桃童，怎麼回事，爲什麼不說出來？」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桃花童子道：「投入璇璣宮中。因此，璇璣宮中有着很多的高手，像丁横、商鏢和飛釵荆鳳等。」

白衣女道：「他們沒有選擇，除非他們願意永遠在世間消失。」

俞秀凡道：「問問看，咱們如何可以看到英雄榜，還要遵守些什麼規定？」

白衣女聽得明明白白，就是不肯回答，非得桃花童子又問了一遍，才緩緩說道：「沒有什麼規矩。因爲本宮有很多規矩，你們外來人也不用遵守，如是要想看，立刻可以帶你們去看看，我已經說過了，去是全無阻碍，問題在回來。」

桃花童子道：「公子，咱們要不要去？」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桃花童子不知是一個什麼出身，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倒要看看他的意思。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覺着是否應該去瞧瞧呢？」

桃花童子似是未料到，這樣重大的事，俞秀凡也要自己作主。不覺一怔，道：「屬下的意思是，用不着冒這個險。」

白衣女道：「很聰明的選擇。」

俞秀凡臉色微微一變，道：「小桃童，這璇璣宮中，除了那英雄榜外，還有什麼好看的東西麼？」

桃花童子道：「璇璣宮處處埋伏，遍地機關，未得主人允許，就算有什麼好看的地方，也是不爲人知了。」

俞秀凡道：「你告訴宮主，咱們看看英雄榜去，但不知幾時方便？」

桃花童子略一沉吟，道：「公子，對陣搏殺，拳來足往，我相信憑公子這副身手，天下都可以去得。但璇璣宮中是憑仗巧妙的機關困住咱們，那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抗拒。」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可是害怕了？」

桃花童子道：「我這等小人物，生死何足惜，有什麼可怕的呢！但公子似乎是用不着這樣冒險。」

俞秀凡道：「咱們千里迢迢，趕來璇璣宮，如不見識一點什麼，就這樣離去，那豈不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麼？」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公子說的是。」目光轉到那白衣女的身上，接道：「請問宮主，咱們幾時可以見識一下那英雄榜？」

白衣女道：「立刻可以動身。」

桃花童子不敢作主，低聲道：「公子的意思——」

俞秀凡接道：「再問問，看那英雄榜，是否限定人數？」

桃花童子照問了一遍。

白衣女道：「不限人數。」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跟我去。」

王翔、王當接道：「咱們追隨公子，生死相從。」

俞秀凡道：「你們回迎賓小築去，如是三天內，還不見我們出來，那就離開璇璣宮。」

王翔道：「公子——」

俞秀凡搖搖頭，道：「我已經決定了，不用再說。」

無可奈何，王翔歎了口氣，默然不語。

王當幾次啓動口齒，但卻免強忍了下去，未多接口。

桃花童子道：「宮主，到那存放英雄榜的密室，如何一個走法？」

白衣女道：「我要人帶你們去。」提高了聲音，道：「內府總管，荆鳳何在？」

片刻之後，荆鳳推門而入，一欠身，道：「宮主找我？」

白衣女道：「不錯。這位俞少俠，要看英雄榜，妳帶他去吧！」

荆鳳一欠身，回目一掠俞秀凡，道：「敝宮主已經告訴你內情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我知道，但我決定了。就算是煉獄、魔窟，我也要去見識一下，不過——」

荆鳳接道：「少俠有遺言，還是有什麼吩咐？」

俞秀凡道：「把我這兩位姓王的兄弟，給送回迎賓小築。」

荆鳳望了王翔、王當一眼，道：「兩位不去？」

俞秀凡接道：「他們不去，咱們來了四個人，總要有兩個活着離開。」

突然，撕下藍衫一角，交給了王翔，接道：「你們平安回到迎賓小築，就把這片藍衫交人帶回，如是途中有變，先毀去這片衣物。」

王翔一欠身，道：「公子——」

俞秀凡冷冷接道：「我在這裏等你們，見到這片衣角之後，我再和桃花童子同去見識那英雄榜。」

王翔道：「我們在迎賓小築等你？」

桃花童子接道：「公子，要他們離開璇璣宮，只要沒有機關、埋伏困他們，憑仗他們兩人的刀法，足可破堅甲利兵，拒擋任何高手圍襲。」

俞秀凡道：「好吧！你們離開璇璣宮，記着，回頭時，別忘了帶走我的寶劍。那雖然是一柄鐵打成的兵刃，但對我卻重要無比。」

王翔道：「我們在宮外等候公子？」

俞秀凡道：「是的，等我三天，如若過了三天，我還未出去，你們就不用再等。」

王當黯然道：「三天後不見公子，我們就殺進璇璣宮來了。」

桃花童子笑道：「不行，璇璣宮中到處是機關埋伏，你們殺進來，那是送羊入虎口。」

王翔道：「我們應該如何？」

桃花童子道：「老法子，在宮門外等着，見一個璇璣宮中人，就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

一王當道：「對！我們在璇璣宮外結廬而居，殺的他們放出公子和小桃童爲止。」

白衣女冷冷說道：「你們計劃的很好，但要先問問我是否答應？」

俞秀凡道：「你非答應不可！」

白衣女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在他們未平安離開這璇璣宮前，要委屈妳宮主暫留此地，如他們有了什麼凶險，對妳而言，那也是一樁很大的不幸。」

白衣女道：「你放肆的很！」

俞秀凡道：「湘西五毒門的凶險，不輸璇璣宮，俞某人去了仍然好好的回來。姑娘，我說的話，自信能夠辦到，希望妳宮主不要以身相試，一旦激起了在下的火氣，說不定還要妳宮主陪咱們去看英雄榜。」

桃花童子道：「公子，那就完美多了。」

冷冷哼了一聲，俞秀凡道：「小桃童，夠了。我會作主，不用再多口。」

桃花童子臉一紅，垂首不言。

白衣女嬌軀微微顫動，顯然是大傷尊嚴之後，氣忿已到極點。

飛釵荆鳳很明白，俞秀凡並非是口出狂言，他確然能夠辦到。最不利的一點是，這座小廳中沒有埋伏，完全沒有制服敵人的機會。

緩步行到了白衣女的身側，荆鳳低聲說道：「宮主，別人是客，咱們應該忍讓一些。何況，數年來求見宮主的人，從沒有一人如願衝過五道關卡，這位俞少俠是第一個過了五關的人。」

白衣女暗自吁了一口氣，他明白荆鳳的勸告，隱隱間含有警告的意味，婉轉的說出了俞秀凡是一位身負絕技的人物。

忍下了胸中怒火，使聲音儘量變的平和，緩緩說道：「俞少俠，可是担心本宮加害他們兩位麼？」

俞秀凡道：「防人之心不可無，璇璣宮充滿着凶險，咱們不能不早作預防。」

白衣女道：「好吧！荆總管，派人送他們離開璇璣宮，並記着帶那一片藍衫回來。」

荆鳳一欠身，道：「屬下遵命。」回顧了王翔、王當一眼，接道：「兩位請吧！」

王氏兄弟齊齊一抱拳，道：「公子，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在宮外恭候公子。」

俞秀凡歎口氣道：「你們去吧！」

王當目光一掠桃花童子道：「小桃童，好好的照顧公子。」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兩位放心，如是公子少了一個指頭，我小桃童也得砍一條胳膊下來。」

王當道：「行！有你小桃童這句話，我們就放心了。哥哥，咱們走。」

荆鳳帶了王氏兄弟離去，俞秀凡背手而立望着雅緻的小廳外幽暗空敞的殿堂，未回望那白衣女一眼，似是她根本就不在這座小廳中。

但桃花童子卻是雙目神凝，一直全神貫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

燭火輝煌的雅廳中一片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白衣女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俞少俠，可否聽小妹奉勸一言。」

俞秀凡道：「宮主請說。」

白衣女道：「璇璣宮立下之規矩，我不能改變。而且，先父過世不久，我雖被擁立爲宮主，但威望還難服衆。」

俞秀凡道：「在下爲姑娘的不幸致哀，但我不太懂姑娘的意思。」

白衣女道：「先父停棺未葬，璇璣宮還有很多的事情待理，因此，我不願多樹敵人，也不願鬧出搏殺流血的事。」

俞秀凡道：「姑娘有此一念，那是在下等之幸。」

白衣女道：「所以，我希望你也約束一些，最好別去看英雄榜。」

俞秀凡道：「貴宮編輯英雄榜，記述了天下武林中近百年的大事，卻又珍藏密室，不要武林同道閱讀，不知用心何在？」

白衣女道：「可以供人閱讀。不過，不是現在。因爲，先父輯榜化費了無數心血，非有顯明的證據，絕不輕易下筆。敍述的人與事，大部份人都還活在世上，如若一旦公諸天下，必將引起無窮紛爭，那就有失先父輯榜的用心了。」

俞秀凡道：「姑娘見過那英雄榜麼？」

白衣女搖搖頭道：「小妹沒有看過，不過敝宮中人，大都知曉榜中的人物、姓名，但他們不知詳情。武林中很多人關心英雄榜，表面上，只是希望知道他們在榜上的排名，但敝宮輯榜的用心，却非如此，我們珍藏英雄榜，並非怕排名外洩。」

俞秀凡和那白衣女談了不少話，但他一直沒有轉過頭來，到此才緩緩轉過臉來，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白衣女道：「英雄榜並非先父一人所輯，參與此榜工作的人，不下數十人之多，不過由先父總其成。爲了求眞，編輯此榜的人，不限於仁俠英雄，也有很多黑道中人物。他們輯榜之初，立下誓言，不許洩漏出榜中記述。十年前，輯榜完成，收藏密室，先父特地設計了很多嚴密保護的機關，三年之久，才造成那座密室，老實說，就算你進了密室，也只能見到敍名的幾頁，眞正的榜中精萃你也無法看到。」

俞秀凡道：「可是因爲精萃未藏在那座密室中？」

白衣女道：「藏在那裏。」

俞秀凡道：「你們會發動機關、消息，把我傷於密室。」

白衣女道：「也不是。」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就要請教姑娘了。」

白衣女道：「想起來，却是很費猜疑，不過，如是說穿了，事情也很簡單。先父建造那座密室時，顧慮到了很多的事，因此，他在那密室中設計了很多的機關，那些機關，都是極度靈敏的自動機關，任何一點輕微的力量，都可能觸動機關。據先父說，璇璣宮中那密室的機關，是整個璇璣宮中最厲害的機關，只要發動之後，任何人都無法逃過性命。」

俞秀凡道：「姑娘不是危言聳聽吧？」

白衣女冷冷說道：「我沒有進去過那間密室，但我相信先父不會騙我。」

俞秀凡點點頭，道：「在下失言，姑娘請說下去。」

白衣女道：「所以，你們進入密室之後，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們無法預料。」

俞秀凡微微一皺眉頭，道：「姑娘的意思是——」

白衣女道：「璇璣宮的實力很龐大，龐大的出於武林中任何人的預料之外。」輕輕歎息一聲，接道：「你未列入英雄榜，但你武功之高，使我們有些失措。因爲，這五道關卡，第一、第二兩道關卡不用說它，三年來，進入璇璣宮中，有三十五人之多，但却沒有衝過第三道關卡。而你却能在極短的時間中衝過五關，使我來不及到此等候。」

俞秀凡心中暗道：慚愧啊，慚愧！我只會這幾招掌法和幾招擒拏手法，如是出手不靈，那就無法和人久戰下去。

一念及此，心中大感凜惕，想起了懷中的劍譜，此後實須多下一些工夫，精習一些拳掌劍法。

不聞俞秀凡回答之言，白衣女接着說道：「我們不願和武林中任何門派結仇，但你如强行進入密室，那只有一個結果。」

俞秀凡道：「什麼樣的結果？」

白衣女道：「身中埋伏而死。」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我得報告，闖過了丁橫等據守的三關，全是你一人出手，你活着，也許璇璣宮中沒有人能對付你，但如你不幸死了，你的屬下未必能勝過璇璣宮中人。」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姑娘是勸在下不要進入璇璣宮的密室了？」

白衣女道：「我是這樣的用心，但我說出口的話，也無法更改了。你如一定要去，我們仍照前議，由本宮中人帶你到密室門外，那密室共分內外兩間，外間的機關我們可以控制，但內室的機關，全屬自行發動的設計，除非你的機關消息之學，超過先父，那是必死無生的結果。連百分之一的機會也沒有，我已言盡於此，應該如何，由你決定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小桃童，我們應該如何？」

桃花童子道：「如若這位姑娘說的都是實話，自然我們得再仔細的想想。」

白衣女端然而坐，不再說話。

俞秀凡道：「我們已經提出了進入密室的要求，如是就此罷手，豈不是要讓人恥笑？」

桃花童子道：「那只有想法子帶着這位姑娘一齊進去。」

搖搖頭，俞秀凡道：「這種事，咱們如何能做得出來。」

桃花童子道：「那咱們就別去了。」

俞秀凡凝目思索了一陣，道：「姑娘，還有沒有別的辦法進入密室？」

白衣女道：「沒有。」

俞秀凡閉目而坐，也不再多問。

桃花童子道：「咱們就進去看看吧，萬一不行，我陪公子葬身那密室就是。」

俞秀凡沒有接口，白衣女也未再多言，雅廳中一片靜寂。

等了好一陣工夫，飛釵荆鳳快步行了進來。她手中捧着一片衣角，欠身對俞秀凡說道：「貴屬巳離開了璇璣宮，這片衣角，請公子過目。」

俞秀凡伸手取過，查對了一下，毫厘不差，微一頷首，道：「多謝姑娘。」

荆鳳微微一笑，退了下去。

俞秀凡緩緩站起身子，道：「宮主，那一位帶我們去？」

白衣女道：「你決定了？」

俞秀凡道：「是啊！生死由命，也許在下注定要死在貴宮之中。」

桃花童子忽然間有一點畏怯之狀，緩緩說道：「公子，宮主說的是實話。」

俞秀凡道：「我知道，她說的是實話。」

桃花童子道：「那咱們還要去麼？」

俞秀凡道：「怎麼，你不想去了？」

桃花童子道：「如是咱們連九死一生的機會也沒有，那就不算是冒險了。」

俞秀凡道：「是什麼？」

淒苦一笑，桃花童子說道：「送死。公子，冒險和送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

俞秀凡點點頭道：「誠然是生存的機會太小，但咱們不能不去。」

回目望着白衣女，接道：「請宮主派個人吧！」

白衣女站了起來，道：「我替你們帶路好了。」

俞秀凡感到有些意外的道：「宮主自己去麼？」

白衣女道：「是的。我爲兩位帶路，俞少俠應該放心一些。」

俞秀凡站起身子，舉步行出雅廳，緩緩向前行去。

俞秀凡突然一側身，道：「小桃童，你走在前面。」

桃花童子苦笑了一下，未再多言，緊隨在白衣女身後而行。俞秀凡却走在桃花童子的身後。

一個女婢，高舉着一盞紗燈，行了進來。

白衣女伸手取過紗燈，道：「你們退下去吧！我要親自送俞少俠進入密室。」

那女婢沉吟了一陣，欲言又止。

白衣女道：「離開了這座大殿之後，步步

都可能觸動機關，兩位請留神看準我的落足之處。」

桃花童子道：「你們這機關，從來不關閉麼？」

白衣女道：「璇璣宮中，十之八九的機關，都已關閉，但通往密室的機關，却是永遠不關。」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聽姑娘口氣，貴宮之中，是步步凶險了？」

白衣女道：「數十年來，江湖上有無數的高手，希望進入璇璣宮，但又有幾人能得償心願。」

桃花童子冷笑一下，未再接口。

白衣女帶兩人離開了會英殿，行在白石小徑上。

雖然，她手中高擧着燈火，但俞秀凡和桃花童子，都把精神集中在看那白衣女落足之處，無暇顧及四方形勢。

走了大約頓飯工夫之後，白衣女才突然停了下來。

俞秀凡道：「到了麼？」

白衣女點點頭，道：「是的。兩位先看看外面的形勢。」高高擧起了手中的紗燈。

那是一座青石砌成的高大房子，四週不見窗子，兩扇黑門，緊緊的關着。

白衣女輕輕在黑門上叩動了兩下，道：「這是兩扇鐵門，厚過一尺，重過萬斤，除了開動機關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推動。」

俞秀凡點點頭道：「姑娘可是替我們開動機關？」

白衣女道：「我說過，這密室的外面一間，我可以控制，但進入內間，我也是束手無策的。」

一面說完，一面伸手在鐵門上點了幾下。

她動作快速，桃花童子就站在她的身後，竟然沒有看到她手指點在鐵門上的位置。

只聽一陣軋軋之聲，鐵門緩緩向兩側收縮進去。

白衣女微微一側身子，道：「兩位——」

突然問，一隻手掌，悄無聲息按在了白衣女的命門穴上，接道：「宮主，抱歉的很，跟着咱們一起進去吧！」

白衣女目光透過白色的面紗，發覺出手的人是桃花童子，臉上流現出很濃重的殺機，使人一眼之間，就可以瞧出他說的十分認眞。

來不及有所反應，耳際間巳響起了俞秀凡冷冷的聲音，道：「小桃童，放開手！」

桃花童子臉上泛現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公子，咱們連一綫生機也沒有，帶着宮主同往，咱們也許會有一綫生機。」

俞秀凡道：「我要你放開手。」

桃花童子呆了一呆，放開按在白衣女背後命門穴的右掌，垂首道：「公子，咱們——」

俞秀凡正容說道：「我知道，咱們的處境很凶險，隨時可能死於機關埋伏之下。」

桃花童子道：「如若能夠帶着這位宮主同入密室，咱們活命的機會大了很多。」

俞秀凡道：「小桃童，男子漢大丈夫，生的磊落，死的光明，像你這等作爲，就算咱們能生離密室，也將是一樁大憾之事。」

桃花童子道：「公子，在江湖之上行走，有時間必得從權，像公子這樣方正的人，在江湖上行走，實在不很適宜。」

淡然一笑，俞秀凡緩緩接道：「小桃童，事有是非，人有好壞，你爲什麼不學好人。」

桃花童子接道：「公子，兵不厭詐，愈詐愈好。」

俞秀凡道：「似是而非之論，兵雖不厭詐，但人却要講信義。」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

俞秀凡接道：「你如是心中害怕，不妨離開此地，現在還來得及。」

桃花童子黯然一笑，不再多言。

俞秀凡道：「宮主，如若在下一人進宮，是否可以？」

白衣女道：「可以。」

俞秀凡道：「好！這位小桃童，勞請宮主把他送出宮去。」

白衣女點點頭，道：「定可辦到。」

桃花童子急道：「公子，我不能出去。」

俞秀凡道：「爲什麼？」

桃花童子道：「如若公子失陷密室，身中埋伏而死，在下千言萬語，也無法對兩位王兄解說清楚，勢必死於他們的刀下，如是公子能無恙離開，在下也不會有什麼事情。」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目注白衣女道：「在下進入密室，必死無疑，在下希望宮主，答應在下一樁請求。」

白衣女道：「你說吧！只要我能夠辦到，決不推辭。」

俞秀凡道：「善待在下這位朋友——如是在下不幸死於密室，想法把他平安送出宮去，別要他和我另外兩位朋友碰面。」

白衣女道：「俞少俠，恕我多口，這些人究竟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屬下。」

桃花童子道：「咱們公子，體念下人，待我們一向如兄如弟。」

白衣女啊了一聲，未再多問。俞秀凡也未再多解釋。

桃花童子突然歎一口氣，道：「公子，在下求你一件事。」

俞秀凡道：「小桃童，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不過，你不用說了，我想過了這中間的道理，如是我們知道必死無疑，又何必一定要兩個人都死在那裏？」

桃花童子道：「不！我一定要去，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是非去不可。」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用不着冒這個險，何況，我未必一定會死。」

白衣女突然接口說道：「兩位如肯聽我相勸，那就別進密室，我可以發動一下外間的機關佈設，你們見識一下，再作決定如何？」

俞秀凡道：「姑娘，在下要看的是英雄榜，並非要瞭解貴宮之秘。」

白衣女歎口氣，道：「瞧過了外面的機關佈設之後，俞少俠再作決定如何？」

俞秀凡道：「謝謝宮主的好意，但妳還沒有答應我請求的事情。」

白衣女道：「我答應，善待小桃童。」

桃花童子黯然說道：「公子，宮主，兩位的爲人，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俞秀凡道：「什麼事？」

桃花童子道：「邪不勝正。不勝的地方，並非是全在武功上。」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希望你徹底的悟透個中的道理。」

桃花童子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俞秀凡目光却轉到那白衣女的身上，道：「宮主，如若不違犯貴宮的禁例，見識一下貴宮的機關佈置也好。」

白衣女道：「室中黑暗，兩位小心些，我爲俞少俠帶路。」舉步行入室中。

她並非直綫而行，而是左三右四的曲折而進。

桃花童子和俞秀凡也照着那白衣女的步法轉動。

深入一丈多，三人足足走了七八十步。

白衣女突然停下來，道：「請兩位靠近我一些。」

兩人依言行了過去，緊傍那白衣女身旁而

立。陣陣的幽香，從那白衣女的身上，散發出來。

但聞白衣女高聲道：「兩位不可亂動。」

顯然，那白衣女打出了一種暗器。

喝聲中一揮右手，室中響起了一陣輕微的破空之聲。

但聞兩聲金鐵交接鳴響，密室四週都起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似乎是室中有很多笨重的物體，都在緩緩移動。

是一種新奇的感覺，似乎是整個屋子都在移動。

桃花童子低聲道：「宮主，這室太黑了，我們什麼也瞧不到。」

語聲甫落，忽見四週火星閃動，緊接着亮起了四點火光，由小而大，片刻間照的滿室通明。

四週，忽然間亮起了四隻火炬。

那是一種特製的鐵筒，中蓄桐油，燃起之後，火焰甚是强烈。

這是一間很廣大的書室，四週都是鐵製的書架，擺滿了很多的書。但中間却是全無陳設，只有靠東面壁間，放了一張書桌，後面放着一張高背的太師椅。

桃花童子道：「宮主，室中無人，那四隻火炬，怎麼燃起來的？」

白衣女道：「這室中裝的有自動機關，只要擊中火石，那燈上裝有燃燒的藥引子，自動起火，點起燈蕊。」

桃花童子道：「剛才姑娘出手，可是打出的暗器麼？」

白衣女點頭道：「不錯，我打出四顆銀彈子。」

桃花童子心中暗暗吃驚，忖道：夜暗之中，目難見物，這丫頭打出四顆銀彈子，竟然擊中四處機關，雖然是平常訓練有素，但這等只憑記憶擊中暗鈕的手法，實在難得。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果然是很精妙的設計，但不知姑娘還要我們見識些什麼？」

白衣女突然一揮手，一粒銀彈子擊中身前不遠處的石地上。

忽然間銀芒閃動，四週的鐵架上，暴射出無數的銀針。除了三人停身處三尺方圓的地方之外，廳中每一處角落，都在那銀針的籠罩之下。

白衣女道：「這一撮銀針，共有七千二百枝，針上淬有奇毒，中人之後，立刻全身麻木，難有反抗之能。」

俞秀凡接道：「精妙是夠精妙了，只是太過毒辣一些。」

白衣女道：「這是敝宮機關中，最毒的地方。」

俞秀凡道：「還有什麼佈置？」

白衣女道：「你只看到一種，這機關中全無淬毒的暗器，共有一十二種之多，其他淬毒傷人的還有三十六種之多。」

俞秀凡歎道：「果然是步步死亡，處處追魂。」

白衣女道：「俞少俠，發動整個書室的機關，十分麻煩，剛才兩位已經瞧到了一種，擧一反三，兩位應該心中明白了。」

俞秀凡道：「英雄榜就在這書房中麼？」

白衣女道：「不是。這地方只放着人名册子，眞的英雄榜，還在這間書房後一座客室之中。」

桃花童子道：「公子，咱們瞧瞧名册就算了，用不着——」忽然發現了俞秀凡面有不豫之色，連忙住口不言。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如要到另一間密室，還得經過一些機關佈置了。」

白衣女道：「應該是如此，不過，對你們可以優待，我帮你們關上這外書室的機關。」

俞秀凡四顧了一眼，道：「那號稱密室的地方，又在何處？」

原來這間廣大的書房，除了四週的書架，就是牆壁，俞秀凡窮盡了目力，瞧不出還有什麼通往別處的門戶。

白衣女道：「那是一道秘門，單是要找出門戶所在，就要費一番工夫。」

俞秀凡呆住了，不管白衣女的用心，是否有激諷之意，但口氣中已暗示不再帮他找出門戶。

不要說那密室中的機關如何的厲害，單是找出那座秘門，似乎就是不容易的事。

三個人靜靜的站着，很久，很久，都未再說話。

對俞秀凡來講，這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確有着無所措施的感覺。但不能永遠這樣沉默下去，俞秀凡只好試探着說道：「大約姑娘不會再帮我找出那座秘門了？」

白衣女點點頭，道：「是的，俞少俠，我不想帮你找出來。因爲，我已經看出來，你對機關、消息方面的知識十分貧乏，這裏面不可能有太多的幸運。」

俞秀凡有些羞愧的笑一笑，道：「謝謝宮主。不過，在下還想試試看。」

白衣女道：「哦！你想準備如何一個試法呢？」

俞秀凡道：「給我一些時間，讓我自己試試看，能不能找出那座秘門。」

白衣女道：「俞少俠，能不能有一個限期啊？」

俞秀凡道：「宮主的意思是——」

白衣女道：「我是說，你準備化多少時間去找那座秘門？」

俞秀凡道：「宮主能給我多少時間？」

白衣女道：「最長十二個時辰。」

俞秀凡道：「好！咱們也就以十二個時辰爲約期。」

白衣女接道：「十二個時辰之後，我會派人來，公子如若無法找出秘門，希望你能打消進入密室的念頭。」

俞秀凡點點頭，道：「然後——」

白衣女道：「本宮不願和諸位結仇，因爲本宮中設下求見五道關卡之後，你是唯一通過的人，但隔行如隔山，武功劍術和機關消息建築方面的知識，完全不同。只要你俞少俠不再堅持進入密室，本宮會以上賓之禮，相待三天。除了那密室和另外兩處禁地之外，你可以暢遊全宮，三日後送你離去。」

俞秀凡道：「宮主，如我在十二個時辰內找不出秘門所在，再多留幾日，希望也不會太大。因爲，這間書房雖然不小，但有一兩個時辰的時間，也可以查的很仔細了。」

白衣女點點頭道：「就這樣一言爲定。我關上這書室的機關，十二個時辰之內，這書室的機關，不會發動傷人，你可以放心找吧！」

想一想，這實是破格的優待，俞秀凡急急抱拳一禮，道：「宮主的優容，俞某人十分感激。」

白衣女微微一欠身，道：「少俠乃方正之士，先父在世之日，最敬重少俠這等人，小妹先行告退了。」轉身擧步，嫋嫋行去。

她出了室門，順手提起了放在門外的紗燈，移放室中道：「完全關閉了室中的機關之後，書室四週火炬，因爲無法繼續供油，會慢慢熄去。也許這盞燈，對兩位有點用處。」

俞秀凡遙遙抱拳一禮，道：「宮主，在下剛剛想到了一件事，請教宮主。」

白衣女道：「哦！俞公子請說。」

俞秀凡道：「如果這室中的機關完全關閉

，在下找到了那座秘門，也是一樣的無法開啓了。」

約略的沉吟了一下，白衣女才緩緩說道：「那秘門機關，和外面全不關連，也不受本宮中總樞鈕的控制，完完全全是另一套獨立的機關。先父只告訴小妹，他創造那密室中另一套機關埋伏，是他生平最精密、最得意的一次設計，先父是一位素不輕言的人，他這樣說了，自然可信。」

俞秀凡道：「多謝宮主指點。」

低聲接道：「小桃童，快些決定，留這裏或是出去，已是面臨着最後的決定了。」

桃花童子毫不猶豫的說道：「我留這裏陪你。」

但聞白衣女清脆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俞少俠，小妹祝福，希望你好幸運。」餘音中微微帶着悽愴的意味。

鐵門迅速的關閉了起來，使得俞秀凡來不及回謝一聲。

桃花童子望着一丈左右處的紗燈，很想去把它取過來，但又担心那白衣女言而無信，沒有關上這書室中的機關，一時間遲疑難決。

回目望去，只見俞秀凡已然緊閉着雙目，禪息入定。

這時，四角處的火炬，仍然光亮的很，室中景物，清晰異常。

俞秀凡確然正在調息，對一個具有深厚內功基礎的武林高手而言，這是最脆弱的時候，最易受到傷害的辰光。

如是桃花童子仍帶着身上利刃，會毫不猶豫的拔刀刺去，但他那鋒利的短刀，却被留在解劍台上。

自和俞秀凡結識以來，從沒有過比這更好的殺他機會。雙目閃掠過一抹奇光，眉宇間湧出了濃重的殺機，暗中運聚了功力，緩緩擧起了右手，對準了俞秀凡的前胸，拳勢擊出，俞秀凡就算不死，也必然身受重傷。

但揚起了拳勢的桃花童子，却在拳勢發出之前，突然又停了下來。

他想到，滿室毒針激射而出的厲害，如若這室中機關未閉，殺了俞秀凡，自己也無法逃走，豈不是活生生的陪葬。

俞秀凡出入五毒宮，也許已有些名氣，但還不夠響亮，殺了他，也未必就算一件不世奇功。

殺死俞秀凡的目的，是希望能得到一份煊赫的榮耀。

俞秀凡確已有了這樣的條件，是一條潛伏在汪洋大海的神龍，挾無與倫比的奇技，出現於江湖。

但他是剛剛起飛，還未震動江湖，還未威脅到綠林，如若此刻殺了他，自己固可自豪的成了一位屠龍人物，但那只能使自己滿足，無法使世人共認。因爲，這只是一條潛力强大，剛剛出水的龍，沒有人知曉他將飛上九重天，掀起狂風巨浪。

桃花童子的心中，像風車一般轉動着，想了各種事端，然後又緩緩放下了擧起的右拳。

對他而言，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絕大的冒險。

但他只是殺死一個俞秀凡，一條還未爲江湖重視的潛龍。換不到應該得到的榮耀，得不到應該得到的聲譽。自然也無法得到應該得到的獎賞。冒險和收穫是那麼不成比例。

桃花童子是聰明人，自懂事那日起，就受着各種各樣的嚴格訓練。不但有很多高手，傳授他的武功，而且有很多飽經世故的高人傳授給他江湖的經驗，有很多胸羅廣博的人，告訴了他武林中各大門派的傑出人物，黑白兩道上的梟雄、俊傑，和他們的武功特長。

這些嚴格訓練中，不但精密，而且輔以圖形。所以，桃花童子能夠一眼看出那人的身份，能夠知曉他們的武功，也能夠知道他們的來歷。

但這些，跡近完美、嚴厲的訓練，把一顆年輕人的赤子之心，練成了深沉、多變、處處想利害、樣樣要計算的人物。

他年輕，但却沒有了年輕人的熱情，偶而流現出一些天性應具的純稚之情，但立時被潛在心中訓練而得的豐富計謀壓制下去。

桃花童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十六七歲的年紀，兼得各家之長的武功、四十歲以上的人才具有的心機、五十歲以上的人才具有的廣博見聞。

他善於僞裝，精於計算，會製造機會，又能選擇機會。

他具有很多人無法及得的權威，又能幾乎是隨心所欲的到處玩樂，好多好多的人，在某一種形勢下，都得遵從他任何的吩咐、令諭。

無數次的心念廻轉，桃花童子作了最後的決定，現在不能殺死俞秀凡，殺他之後，自己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最重要的自己殺擧世無匹，第一流中的超等人物，但得到的，可能是第三流中的獎賞，還可能更低一些。他想：「只要我常隨在他的身側，以後，還有殺他的機會。」

雖然，俞秀凡等早已對他有了懷疑，但在桃花童子的眼中，應付俞秀凡、王翔、王當等三人，並非難事。

俞秀凡也許具有着超絕的智慧，但他太正直，也太純良，缺乏江湖上的歷練，更缺少可屈可伸的彈性。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俞秀凡緩緩睜開了雙目，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沒有坐息一會麼？」

這時，四角的火炬，因機關的關閉，油盡而熄，桃花童子在火炬熄去後，證實了白衣女未說謊言，才把紗燈提放到俞秀凡的身側。

放下了手中的紗燈，長長吁一口氣，對俞秀凡緩緩說道：「我不敢離開，也不敢坐息，我們不能太相信他們。」他沒有說明，但却無疑告訴了俞秀凡，在替他護法。

俞秀凡笑一笑，道：「謝謝你了。小桃童，你坐在原地別動，擧起手中的紗燈，我要找找進入那秘室的門戶。」

桃花童子伸手提起了紗燈，道：「四週的火炬，油盡而熄，看樣子，她不會咬咱們了。我走在公子身後，你看的清楚一些。」

俞秀凡很仔細的搜查了整個的書室，桃花童子極盡小心的擧燈隨在身後，及時把燈光照射在俞秀凡搜索的地方。

兩人化去了三個時辰的時間，找遍了整個的書房，每一角落，那搜查的十分詳盡，但却無法找出那進入另一間秘室的門戶。

望望紗燈中的存油，桃花童子嘆口氣，道：「公子，這盞燈也就要油盡而熄，那時，滿室黑暗，只怕更無法找出門戶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如眞的找不出那座秘門，咱們應該如何？」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她說過的，十二個時辰之後，她來接咱們離開這裏。」

俞秀凡道：「如是無法看到英雄榜，咱們豈不是白來了一趟麼？」

桃花童子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如若公子一定要看英雄榜，只有照我小桃童的辦法。」

俞秀凡雙目神光一閃，問道：「什麼辦法啊？」

桃花童子道：「小的這辦法說出來，只怕又要惹你公子生氣了。」

俞秀凡道：「不妨事，你說說看。」

桃花童子道：「那位女宮主大概會來接我們的，出其不意的把她擒住，逼他們交出英雄榜。」

俞秀凡道：「這法子太卑鄙，不能用，就算用了，她也不是個容易屈服的人。」

桃花童子道：「那位女宮主可能很剛强，不過，璇璣宮中人，不能不顧及他們宮主的安全，必會交出英雄榜。」

輕輕歎一口氣，俞秀凡道：「小桃童，你手中的紗燈，還能燃多少時間？」

桃花童子道：「至少還可以燃燒一頓飯左右。」

俞秀凡道：「咱們既無法找出秘門，也不用多費時間了，咱們利用這時間談談好麼？」

桃花童子道：「談什麼？」

俞秀凡道：「談談你。」

桃花童子道：「小的是一個流浪的孤兒，沒有什麼好談的。」

俞秀凡道：「你這一身武功，總該有人傳授吧？」

桃花童子道：「自然有人傳授。」

俞秀凡道：「可不可以告訴我，什麼人傳你的武功。」

桃花童子沉吟了一陣，道：「說出來，只怕公子也不知道。」

俞秀凡道：「我可能不知道，但你何妨告訴我呢？」

桃花童子道：「百花浪子，公子聽人說過沒有？」

俞秀凡搖搖頭，道：「沒有聽人說過。」

桃花童子道：「作徒弟的，本來不應該談論師父的事，不過，我如不解釋一下，只怕公子要對我懷疑了。」

俞秀凡道：「你儘量的解釋吧！」

桃花童子道：「我師父號稱百花浪子，那是因爲他玩世不恭。」

俞秀凡接道：「你一肚子無所不知的能耐，也是令師傳授的了？」

桃花童子道：「有些地方，我師父和公子的爲人有些類似，他沒有作師父的嚴肅，常和我們聊天，有時間像朋友一樣。」

俞秀凡道：「令師現在何處呢？」

桃花童子道：「他訪道崑崙，一去杳無音訊，我也有三、四年沒有見過他老人家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果然是無法對證的事。」

桃花童子道：「怎麼，公子，你不信我的話？」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有什麼話，只管請說，信不信是我的事了。」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公子，看來你對我心中早有懷疑了。」

俞秀凡道：「你自己覺着呢？」

桃花童子道：「公子，你看我小桃童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呢？」

俞秀凡道：「小桃童，不錯，我是有些懷疑你。不過，我沒有意思追根尋底，也不想問你的出身，但我只希望一件事。」

桃花童子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我希望在咱們相處這一段時間之中，你不要要出什麼花招。」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公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俞秀凡道：「我只是防患未然。咱們相處了一段時間，彼此間應該有點情感，我不希望咱們之間，鬧出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出來。」

桃花童子呆住了，楞了半天，道：「公子，好像是小的出了什麼事情。」

俞秀凡道：「沒有。如果一旦出了什麼事情，只怕咱們之間不會有這樣愉快相處了。」

桃花童子突然神色一怔，道：「公子，在你的眼中，小的也許有些來歷不明，但小的自信沒有對不起你公子的事。」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不用生氣，我說的是眞話。如若我們離開璇璣宮，都還沒有死，咱們應該分開了。」

桃花童子吃了一驚，問道：「爲什麼？公子！」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對我們的事，已經瞭解的很多了，咱們再相處下去，只怕萬一有了什麼紛爭，豈不是鬧出一個不歡而散。」

桃花童子道：「公子，小的如若有什麼不對之處，公子儘管責罵就是，這樣把小的趕開，豈不是太過寡情了麼？」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如若你覺着我們可交朋友，那就請你把你的用心、目的，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如若你覺着我們不是可交的朋友，咱們就一拍兩散。對你、對我，大家都有好處。」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好吧！如是公子覺着我是別有用心，離開璇璣宮後，小的就離開公子。」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我覺着這是咱們之間最好的結果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離開此地，我會離開，但現在希望公子別存芥蒂，我還要留在這裏陪你。」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話已經說的明白了，你可以放心的坐息一陣，我替你護法。」

桃花童子笑一笑，盤膝坐下。

燈中油已燃盡，火光一閃而熄。室中又恢復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俞秀凡又仔細的推想了可能暗藏秘門的所在，仍然是全無頭緒。這是一門特殊、深奧的學問，不是細心和智慧就可以解決的事。

不知過去多少時間，鐵門呀然而開，一個面蒙白紗，身着白衣的少女，緩步行了進來。

她擧起手中的紗燈，道：「俞少俠，已經十二個時辰了。」

俞秀凡緩緩站起身子，道：「姑娘，勇氣和細心，對尋找秘門一事，並無幫助。」

白衣女道：「這是一門特殊智識，不通此道的人，完全無跡可尋，也沒有幸運可言。」

俞秀凡歎口氣，道：「看來在下不得不認輸了。」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公子，這是我感覺到最好的結果。」

俞秀凡上前一步，道：「勞請宮主帶我們離開此地。」

他已從白衣女的聲音，聽出她是宮主無疑。離開了書室，白衣女帶兩人行到了一座花樹環繞的竹樓中。裏面高燃着四隻火燭，照的一片通明。一張八仙桌上，擺滿了豐盛的酒菜。

飛釵荆鳳笑着迎了上來，微微頷首，道：「小桃童，你很餓了吧？」

桃花童子道：「是啊！咱們公子腹中也很飢餓了。」

他對飛釵荆鳳只對自己招呼一事，心中大感訝異。

荆鳳道：「貴主僕都是敝宮的貴賓，我們宮主招待貴主人，賤妾奉命接待你小桃童。」

桃花童子微微一怔，笑道：「這太勞動荆總管了。」

荆鳳微微一笑，把桃花童子讓入了首座。

白衣女却帶着俞秀凡登上二樓。

二樓上和樓下形態類似，也早已擺了一桌酒席。

（未完）

